武俠世界

走　屍（民初"追捕"故事集）雲劍飛·著

名追捕手「海角天涯」蕭原自出道以來，出生入死，險死還生，從來也沒有驚怕過，那知道，這一次為了追捕一個狂妄兇悍的土匪，經歷兇險之餘，還遇上一件不可思議、驚心動魄的詭異恐怖遭遇——被一羣走屍圍攻，幾乎……



第29年
37

$ 7.00

編者話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雲劍飛先生所著民初「追捕」故事集之「走屍」，名聞遐邇的名追捕手蕭原自出道以來，緝捕過不少惡人，歷經艱險，出生入死，每次都能以他的機智、勇敢一一化解，因而獲得「海角天涯」的稱號，可是這一回，爲了追捕一個兇悍的土匪，經歷兇險之餘，更碰上一件詭異恐怖，驚心動魄的遭遇，蕭原遇到什麼詭異的事呢？請讀者詳讀本文，便知分曉。

* * *

今期推出另一長篇武俠故事「煞氣嚴霜」是金玉明先生所撰寫，故事情節曲折懸疑，人性刻劃淋漓盡緻，更有感人肺腑，情意纏綿的場面，請讀友拭目以待！

* * *

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西門丁先生所著的「屠獠計劃」，西門丁先生的殺手傳奇故事，篇篇精彩，出人意表，本故事中的殺手俞浩南在身份暴露之後，被迫參加屠獠計劃，這計劃既危險又艱巨，俞浩南第一次爲正義殺人，他是否成功？

督印人：羅威
主編：羅斌
執行編輯：鄺重

出版者：武俠世界出版社
香港上環新街五—十三號
環球大厦三樓
H四六六七九九（內線25）
營業部：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—四樓　電話H—466799
承印者：環球印刷所

BOXING MAGAZINE
UNIVERSAL BUILDING
2ND. FL. 5-13 NEW ST.
HONG KONG

定閱價目

港九連郵：半年港幣$186.00
一年港幣$371.00
澳門·台灣：半年港幣$212.00
一年港幣$423.00
外埠連郵：半年港幣$272.00
一年港幣$543.00
半年（26期）一年（52期）

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
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
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
台灣總經銷：環怡出版社　電話：872-8459
發行所：雨辰書報社
批發部：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　電話：3811897
定閱連郵：一年52期NT.$1800半年26期NT.$950
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-3號
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

武俠世界

第29年

第37期

（總號1481）

1959年3月創刊

逢星期一出版

·每册港幣七元·
H.K. $7.00

Printed in Hong Kong





婊子被殺　捕手被襲

蕭原從一個噩夢中驚醒過來。

他發覺出了一身冷汗。

而他的心頭仍然「卜卜」急跳不已。

喘了口大氣，心神略定，他不由啞然失笑起來。

做夢這回事，根本就是虛幻無稽的事，無須認眞的。

何況，他是一個不大相信鬼神的人。

不過，那夢境實在太可怕了，這時仍然盤繞在他的腦海中，揮之不去。

在那個夢中，他被一羣走屍包圍着，左衝右突，就是衝突不出去……而且那些殭屍般可怖的走屍越來越多，一羣接一羣，潮水般向他壓迫過去……他手中那支匣子鎗的子彈已射光了，那些走屍卻分毫無損，繼續向他湧過去……終於，他被最前那一排走屍推倒在地上，他拚命掙扎，那些走屍一羣接一羣地撲壓在他的身上……他整個人被那些走屍「淹」沒埋葬了，他整個人也一直在下沉，沉落一個無底深淵中，無法自拔……他恐懼得忍不住發出一聲驚駭的嘶叫……便猛地驚醒過來。

對於走屍這回事，他曾聽聞過，但卻從來沒有見過。

走屍，其實就是被趕屍客作法驅趕的死屍，在湘西一帶最盛行。據說，那些客死異鄉的人，由於家境窮困的關係，大多時會請那些趕屍客，將死者的屍體趕回家了。加以埋葬，而那些趕屍客大都接下一大批「生意」後，才趕着一大羣客死異鄉的屍體，晝伏夜行，逐一送回其故鄉，入土爲安。

做趕屍客的，都是爲了兩餐，才不得已幹上這種與死人爲伍，被外間人視爲神秘恐怖的行業的。

當然，做趕屍客的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幹的，除了要學習驅屍大法外，還須要具備各種與陰靈相通的異稟，不然，就幹不了這一行。

＊　＊　＊

蕭原這時候正身在湘西。

他是在湘西一處叫鬼爪山下的一個破草棚內睡覺，發噩夢的。

那個草棚的所在地，乃是一片荒野之地，抬頭往上望，就是形狀怪異的鬼爪山，黑忽忽的，給人一種陰森莫測的恐怖感覺，幸好蕭原是一個「胆大包天」的人，雖然是置身於荒野之中，卻一點也不胆怯心驚。

而那個破草棚也不知是什麼人搭的，蕭原猜測那大概是一些到這一帶打獵的獵人搭建的——用來作歇脚渡宿之用。

天上星稀月隱，夜色暗黑如墨，兩丈外便幾乎看不清楚景物，但蟲鳴聲卻此起彼落，靜夜中聽來，份外响亮。

蕭原耳聽一聲聲蟲鳴聲，雙眼大睜着，一點睡意也沒有。

這時侯他早已將那噩夢忘掉了，但卻在想着另一個人。

那個人並不是他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張鳳琴，而是一個窮兇極惡的悍匪。

那個悍匪名叫何勝，乃是流竄於湘桂交界處的一股土匪的匪首。

大約是在三個月前，這股土匪居然胆大包天，伏擊一隊押運軍火的軍隊，欲想截劫那一批軍火槍械，結果，那隊士兵傷亡過半，何勝與他的手下亦幾乎死傷殆盡，就只剩下何勝這個匪首與幾個親信手下，僥倖逃脫了。

本來，他們是佔了上風的，但那隊士兵中，有兩個不顧一切地從押運的那批軍火中，取出兩挺日本造的歪把子機槍來，向那些土匪射掃，何勝與他的手下被那一陣陣狂風掃落葉般的鎗彈射得抬不起頭來，那隊士兵後來乘機展開反擊，並向他們猛擲手榴彈，就這樣，將他們擊潰了。

那批軍火原來是當時譚督軍爲他的私人衞隊——警衞連購置的，居然有人胆敢動他那批軍火的主意，簡直是在老虎頭上捉蚤子，譚督軍聞訊後，雖然那批軍火安然無損，仍然勃然震怒，下令地方政府在一個月之內，將何勝那股土匪勦滅，並將匪首何勝的人頭拿去見他。

地方政府接到譚督軍的命令後，大爲緊張，馬上派出一連軍隊去追勦那股殘匪。

那連軍隊終於在一處叫猴子嶺的地方，將何勝那股殘匪追截圍堵起來，經過一番激烈的鎗戰後，將何勝那幾個手下殲滅了，但卻又被何勝逃脫了。

何勝雖然有如喪家狗般，立即逃命，但他勝在只有他一個人，目標小，行動起來易於掩藏行踪，因此，那一連軍隊雖然人多，但卻拿他沒了辦法，一連

民初「追捕」故事集／雲劍飛·文

可飛·圖

走



追踪了他五日，反而追丟了他，那位連長當機立斷，收隊返回駐地，向上頭報申請另想辦法緝捕何勝。

上頭也知道追捕一個土匪，光靠人多是不成的，而軍隊也不太適宜來追捕一個土匪，因爲軍隊的訓練只宜於打仗，因此，接納了那個連長的報告，另想辦法追捕那個匪首，並報請譚督軍將日期寬限。

譚督軍以前也曾剿過匪，深知剿匪之艱難，便答應將期限改爲兩個月。

地方政府終於想出一個辦法。

那就是懸賞緝拿何勝歸案，不論死活，賞金都是五百塊大洋。

懸賞告示一出，馬上便有「捕手」應徵去追捕何勝，但在半個月後，那幾個捕手都空手而回。

在這半個月之內，他們都找不到何勝的踪跡。

地方政府那個首長人物大爲着急起來，因爲期限已過了差不多一半，若不趕快將何勝緝捕歸案，那肯定會保不住官職，但一時之間，却想不出別的辦法，急得他坐立不安。

幸好他那位副官忽然想起一個人，馬上向他推荐，力言只要找到那個人，一定可以在限期之前，將何勝緝捕歸案，那位地方官首長在無法可想之下，接納了副官的提議，要他馬上盡快將那人找到。

那個副官也眞有辦法，四日後，便找到那個人，並說動那個人答應追捕何勝歸案。

那個人不是別人，正是人稱「天涯海角」的蕭原。

道上有名的追捕手蕭原。

不過賞金也提高至一千塊大洋。

那位地方官雖然有點心痛，但在權衡利害後，還是忍痛答應了。

就這樣，蕭原展開了追捕匪首何勝的行動。

蕭原花了整整六日時間，才查出何勝的行踪下落，但却被何勝聽到風聲，急急的溜竄，蕭原當然不會罷手，也急急追踪下去。

不經不覺間，他已追踪了何勝十日，由於何勝狡猾如狐，所以，蕭原一直追他不上。

但他却沒有氣餒，一直追下去。

今日由於貪趕路，錯過了宿頭，他只好在這個破草棚內過一夜，幸好他身上帶着乾糧，不致挨餓。不過，他仍然可以獵些野獸來充飢的。

在他的感覺中，他已感到自己快將追上快鎗何勝，他有一種預感，在這一兩天之內，就會追上何勝，那時候，就要憑自己的本領，將何勝捉住。

打了個呵欠，蕭原閉上雙眼，摒除雜念，讓自己入睡，但不知怎的，心頭一陣煩亂，無法入睡，而那一聲聲像催眠曲般的蟲鳴聲，這時聽起來也變得聒耳煩心，令到他心神無法安寧。

蕭原在輾轉反側之際，驀地，他聽到一下「叮」的清脆鈴聲。

他不由霍然張大雙眼，眨了一眨，以為自己聽錯了，豈料跟着又是「叮」的一聲鈴聲响起，這一次，他肯定自己沒有聽錯，確確實實是鈴聲。

三更半夜的，何來鈴聲？

若是胆小的人，一定會疑神疑鬼，因為那地方是一片荒野，絕不可能會有人在這個時候搖鈴走路的。

幸好蕭原胆量夠大，而且一向不大相信神鬼之說，他不但沒有心驚胆跳，反而引起了他的好奇心。

第二下鈴聲之後，跟着又是第三下，第四下……每一下鈴聲都是有節奏的，而且，是在移動中搖响的，蕭原聽得很清楚。

聽了一陣，他肯定那一聲搖鈴聲是一個人在走動時，搖動銅鈴發出的，似乎是每走一步，便搖動一下。

是什麼人三更半夜在這種荒野之地搖鈴走着？

蕭原的好奇心不由大增起來，決定去看個清楚明白。

鈴聲繼續有節奏地一下一下响着，蕭原一挺腰，從地上跳起身來，走出破草棚。

吸了口清新涼爽的空氣，蕭原只覺頭腦一醒，放眼往四下掃了一眼，什麼也沒有看到。

靜心聽了一下，他馬上判別出，鈴聲是在破草棚的左側那面傳來的，他立刻循聲往那面走去。

為防萬一——這有可能是何勝弄出來的花樣，目的是誘他上當——他將匣子槍抽出來，握在手中，並將機頭板下，若有什麼風吹草動，都能夠以最快的速度開鎗。

走出不遠，他便驀然瞥到前面數丈外，有一點慘淡的火光在移動着，由於夜色太黑，兩丈外已看不到景物，因此，蕭原只看到那點在移動的幽幽火光，其他的什麼也看不到。

這一來，就讓人以為那是一點在空中移動的怪火——鬼火，在這種荒野黑夜中，乍然看到一點慘幽幽的火光在遊動着，就算是胆最大的人，也禁不住心頭大寒。

蕭原刹那只覺汗毛直豎，握鎗的手不由緊了緊，脚步也不由自主的放慢下來，而且更輕了。

若是胆小一點的人，一定不會再走前去看個清楚明白，蕭原雖然心頭發寒，但仍然往前去。

他非要弄清楚那火光與鈴聲，是什麼人弄出來的。

因為他已聽出，那一聲聲鈴聲，正是隨着那一點移動的火光，响起來的。

而且，那一聲鈴聲，正是從那點火光處响起的。

荒野地，黑夜中，有如鬼火般遊動的火光，招魂鈴般的鈴聲，這情景，構成了一幅令人心生恐怖的怪異景象，任何人處身於這種黑暗的境地中，若不心中慌恐的，只怕沒有多少個。

吸口氣，蕭原躬着腰，輕悄地掩向那點燈光。

驀地，他整個人震抖了一下，雙脚彷似被釘在地上那樣，無法再移動，雙眼睜得大大的，若是在白天，一定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臉上驚駭欲絕的神色。

你道他看到了甚麼，令到他如此驚駭欲絕？

原來，他看到一幅令他汗毛倒豎，心神震駭的怪異景象。

約丈許兩丈外的一條荒徑上，走着幢幢人影，應該說是有一隊人影在一跳一跳地往前跳動着。

那幢幢的人影大約有十數個，蕭原先前看到的那點慘慘幽幽的火光，原來是一盞白燈籠發出的，而那個燈籠是提在一個人的手上，那有節奏的鈴聲，也是從那個人手中的銅鈴發出的。

那個人是唯一不跳動向前進的人。

他手上除了那銅鈴外，肩上還担着一支招魂幡般的巾幡，每走一步，銅鈴聲便响一下，跟在他後面的那隊幢幢人影便隨着鈴聲往前跳動一下。

蕭原將腰躬得低一點，往前掩近一點，這一次他看得比較清楚了，那盞白紙燈籠雖然幽黯，但已令到蕭原足以看到那個領頭的人身穿一襲白袍，頭上戴着一頂道冠。

跟在他後面的那一隊人，有的身穿長衫馬褂，有的穿着清朝官服，有的只是穿着一件長衫，但有一點却是相同的，那就是每一個人的臉上，皆覆着一塊元寶紙，將臉孔遮蓋起來，而且身子都是僵硬的，雙手下垂，不會搖動。

黑夜中，看到這麼樣的一隊怪異的人，就算是再胆大的人，也會感到恐怖。

「這是走屍！」蕭原在心裏疾叫一聲

，身子不由打了個寒顫，同時抽了一口寒氣。

「前面那一個担幡搖鈴的人，就是趕屍客。」他又在心裏暗說一句，全身一陣發寒，彷似站在一潭冷寒的水中那樣。

對於傳聞中的趕屍這回事，他早已聽聞過一切，一直來未曾目睹過，想不到這一次却親眼看到了。

這情景實在怪異，而且不可思議。

那些死了的人，根本連一點知覺也沒有了，那個趕屍客却能夠憑着手中的那個銅鈴發出的聲音，令到那些屍體跟着他一跳一跳地往前走，要不是親眼看到，他是不會相信的。

眼前的情景，不但恐怖，而且詭異，蕭原長了這麼大，還是第一次遇見這麼詭異恐怖的事情，他感覺到自己的手心一片汗濕，心跳也幾乎停止了。

他蹲在一叢荊棘後面，動也不動一下，甚至連呼吸也不敢用力，以免被那個趕屍客發覺他在偷窺。

那個趕屍客在前面不疾不徐地走着，鈴聲叮叮，那隊走屍一個跟着一個，隨着鈴聲一跳一跳地往前「走」，逐漸遠去了。

直到那隊走屍消失在黑暗的夜色中，蕭原方敢喘一口氣，站起來，才發覺到自己的手心已滿是汗水。

將鎗插回身上，雙手往衣服上擦抹乾手心的汗水，心中頓感如釋重負，長長吁了口氣。

往那隊走屍隱沒的方向看了一眼，甩甩腦袋，彷彿要甩掉剛才所看到的一切，吸了口氣，蕭原這才轉身走回那個草棚。

躺在那堆乾枯的草上，蕭原怎麼也睡不着，一合上眼，腦海中便浮現起那隊走屍的景象來，令到他心緒甚是不寧，無法入睡。

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他終於矇矇矓矓睡着了。

* * *

黑狗寨是一個很大的鄉寨，約有五百多戶人家。

由於它是附近一帶地方的山貨集散地，因此，寨內那一條十字大街頗爲熱鬧，由寨口至十字大街口那一截街道上，全是店舖，而且，還有三家旅店，五七家飯店茶店。

在這一帶山區中，黑狗寨可說是繁盛的了。

蕭原在午後不久又來到黑狗寨。

趕了半天的路，他只在途中啃了一塊昨晚吃剩的乾粮，這時候可說是又餓又渴。因此，他馬上走入大街的那家蔡記飯店。

這個時候，早已過了吃飯的時間，店堂內只是寥寥三幾個人在喝酒閒談着。

蕭原掃了那幾個食客一眼，才隨後在一副座頭上坐下來，立刻要那個伙計先送一壺茶上來，連喝了幾大杯，才吩咐那個伙計寫了三個菜。

待那三個菜送上來，他先吃了兩大碗白飯，填飽肚子，才着伙計來了一瓶半斤裝的玉冰燒，慢慢的吃喝起來，消除那一身疲累。

喝着酒，吃着菜，蕭原只覺一陣舒暢。

說起來，他已有兩天沒有吃過新鮮的飯菜了。

那兩天他爲了趕路，吃的是隨身帶來的乾粮。

而那兩天所經過的地方，都看不到有鄉村，就算他想吃一頓熱乎乎的飯菜，也不可能。

來到黑狗寨，他總算可以好好的吃頓飯，歇息一下。

而當他來到黑狗寨時，心中有一種感覺：快鎗何勝極有可能匿藏在這鄉寨內，說不定在這裏會遇上他。

這種感覺是很奇特的，試過很多次，都靈驗。

因此，對於這種奇特的感覺，他一向都很相信。

他在喝着酒的時候，已決定在黑狗寨待幾天，探查何勝的下落。

他必須盡快將何勝抓捕歸案，因爲距離譚督軍指定的期限只剩二十天，若不能抓緊時間，便趕不及在期限前，將何勝的人或人頭，送到譚督軍的面前。

忽然間，他將送到嘴邊的酒杯停住，側耳聽着那兩個食客的說話。

那兩個食客就坐在距蕭原兩張桌子後的一副座頭上，原先說話的聲音是很低的，大概喝多了酒，不自覺地將音量提高了，蕭原才會聽到。

「長旺，你近日有沒有去找大屁股那騷娘兒？」

「沒有啊，近來我手風不順，幾乎連吃飯的錢也沒有，今日要不是遇上你，那有酒喝？又怎地還有錢去找那騷娘兒尋開心？」

「我昨晚去找她，那騷娘兒說正有客，並叫我這幾天都不要去找她，我正想問她爲何，是否賺夠了，要從良，她却將兩扇大門一關，不再理會我！」

「孖指，你與大屁股說得上是老相好了，莫非她找到了一個冤大頭，不然，不會這樣對你的。」

「當時我也這麼想，而且氣不過她這麼對我，便偷偷地從天井圍牆爬進去，從半開的窗子外，窺看到屋內有一個男子，正在擦着鎗，大屁股依偎在他的身上，在說着話，惟恐被那人發覺，我不敢再逗留，馬上從天井爬牆翻出外面。」

「那個漢子是誰？」

「不認識。不是本寨的人，看他的樣子，應該是外地人。」

「你說那個人正在擦鎗？」

「是啊，我看得一清二楚，那是一支二十响的匣子鎗，鎗身漆亮，看那人擦鎗的手勢，應該是個玩鎗的高手。」

「大屁股怎會搭上一個外地人的？而且是個玩鎗的？」

「這就要問她才知道。大屁股那騷娘兒從來都是見錢眼開的，說不定，那個傢伙出手闊綽，她自然黏着那傢伙，不理睬我了。」

「那傢伙是個玩鎗的，看來不會是什麼好人的了。」

「嗯，但也有可能是穿便衣，吃粮餉

的兵爺。」

「孖指，你那日盤着一肚火，總要找個娘兒消了的啊，你後來去找誰？是不是去找大包子？」

「不是，我去找小荷包。」

二人說到這裏，都曖昧地邪笑起來。

蕭原聽到這裏，也不再聽下去，因爲那兩個人接下來，說的都是不堪入耳的下流話。

喝完最後一杯酒，蕭原便結賬離去了。

不過，他却沒有走去別處，就站在那家飯店斜對面的一家店舖前，等候那兩個傢伙走出來。

他從那兩個人的說話及衣着神態，看出那兩個人是寨內不務正業的二流子。

而他之所以等那兩個人出來，是想從其中一個人的口中，問出那個叫大屁股的暗娼的住處，然後去查探一下，那個「玩鎗的外地人」，是否就是他要抓的快鎗何勝。

在他的感覺中，他認爲那個窩在「大屁股」家中的外地人，極有可能是何勝。

大約等了半個鐘頭左右，那兩個二流子終於走出來了。

兩個人都喝得醉熏熏的，在飯店門前說了幾句話，便分了手。

蕭原馬上跟着那個叫長旺的，待他轉入了一條橫巷後，馬上走上前去，一手搭在他的肩頭上。「長旺。」

那個長旺驀地聽到有人叫他，馬上扭頭往後望，一眼便看到一隻遞到他眼前的手掌上，放着兩塊閃亮的大洋，頓時雙眼大睜，張開嘴巴，却沒有叫出聲來，酒意消了大半，貪婪地看着那兩塊大洋。

蕭原將手掌往長旺的眼前遞近一點，含笑說道：「你想不想要這兩塊大洋？」

長旺貪婪地咽了口口水，點點頭。

「你只要答我一句話，這兩塊大洋便是你的。」蕭原晃動一下手上的兩塊大洋。

長旺又咽了口口水，急不迭點頭道：「你快問吧，我知道的，一定告訴你。」

蕭原看了他一眼，才淸楚地說道：「大屁股住在那裏？」

長旺的眼中頓時閃現出一抹曖昧的笑意，急急說道：「大屁股就住在寨西大街第三條巷子內的最後一列屋子。」

蕭原手一縮，說道：「那條巷子只有一列房屋的麼？」

長旺一手抓空，心急得恨不得將蕭原那雙手斬下來，馬上拿到那兩塊大洋，但他却不敢用强，因爲他看出，蕭原不是一個好欺負的人，因此，他只好急急地說道：「不錯，那條巷子只有一列屋子。」

「你記得淸楚是西大街第三條巷子麼？」

「錯不了。」長旺兩道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蕭原手上的那兩塊大洋。「我閉着眼睛，也可以走到大屁股的屋子前！」

「好吧，這兩塊大洋是你的！」蕭原將手往前一伸，長旺立刻伸手一把抓住那兩塊大洋，眼中閃着興奮的光芒。

「大屁股眞的很騷麼？」蕭原爲免長旺起疑，朝他曖昧地一笑。

長旺馬上眉飛色舞地道：「比狐狸精還要騷，你試過之後，包你不會忘記她。」

「那我馬上去找她。」蕭原裝出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扭頭便往巷子外走去。

長旺邪穢地笑笑，急說道：「喂，大屁股已被一個傢伙包起來了，你還是去找另一個吧，小荷包也不錯啊。」

蕭原連頭也不回，走出巷外。

長旺張口欲說什麼，却沒有說出來，看一眼手中那兩塊銀光閃閃的大洋，高興得幾乎沒有跳起來，驀地，他呆了一呆，拍拍腦袋，口裏嘟噥一句：「那人是誰？我根本不認識他，他怎會知道我的名字的？」

眨眨眼，失笑道：「管他是什麼人，這麼容易便得到銀兩塊大洋，一日遇上幾個這麼樣的人也不嫌多啊！」

拋動一下那兩塊大洋，碰擊之下發出悅耳的脆响聲，長旺忍不住「嘻」地笑出聲音來。「有了這兩塊大洋，還不去翻本，回家幹麼？」拔脚便往巷口外奔去。

＊　＊　＊

蕭原來到「大屁股」那間屋子前，却沒有馬上採取行動，先在屋子的前後走了一趟，弄淸楚前後附近的情形，他才回到屋子的前面，舉手拍門。

這時候，巷內只有幾個小孩子在玩要，那些屋子的門大開着，大概那些大人都在家中做家務吧，所以沒有什麼人坐在屋門前閑坐。

蕭原才拍門，屋內便有人膩着聲道：「誰啊？」

蕭原揑着聲道：「是孖指介紹我來的。」

「你走吧，我現在沒有空，」屋內那女人道：「這幾天也沒有空，你去找別個吧。」

「我……可以出多一倍價錢——兩個大洋。」蕭原裝出忍不住的樣子，急促地說道。

「你走吧，不要說是兩個大洋，十個大洋也不成。」屋內那女人似乎有點意動，語聲中帶着猶疑。

「我只要你。」蕭原急巴巴地道：「你讓我入去吧，只要一會便成。」

「不要說一會，一刻也不成！」屋內那女人說道：「屋內還有一個人啊。」

跟着從屋內傳出一個兇悍的語聲：「你他媽的在外面叫什麼，你若再賴着不走，你他媽的，可是要我出來揍你一頓才滾！」

蕭原一聽那語聲，心頭劇跳了一下，「刷」地從身上將鎗出來，退後一步，接吸口長氣，接着往前猛衝一步，飛脚向門上踢去。

原來，他已聽出屋內說話的那個男子，應該就是快鎗何勝！

既然快鎗何勝就在屋內，他自然不會錯過這個能夠抓捕或是鎗殺他的機

會。

「嘩」地一聲，那兩扇大門被他一腳踢開，猛衝進去。

一聲尖叫即時響起，蕭原一眼瞥到一個只穿着內衣褲的女人張開嘴巴大叫，房內人影一閃，他馬上撲倒向地上。

鎗聲「砰砰」在响的同時，房內火光閃吐，只聽那個女人身子震抖了兩下，胸前血濺，子彈射在牆上及傢俬上，篤篤直响。

蕭原立刻回房內掃了半梭子彈。

那個女人張大口，身子搖晃了幾下，撲倒在地上，蕭原忙往橫滾出去，以免被那個女人壓在身上。

房內跟着又掃射出一串鎗彈。

蕭原貼伏在地上，不敢抬起身子，却隨手還擊了幾鎗。

那個女人中了兩鎗，居然還未死，在地上哼哼的呻吟着，却是出氣多、入氣小。

蕭原忽然瞥到身邊有一張櫈子，便伸手一把抓住，奮力向房內扔去，同時從地上猛竄起來，撲到房門旁邊的牆上，手一探，往內開了四鎗。

房內却一點反應也沒有，只有那張櫈子砸在房內的不知什麼物件上，發出「彭」的一聲大响。

蕭原身子一矮，貼着門邊閃入房內，目光急瞥之下，房內一個人也沒有。

那扇向着天井的窗門却大開着。

蕭原沒有立刻撲向窗前，兩道目光却往床下掃視，確定床下沒有人，他才竄起來，撲向窗口。

窗外人影杳然，他忙從窗口跳出外面，衝到天井的一堵圍牆前，往牆頭上掃了一眼，馬上發覺到，牆頭上有一塊泥灰崩缺了，他隨即斷定何勝是從那堵牆頭上翻出外面溜走的。

一縱身，探手抓住牆頭，手腳齊施，攀到牆頭上，往外掃一眼，却看不到何勝的影踪。

他仍然翻跳出牆外，略為猶疑了一下，便往左邊追下去。

＊ ＊ ＊

蕭原追不到何勝，却遇上了寨子內的自衛隊，被「請」回隊部去查問。

要不是蕭原身上帶着那張緝捕何勝的懸賞之文，還有那位地方長官蓋了公章的緝捕何勝歸案的公文，蕭原幾乎被誤為以為是一個兇狠的亡命之徒。

原來，黑狗寨在早些日子，已接到了懸賞捉拿快鎗何勝的懸賞公文的告示，再經蕭原一番解說，那位自衛隊的蔡隊長才相信了他的身份，沒有為難蕭原。

蕭原暗叫僥倖不已，同時對那位蔡隊長說明此行是來捉拿一個叫何勝的通緝犯的，走了的那一個，正是他要捉拿的匪首何勝，並且亮出譚督軍的大名來，那些自衛隊的人聽得大為感動，那自然是相信了蕭原那一番半真半假的說話。

那位蔡隊長還立刻下令他的副手帶領一隊人手，去搜索追尋何勝的下落。

跟着，蔡隊長向蕭原低沉地說出那個叫大屁股的女人的情形。

原來，就在蕭原翻出牆外之後，那個叫大屁股的女人因為傷重而死了。

大屁股雖然不是正經的女人，但畢竟也是一個人，一個可憐的女人，而且說什麼也與何勝有一份「情緣」，但他居然狠下心腸，殺死她！

因此，蕭原有點不安。

他同時也更加恨快鎗何勝的心狠心辣。

他暗中發誓，無論追到天涯海角，誓要將何勝這種窮兇極惡的人殺死，或是抓捕何勝歸案。

天黑下來的時候，那個叫黑炭的隊長——姓蔡的副手率領那一小隊人手返回隊部，向蔡隊長滙報，幾乎找遍了鎮外各處，却不見何勝的踪影。

蕭原自不免有點失望，但却不好說什麼，心裏暗自決定，明天再親自去找何勝的下落。

由於「大屁股」被人鎗殺了，寨內的人都被驚動了，一時間，鄉寨內的人都在談論着這件事，自然也令到人心惶惶不安。

＊ ＊ ＊

從自衛隊隊部中走出來，已經是掌燈時份，鄉寨內的人大多數都在吃晚飯，蕭原走入一家飯店內，要了兩個菜，一瓶玉冰燒，悶悶地喝起來。

喝着酒，無聊之下，不期然便想起日間衝入大屁股屋子內的情形，他認為自己太衝動了，若是冷靜一下，不踢開門衝進去，說不定大屁股便不會被何勝所殺，而他也極有可能將何勝捕住，或是一鎗將他擊斃。

他心中不期然生出一份內疚。

——對於大屁股的死，他認為自己應該負上一份責任。

飯店內的人客不多，但都正在與那兩個伙計在談論着大屁股被殺的事情。

蕭原不由傾聽起來。

但越聽下去，他便越聽不下去。

原來，有一個客人居然說，大屁股是被一個兇惡的匪徒强姦後殺死的。

也有人說，有兩個外地來的人因為爭着要跟大屁股上床，因而爭鬥起來，動了鎗，誤將大屁股殺死的。

蕭原聽得啼笑皆非，只怕越聽下去，越是荒謬，他不想再聽下去，匆匆喝掉那瓶酒，連飯也沒有吃，便付了賬，離開了那家飯店。

在一家旅店要了一個房間，洗了個澡，蕭原什麼也不去想，決定好好地睡一覺。

這兩天來，由於都是露宿在荒野之中，所以，睡得不怎麼舒服，今晚自然要好好地睡一覺了。

他很快便睡着了。

也不知睡了多久，他驀地從沉睡中驚醒過來。

他是被窗外一聲異响聲驚醒過來的。

他這個人雖然在睡夢中，也很驚醒，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，無論睡得怎麼沉熟，也會立刻驚醒過來。

這種警覺性，是在這麼多年的追捕生涯中養成的。

靠着這種敏銳的警覺性，他曾經逃過兩三次險厄。

他正欲翻身下床之際，外面驀然一聲暴响，碎瓦紛墜，那刹那他心頭震抖之下，急忙往床尾那邊滑過去，而不是翻身下床。

一陣猛烈的鎗彈也就在那霎間從窗口射入屋內，鎗彈作扇面形的向床上掃射。

蕭原若是翻身下床的話，那肯定是會被那一陣鎗彈在身上開幾個血孔。

饒是他夠機警，仍然被一顆鎗彈射中了他的左腿側，鎗彈射在牆上，發出一連「叭叭叭」的激响聲，磚屑四濺，好不驚心動魄。

蕭原在那刹間那亦「刷」地滑落在床尾的地上，爬伏在地上，一動也不動一下。

窗外隨即又掃入了一連串鎗彈，在黑暗中，那一連串的鎗火閃亮如火鏈。

這一次，那一串鎗彈掃射在床前的地上及床上，發出一陣沉悶的異响聲，蕭原若是仍在床上，或是伏在床前地上，那肯定不能倖免。

而襲擊蕭原的那個人，絕無疑問是一個經驗豐富的鎗手，更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，非要置蕭原於死地而後甘心。

蕭原覷準了，在鎗聲乍停的刹那，正欲開鎗射去，窗外却緊接着扔入一團火光來。

蕭原大吃一驚，猛地一扣板機，朝窗口掃了半梭子彈。

緊接着他從地上挺起身來，猛地將外面的一塊床板掀起來，擋住那團扔入來的火光。

那團火光砸在掀起來的床板上，發出了一下砰响聲，隨即便爆燃開來，火星四洩，沾着的地方馬上燃燒起來，那塊床板燒得更加厲害。

蕭原顧不了腿上的傷痛，一拐一拐地衝向房門那邊。

旅店內的其他人就算睡得再死，也被那一陣接一陣的鎗聲驚醒了，那個老闆担心旅店被毀了，不顧一切地帶着幾個伙計往响起鎗聲的地方奔過去，有些胆大的客人也探頭門外，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胆小的則縮在床上，用被子幪起頭來。

蕭原拉開房門一頭衝出門外，那個老闆與伙計恰好奔到來，那個老闆十萬火急的開口道：「喂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蕭原咬着牙，忍痛道：「有人襲擊我，快叫人來救火，那個傢伙從窗外擲入一個盛滿了火水的酒瓶子，再遲些很難撲滅了。」

那老闆這時已從打開的房門口，瞧到房內烟火騰騰，急得他手足無措地扯開喉嚨直叫：「救火啊，快來救火啊——」想撲入去，但立刻又怕死地縮回身子，在那裏直跳脚。

其他的人聽到起火，就連胆小的也躺不住，掀開被子，紛紛走出房外，看看火勢燒成怎樣，好及時走避，以免被燒成燒豬。

那幾個伙計大呼小叫地奔去提水救火，一時之下，人聲喧嘩。

沒有人理會蕭原，他也不需要別人理會他，哄亂中，他走出天井外面，靠在一株桃樹下，一手捂着大腿上的鎗傷，一手緊握着那支匣子鎗，目光四下掃視着，以防那個襲擊他的人乘機再向他下手。

血一直從他的指縫掌隙間流出來，他也不敢先將傷口包紥起來。

眼下，最要緊的是提防有人向他襲擊，傷口雖然在流着血，但比起生命來，那當然不及生命那麼重要了。

這時候，左隣右里的人，紛紛提水趕來救火，那場面混亂極了。

蕭原靠着樹身，慢慢地滑坐在地上，喘口氣，兩道目光却不停地掃視着那些奔走不停的人影，右手指緊緊地扣在槍機上，只要有什麼不對，他便會毫不猶疑地扣動槍機！

他必須保全自己的生命！

那不但是爲了自己，也爲了另一個人——他的另一半——張鳳琴。

火勢終於被撲滅了。

蕭原這時候亦已偷偷將腿上的傷口草草包紥好，以免血流不止，令到自己支持不住而昏倒過去。

他雖然自始至終都沒有看到那個襲擊他的人，但他肯定那個襲擊他的人就是快鎗何勝。

在這個地方，除了何勝之外，根本就沒有什麼人要殺他，只有何勝一個。

令他意料不到的是，何勝居然不急急溜逃，反而反噬他一口，大概他被追急了，於是豁了出去，希望能夠將他幹掉。

經過這一次的遭遇後，蕭原對他要重新加以估計。

寨內有鎗聲响起，復有房屋起火，那自然驚動了寨內的自衞隊，結果蕭原又被請回隊部去問話。

蕭原也樂得有個安全的地方料理腿上的傷口，欣然跟自衞隊的人回隊部去。

蕭原的腿傷不算嚴重，並沒有傷及筋骨，敷上了他隨身帶着的自製跌打刀傷藥後，翌日已好了很多。

蕭原認爲何勝仍然匿藏在鄉寨或是附近的地方，並未溜逃，因此，他一直暗中加了小心。

由於腿上的傷，令到他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，速度也慢了。

那家客棧的老闆已拒絕他入住，幸好自衞隊的那位姓蔡隊長是個喜歡幫助人的人，讓蕭原在隊部暫住。

蕭原自然喜出望外，他在暫時行動不便的情形下，能夠有一個安全的地方養傷，那眞是再好不過了。

何勝就算胆生毛，也不敢潛入隊部向他下手的。

一連兩日，他都「竇」在自衞隊部內養傷，也交了蔡隊長這個朋友。

他雖然足不出隊部，對鄉寨的情形却很清楚，因爲蔡隊長應他的指示，派出幾個自衞隊員，在鄉寨內各處查探打聽，因此，鄉寨若有什麼異常的情形，他都知道。

快鎗何勝似乎已經溜逃了，鄉寨內

很平靜，派出去查探的自衞隊也查探不到任何有關何勝的消息。

但第三天早上，何勝却派了一個人，送了一封挑戰書給蕭原。

蕭原自出道以來，從未發生過一個被他追捕的匪徒，居然向他下「戰書」的，這是第一次。

看來，何勝是豁出去了。

由於是第一次，因此，他感到很新鮮。

那封挑戰書是由一個在寨外的山崗上放牛的小孩送來的，從何勝知道蕭原住在隊部這一點，就可以知道，他一直都匿藏在鄉寨或是附近的地方，不然，他不會要那個小孩將信送到自衞隊部去的。

那封挑戰書上，只草草地寫着幾個字：姓蕭的，有種的，今日黃昏前，到寨外的野猪坡，與老子決個生死，帶人來的不是好漢。

蕭原看完那張紙條後，沉思不語。

蔡隊長看過後，對蕭原道：「蕭原兄，你去不去赴約？」

蕭原道：「若我去赴約，必定會上了他的當，遭到他的暗算。」

「那你不打算去赴約？」

「不，我會去。」蕭原握拳道。

「那你會很危險的。」蔡隊長關切地道：「我可以派手下偷偷地接近野猪坡，將那裏包圍起來，那他就插翅也逃不了，而你也不用去冒險了。」

「蔡隊長，你若派人去將野猪坡包圍起來，一定會被他發現的。」蕭原不同意地道：「只怕你的手下才走出寨外，已被他發現，馬上溜走，蔡隊長，你的好意我很感激，還是由我一個人去吧。」

「那會很危險的。」蔡隊長擔心地道。

「放心吧，我不會在黃昏前趕到野猪坡的，等一會，我便會悄悄離開了隊部，偷偷去野猪坡，匿伏起來，看一下何勝到底在玩什麼花樣。」蕭原充滿信心地道：「雖然有點危險，但我相信，我不會有太大的危險的，反之，若不冒險，又怎能捉到他？」

蔡隊長聽他那麼說，覺得他說的也是，遂頷首道：「蕭原兄，你可要小心啊，還有，你的腿……」

「蔡老哥，你放心吧，我腿上的傷已好了很多，應付得了的。」蕭原伸手拍一下蔡隊長的肩頭。

「那我有什麼可以幫得上忙的？」蔡隊長熱心地道。

「你熟悉野猪坡那一帶的地形麼？」

蔡隊長點點頭。

「那請你將野猪坡的地形詳細地說一遍，那就是幫了我一個大忙。」

「好。」蔡隊長將野猪坡的地形詳細地說出來。

* * *

蕭原是從自衞隊部的一間屋子的窗口離開的，他這樣做，當然是不想被何勝發覺他離開了隊部，讓他有下手伏擊他的機會。

蕭原並不排除何勝會在隊部附近監視他的可能，說不定，那封挑戰書只是誘他露面的一種手段，只要他離開自衞隊部，那就隨時會有被伏擊的可能。

離開了隊部後，他立刻依照隊長的話，往野猪坡走去。

來到了野猪坡的時候，日正中天，幸好他早已在隊部吃飽了，不然，這時候一定餓得肚子咕咕直叫。

他並沒有一逕走上野猪坡，在附近找了一棵高大的野樹，爬了上去，居高臨下，監視着野猪坡上的情形。

野猪坡是一個不很高的山坡，坡上長滿了野草與樹叢及亂石，坡下有一道溪流，溪流對面是一幅幅旱田，種的都是甘蔗、番薯、花生之類的農作物，這種地方最適宜野猪之類的野獸出沒，大概因爲這樣，便被稱爲野猪坡吧。

坡上不見一個人影。附近也沒有。

蕭原很有耐心地坐在樹上的一根橫椏上，監視着野猪坡的情形，就這樣一直坐到太陽開始西斜，他仍然沒有動一下。

他的耐性沒有白費，太陽西下不到半個時辰，他便發現有一個人從溪邊的一塊甘蔗地內走出來，涉水走過那條小溪，一逕走到坡下，跳上一塊岩石，往黑狗寨的方向張望了一下，隨即在那塊岩石附近的草叢中，放下一團東西。

接着，他又在坡下的幾處地方放下一些東西，才走上坡上，也在坡上幾處地方放了些東西，這才在坡上的一塊最高最大的山石坐下來，注視坡下的動靜。

若是有人在坡下出現，那肯定逃不過他的雙眼。

蕭原置身的那棵大樹雖然距離頗遠，但他仍然認出，野猪坡上的那個人，就是快鎗何勝。

果然不出他的所料，何勝在坡上做了手脚。

蕭原猜想何勝放在坡下幾處地方的物件，可能是火藥炸彈之類的東西。

若是他貿然應約，只怕他會陷在何勝設下的陷穽之中，永不超生。

何勝這一招，確是毒辣。

蕭原確定附近只有何勝一個人後，便從樹上溜下來，悄悄地從野猪坡的側面，登上坡上。

何勝懵然不知，仍然不停地往坡下張望。

蕭原很快便掩到野猪坡上，距何勝所坐的那塊大石不過十丈遠左右，憑他的鎗法，他可以一鎗幹掉何勝。

他也決定這樣做。

能夠一鎗將何勝擊倒，那就乾淨俐落，這件事也就算辦完了，他可以輕輕鬆鬆地拿着何勝的人頭，返回去領取那一千塊大洋的獎金。

他抬起手上的鎗，對準了何勝。

只要他的食指一扣，何勝就只能活到那一刻。

咬咬牙，他正欲扣機開鎗，那知就在那刹那，何勝忽然站起身來，往下面緊張地看着，而且還揮動着左手。

蕭原不由怔了一下，忙轉頭往坡下望去，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寒氣。

坡下那面，正有兩頭牛發狂般衝過

小溪，往坡上衝上去，在那兩頭牛的後面，遠遠地奔着兩個鄉童，大概那兩頭牛是他們的，因而緊追不捨。

那兩頭牛一直狂衝上山坡上，若是踏中何勝放置在坡上或坡下的物件，那說不定會引起爆炸，看看何勝那焦急的神態，那是極有可能的。

若是發生爆炸，那肯定會被黑狗寨內的人聽到，那就會影響到何勝的詭計，令到蕭原有所警覺，不會再來赴約(他却不知道，蕭原就在他的身側十丈外的地方，一鎗便可以將他擊倒)，這正是他最爲緊張的，只要能夠殺死蕭原，除去蕭原這「條」附骨之蛆，那就算炸死十條牛，八個鄉童，他也毫不在乎。

本來，何勝是可以開鎗將那兩頭牛驚走的，但他爲了不被蕭原發覺他在山坡上做了手脚，所以，他沒有開鎗。

因爲那兩條狂牛不是奔向山坡下他放置了物件的地方，因此，他決定不開鎗。

但那兩個鄉童却爲了抄近路追上那兩頭狂牛，涉過小溪後，便繞向左面後坡上奔去。

那兩個小童若是一直那樣往上奔，那肯定是會踏在何勝放置了一團物事的一叢草叢上，何勝仍然不開鎗阻止那兩個鄉童，只是揮手吆喝着，要那兩個鄉童不要奔上去。

但那兩個鄉童却毫不理會，一直往上奔去。

何勝眼中兇光一閃，正欲向那兩個鄉童開鎗射去，爲了不會被蕭原聽聞爆炸聲，而有所警覺，何勝居然要向那兩個小童開鎗射去。

只要他一開鎗，那兩個小童肯定會死傷在他的鎗下，蕭原自然不會坐視不理，情急之下，他猛朝何勝開了一鎗，同時朝那兩個小童大叫：「小兄弟，快離開，別上來啊！」

鎗聲一响，那兩個鄉童聽蕭原那麼叫，不由脚步一窒，慌張失措地往上張望。

鎗聲一响，那邊的何勝怪叫一聲，身形一躍，跳落在那塊大石後面，隨即向蕭原那邊射了半梭子彈。

蕭原被那半梭子彈射得不敢抬起頭來，口裏大叫道：「小兄弟，快走啊，這裏是很危險的啊。」

剛才他若不是顧着喝叫那兩個鄉童不要上來，因而沒有瞄準何勝才開鎗，否則，何勝不被他射死也會受傷。

機會一瞬即逝，不過，蕭原却沒有懊悔，能夠救回那兩個鄉童的一條命，他認爲是值得的。

那兩個鄉童一呆之下，馬上警覺到自己身處險境，慌不迭回頭就跑，還用雙手抱着腦袋。

蕭原朝坡上一處被何勝放了一團物件的草坡上開了一鎗，「轟」地一聲，那裏立刻爆炸開來，土石四射，烟火彌漫。

蕭原就在那一下爆炸聲中，從地上竄起來，衝撲向藏匿在那塊大石後的何勝。

何勝從石側探出頭來，向蕭原連開數鎗。

蕭原忙撲在地上，子彈嗤嗤地從他的頭上掠射過。

跟着，蕭原身前約丈許遠的地上，「轟」地一聲爆响，土石飛濺，火烟迷漫。

蕭原被那一聲爆炸震得腦袋一片渾亂，不敢抬起頭來，幸好距離稍遠，沒有被炸着，不然，他說不定會受傷，但他却被激飛洒落的泥土砸在身上，隱隱作痛。

跟着，又是兩聲爆炸聲响起。

幸好那爆炸的威力不太大，不然，蕭原縱使不被炸傷，也會被震昏過去了。

一時之間，坡上的爆炸聲接連响起，火烟飛揚，地動山搖。

蕭原剛想從地上竄起來，一串鎗聲即時向他掃射過來，他只好緊緊地貼伏在地上。

接下來，便是一陣沉寂。

蕭原不敢貿貿然從地上竄撲起來，以免成爲何勝的鎗靶，但若是待火烟飛散才撲向何勝那邊，那就更加危險，因此，他便在地上滾動起來，接朝那塊大石掃射了幾鎗，隨即從地上竄起來，撲向那塊大石的側面。

這一次，何勝沒有開鎗還擊。

蕭原心頭一震，馬上猜到何勝可能已溜了。

但他仍然不敢大意，以防何勝使詐，待他掩到那塊大石的側面，便瞥到何勝有如一隻兔子般，往那一面的坡下竄溜下去。

他忙向那條業已竄躍下坡的人影開鎗射擊。

那條人影馬上往下一撲，順勢往後山坡脚下滾落去。

蕭原接連開了幾鎗，都射不中何勝，因爲距離太遠，加上那些草樹的遮蔽，而何勝也很奸狡，左竄右躍的，就算蕭原鎗法再準，也很難射中他。

蕭原接連開了幾鎗，由於腿上的傷勢還未痊癒，剛才情急之下，忘記了，經過兩次竄衝，這時腿上的傷口隱隱作痛，因此，他沒有追下去——就算追下去也未必追到何勝，只好眼睜睜地看着何勝連竄帶奔，逃竄而去。

* * *

這一晚，睡到半夜的時候，隊部內忽然起了火。

誰也不知道那火是怎樣起的。

隊部內的人立時哄亂起來，人影奔走，忙着救火。

蕭原自然也被驚醒，聽說失火，自然急急起床奔出房間，看看那裏起了火。

才奔出房門，他馬上警覺到，那可能是何勝放的火，縱使燒不死他，也將他逼出來，乘着混亂向他開冷鎗。

他想及這一點，馬上從後院的圍牆翻出去，慢慢的往前面掩去，兩道目光烱烱地掃視着附近的巷口圍牆，一有發現，他便會毫不猶疑地開鎗射去。

這時候，附近的人家驚聞失火之下，紛紛趕來幫忙救火，隊部內外一片混

亂，門外也聚了一大羣人。

蕭原這時已掩到前面，毫無發現，一眼看到聚在門前的那羣人，他馬上心頭一動，懷疑何勝會混在那堆人中，於是悄悄地從那堆人的後面，然後走前去。

才走到那堆人後面，蕭原的眼角驀地瞥見左邊的一間屋子的牆角後，有一條人影正閃出來，他心頭一震之下，反應好快，手一揚，往那邊開了一鎗，同時大喝一聲：「所有人快趴下來！」喝聲中，他已撲伏在地上。

蕭原那一鎗乍射，那邊牆角後隨即響起一下鎗聲，鎗火閃吐，一下銳嘯自蕭原的頭上激掠過。

那些人聽到鎗聲驟響，嚇得驚呼慌叫着四散奔走，只有幾個人伏在地上。

蕭原伏在地上的刹那，朝那邊牆角連開三鎗，同時猛地翻滾開去。

牆角後鎗火乍閃，幾乎是不分先後，射在蕭原剛才伏着的地上！

何勝這傢伙果然不愧快鎗之稱。

蕭原緊接着又向那牆角開了兩鎗，口裏大叫道：「快去抓住他，他就是殺死大屁股的何勝！」

他由於不知道「大屁股」叫什麼名字，所以只好大叫那暗娼不雅的外號。

隊部這時已有人衝出來，聽到蕭原的聲音，馬上往那邊牆角衝過去。

牆角邊鎗聲乍響，手上拿着鎗衝向那邊牆角的幾個人中，有人大叫一聲，撲跌在地上，其他的幾個慌不迭撲落地上，往那邊「砰砰」地開鎗射擊。

蕭原乘機從地上竄起來，衝向那邊的牆角。

牆角後却沒有動靜。

蕭原心中大急，由於腿傷未癒，令到他跑不快，急得他直咬牙。

因爲他已猜到，何勝必定已溜了。

換轉是他，在這種情形下，他也會溜的。

只有笨人或是瘋子，才會呆着不走，被人兩面包抄堵截，以致跑不了。

他猜得沒有錯，何勝果然又溜了。

蔡隊長這時也趕來了，聽聞是何勝放的火，並打傷了一個自衞隊員，自然不肯就此罷休，馬上分派人手，追捕何勝。

蕭原由於腿傷的關係，沒有加入搜捕何勝的行列，與蔡隊長留守在隊部內。

結果，擾攘了半夜，到天亮的時候，出外搜捕何勝的自衞隊員陸續返來，但一無所獲。

對於這個結果，蕭原一點也不感到意外，因爲他早已意料到。

他不是對自衞隊的能力有所懷疑，而是對何勝這個人不敢低估，他認爲，何勝若不是有把握可以脫身，是不會冒這個險的。

他認爲何勝還未竄到別的地方，仍然藏匿在寨外附近的地方，甚至是寨內，而且，還會陸續向他暗算施襲。

而他出道以來，可說從未遇上過像何勝這樣膽大妄爲的匪徒，居然接二連三向他施襲暗算，因而令到他對何勝刮目相看，不敢掉以輕心。

他決定在傷好之後，無論如何，也要將何勝挖出來，作個了斷。

要不，只怕他終有一次會栽在何勝的鎗下。

詭計多端　詐死脫身

蕭原可說是從來沒有這麼窩囊過，在這幾天，他一直呆在隊部內，沒有出外。

由於腿上的傷還未痊癒，令到他的行動不便，因此，爲免遭遇到何勝的伏擊暗算，他便只好忍耐着，呆在隊部內。

自從經過那一晚遭遇後，幸好何勝再沒有想出什麼花樣來暗算他，這幾天都很平靜。

四日後，蕭原腿上的傷勢總算癒合了，若是再休息兩天，那就沒有什麼大礙了。

但蕭原已呆不下去了，這幾天，他簡直悶得發慌，他決定要採取行動。

而他在這幾天已想出一個主意來，並已和蔡隊長商議過，得到他的贊同，願意大力協助他。

這一天，在黃昏後，他與蔡隊長走出隊部，往寨內那家稻香居去喝酒。

他走動的時候已沒有什麼不便，由於這幾天足不出戶，每天除了睡覺便是吃飯，因此精神很好，而且胖了一點，也白了一點，整個人顯得精神奕奕的。

來到了稻香居，兩人在一副座頭上坐下來，要了幾個菜、一瓶雙蒸，便吃喝起來。

兩人邊吃邊喝邊談，顯得很輕鬆，實則，兩人暗地裏都很緊張，插在身上的短鎗亦已板開了大機頭，只要一抽出來，便可以發射了。

原來，蕭原之所以在這個時候與蔡隊長到稻香居喝酒，乃是在放餌，而蕭原就是餌，希望能夠引得何勝那條大魚上釣。

蕭原估計，若是何勝死心不息，仍想殺死他而才甘心的話，那他一定會上釣的。

「蕭老哥，你的酒量好麼？」蔡隊長忽對蕭原說道。

蕭原先是愕了一下，繼之明白蔡隊長的意思，笑說道：「蔡老哥，你放心吧，我大概可以喝兩斤酒還不會醉呢，我平時雖然不喝酒，但酒量却很好。」

「聽你這麼說，我就放心了。」蔡隊長吁口氣。「一瓶雙蒸已差不多喝完光了。」

「那就再來一瓶吧。」蕭原說着拿起酒瓶，將剩下的酒斟在蔡隊長的酒杯內，跟着招呼一個伙計再拿一瓶酒來。

喝了一口酒，蔡隊長咧咧咀說道：「蕭老哥，你幹了這麼些年的追捕手，有沒有捉不到的？」

「沒有。」蕭原認眞地道：「凡是被我追捕的通緝犯，不是被我捉回去正法，便是被我幹掉了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你豈不是很厲害？」蔡隊長有點不大相信。

蕭原只是笑了，沒有說什麼。

眨眨眼，蔡隊長轉變話題：「蕭老哥，何勝那個傢伙眞的那麼大胆，連譚督軍的軍火也敢劫？」

「當然是眞的。」蕭原呷了口酒。「要不是譚督軍限期在兩個月內捉住他或是帶他的人頭回去見他，我也不會追得他那麼急，而他也不會狗急跳牆，反咬一口！」

「那傢伙眞是兇悍毒辣。」蔡隊長說時不由心怯地往窗外掃視了一眼。「蕭老哥，你以爲那傢伙仍在這附近，眞的會上當麼？」

「他這麼三番四次的要殺我，看樣子他是殺不死我，絕不甘休的，我敢說，他一定就在附近，至於他會不會上釣，那我就不敢肯定了。」

「我倒希望他會上釣。」蔡隊長握着拳，說道：「我很想看一下，那傢伙是個怎麼樣的人。」

「蔡隊長，你一定可以看到他的。」蕭原肯定地說道。「不過，你看到他後，一定會大失所望的，他的樣貌一點也不兇惡，就像一個普通的鄉下人那樣，只有兩道目光比一般的人銳利。」

「聽你這麼說，他一點也不嚇人了？」蔡隊長道。

「但他殺人的時候，連眼也不眨一下。」

蔡隊長不由吐吐舌頭。「那眞是人不可以貌相。」

忽然間，有一個人走入來，在經過他們那張桌子時，急促地低聲說了一句話：「魚上釣了。」接在後面第三張桌子前坐下來。

原來，那個人是寨上自衞隊的人，也是這一次行動的一份子，其任務就是通知蔡、蕭兩人有關何勝的消息。

蕭原與蔡隊長立時提高警覺，但表面上都不動聲息，照舊喝酒閒談說着。

大約一刻鐘左右，門前人影一閃，舉鎗便向蕭原與蔡隊長掃射。

但在那霎間，外面却響起一下槍聲，同時響起一陣吆喝聲與及急促的奔跑聲。

那人影在鎗聲乍響的刹那，有如驚弓之鳥般，身子一閃，扭身揮臂往身後掃了半梭子彈。

立刻便有「哎唷」之聲響起，以及呼喝叫罵聲，還有「砰砰拍拍」的槍聲，刹時間好不「熱鬧」。

蔡、蕭兩人在門口人影閃現的刹那，已迅快地各自撲倒下去，同時抽出身上的短槍，指向門口。

若不是那一下槍聲將門口閃現的人影驚動了，蕭原自信可以射中那條人影的。

店中那幾個伙計及掌櫃的早已得到知會，早已躲到一旁，在槍聲乍響的刹那，亦已伏倒在地上。

至於其他的食客，原來都是自衞隊的人扮的。

才撲倒下去的蕭原立刻從地上竄起來，竄向窗口那邊。

蔡隊長與他的手下也分別撲向門口及別的窗口。

外面槍聲「叭叭」，好不熱鬧，那一定是自衞隊的人與何勝幹上了。

蕭原撲到窗前，先是探頭往外瞥望一眼，只見何勝已竄到斜對面的街角處，蹲貼在牆邊，與成扇形將他包圍起來的自衞隊在駁火，由於角度的關係，從窗口這邊很難射中何勝，他便從窗口跳出外面。

眼前的情形是，雖然自衞隊的人一時間奈何不了何勝，但何勝也溜不了，因爲他只要一從藏身的暗角後閃出來，那便會暴露在那些自衞隊員的鎗口下，那些自衞隊員的槍法再不濟，亂槍之下，肯定可以將他射中的。

何勝藏身的那一處街角後，是一條很短的「死巷」，巷子的那一口是封堵着的，他若是竄入那條巷內，那簡直是自投羅網，變成甕中之鼈，若不束手就擒，那肯定會被射殺，除非他忽然長出一對翅膀來，否則，肯定逃不了。

蕭原之所以揀了這個地方做「釣魚」的地方，正是看上這地方的地形，這裏只有一條大街，附近一帶沒有別的橫街窄巷，只要將那截街道兩頭一封，那便連飛鳥也飛不了。

蕭原却沒有將另一頭封堵住，只是暗中佈置了幾個自衞隊的人伏在兩邊的橫街直巷口處，只要何勝往那頭溜竄，那一定會成爲那幾個自衞隊員槍下的獵物。

他才跳出窗外，便給何勝發覺了，向他開了兩槍。

蕭原在跳出窗外，身子落地時，便已倒身滾了開去，因此，何勝那兩槍根本射不中他。

他馬上開槍還擊。

槍彈射在牆角上，迫得何勝將身子緊貼在牆上。

蔡隊長立刻一揮手，向何勝那邊竄撲過去。

其他的自衞隊員也緊跟着衝撲過去。

蕭原繼續向牆角開槍，封鎖着何勝，掩護蔡隊長與他的手下衝過去。

何勝被蕭原的槍火壓逼封鎖着，根本動不了，而蔡隊長他們亦已衝到牆角的另一面，與何勝只是一壁之隔。

蔡隊長忽然喝道：「開槍！」

掩到街角對面的幾個自衞隊員馬上向何勝那邊開鎗射擊，一時之間鎗聲大作。

何勝就在那刹那不顧一切地閃探出半邊身子，掃射出一串鎗火。

蔡隊長等人急忙伏倒在牆脚下的地上。

對面的那幾個隊員也被壓得窒住了，蕭原却眼快手急，向何勝連開兩鎗。

何勝「唷」地叫了一聲，閃貼回牆角後。

但他隨即又閃出半邊身子，狂掃出一串鎗火。

蕭原與伏在對面的自衞隊員馬上開鎗還擊。

何勝這一次閃匿不及了，只見他的身子接連震搐了兩下，發出一聲慘嚎，接仰倒在地上，寂然不動。

伏在對面的自衛隊員中，馬上有人歡叫起來：「他死了，我們將那傢伙打死了！」跟着便紛紛從地上竄起來，衝過去。

蕭原也從地上跳起來，他看得很清楚，何勝的身上確是中了兩鎗，但他仍然小心地用鎗指着地上的何勝，以防他臨死也反咬一口。

蔡隊長聽說何勝已被擊斃，立刻從地上竄起來，一個箭步便已衝到街角那面，看到何勝身上滿是鮮血，倒在地上，動也不動。

他一腳將何勝掉在地上的鎗踢開，這才扭轉身，歡叫道：「蕭老哥，這傢伙果然死了！」

其他的自衛隊員已紛紛奔到了，都想看一下何勝死後的樣子。

蕭原也走過去。

豈料，就在那刹那，突變驟生。

已經「死」了的何勝突然敏捷地從地上跳起來，伸手一把箍住蔡隊長的脖子，並閃電般將他手上的鎗奪過去，用那支鎗抵在蔡隊長的頭上。

那刹那的變化，只是一眨眼間的事情，其間雖然有幾個自衛隊員看到，但他們卻驚得手足無措，不知如何應變，畢竟，他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驟變。

但縱使他們應變夠快，也無從下手，因爲蔡隊長本就站在何勝的屍體前，變成了何勝的擋箭牌，他們若開鎗，只會射在蔡隊長的身上。

蕭原同樣不及應變。

因爲那些自衛隊員都擁擠在街角前，將他的視綫遮擋住了。

但就算他警覺夠快，也救不了蔡隊長，因爲他無法開鎗射殺何勝——那些隊員擋遮住了他的鎗咀。

總之，蔡隊長已受制於何勝。

這一下變化，就連蕭原也意料不到。

因爲連蔡隊長也說何勝「死」了。

這眞是功虧一簣。

蕭原心中懊惱不已。

——煮熟了的「鴨子」居然會飛走，只怕以後再想捉到他，難了。

* * *

「快滾開去，不然老子一鎗將他斃了，死了也有他陪老子落地府！」

何勝這一聲吼喝，將那些怔呆着的自衛隊員震醒過來。

他們看到蔡隊長一張臉煞白的，眼中閃着驚恐的光芒，都禁不住後退開去，誰也不敢莽動。

「退啊！快退開去！」何勝兇厲地吼叫，抵在蔡隊長頭上的鎗用力一戳，蔡隊長痛得頓時哼出聲來。

那些自衛隊員忙又急退開去。

何勝推着蔡隊長逼前去。

蕭原吸了口氣，對那些自衛隊員道：「全都散開去，讓他走！」

「但蔡隊長……」有一個自衛隊員猶豫地道。

「不用躭心，他不敢殺蔡隊長的。」蕭原道。

那些自衛隊員在投鼠忌器的情形下，只好散開去。

何勝並沒有立刻溜走，他看着蕭原，惡毒地道：「蕭原，老子就在你面前，你怎麼不動手將我一鎗斃了？」

蕭原吸口氣，按捺着，沉聲道：「你別得意，終有一日，我會將你押回去，讓譚督軍處置你的！」

「嘿嘿，老子也發誓，錯過今晚，老子終有一日會將你一鎗送到閻王那裏的！」何勝咬着牙道：「哼，老子眞是命大，本來以爲跌入你們佈下的陷阱中，老子今番死定了，那知道這頭笨牛却被我抓住了，哈哈，眼看着煮熟了鴨子又飛走了，你一定很氣惱吧？」放聲大笑起來。

蕭原被他氣得幾乎按捺不住，強吞下那口氣，狠狠地道：「聽着，你快滾，若你敢傷害蔡隊長一根頭髮，無論天涯海角，我也不會放過你！」

「蕭原，你既然搭上了老子，老子誓與你週旋到底，看看到底鹿死誰手！」何勝雙眼中閃射兇光。

蕭原深深地盯了何勝一眼。「你走吧，要不……」

何勝掃一眼那些散開去，虎視眈眈的自衛隊員，不敢再說甚麼，箍着蔡隊長，向鎮外退出去。

那些自衛隊員要跟着去，却被蕭原阻止了。「別跟着他，那樣反而會害了蔡隊長，他不敢傷害蔡隊長的。」

那些自衛隊員聽他這麼說，雖然仍有點猶豫，但却沒有再跟下去。

何勝就那樣脅持着蔡隊長，一直向寨口那邊退去。

蕭原看着逐漸遠去的何勝，極力按捺着，握鎗的手不由有點抖顫起來。

——他有兩次幾乎按捺不住心頭那股衝動，要冒險開鎗射殺何勝。

何勝脅持蔡隊長退出老遠，忽然停下來，大聲道：「蕭原，你聽着，老子不會再逃，一定會與你分個生死的，老子不想再被人像狗一樣追着亡命而逃了！」

蕭原沒有理會他，緊抿着咀唇。

「哈哈哈！」何勝大笑起來。「蕭原，小心別氣炸了肺，那豈不是便宜了老子。」

蕭原仍然沒有理睬他，胸膛急促地起伏着。

何勝笑聲不止，挾着蔡隊長往寨外走去，身形漸遠漸隱，笑聲却仍在夜空中飄盪。

* * *

何勝果然不敢殺死蔡隊長，但却在寨外將他擊暈，才逃之夭夭。

對於這一次的功虧一簣，蔡隊長深深自責，只怪自己一時大意，才會被何勝有機會走脫。

「他媽的，我若是在他的身上補上兩鎗，他就算有九條命，也活不了，也就不會被他走脫了。」蔡隊長不時伸手摸一下頭上被何勝用鎗柄砸出來的腫塊，懊惱不已。

蕭原勸解他道：「蔡老哥，事情已經過去，就別說它了，錯過這一次，還有機會將他捕殺的！」

「蕭老哥，你今後可要加倍小心啊，何勝那傢伙一定會不擇手段地對付你

的。」蔡隊長替他担心地道。

「我會小心提防的了。」蕭原道。

「蕭老哥，那傢伙原來預早在身上胸部要害的地方，綁上兩塊舖了厚厚一層牛皮加麻布的鐵片，所以他雖然身上中了鎗彈，却一點也沒有損傷，還被他靈機一觸，用手臂上流出來的血，塗在胸口上，也因此才會被矇騙了，那傢伙眞奸狡！」蔡隊長揑着拳頭道。

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他在擊暈我之前，告訴我的。」

「這就怪不得他膽敢冒險襲擊我了，原來他身上帶了『護身符』！」

「蕭老哥，你準備怎樣對付那傢伙？」

「一時之間，我也想不出對付他的好主意來。」蕭原蹙眉道：「何勝這傢伙是我追捕的匪徒中，最棘手的一個。」

「不知他會用什麼花樣來對付你，」蔡隊長有點担心地道：「那傢伙可眞是詭計多端的。」

蕭原一拳擂在桌面上，沉聲道：「我不會再讓他先向我動手的了，我會先向他採取行動，免得窮於應付。」

「這個主意很好。」蔡隊長大表贊同。「蕭老哥，有什麼要我幫忙的，只管開口。」

蕭原搖搖頭道：「蔡老哥，你已幫了我不少忙，何勝那傢伙兇殘成性，你若是再幫我，說不定他會遷怒於你們，向你們下毒手，因此，爲免連累你們，我決定明天便離開這裏，再想辦法將他捕殺！」

蔡隊長想一下，覺得蕭原說的大有可能，頓時心頭一冷，不再堅持。

蕭原很明白他的心情，若是因他的幫忙，令到何勝遷怒於寨上的人或他的家人，那是他不想看到的，況且以何勝的兇殘，一定會殺人洩憤的，他不想令到無辜遭殃，因此，他並不怪蔡隊長的自私。

「蕭老哥，你要多加小心。」蔡隊長歉然道：「希望你平安無事，捉到何勝那匪徒。」

蕭原感激地道：「蔡老哥，無論如何，我也很感激你的幫忙，我會永遠記着你這位朋友的。」用力握着蔡隊長的手搖了搖。

＊　＊　＊

蕭原在翌日早上，離開了黑狗寨。

蔡隊長帶了幾個手下，一直將蕭原送出寨外。

蔡隊長這麼做，是蕭原的主意，他要讓何勝知道，他已離開了黑狗寨。

他估計何勝極可能藏匿在寨外附近的一處地方，因此，他在離開了黑狗寨後，馬上在附近搜尋起來。

附近的地形，他已從蔡隊長的口中知道得很清楚，因此，他先到他心目中認爲可疑的地方去找。

他先往一處叫狗屎崗的地方去。

據蔡隊長說，狗屎崗距黑狗寨約里許遠，崗上長滿了密麻麻的矮松林，更有幾個天然山洞，可以藏人，由於崗形就像一堆狗屎，因而被當地的人稱爲狗屎崗。

但走了一半路，蕭原便停下來，改變主意，決定不到狗屎崗去，在附近找到一株大樹，攀了上去，目光四下一掃，只有遠近一帶的地方盡收眼簾，有什麼人物出現，自然亦逃不過他的雙眼，他感到很滿意，便坐在一根橫椏上，不住地四下掃視着。

他這麼做是以逸待勞，他相信何勝若是採取行動，那肯定逃不過他的雙眼。

午後了，四下裏仍毫無動靜。

蕭原却耐心地待下去。

一個好的獵人，必須要有好的耐性。

他如今獵的是一頭比豺狼還兇惡奸狡的「野獸」，因此，必須更加有耐心才成。

午後這一段時間，是人們歇晌的時候，陽光下，四下裏不見一個人影，只有啁啾的雀鳥聲在叫着，却更顯出那份寧靜來。

蕭原開始有點睏意——在這種環境下，任是誰也會不由自主地昏昏欲睡的，他忙抖擻精神，以免自己昏睡過去，因而錯失了發現何勝行踪的機會。

等待的時間特別難熬，好不容易熬過了那一段最易睏倦的時間，遠處、寨子附近的田地上，有人在耕作着。

蕭原集中精神，不停地掃視着附近一帶地方的動靜。

日頭慢慢地向西邊墜下去了，蕭原仍然沒有發現何勝的影踪，他開始有點不耐煩了。

天一黑，他這個辦法便不管用了，難怪他開始焦急了。

太陽已落在西邊的山上。

已是黃昏時份了。

很快，夜幕便會降臨。

蕭原估計何勝因爲臂傷的關係，今日不會採取行動的了。

他此念才起，驀地鄉寨那面响起幾聲鎗聲。

蕭原頓時像是被毒蜂螫了一下那樣，身子突抽搐了一下，幾乎從樹上一跤跌下去。

稍一定神，他忙不迭從樹上溜落地上，咬着牙，拚命往鄉寨狂奔而去。

他的一顆心却直往下沉，身子也一陣發冷。

因爲，在鎗聲乍响的刹那，一個念頭飛上了他的心頭：那會不會是何勝懊惱寨內的自衞隊一起對付他，因而遷怒於寨內那些無辜者的身上，向他們下毒手？

他雖然在心裏一個勁地說不是，但理智却告訴他，那是極有可能事。

跟着又是兩下鎗聲。

狗吠聲，人叫聲，緊接着响起，蕭原雖然看不到寨子內的情形，但他却隱隱感到，寨內這時一定有如羊欄內闖進了一頭狠那樣，亂成一片。

＊　＊　＊

寨子內果然亂成一片。

由於那些青壯男子都外出幹活未歸，寨子內大部份的人家中，只有老弱婦孺。

因此，鎗聲一响，寨內的人都驚慌起來，那些店舖急不迭關門上舖，街上的人也急急趕回家中，在家中的人莫不紛紛將門關上，瑟縮在屋子內。

留守在寨子內的幾個自衛隊隊員在聽聞鎗聲後，急不迭往鎗聲响起的地方奔去。

總之，寨子內在那一霎間，亂成一片。

蔡隊長在聽聞鎗聲後，急忙從幹活的地方趕回家中。

因為他聽出，鎗聲响起的地方，就在他家附近。

快奔到家中的時候，他看到不少人都往他的屋子那面奔去，他一顆心頓時往下沉，手心冷汗直冒。

因為他心中忽然升起一個不祥的念頭：莫非我家中出了事？

立刻，他便聽到一個人氣急敗壞地對他說：「青哥，不得了，你娘與妻子被一個匪徒殺死了！」

蔡青一聽，彷似頭上响了個轟雷，身子晃了一下，幾乎沒有跌倒在地上，整個人呆了一呆，腦袋裏嗡嗡直响。

「青哥，你怎麼了？」那個劈頭遇上他的小伙子看到蔡青呆怔怔的樣子，不禁叫了他一聲。

蔡青如夢初醒般，猛地一震，隨即一把抓住那個小伙子，疾聲道：「阿安，你說什麼？」

——他仍然不相信剛才聽到的是真的。

那青年阿安驚恐地道：「你娘與你老婆都被一個兇神惡煞的傢伙殺死了！」

「怎會這樣的？」蔡青心中彷似被人猛地扎了一刀般，慘吼一聲，放開阿安，發了狂般，往家中衝去。

那青年阿安本就是去找他，告知他這個噩耗的，看到蔡青往家中狂奔，忙亦跟着往回奔。

還未奔到屋子前，老遠便看到屋子前圍了一大堆人，有人看到他飛奔而來，頓時起了一陣騷動，紛紛閃讓開來。

蔡青一頭衝進屋內，整個人馬上有如被電殛了般，身子劇震了一下。大睜着雙眼，看着地上的兩具屍體，不言不動！

地上那兩具屍體都是女人，一個年約五十許，一個很年輕，大約只有二十多歲，兩人的身上都有一個血洞，流了一灘血。

那個年老的正是蔡青的母親，年輕的那個是他的妻子，與他結婚不到三年，肚子微微凸起，似乎有了身孕。

屋外圍着的人中，發出一陣陣啜泣聲，空氣彷彿凝住了一樣，沒有人發出別的聲响。

「媽！淑貞！」蔡青終於發出一聲撕心裂肺般的哭喊聲，「叭」地一聲，跪倒在地上。

那些婦女再也忍不住，大聲哭起來。

那些男人則緊揑着拳頭，臉上現出悲憤之色。

「是他，一定是何勝那個匪徒殺死我媽與淑貞的！」蔡青咬着牙，握着拳頭嘶叫。

隨即，他便霍地站起來，朝屋外的人問道：「那個匪徒往那邊跑了？」

人羣中有一個老頭挺直腰，仰起頭，大聲道：「阿青，我看到那個惡賊往小水溝那邊跑去。」

「樹頭，你快去將隊上的弟兄召集來這裏，我一定要捉到他，將那狗賊碎屍萬段！」蔡青對一個站在門前的自衛隊隊員叫道。

那個叫樹頭的應了一聲，擠出人羣，往隊部跑去。

其實，他不用去隊部召集其他的隊員前來，因為大部份自衛隊員早已聚集在屋前。

蔡青跟着含悲忍憤，對門外的人羣道：「九叔、四哥，請你們進來幫我將我媽與淑貞的屍體搬到房內的床上去。」

有兩個人馬上從人羣中擠出來，走入屋內。

有幾個男女也自動走入屋內幫忙。

屋外的人羣仍然聚集不散，神情憤怒地談說着。

忽然間，有一個人如飛般奔來，有幾個自衛隊的人一眼認出那人是誰，開口說道：「是他，蕭原！」

飛奔而來的人正是蕭原，他是循着鎗聲一直飛奔而來的。

他一眼看到一間屋子的前面圍滿了人，便猜到一定出了什麼事，聽到那個自衛隊的人叫出他的名字，他也認出那人是自衛隊的人，卻不知他叫什麼名字，忙開口問道：「兄弟，發生了什麼事情？」

那個自衛隊隊員眼一紅，悲聲道：「蔡隊長的娘與老婆被何勝那惡賊殺了！」

蕭原一聽，有如當頭响了個焦雷，當堂呆了一呆，跟着疾聲道：「蔡隊長呢？」

「就在屋內。」那個隊員朝人羣圍着的屋子一指。

蕭原馬上衝入人羣中，向屋子奔去。

衝入屋內，一眼看到蔡青神情哀痛地與幾個人在屋內安置母親與妻子的屍體，那刹那他心頭彷似被人砍了一刀般，只覺萬分對不起蔡青。「蔡老哥……」咬着咀唇，一時間他不知說些什麼才好。

蔡青馬上轉過身，看到是蕭原，怔了一下，說道：「蕭老哥，你還未走麼？」

蕭原搖頭道：「我離開寨子後，便去找何勝那傢伙，後來爬上一棵樹上，希望可以發現何勝的踪跡……忽然間聽到鎗聲，便急急循聲趕來。蔡老哥，你娘與妻子是何勝殺的麼？」

「不是他，還有誰？」蔡青咬着牙齒，格格作响。

「鎗聲一响，我也猜到可能是何勝向寨內的無辜下毒手報復，想不到他會向你娘與……下毒手！蔡老哥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連累了你們。」蕭原很激動，一副自責的樣子。

蔡青却沒有怪責他之意。「蕭老哥，

你不要這麼說，是我自願幫你的忙，像何勝這種匪徒，他既然出現在我們這地方，我們便有責任去對付他，何況他還傷了寨內的人，只是想不到，他會如此喪心病狂，向無辜的婦女下手！」

蕭原仍然感到深深的歉疚。「蕭老哥，無論你怎麼說，我心裏很不安，你先料理你娘與妻子的身後事吧，我馬上去找何勝那傢伙，就算是下地獄，我也要抓到他，替你報仇。」

說完，便猛地轉身，衝出屋外。

「蕭老哥！」蔡青看到他一副豁出去的樣子，忙叫道。

蕭原却沒有應他，衝出人羣，一直向寨外奔去。

蔡青放心不下，匆匆對屋內的幾個親友道：「九叔、三嬸，麻煩你們料理一下這裏的事，我帶人去搜尋那個匪徒的下落！」

奔出屋外，他揚手大叫道：「隊上的兄弟們，快跟我去搜尋那個匪徒的下落！」接着朝蕭原奔去的方向，急追下去。

那些自衞隊隊員呼應一聲，緊跟在蔡青的身後。

* * *

蕭原從來沒有這麼衝動及這樣失去理智的憤怒。

那是因為他對蔡青之母及妻的死，深感自責的緣故。

他恨不得將何勝那傢伙碎屍萬段，心中怒火高升，當下泛起一個意念：無論上天入地，也要找到何勝，一鎗將他擊斃。

他在寨外胡亂地狂衝了一會，根本就找不到何勝的踪影。

他忽然嘶聲大叫起來：「何勝，有種的馬上滾出來，與我決個生死！」

他邊跑邊叫，彷似瘋狂了一樣，直到聲嘶力竭，才沒有再叫。

經過那一陣叫喊之後，他漸漸冷靜下來，想到剛才的衝動，不禁出了一身冷汗。

他剛才那個樣子，若是何勝出手暗算襲擊他，他一定來不及應變，極可能死在何勝的鎗下。

靠在一塊石上喘了一會兒，他已完全冷靜下來，不再亂奔瞎找一通，開始在附近找尋踪跡。

很快，他便發現了可能是何勝留下的踪跡。

他於是循着踪跡追尋下去。

跟着，他又發現了另一些踪跡，那是穿在一些荊樹枝上的破布塊，蕭原將之取下來，認出那是何勝身上那條褲子上撕扯下來的。

他記得何勝昨晚的就是穿與那塊破布一樣顏色的褲子——灰黑色的褲子。

他循踪追尋下去。

不知不覺間，他追到一座不很高的石山脚下。

那座石山光秃秃的，幾乎沒有一棵草樹。

這時候，日頭已沉落在西邊的山頭下，留下一抹燦爛的霞光。

蕭原正自抬頭往上打量那座石山的時候，山頭上似乎有一顆石頭滾動的聲音，他心頭一跳，傾耳細聽，那陣滾動聲却忽然消失了。

若是換上別的沒有經驗的人，一定不會懷疑剛才那一陣滾動聲有什麼古怪，但蕭原却不以為然，憑他的經驗，他以為剛才那一陣似有若無的滾動聲，是人弄出來的。

換言之，山上可能藏匿着人，或是有人從山的那一面往下溜。

而他一直追踪到這裏來，不用說，山上那個人一定是何勝。

他馬上有如一頭豹子般敏捷地跳到一塊山石後面，往上打量了一下，才左縱右跳地，往上竄上去。

藉着那些古怪兀突的山石的遮掩，蕭原很快便竄到山腰上。

山頭上却一無動靜。

蕭原却不敢大意，仍然左縱右跳地往上竄。

還有兩三丈便縱竄上山頭，蕭原不敢貿然竄上去，伏在一塊奇形怪狀的山石後，往山頭上窺視了一會，接往上面拋了一塊石子。

上面一點動靜也沒有，除了那顆石子的滾動聲外。

吐口氣，蕭原接連往上拋了幾顆石子，山頭上都沒有什麼動靜，便從石後竄出來，往上衝。

驀地，山頭左側那面响起一陣沙石的滾動聲，蕭原脚步一窒，傾聽了一下，却沒有往那邊竄過去。

「蕭原！」一聲沉喝驀地從他背後那面响起，隨即是「砰」的一下鎗聲。

蕭原應聲身子往前一撲，哼叫聲中，往下直滾下去。

從山頭那面之後，閃出一條人影來，臉上露出獰笑，快步竄向蕭原剛才中鎗的地方。

那人不是別人，正是何勝。

剛才那一鎗，他是瞄準了才向蕭原開鎗的。

他相信蕭原絕對活不了。

不過，他仍然不大放心，他要親眼看到蕭原眞的咽了氣，才放心，發出一聲獰笑，他正準備循着蕭原滾下去的地方走下去，忽然間，一陣雜亂的鎗聲乍然响起，跟着是大聲的呼喝聲：「那匪賊在那座山上，快追啊。」緊接着又是一陣鎗聲。

何勝吃了一驚，急忙蹲下來，子彈在他頭上很高的地方射過，他咀裏咒罵了一句粗俗的話，稍微探起身子往鎗聲傳來的地方望去，只見那面距山石約二十多丈的地方，有一伙人呼喝着往這邊飛奔而來。

「他媽的，這麼快便追到來。」何勝低罵了一句，不敢再停留，扭頭往蕭原滾下去的地方看了一眼，只見蕭原滾落山脚上，被一塊突起的大石阻擋住，一點動靜也沒有。

憑他的經驗，他認為蕭原準死無疑。

何況，他對自己的鎗法一向滿有信心。

「姓蕭的，你鬥不過我的！」何勝得

意地嘟噥一句，「還說是道上最有名氣，最厲害的一個追捕手，他媽的，還不是栽在老子鎗下。」

跟着站起來，不甘示弱地往山下飛奔上來的那些人開了兩鎗，大笑幾聲，竄到山頭的另一面，從那面竄奔飛遁。

＊ ＊ ＊

開鎗追上來的那些人，是蔡青與他的手下。

他們一邊開鎗，一邊飛奔上山頭上，由於他們不是從蕭原滾下去的那面追上去，所以，他們沒有發現死活不知的蕭原。

他們追上山頭後，望到何勝已竄奔下山，逃出老遠，蔡青是仇人「相見」份外眼紅，恨不得能夠一下子飛撲到何勝的身上，將他一口吞下去，咬着牙一揮手，喝一聲：「追！」帶着手下拚命追下去。

他們若是往四下張望一眼，必然會發現蕭原的，這時候蕭原縱使未死，但在負傷之下，只怕也挨不下去。

天空中暮靄輕籠，天很快便會黑下來了。

蕭原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，孤悽地躺在山脚上那塊聳立的大石下。

莫非他眞的死了？

＊ ＊ ＊

蕭原發覺自己已變成一具走屍，與其他的走屍排成一隊，在那個趕屍客的帶領下，往家鄉走去。

他極力想從那隊走屍中走出來，但無論他怎樣使盡力氣，也走不出去。

他張口大叫：我不要死，我不要做走屍。但却叫不出聲來。

他依舊隨着那隊走屍一跳一跳地往前「走」。

他大爲恐慌起來，拚命掙扎，但却無濟於事。

驀地，他感到有一陣甘露般的雨水，從天上洒下來，洒在他的頭上、臉上，他忽然變得一片清明，身子輕飄飄的，往上飄起來，離開了那隊走屍。

他高興得手舞足蹈，口裏大叫道：「我活了，我死不了！」但聲音只在他心中响着。

身子飄呀飄的，忽然飄到一個人的身邊，被那人一把抱住。

看清楚，那原來是張鳳琴。

他歡喜若狂，張口大叫：鳳琴，鳳琴！但却叫不出聲來，他發急起來，拚命大叫，一定要叫出聲來。

「鳳琴。」他終於叫出聲來，不過却很微弱。

一個少女隨即歡喜無限地叫起來：「爹，他醒了，他終於醒了！」

這是一間用石頭及樹木建成的屋子，屋內的佈置很簡單，但却很乾淨。

蕭原躺在一張木板床上，一隻手緊緊地抓住一個少女的手臂，咀唇微微嚅動着，他醒過來了。

原來，他已昏迷了兩日兩夜，他能夠活過來，全憑那少女與她的父親將他救回來，他才死不了。

隨着那少女的歡叫聲，一把沉濁的語聲在屋外响起：「阿花，他醒過來就好了，我眞担心他活不了！」門口人影一閃，走進一個高大的漢子來。

那漢子年紀大約四十歲，風霜滿臉，看樣子是個飽經憂患的人。

「爹，他剛才掙扎的神態，我眞担心他活不了，想不到他却醒過來。」那少女臉上笑着，一雙眉却蹙了起來。

原來，蕭原抓得她的手臂很痛。

但她却不忍心拿開他的手。

那漢子走到床前，仔細地看了蕭原一眼，讚嘆道：「他能夠活過來，簡直是奇蹟，我還是第一次看到，生命力這麼頑强的人。」

「爹，他不會有什麼危險了麼？」那少女關切地道。

那漢子拿開少女剛才敷在蕭原頭上的那條濕布巾，摸一下他的額頭，跟着說道：「眞奇怪，他居然一下子便退了熱，他應該沒有什麼危險的了。」

接對那少女道：「小花，你去拿些水來，慢慢地餵他喝一點。」

那少女點點頭，輕輕地扳開蕭原抓住她的手，起身往屋外走去。

那漢子看着咀唇似在嚅動着，神志仍未完全清醒過來的蕭原，口裏嘟噥一句：「他到底是什麼人？」

接失笑道：「待他醒過來，不就知道了麼。」

「爹，你在說什麼？」小花邊說邊端着一碗水走進來。

那漢子忙道：「爹不過在自言自語吧了。」

小花走到床前，坐下來，用瓦匙慢慢地餵蕭原喝水。

蕭原大概渴極了，居然將一碗水喝完。

跟着，他便從半昏迷中完全清醒過來，張開眼皮，目光茫然地轉動了一下。

小花欣喜地道：「他張開眼了，他完全醒過來了。」

那漢子長長地吁了口氣。

「唏，你不用怕，你活過來了，你不會死了。」小花就像哄小孩子那樣，輕柔地對蕭原說。

蕭原目光一轉，落在小花的臉上，但隨即又閉上了眼睛，咀裏却發出微弱的聲音：「妳……是誰？」

「小花，我叫小花。」小花興奮地柔聲說道。

蕭原的眼睛又張開了一下，咀裏發出低弱的聲音。「小……花，你……是小花……」

「爹，他聽到我的說話，他叫我小花啊。」小花雀躍地對那漢子說道。

那漢子也高興地笑起來。「小花，別吵着他，他仍很虛弱，需要多些休息，我們出去吧，不要吵着他。」

小花却道：「不，我要問他叫什麼名字。」

那漢子頷首道：「你快問吧。」

小花立刻附在蕭原的耳邊，輕柔地道：「唏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蕭原的眼睛顫動一下，却沒有張開來，口裏却發出聲音：「蕭……原，……」

「爹，他叫蕭原。」小花抬頭笑起來。

「蕭原。」那漢子唸了一遍。「好名字。」

跟着對小花道：「小花，我們出去吧，讓他再好好地睡一會。」

「爹，他兩日沒有東西下肚，一定很餓了，我去熬一鍋粥，待他醒來後，給他吃。」小花說着便輕盈地往外走。

看着女兒苗條優美的背影，那漢子感喟地嘟喃一聲：「她長大了。」

接看一眼床上的蕭原，見他已經沉沉睡着了，氣息雖然有點弱，但很均勻。

「小花看來有點喜歡他，但願他是一個好人。」那漢子嘟喃着走出屋外。

＊　＊　＊

蕭原再次醒過來的時候，已經是掌燈時份了。

這一次，他的精神好了很多，能夠轉動腦袋打量着屋內的情形。

小花發覺他醒過來，馬上盛了一碗早已熬好的粥水，端入屋內，一口一口地餵蕭原吃。

蕭原感到有點不好意思，但他實在太餓了，也無氣力自己吃，只好由小花餵他。

小花餵得很小心，也很有耐性。

結果，蕭原連吃了兩碗粥水。

小花的爹一直坐在門旁，默默地抽着水烟，不時將叮在腿脚上的蚊子一巴掌拍死。

待蕭原吃完粥水後，他才走到床前，看到蕭原的精神好了很多，便對他說道：「你叫蕭原？」

蕭原似乎已不記得第一次半醒半昏迷時的情形，點點頭，訝異地看着那漢子，說道：「大叔，你怎……會知道我的……姓名的？」

「是你第一次醒來時，告訴我的。」說話的是小花，正一步走入屋內，快步走到床前，在床沿坐了下來。

蕭原眨眨眼，道：「我曾經醒過一次麼？」

「你忘記了麼？」小花的臉上綻開笑容，柔柔地看了蕭原一眼。

蕭原在枕上搖搖頭。「我……記不起了，姑娘，你怎麼稱呼？還有……那位大叔叔？」

「我叫小花。」小花俏皮地歪歪腦袋接抬頭看一眼父親。「他是我爹。」

那漢子開口道：「我叫王河。」

「王大叔？」蕭原感激他叫了一聲。「多謝你們救了我。」

「你是什麼人？怎會受了鎗傷，躺在玉石山脚上的？」王河問道。

「我與爹發現你的時候，還以爲你已死了，幸好我爹細心，先探你的鼻息，再把你的腕脈，發覺你還有氣息，却弱得幾乎察覺不到，我爹將你背回來。」王小花輕快地說出一串話來。

蕭原感激地看了王河父女一眼。「王大叔，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我一定會傷重而死，救命之恩，我不會忘記的。」

跟着又說道：「我是一個追捕手。」

爲恐王河父女不明白追捕手是幹什麼的，緊接着加以解釋道：「追捕手就是專門追緝捕捉那些被官府懸賞通緝的匪徒的。我是因爲追捕一名叫快鎗何勝的匪徒，在那座石山上，中了他的暗算伏擊，滾下山脚的……」

「嗯，原來你是一個好人！」王河眼中閃出光芒來。

「爹，我一早就說他是好人的了。」王小花欣喜地道。

蕭原看到王河父女那麼興奮，他也放下心來。「王大叔，這裏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這裏叫野樹溝。」王河道：「其實是一個山谷，距玉石山不很遠，就只有我父女兩個人在這裏居住。」

「這裏距黑狗寨多遠？」蕭原問道。

「大約十一二里左右。」王河道：「蕭老弟，莫非你在黑狗寨有熟人？」

蕭原點點頭。「我前些日子在黑狗寨認識一個叫蔡青的朋友，他是黑狗寨的自衞隊隊長，曾幫我對付何勝那個匪徒。」

蕭原說到這裏，喘起氣來。

——畢竟，他仍在重傷之中，氣虛體弱，不宜說太多的話，他却說了那麼多話，難免會喘息的。

「我與爹每個月會到黑狗寨兩三次。」王小花眨着大眼道：「我們不認識蔡青，只認識一個張伯伯。」

王河看到蕭原很疲累的樣子，忙對女兒道：「小花，蕭老弟重傷初醒，不宜多說話，不要再與他說話了，讓他好好地躺一會吧，有什麼話，明天再說。」

說着拉拉女兒的衣袖，向外面走去。

王小花有點不情願地站起來，看了蕭原一眼，才跟着走出屋外。

＊　＊　＊

蕭原靜靜地躺在床上，腦子裏不停地閃現着一個面孔。

那些面孔中，有張鳳琴的、蔡青的、何勝的，還有王河父女，更有蔡青的母親及妻子那僵木灰白的臉孔。

當蔡青的母親及妻子那兩張臉孔在他的腦海中閃現的時候，他的心頭彷似被扎了一刀那樣，身子震了一下，雙手緊緊抓住蓋住身上的那張被單，心裏有一個聲音在大叫：「是我害死了他們的，我一定要替他們報仇！」

那刹那，他幾乎衝動得不顧一切地從床上跳到地上，馬上去找何勝，一鎗將他斃了！

傷口忽然間一陣劇痛，雙眼一黑，昏了過去。

＊　＊　＊

翌日醒過來的時候，只見一屋都是陽光，原來時候已不早了。

他感到比昨天好了很多，但肚子却一陣「咕咕」直响，很難受。

門口人影一閃，屋內的光綫隨即一暗，一個少女手上端着一碗米粥走進去。

蕭原歪着頭，看了那少女一眼，招呼道：「小花姑娘。」

走入屋內的確是小花姑娘，她看到蕭原已醒過來，臉上馬上展露出一抹笑

容，高興地道：「蕭……大哥，你醒了，肚子一定餓了吧？我餵你吃粥吧。」

蕭原忙掙扎着想坐起來，但却力不從心，王小花三步併作兩步走到床前，伸手將他按着，急聲道：「你別起來，小心別牽動了傷口！」

蕭原有點不好意思地道：「小花姑娘，讓我自己吃吧。」

小花微嗔道：「蕭大哥，你不用不好意思，你這時候千萬不要亂動，過兩天你才自己吃吧。」

蕭原確實動不了，只好低聲地道：「小花姑娘，那就勞煩妳了。」

小花抿咀一笑，一口一口地餵蕭原吃粥。

蕭原心中大是不安，對小花的細心照料，感激不已。

小花邊餵他吃粥，邊目光柔柔地看着蕭原，難怪王河也看出，女兒對蕭原大有意思了。

小花確是很喜歡蕭原。

打從她那一晚看護着蕭原，清楚地瞧到蕭原那張不算英俊，但却令女孩子心動，帶有男性魅力的臉孔後，她便喜歡上蕭原。

大概蕭原是她有生以來，接觸得最多，又是如此接近的男子吧，因而令到她心湖波動，情不自禁。

這些年來，除了父親外，蕭原確是第一個與她如此接近，接觸過的男子，而她已不是幾年前的黃毛丫頭，她已婷婷玉立，就像王河昨晚說的那句話「她已長大了」，對於異性，她有一份發乎自然的渴求，只是以前一直沒有機會，因而深藏在心底之中，如今被蕭原誘發了。

蕭原是個過來人，他早已在小花走進屋內，看到他醒過來時流露出來的那種神態，隱約感到有點特別，也因此，他才會發窘不安。

他已經有了一個張鳳琴，而他又不是一個濫用感情的人，因此，他不敢與小花太過接近。

但這却由不得他，他現在這個樣子，根本就動不了，不得不任由小花服伺他。

小花連餵了蕭原兩大碗米粥，才不讓他再吃，拿了一條濕布巾，輕柔地替他抹臉，就像妻子服伺丈夫那樣。

蕭原不敢張開雙眼，以免接觸到小花那雙情意溢露的眼光。

王河在小花將碗拿出去時，走了進來，看到他精神很好，臉上也有了血色，放心不少，也替他感到高興。「蕭老弟，你這條命可說是從鬼門關內搶回來的。老實說，你傷得很重，那顆子彈只差一點，便射穿你的心臟，我救你回來的時候，你已奄奄一息，我是抱着死馬當活馬醫的心念，將你救回來的，你能夠活過來，簡直是奇蹟。」

蕭原感激地道：「王大叔，我不知道要怎樣感激你才是……」

王河一擺手，說道：「我救你，可不是存着要你報答的，俗語謂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你以後不要再說感激我的話。」

蕭原聽他那麼說，不由對他大為敬重。

「來，你也要換藥了。」王河說着坐在床沿上。「除了左胸側的傷口外，你身上也有好多處擦傷了，不知你有沒有跌傷了腿筋手骨，那要待你能夠下床走動時，才能夠知道了。」

蕭原說道：「王大叔，我身上帶着自製的金創藥，很有效的，煩你在我身上取出來，替我敷在傷口上。」

「我早已拿你身上的金創藥敷在你身上的傷口上，要不，你也恢復不了這麼快。」

一頓，接又道：「你身上的物件，我都放在你的枕頭下，至於你那支鎗，我也替你撿了回來，收藏在我那間屋子內，待你傷勢好點後，我再交還給你。」

「王大叔，謝謝你。」蕭原充滿敬意地道。

「爹，我去做午飯了。」王小花人未到，聲已傳入屋內，跟着輕快地走進屋內。

王河抬頭說道：「小花，那妳快去做飯吧，記着，我替蕭老弟換藥，我若不叫妳，不要進來。」

王小花頓時臉一紅，一扭腰肢，嗔說一句：「爹，女兒不會亂闖進來的。」轉身走了出去。

王河看着女兒的背影，笑笑，忽然間感到一陣傷感。

——他想起了一個人——小花的娘。

* * *

三日後，蕭原經已能夠下床走動。

就連王河也驚異於蕭原身體復原之快的奇蹟。

蕭原在能夠起床的那一日，已看過枕下放着的那些物件，發覺一樣也沒有缺失。對於王河父女的誠實，蕭原大為敬重。

因為，他身上帶着幾張共值五佰塊大洋的大洋票子，却一張也沒有失去。要是換上一個貪心的人，只怕早已取去他那筆數目不菲的大洋票子，並且不顧而去，任由他死去，他如今也就不會活着了。

他並且知道王河父女是不識字的，因為他身上帶着那張通緝何勝的告示，他們若是識字的話，看過那張告示後，就不用問他是幹什麼的了。

但他却不明白，王河父女為何要離羣獨居，住在這個山谷內，靠打獵砍柴為生，生活過得很清苦。

他幾次想問小花，但話到口邊，又咽住了。

在屋外那塊小空地上走動了一會，便坐在一塊樹墩上，望着天上的白雲，飄呀飄的，飄向遠方，而他的一顆心，也跟着那片片飄飛的白雲，飛向遠方，飛到張鳳琴的身邊。

他的咀角不自禁泛起了一抹笑意，一副神馳意猿的樣子。

忽然，身邊有人輕聲對他說道：「蕭大哥，你在想着什麼這麼出神？」

蕭原乍然一驚，心神回竅，扭頭一看，原來是小花，不知什麼時候已洗完衣服回來，正俏皮地向他笑着。

定定神，蕭原掩飾地道：「沒有想什麼啊，我不過出了一會神。」

「你騙我。」小花輕推一下蕭原的肩頭，一副不依的樣子，「是不是想家？還是想着你的心上人？」歪着頭，斜睨着蕭原。

蕭原心頭一跳，眞想據實相告，但又不忍傷了她的心，少女的心是很脆弱的，因此，他只好硬着頭皮說謊下去。「妳說對了，我確是在想家，想着我唯一的親人——我姑母他們一家。」

「眞的？」小花慧黠地瞧着蕭原。

蕭原不得不再說謊下去。「眞的，在這個世上，我就只有姑母一家至親。」

小花頓時變得愁苦了，吶吶地道：「蕭大哥……對不起，原來你父母已亡故，我不該勾起你的傷心事的。」

「小花姑娘，這不關你的事。」蕭原忙說道：「我父母很早便逝世了，又沒有別的兄弟姐妹，因此，我便寄居在姑母的家中，直到我出來幹活。」

小花忽然用手抹起眼睛來，蕭原慌忙道：「小花姑娘，你怎麼樣？」

小花被他這一問，抽泣起來。

蕭原可着了慌。「小花姑娘，說得好好的怎麼哭了？是不是我……」

小花搖搖頭，抹着眼睛，抽泣道：「不關你的事，是我忽然想起了我娘。」

蕭原聽她那麼說，心才定了一點，鬆口氣，安慰她。「小花姑娘，妳娘既已死了，請不要太過思念憂傷，妳比我好多了，妳還有一個爹。」

一頓，又道：「妳一定是很愛妳娘了。」

小花點點頭。「娘很疼惜我，我當然很愛她。我很多時做夢都見到她，她總是將我摟在懷中，撫着我的頭……」一片渾紅，臉上露出一抹溫馨的笑容。

蕭原看到她那樣子，不禁在心裏暗嘆一口氣，對她生出一份憐惜之心。

忽然，小花臉上的笑容一斂，眼中流下淚來，咽聲道：「我娘她死得好慘，好慘啊。」悲哭起來。

蕭原手足無措，不知道怎樣安慰她才是，只好直搓手，心中也一陣難過。

直到小花哭聲漸止，他才問道：「小花，你娘是怎樣死的？怎會死得好慘的？」

小花抹抹眼淚，用力咬着唇，止住哭聲，咽聲道：「我娘是被人殺死的！」

蕭原雙眼一睜，大感意外，疾聲道：「妳娘爲何被人殺死的？殺死妳娘的是什麼人？」

小花那雙大眼中頓時射出兩道憤怒的光芒，咬着牙道：「我娘是被一伙土匪殺死的！」

蕭原頓時血脈賁張，眼中寒光閃閃——他又想起了被何勝殺死的蔡靑的母親與妻子。

「他們都不是人！」他揑着拳頭，從齒縫中吐出一句話來。「小花姑娘，妳娘怎會被那伙土匪殺死的？」

「那伙土匪看到我娘生得好看，便要將她擄走，我娘誓死不從，拚命掙扎，那伙土匪惱羞成怒，就在那處山脚下……將我娘汚辱了……死了。」小花用力地咬着下唇，雖然沒有哭，但眼中却滿是眼淚水與怒火。

「畜牲，禽獸！」蕭原憤激得脫口罵起來，「你們有沒有替妳娘報仇？」

「我們原先居住那條小村子，人單力薄，我爹以前根本不會放鎗，單憑一雙拳頭，又怎會向那些兇殘如虎狠的土匪報仇。不過，我爹雖然報不了我娘的仇，却千方百計打聽到，殺死我娘的那股土匪的匪首是誰，在那一帶出沒。」小花用袖子擦擦眼睛。「我爹曾在我娘的屍體前發過誓，一定會替我娘報仇！爹爲免我也會遭到我娘的遭遇——我們那裏經常有土匪出沒的，便將我帶到這裏來，隱居起來，並且苦練鎗法，待我不用他操心照顧後，便去找那伙土匪報仇。」

蕭原道：「妳娘死了多久？」

「差不多兩年了。」

「你爹怎知道，那伙土匪在那一處地方盤據？」

「我爹隔一段時候，便會去査探那伙土匪的行踪下落，就是恐怕那伙土匪竄到別處去了，幸好那伙土匪仍然盤據在那一處地方。」

「你爹一個人，怎拚得過那伙土匪？」

「我爹說，只要我找到一戶好……人家……」一張臉發紅起來，羞臊得不敢抬眼看一眼蕭原。「他一個人無牽無掛，拚得一個是一個，無論如何，他也要替我娘報仇，否則，他說對不起我娘，也死不瞑目！」

「妳忍心讓妳爹去拚命？」

「我也曾哭着勸過他幾次，但我爹就是不聽，他對我說，自從我娘被殺死那一日開始，他的心便已隨着我娘的死而死了，要不是爲了我，他早已不顧一切地去找那伙土匪拚命，他只是放心不下我，才忍辱負重偷生下去。事實上在這段日子裏，我爹很少歡笑過，我看得出，我爹是爲了我，才痛苦地活下去的。」

蕭原聽小花那麼說，心中大是難過，對王河父女大爲同情。「怪不得我看到你爹很少說話，原來他一直活在痛苦中。」

「看到我爹那樣，我心裏也很難受，但却沒有辦法令到他忘記我娘被殺那件事。」

「小花姑娘，只有一個辦法，可以令到你爹除去心中的痛苦。」

「是什麼辦法？」小花睜大眼一雙明亮的大眼，伸手抓住蕭原的手臂。

蕭原看了她一眼，說道：「替妳爹將那伙土匪殺死，那你爹心頭的痛苦就會消去，從此後，他就會活得快樂了。」

小花忽然警覺到自己仍然抓着蕭原的手臂，不由臉一熱，鬆開手，羞赧地垂下頭，一會，才抬起頭來，搖搖頭道：「聽爹說，那伙土匪有十多人，而我又是一個女子，……又怎能替我爹殺死那伙土匪……」

蕭原心中熱血沸騰，蕭原道：「小花姑娘，我可以替你爹找那伙土匪報仇！」

「眞的？」小花驚喜無限地看着蕭原。

蕭原認眞地點點頭。「別忘了，我幹



蕭原與王河在商討計策爲王妻報仇

的是專門對付匪賊的活兒的！」

「但那伙土匪有十多人，你只有一個人，怎對付得了他們？」小花担心地道：「蕭大哥，那很危險的，我爹也不會讓你去的。」

「小花姑娘，妳放心吧。」蕭原移開目光，不敢與小花那兩道柔情似水的目光相接。「我不會蠻幹的，你爹麼，我會說服他的。」

小花聽他說得滿有信心的，才放心不少。「蕭大哥，你若是替我娘報此大仇，我眞不知怎樣感激你，我……願意……」

蕭原怕她說出令他難以作答的話來，忙說道：「小花姑娘，千萬不要那麼說，我這條命是你父女救回的，我好應該替你們做點事，報答你們。」

「我與爹救你，可不是爲了要你報答的。」小花正色道：「我爹常說，施恩不要望報，更不能夠要人家報答。」

蕭原肅然道：「小花姑娘，是我說錯了，不過，既然你爹一個人報不了妳娘的大仇，在情在理，我也應該幫忙你爹報仇的。」

「只怕我爹不會答應。」小花道。

蕭原沒有說什麼，但却滿有信心可以說服王河。

捨身相救　義薄雲天

正如小花所說，王河果然一口便拒絕了蕭原的提議——替他報仇。

蕭原成竹在胸，說道：「王大叔，你不是一直都很想替王大嬸報仇麼？」

王河沉重地點點頭。「無時無刻不想。」

一頓，又道：「只要替小花找到一戶好人家，我便會去找那伙土匪報仇！」目光有點奇特地看了蕭原一眼。

蕭原詐作看不到，說道：「大叔你自信憑你一個人之力，可以替大嬸報仇麼？」

王河怔了一下，隨即握着拳頭，晃了晃，一副豁出去的神態。「不管如何，我一定要找那伙土匪報仇，就算千刀萬剮，也在所不惜！」

「你既然沒有信心一定可以報仇，那你萬一殺不了那伙土匪，却死在他們的手上，你死得瞑目麼？」

王河被蕭原這一說，頓時說不出話來，好一會，才說道：「雖然死不瞑目，但我總算也曾找他們報仇……」

「大叔，話不是這麼說，你若報不了仇，却死在他們的手上，我敢說，你一定死不瞑目，也無面目到地下去見大嬸，那些土匪更會嘲笑你自尋死路！」蕭原一針見血地道：「我敢說，那非你之所願！是麼？」

王河呆了一會，才不得不點點頭道：「若報不了仇，我當然死不瞑目！」

「那不就是了麼。」蕭原道：「若我能夠替你們報仇，你應該答應才是啊。」

「但——」

「大叔，不要再推辭了，不是我誇口，憑我這麼多年對付土匪的經驗，一定能夠替大嬸報仇！」蕭原滿懷信心地道。

王河抬眼看着蕭原，好一會，才說道：「好吧，我答應讓你幫我報仇，不過，你要與我一道去。」

蕭原知道若不答應讓他一道去，他一定不肯的，因此，他爽快地道：「大叔，我只是幫忙你，當然要與你一道去。」

「蕭老弟，我雖然本領不及你，但這年多日子以來，我曾到那伙土匪的巢穴探查過不下十次，對匪巢的所在地及附近的地形，可說瞭如指掌，有我與你一道去，你便不會像瞎子走路那樣，左探右摸的。」王河說出他的理由來。「而且，多一個人，有什麼事時，也可以互相照應。」

「有大叔你帶路，我更有信心可以對付那伙土匪，替大嬸報仇！」蕭原道。

跟着，他又對王河說道：「大叔，那小花怎麼辦？」

「當然是將她留在這裏。」王河想也不想便說。

蕭原却不同意。「讓小花一個女孩子留在這裏，不大妥當，這裏雖然隱蔽，但難保沒有人會摸到來，若是遇上一些壞人，她一個女孩子……」

「老弟，你說的也是，我怎麼想不到，虧你提醒我，不然，若是小花發生了什麼事，我怎對得起她死去的娘。」王河動容道：「但若不將她留在這裏，我想不出安置她在什麼地方了。」

蕭原一時間也想不出。

因爲，他不是這裏的人，根本不認識什麼人。

但他終於想起一個人。「大叔，我想到一個地方，可以將小花安置在那裏。」

「什麼地方？」王河目光一亮。

「黑狗寨。」蕭原說道：「我不是曾對你說過麼？我認識一個叫蔡青的人，是黑狗寨的自衞隊隊長，人很好，挺夠朋友，將小花安置在他家中，我們就可以放心了。」

「他一定答應麼？」王河遲疑地道。

「他一定會答應的。」蕭原道：「他的母親與妻子在十多天前，被一個土匪殺害了。他聽說我們是去對付那伙土匪，一定會收留小花的。」

「那些土匪簡直不是人！」王河咬牙切齒地說道，眼中射出怒光。

「王大叔，過幾天，待我的傷口痊癒後，我便與你去找那伙土匪算帳。」蕭原握拳道。

「老弟，你說起黑狗寨，我忽然想到一件事。」王河忽然說道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五日之前，有一伙土匪去攻打黑狗寨，却攻不進去，但放火燒了幾間屋，殺了幾個人，還搶走了幾頭牛。」王河道：「聽寨內的人說，那伙土匪之中，有一個是被官府通緝的土匪，叫何……勝什麼的，寨內的人都在咒駡他。」

蕭原一聽，彷似心頭被人刺了一刀，咬着牙，憤然道：「何勝，又是他！」

接對王河道：「大叔，那個何勝就是被我追緝的土匪，想不到因爲寨內的自衞隊曾幫我捉拿他，他便遷怒到黑狗寨內那些無辜的頭上，先是殺了蔡青的母親與妻子，跟着又糾集了一伙土匪去攻寨，他簡直不是人，連禽獸也不如！」

「哦，原來就是那個何勝殺死蔡青的母親與妻子的！」王河憤恨地道：「老弟，你一定不能放過他！」

「就算上刀山，下油鍋，我也要捉拿到他！」蕭原揑着拳頭道。

「老弟，我沒有救錯你。」王河眼中閃着光。

「大叔，我想明天到黑狗寨走一趟。」

「你身上的傷……」

「大叔，不碍事的，已好得七七八八，我又不是去拚命什麼的，你放心吧。」

「那你與小花一道去吧。」王河道：「有她陪着你，我才放心。」

其實，王河是想讓兩人多些接近，希望蕭原喜歡上小花，那他就放下一塊心頭大石了。

他越來越喜歡蕭原這個人，而他早已看出，女兒很喜歡蕭原，做父親的當然希望能夠玉成他們。

「也好。」蕭原爽快地道。

其實，他心中也另有用意，想先讓小花與蔡青見一見面，然後玉成兩人。

他覺得小花與蔡青很相配，而這也解決了一個令他頭痛的問題——小花喜歡他的問題。

若是能夠令到小花對他的那份情意，移到蔡青的身上，那就皆大歡喜了。

他有了張鳳琴，自然不能再接受小花對他的情意，否則，他怎對得起張鳳琴？

而他也一直認爲，蔡青的母親與妻子雖是被何勝所殺，但却等於是他害死的，因此，他一直耿耿於懷，對蔡青有一份內疚之意，若是能夠玉成兩人，也算是他對蔡青的一份補償。

這也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法。

蕭原與小花在午前，來到黑狗寨。

表面上看起來，黑狗寨與以前沒有什麼，街上人來人往的，但在寨口，却有幾個自衞隊的人在巡邏放哨，以前是沒有的。

蕭原與小花是在吃了早飯後，起程往黑狗寨的，由於他傷勢還未完全痊癒，因此，兩人走得很慢，十多里路幾乎走了個半時辰。

說起來，那是小花不讓他走得太快，說是以免牽動了傷口，引起復發，蕭原只好聽她的。

一路上，小花不時問長問短的，關懷之情，表露無遺，還不時替蕭原抹汗（蕭原的臉上根本就沒有汗），甚至還要扶着他走，幾乎令蕭原吃不消。

這種情形，就算是傻子，也看得出，小花對他已動了情。

蕭原不是傻子，但他却不得不裝傻，不然，只怕他終會被小花的深情所動，那時，他想自拔也不可能了。

但這一來，也令到他主意更決——決定玉成小花與蔡青的好事。

既然幾日之前才發生了土匪搶寨的事情，蕭原猜蔡青一定在隊部之內，便逕往隊部去找他。

蔡青果然在隊部內。

驟然見到蕭原，他驚愕不已，上下

打暈了蕭原一會，才一把抓住蕭原的手臂，疾聲道：「蕭老哥，你沒有死？」

蕭原露齒笑道：「誰說我死了的？」

「是何勝那匪賊！」蔡青說時，目光在小花的臉上溜了一下。「他在幾天之前，不知在那裏糾合了一伙土匪，前來搶寨，幸好我們發覺得早，及時在寨子嚴密防守，才沒有被他們攻入寨內，但仍被他們燒了幾間屋子，搶了幾頭牛，他在撤退之前，大聲呼叫說已在那一日殺了你，並揚言終有一日，洗劫黑狗寨。

「蔡老哥，我正是聽聞何勝糾集了一伙土匪來攻寨，才趕來這裏找你的。」蕭原說道：「那一日，我確是幾乎被他打死了。」

「是不是在玉石山上？」蔡青問道：「那日，我們跟在你後面一直追下去，但却失了你的踪影，後來追到玉石山附近，突然聽到一下鎗聲，便往山上望去，望到何勝在山上，於是馬上向他開鎗射擊，但却射不中他，待我們追上山上，他已經逃下山了，當時我是仇人見面，份外眼紅，腦子裏只有一念頭：一定要捉到他，宰了他替我娘與淑貞報仇，一直追下去，結果，還是被他逃了。現在聽你這麼說，大概我們聽聞的那一下鎗聲，是他向你射擊的那一鎗。」

「你猜對了。」蕭原說道：「我追到那座山上，一時大意，中了他的暗算，被他一鎗自後面射中這裏。」用手在左胸背上指了一下。「我中鎗後，便滾跌下去，若不是在山腳上有一塊大石將我擋住，一直滾到山下的話，只怕我一定活不了。

頓一下，看一眼小花，說道：「是這位小花姑娘與她爹救了我一命的。」接將他獲救的經過，向蔡青說了一遍。

小花聽蕭原說及她，抿咀笑了一下抬眼瞥了蔡青一眼，恰好蔡青也瞧向她，小花忙垂下眼廉，臉上一陣發熱。

「原來是這位小花姑娘救了你的。」蔡青笑說道：「蕭老哥，她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！」

小花的臉忽然紅了。

蕭原認眞地道：「蔡老哥，小花姑娘與他爹確是我的救命大恩人，我眞不知如何報答她父女才好。」

「蕭老哥，只要你……」

蔡青話未說完，已被蕭原截斷了。「蔡老哥，你還未吃午飯，走，到稻香居去喝兩杯。」

蕭原之所以打斷蔡青的說話，是不想蔡青說出令到他自己及小花都難為情的話來。

而蔡青確實已看出，小花對蕭原頗為有意，他是從小花看蕭原的眼神與眉梢眼間流露出來的那種神態，看出來的。

他是個過來人。

蔡青聽蕭原那麼說，會意的眨眨眼，說道：「瞧我，只顧說話，忘了你與小花姑娘還未吃午飯，這就去稻香居吧。」

＊ ＊ ＊

小花吃過飯後，看到蕭原與蔡青喝得興緻勃勃的，她不喝酒的，自不免感到有點悶，便對蕭原說，到街上去走走，順便買點東西。

這正合蕭原心意，她不在身邊，正好與蔡青說話，自然答應讓她到街上去走走，並從身上拿出一張二十塊的大洋票子，塞在她的手中，要她喜歡什麼便買什麼。

小花起先說什麼也不肯要，後來蕭原裝出生氣的樣子，並着她替他買兩套替換的衣服，她才收下那張票子。

待小花走後，蕭原馬上對蔡青道：「蔡老哥，你覺得小花姑娘怎麼樣？」

蔡青以為蕭原想聽聽他對小花的看法，忙連聲讚道：「蕭老哥，小花姑娘是一個好姑娘，模樣好，對你也好，蕭老哥，你可是因禍得福啊！」

蕭原知道他誤會了他的意思，忙說道：「蔡老哥，我與小花姑娘沒有什麼的啊……」

「蕭老哥，別不好意思了。」蔡青可不相信蕭原的話。「我不是瞎子，看得出，小花姑娘對你很有意思。」

「我也看出來……」

「既然你也看出來，小花姑娘又那麼好，你眞是幾生修到啊。」蔡青打趣地道。

「但是……」

「你不是說，你不喜歡她吧？」蔡青似乎比蕭原還緊張。

「這麼好的姑娘，除非是白痴，才會不喜歡……」

「這不就成了麼？」蔡青透口氣。「我還以為你不喜歡她。」

「蔡老哥，你且聽我說。」蕭原正色道：「我雖然喜歡她，但却不能夠……」

「莫非你已成了親？」蔡青聽到這裏，總算聽出一點端倪來了。

「我還未成親。」蕭原說道：「不過，我心中已有了一個……人，她已……答應……嫁給……我，因此，我不能喜歡她。」

「那……這……可是一樁麻煩事啊！」蔡青扮了個苦臉，「一個女孩子若是喜歡一個男子，大都是死心眼一條心的，你怎麼對她說？」

「我正是為了這個問題，特來找你。」

「蕭老哥，別的事情我可以幫忙，這種事，我可幫不上忙。」蔡青搖手道。

「蔡老哥，你一定可以幫我這個忙的。」

「幫不上忙的。」蔡青直搖頭。

「蔡老哥，你喜歡小花姑娘麼？」

蔡青怔愕了一下，笑笑道：「蕭老哥，她喜歡的是你啊？」

「蔡老哥，你先答我，喜不喜歡小花姑娘？」

「正如你說，那麼好的一個姑娘，除非是白痴，那有不喜歡她的！」

「只要你喜歡她，那就成了。」

「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蔡老哥，我會設法令到小花也喜歡你的，這個難題不就解決了麼？」

「蕭老哥，你不是與我開玩笑吧。」蔡青抓頭髮，「她喜歡的是你，不是我，何況，我已成了親的啊！」

「但你的妻子已經死了，我一直自責

不安，要不是我，何勝不會遷怒於你，殺死你娘與大嫂的……」

「蕭老哥，你別這麼說，我已說過，那根本不關你的事，你再這麼說，便不將我當作朋友，我會生氣的！」蔡青認眞地道。

「蔡老哥，大嫂既然已死了，那你有權再娶一個，你喜歡小花姑娘，那不是什麼負情薄倖的事啊。」

「但，這是不能的。」蔡青連連搖手道：「那會惹人閒話的。」

一頓，又說道：「何況，她喜歡的是你，不是我，而男女間的事情，可不是說怎麼樣便怎麼樣的，正如她喜歡你，你却不喜歡她一樣，很難令你喜歡她的。」

「蔡老哥，這一點我很明白。」蕭原道：「但我不想傷害她，也不忍心，若是能夠令到她喜歡上你，這是最好的解決辦法，對我，對她，都是最好的結果，蔡老哥，你就算幫忙我吧，試一下吧，說不定，她會喜歡上你的，好麼？」蕭原懇求地道：「若她說什麼也不喜歡你，那才另想辦法好了。」

蔡青遲疑了好一會，才勉强道：「蕭老哥，既然你這麼說，那我姑且試試看吧。」

「你答應的，我總算放下心頭一塊大石。」蕭原頓時鬆了一口氣。「蔡老哥，我會找機會向她試探一下的。」

跟着又道：「遲些日子，我還會讓她到你的家中住一段日子，讓你們有機會接近……」

「蕭老哥，你不是說笑吧？好端端的，她怎會到我家去住一段日子？」蔡青驚詫地道。

「蔡老哥，不怕對你說，這也是我來找你的原因之一。」蕭原說道：「過一些日子，待我的傷口痊癒後，我會與小花姑娘的爹去找那伙殺死她娘的土匪算賬，而她父女却隱居在一處山谷中，我與她爹又不方便帶她去，因爲太危險，但她一個人留在山谷的屋子中，我與她爹都不放心，恐防會遇到什麼意外，因此，我才安排叫她到你家中暫住一段日子，你不會拒絕吧？」

「聽你這麼說，我又怎會拒絕。」蔡青爽快地道：「原來她娘是被土匪殺死的，她與我可說是同病相憐。」

「蔡老哥，那你可要好好地照顧她啊。」蕭原打趣地道：「說不定，她因此會喜歡上你。」

「蕭老哥，你別取笑我了。」蔡青有點難爲情起來。

跟着，他正色道：「蕭老哥，你與小花姑娘的爹去對付那伙土匪，那太危險了，那伙土匪有多少人？要不要我幫忙？」

「據小花姑娘的爹說，那伙土匪只有十多人，我相信憑我與她爹兩個人，再動動腦筋，應該可以應付得了。你的好意我心領了，既然何勝揚言還會來攻寨，那你還是留在寨子內好一點。」

「那要不要我派幾個隊上的弟兄跟你們去？」

「不用了，還是留在寨子內，提防何勝那傢伙吧，說不定，他隨時會糾集一伙土匪來攻寨的。」

頓一下，握拳在桌面上輕擂一下，咬牙道：「待我替小花姑娘的爹對付了那伙土匪後，上天入地，我也要將何勝那匪賊找出來，捉拿他回去，讓譚督軍好好地處置他！」

「蕭老哥，我恨不得先啖他的肉，拿他的人頭去祭我娘與淑貞！」蔡青對何勝切齒痛恨，一提起他，便不由怒火中燒。

「蔡老哥，你這裏有沒有火藥？」蕭原忽然道。

「有。」蔡青道：「隊部內有好幾箱。」

「可以給我一些麼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。」蔡青道：「你什麼時候要？」

「待我傷勢痊癒後，將小花姑娘送來，到你家中暫住時，我才拿吧。」

「好，你什麼時候來取也成。」

「蔡老哥，你眞是個好朋友。」蕭原眞誠地道。

「你也是！」蔡青拿起一杯酒。「來，爲我們的友誼，乾一杯。」

蕭原忙拿起杯子。「乾！」與蔡青的杯子碰了一下，一口喝乾杯中的酒。

＊　＊　＊

蕭原與小花在黑狗寨住了一晚，第二天早上，吃過早飯後，才返回野樹溝。

小花昨天買了不少東西，都是她以前喜愛，却因爲沒有錢買，如今總算還了她的心願。

小花長了這麼大，最高興就是今天了。

她也替蕭原買了兩套衣服，剩下的錢，不論蕭原怎麼說，也不肯要，硬是交還給他。

蕭原看到小花那麼高興，他也高興起來。

走了一會，蕭原忽然開口說道：「小花姑娘，你認爲蔡隊長這個人怎樣？」

「他是你的朋友，當然很好了。」小花想也不想就說。「你是個好人，他當然不會是個壞人。」

「小花，你喜歡他麼？」蕭原見小花一副天眞未泯的樣子，只好說明白一點。

「他既然是你的朋友，我怎會不喜歡他。」小花歪着頭道。

蕭原聽她那麼說，可眞拿她沒有辦法，一時間，不知說些什麼才好。

「蕭大哥，你在想些什麼？」小花看到他低頭不語，忍不住問道。

「我……我想……若是蔡隊長也喜歡……妳，妳……」蕭原硬着頭皮，吞吞吐吐地說。

「他眞的喜歡我麼？」小花一副驚喜的樣子。

蕭原看在眼內，心裏暗喜。「妳長得這麼好看，他怎會不喜歡妳？」

「我爹常說，我長得比娘還好看，我一直以爲爹在逗我開心，聽你這麼說，原來爹說的是眞話。」小花一臉欣然之色，嬌羞地歪着頭，甜笑着看着蕭原。

蕭原避開她的目光，說道：「小花……」

小花却搶着道：「蕭大哥，我長得這麼好看，你喜歡我麼？」

蕭原被她這麼一問，頓時不知所措，不知如何回答才是。

「蕭大哥，你說啊。」小花嘟着咀唇，不依地道。

「我……喜歡……妳啊……」蕭原只好說道。

「蕭大哥，我知道你喜歡我的。」小花雀躍不已，伸手摟住蕭原的手臂，臉上笑得燦爛如花。

蕭原却暗暗叫苦不已，甩開她又不是，讓她摟着手臂也不是，一時間尷尬極了。

幸好路上有幾個人迎面走來，蕭原忙說道：「小花姑娘，別這樣，被那些人看到……」

小花被蕭原這麼一說，也覺得自己那樣摟着蕭原的手臂，有失少女的矜持，慌不迭縮回手，對蕭原扮了個鬼臉。

蕭原頓時如釋重負，馬上改變話題。「小花姑娘，妳喜歡住在野樹溝麼？」

小花想了一下，說道：「我不大喜歡住在那裏，除了爹外，整天看不到一個人，只有樹木，有時候悶得發慌，但爹要住在那裏，而我又只有爹一個親人，我不跟他住在那裏，又能怎樣？」

「小花，妳想不想到黑狗寨居住？」

「當然想啊。」小花响往地道：「那裏好大，又熱鬧，什麼東西也有得賣，住在那裏，不愁會悶。」

「小花，旣然你喜歡在黑狗寨居住，待我傷好後，我送你去黑狗寨住些日子。」

「好啊！」小花雀躍道。

但隨即急聲道：「蕭大哥，那我爹呢？你不陪我到黑狗寨住些日子麼？」

蕭原道：「我與你爹會去找那伙土匪，替妳娘報仇，你爹又不放心讓你一個呆在野樹溝，因此，便送你到黑狗寨住些日子，說不定，替你娘報了仇後，你爹會與你在黑狗寨居住下去。」

「我家在黑狗寨裏沒有一個親人，我到黑狗寨，住在那裏？」小花蹙着眉尖道。

「蔡隊長是我的朋友，昨天我已對他說了，他答應讓你住在他的家中。」

「他家中有什麼人？」小花問道。

「還有一個妹子。」蕭原道：「你住在他家中，正好與他的妹子做伴。」

說起來，蔡青那個妹子也是命不該絕，那日何勝竄到他家殺害他母親與妻子時，他妹子正好去了一個住在鄰近村寨的親戚家裏，因而逃過那一劫。

「好啊！」小花高興得拍一下手掌，「我一直很想有幾個伴，說說話，一同去遊玩，那多好。」

「妳若是住在蔡隊長家中，一定可以認識很多女孩子的。」

「蕭大哥，我眞想馬上到蔡隊長的家中住，那就不用對着兔子樹木說話了。」

蕭原聽她那麼說，心中爲她的孤獨感到難受，一個女孩子，孤獨到要與兔子、樹木說話，那有多寂寞啊。

「蕭大哥，你與我爹去找那伙土匪，替我娘報仇，那會很危險的啊。」小花忽然担心地道。

蕭原忙安慰她道：「妳放心吧，我與你爹雖然只有兩個人，但我們會預先計劃好，不與他們硬拚，那便不會有什麼危險的。」

「蕭大哥，你一定要與我爹平安回來啊。」小花睜着一雙大眼，盼切地看着蕭原。

「我一定會與你爹平安回來的。」蕭原肯定地道。

「蕭大哥，你是世上最好的人。」小花笑道。

「那你爹呢？」蕭原聽她說得那麼眞心，不由笑起來。

「我爹也是。」小花歪着頭道：「你與我爹是世上最好的兩個人。」

「小花，待你以後認識多一些人，你會發覺到，這個世上，有很多好人的。」蕭原意味深長地道。

「但他們都比不上我爹與你那麼好！」小花堅持己見。

蕭原拿她沒有辦法。

＊　＊　＊

半個月後，蕭原的傷完全痊癒了。

這期間，王河曾去那伙土匪的巢穴探看過一次，那伙土匪仍然盤據在那裏，並沒有竄到別的地方去。

而在這段日子，王河每日皆獵了些野物回來，燉給蕭原吃，讓他的身體快些復原。

蕭原每天都練兩趟拳脚，强健身體，令到手脚靈活。

而他也從王河的口中，詳盡地了解那處匪穴的地形及佈置。

這對他們的行動是很重要的。

他的心中也有了一個計劃。

那是一個以少勝多，把握很大的計劃。

＊　＊　＊

這一天，他與王河動身去對付那伙土匪。

兩人順道將小花送到黑狗寨蔡青的家中。

小花與蔡青的妹妹小珠居然一見如故，拉着手說個不停。

王河看到女兒與蔡小珠那麼投契，大爲放心。

結果，蕭原與王河在蔡青的家中住了一晚。

翌日一大早，蕭原取了一包炸藥，還替王河弄了一支駁殼鎗（與蔡青借的），告辭了小花與蔡青兄妹，動身趕去匪穴的所在地。

小花不住地對蕭原與她爹說：「小心。」

王河想到這一次去，不知能不能活着回來見到女兒，不禁有點依依不捨。

蕭原看到他父女那樣，心情也有點沉重。

＊　＊　＊

那伙土匪的巢穴在連綿山勢的其中一個山頭的密林內。

那座山頭有如一個饅頭那樣，只有

一條路可以通上去，若不從那條路走上去，除非你用鈎繩攀援上去，不然，無法從別的地方上去。

但攀援也不是那麼容易的，隨時會有摔下去的危險，因爲利用繩鈎只可以攀援大半，剩下的幾丈，要像壁虎一樣，貼在山壁上往上攀，一不小心，或是抓住的岩石鬆脫，那便會摔下去，縱使不粉身碎骨，也必死無疑。

王河就是利用繩索攀上去，然後像壁虎一樣，攀最後那一截，偷上山頭的。

算一下，他一共偷上山頭五次了。

有一次，他幾乎摔死了。

山頭上那片密林大約有半畝方圓左右，林中有一塊空地，大約十丈許方圓，那伙土匪就在那塊空地上，利用山石樹木，建造了四間屋子。

他們就住在屋子內，倒也逍遙快活。

蕭原與王河來到那座山頭下，這之前，他們經已在山頭附近察看了一遍，蕭原發覺，確是只有一條崎嶇的山路通到山頭上，其餘的幾面，都是陡崖。

他們到達的當晚，便由王河利用繩鈎攀上山頭，查探清楚那伙土匪沒有外出搶劫，窩在林中的屋子內喝酒賭錢，蕭原便決定翌晚採取行動。

而他亦將一部份火藥吊了上去，讓王河收藏在一處隱密的地方。

但是，翌日早上，却有數名土匪下了山，蕭原只好改變下手的日子，待那幾個下山的土匪回山後，才採取行動。

他要一網打盡那伙土匪，免得那些漏網之魚，日後又糾集人手，爲害地方。

王河看到蕭原沉着鎮定，有條不紊，對他大爲信服，信心也大增。

那幾個下了山的土匪不知去幹什麼，直到晚上，仍未回山。

王河却急得咒罵連聲，恨不得將那幾個下了山的土匪一個個捉回山上。

蕭原在路上已將他的計劃對王河說了一遍，王河聽得連點頭，認爲他那個計劃一定可以將那伙土匪一網打盡。

這也是他對蕭原信服的原因之一。

因爲他自忖想不出那麼絕妙的計劃。

在這之前，他只想找那伙土匪拚命，拚一個夠本，殺兩個有賺，完全沒有想到，自己還能夠活着回去。

——他是抱着拚命的決心，去找那伙土匪報仇的。

蕭原那個主意令到他充滿了希望。

——活下去的希望。

螻蟻尚且偸生，何況是人！

一個人，只有在絕望的時候，才會豁出去的。

如今既有活的希望，那自然不想死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蕭原一直顯得很冷靜，一點也不急躁，這令到王河對他大爲佩服。

因爲他一直冷靜不下來。

大概是因爲「仇人相見，份外眼紅」的緣故吧。

那幾個下了山的土匪雖然仍未回山，蕭原却決定，就在那一晚展開行動。

——將那些火藥預先弄好，並在山頭上放置好，待那些土匪一回山，便可以動手。

原來，他的計劃是，用火藥造成炸彈，對付那伙土匪。

這是以少勝多的絕妙辦法。

因爲炸藥的威力很大，再配合上兩人的伏擊，那些土匪在驚慌胆喪之下，一定逃不過他們的伏擊的。

這一晚，他與王河利用繩索，攀爬上山頭。

在不能利用繩索的那最後幾丈，就連蕭原也覺得胆顫心驚，好不容易爬上山頭後，他已驚出一身冷汗來。

王河由於「輕車路熟」，顯得毫不驚怕，雖然他也攀爬得同樣驚險艱難。

蕭原認爲，他若不是在這段日子每天練幾趟拳脚，鍛鍊身體，令到手脚靈活敏捷，他一定攀爬不上山頭。

王河帶着蕭原，先在林中的一棵樹洞內，取出那晚帶上去的火藥，利用日間斬成一截截的樹幹，足有大腿粗細，在每截樹幹上挖個孔，將火藥裝入那個洞孔內，還放上兩顆子彈，以泥土將洞孔封起來，插入一根藥引，造了十多個土製「炸彈」。

蕭原就是要用那些「炸彈」來對付那伙土匪。

造好之後，再將那批「炸彈」收藏起來，然後要王河帶他察看一下林中空地那四間屋子分佈的情形，指點王河在適當的地點放置那些「炸彈」。

爲了增强那些炸彈的殺傷力，他還教王河在放置「炸彈」時，「炸彈」的上面堆放一些拳頭大的石子。

王河從蕭原那裏，學會了很多他以前不懂的本領。

這一晚，他們並沒有放置「炸彈」。

因爲那些炸彈要放置在屋子的附近後院中，不然，不可能大量殺傷那些土匪，這當然不能預先放置，以免在白天時，被那些土匪發現。

那些「炸彈」只能夠在動手的那一晚放置。

本來，蕭原想留在山頭上，待到那些下了山的土匪回山後，便放置炸彈，這個行動很危險，也需要很小心才行，因此，他不放心讓王河去做，要王河攀落去，負責監視那條唯一通上的小路，那是很安全的，但王河說什麼也要留在山頭上，反要蕭原下去，蕭原拗不過他，只好叮囑了他一番，待王河完全記住，才爬下山頭。

下去的時候，蕭原不用再提心吊胆了，因爲王河在上面用一根繩子將他吊下去，然後收回那根繩子，以防那些土匪萬一巡察時，發現那根繩子。

由於那樹林很密，王河要躲藏，一點也不難。

而他也帶備了兩天的乾糧與一壺水，不愁會挨餓。

蕭原在下面便負責監視那條小路，這工作倒很輕鬆，也很安全，不過，也很枯燥之味。

第二日，整天也看不到有人上山。

第三日，蕭原看得眼也酸了，看看日頭已西墜，歸鳥投林，他估計那些下了山的土匪，今日也不會回來的了。

日頭已沉落在西山下，天邊晚霞如火，輕紗般的薄暮，不知不覺間，飄降在空中。

驀地，蕭原雙眼倏睜，眨也不眨地望着那條小路。

小路上，正有一羣人排成一列，一個跟着一個從山頭上走去。

數一下，那隊人約有二十個。

由於距離太遠，薄暮輕籠之下，蕭原無法看清楚那些人的樣貌，但却隱隱看到，那些人的身上，都帶着鎗。

那日下山的土匪不過六個，如今却有近二十個上山，那多出來的十多個人，不知是從那裏來的。

蕭原猜測，那可能是另一股土匪，加入山上那股土匪，又或是有一宗買賣，獨吞不下因此與山上那股土匪聯合起來做買賣。

多出十多個人來，這可是蕭原意料不到的，不過，他却不担心對付不了他們，因爲他與王河根本不打算與那伙土匪硬拚硬，他相信前兩晚造的那批「炸彈」，足夠應付那伙土匪有餘。

看着那伙土匪走上山去，天亦已黑下來。

蕭原馬上溜到那晚攀爬上山頂的崖下，發出三聲猫頭鷹的叫聲，通知山頭上的王河。

接着，山頂上也傳下來一聲猫頭鷹的叫聲。

蕭原知道那是王河發出的，通知他已聽到他發出的消息。

蕭原跟着也發出一聲猫頭鷹的鳴叫聲，然後走回他剛才匿伏着的地方，將在昨日造成的幾個「炸彈」取出來，檢查一遍，之後取出乾糧來，慢慢吃着。

大約一個鐘頭左右，已全黑下來，山野間靜得只有那些不知名的蟲鳴聲在响着，偶爾，會聽到一下野獸竄動時發出來的响聲。

蕭原拿着那幾個「炸彈」，小心地掩到那條小路邊，從上察看了一會，確定小路上沒有土匪在放哨，便竄到路中，動手放置那些「炸彈」。

放置好後，他又折回路邊伏着，監視着小路，看看那些土匪會不會突然下山。

隨着天上那一彎月兒漸漸移動，時間也慢慢地流逝，蕭原掏出袋錶，打開來看一眼，發覺已經是晚上十點鐘了，這個時候，一般的人家早已睡了，他相信那些土匪也不會再下山的了。

再等了半個鐘頭，他才離開路邊，回到那處崖下，等待王河的訊號。

——王河若是放置好那些「炸彈」，便會在上面發出猫頭鷹的叫聲，通知蕭原，蕭原也會回應他。

而他們也事先約好，一切順利的話，便在拂曉時，發動攻擊，他則守在路旁，配合王河的攻擊，伏擊那些僥倖不死，往下竄逃的土匪。

由於那條路是唯一通到山下的小路，因此，他只要守在那裏，那些土匪一個也逃不了。

由於時候還早，蕭原估計王河還未動手放置那些「炸彈」，因此，他便倚在一棵樹下，閉上眼，假寐起來。

那知道，他却睡着了。

睡夢中，他夢到自己被一羣走屍包圍着，他拚命衝突也脫不了身，被那些走屍撲壓在地上，他覺得臉上濕濡濡的，看清楚，原來被一具走屍伸出一條滿是鮮血的長舌，在他的臉上舔着，他驚得全身汗毛倒豎，大叫出聲，却沒有聲音……霍然從睡夢中驚醒過來。

驀地，他感到臉上一陣發癢，他頓時渾身起了一片鷄皮疙瘩，慢慢抬起手來，一掌拍落臉上。

「颼」地一聲，一團黑影發出「吱」的一聲尖叫，自他的肩頭上驚跳回樹上。

蕭原一聽那叫聲，才鬆了一口氣。

那原來是一隻松鼠，從樹上溜到他的肩頭上，在他的臉上舔着。

起先，他還以爲是什麼毒物，才嚇得渾身起了一片鷄皮疙瘩。

長長地吐了口氣，蕭原一跳起身，抬頭看一眼天上那彎月兒，經已斜墜了。

他估計已是半夜時份。

他猜想王河應該放置好那些「炸彈」了。

他豎起耳朵，等着王河在山頭上發出訊號。

可是，久久也聽不到王河發出聲音。

他不由担心起來。

——王河會不會出了事，被土匪發現了他，將他捉起來了。

但他馬上便搖搖頭，否定了剛才那個想法。

——王河要是出了事，山頭上必然有動靜的，斷不會一點聲响也沒有。

他那顆忐忑不安着的心，頓時放鬆下來。

——或許那些土匪在上面喝酒亂鬧，直到半夜才睡去因而阻遲了他的行動。

他認爲這個可能性很大，因而放心不少。

他不敢再睡下去，靜靜地等待着。

終於，他聽到從山上面傳下來的猫頭鷹叫聲。

他頓時精神大振，忙回應一聲猫頭鷹的叫聲。

上面隨即又响起一聲猫頭鷹的叫聲。

至此，蕭原絕對肯定，上面响起的猫頭鷹叫聲，是王河發出的。

那是他們事先約定的暗號。表示王河已放置好那些「炸彈」。

蕭原掏出袋錶來，打開來看一眼，只差半刻鐘，便是凌晨四時了，再過一個鐘頭，天就亮了。

——也是採取行動的時刻。

收好袋錶，他馬上跑回小路那邊，在路邊不遠的地方匿伏下來。

＊　＊　＊

天邊終於露出一抹曙光來。

天快亮了。

夏末秋初時節，仍然很早便天亮。

大約過了半個鐘頭左右，東邊天際雲海波湧，旭光透射，天色白濛濛地，漸漸亮了。

蕭原開始看到小路上，他埋在地上的那幾個「炸彈」突出一小半來，那些藥引就在他的身邊，他只要點燃了，那幾個「炸彈」很快便會爆炸。

這個時候，山頭上的王河應該引爆那些「炸彈」的了。

他禁不住翹首往上望去。

驀地，山頭上面响起一下爆炸聲。

蕭原頓時興奮得眼中光彩閃現。

緊接着，响起連串的爆炸聲。

刹時之間，山頭上地動天搖，烟火衝騰，石樹飛射，好不驚人。

爆炸聲中，㥮叫嘶嚎聲，烟土塵霧中，有人影跌跌撞撞地衝出來。

蕭原立刻握緊在手中的鎗。

山頭上忽然响起一下接一下的鎗聲，有兩個人影應聲撲跌在地上。

蕭原猜想那是王河在開鎗時射擊那些爆炸中僥倖逃命的土匪。

蕭原不由替王河担心起來。

若是那些土匪回過神來，集中向王河還擊，那他的處境便很危險了。

幸好，那僥倖不死的土匪只有三四個，他們已被那一陣爆炸聲震得七葷八素的，胆破魂飛，只顧着逃命，根本沒有想到要向偷襲的人還擊，爭先恐後地往山下奔逃。

這正好撞在蕭原的鎗口下。

本來，蕭原埋那幾個「炸彈」，是在萬一有很多土匪僥倖炸不死，蜂湧往下逃命時，他恐怕一支鎗來不及將之射殺，便引爆那幾個「炸彈」，一舉將之炸死，如今看來是用不着了，憑他一支鎗足以解決那幾個逃下來的土匪。

看清楚，從山頭上倉皇逃下來的一共是四個土匪。

那四個土匪大概是從睡夢中被爆炸聲驚醒過來的，不但兩手空空——沒有鎗，有兩個甚至只穿着一條短褲，一件汗衫，四個人都光着腳板，大概來不及穿鞋吧。

蕭原自信足以對付那四個土匪，便不打算引爆那幾個炸彈。

那四個土匪亡命往下奔逃，以爲逃出生天，却不知道，死神正在等着他們。

蕭原緊握着鎗，待那四個土匪奔近，覷準了，食指連扣四下。

「砰砰砰砰」四下鎗聲連响，那四個土匪那刹那彷似被四枚無形的鐵鎚重重地撞擊了一下般，身子猛震了一下，㥮叫悶哼聲中，先後東撲西跌落地上。

吐口氣，蕭原抬頭往上望去，只見山頭上烟火處處，有幾條人影㥮嚎着，從烟火中衝出來，渾身着火，有如一個火球那樣，衝不了幾步便倒在地上直打滾。

那些土匪雖然死有餘辜，但看到那幾個傢伙被燒成火球般，蕭原還是不忍目睹其㥮狀。

恐防仍有土匪僥倖不死，逃下來，蕭原仍然伏着不動，沒有馬上衝上山頭。

山頭上又响了三兩下鎗聲。

跟着，有一個人從林內走出來，朝山下直揮手。

這時候，旭日已從天邊的雲海中浮升起來，射出萬道旭光。

天亮了。

蕭原看出山頭上的那個人正是王河。

他馬上從伏着的地方跳起來，奔上那條小路，朝上面揮手。

山頭上的王河用手圈在咀巴旁邊，敞開喉嚨向下大叫：「蕭老弟，上來啊，那些土匪都死光了！」

蕭原忙回應道：「你小心點啊，我上來了。」

跟着往山頭上奔去。

經過那四個被他擊倒的土匪身邊，仔細看一眼，都已死了，便又往上奔去。

* * *

蕭原奔上山頭上的時候，山頭上林中那塊空地已成一片火海，林中有幾處也被洩射的火球燃着燒起來，只怕很快便會燒成一片。

看到王河安然無損，蕭原鬆了口氣。

王河大仇得報，興奮極了，對蕭原感激極了。

若不是蕭原，他肯定不能這麼輕易便報了仇，說不定，他還會死在那土匪的手上。

「蕭老弟，那些該死的土匪都死光了。不是被炸死燒死，也被我打死了。」王河眼中閃耀着興奮的淚光，一把將蕭原抓住。「痛快，眞痛快，我終於替小花她娘報了仇，她在地下也該瞑目了！」

一頓，又道：「老弟，若不是你，我不敢相信會報得了大仇，我不知怎樣感激你才是……」

「大叔，別這樣說，你救了我一命，我是應該幫你對付那伙土匪，令你得報大仇的！」

接着，他岔開話題。「大叔，在爆炸之前，我眞担心你會有什麼意外，爲何那麼久才動手放置那些『炸彈』？」

「那些昨晚才回來的土匪，帶了一伙土匪來，先前我不知他們在商議些什麼，後來我冒險潛到一間屋子的後面，才聽到兩伙土匪的頭兒，在商量聯合起來，再糾集幾股土匪，去做一宗大買賣，我唯恐會被發覺，不敢偷聽下去，因而聽不到他們要做什麼大買賣，相信必是很大的買賣，不然，用不着聯合幾股土匪去幹的。」

頓一下，又道：「之後，他們大概談攏了，喝起酒來，後來又賭錢，直鬧到半夜，才醉的醉，睡的睡，又等了一會，確定那些人都睡死過去，我才動手放置那些『炸彈』，將那些炸彈都放在四間屋子的牆脚下，還偷入他們的房，拿了一桶火油，倒在屋子門前的地上，這才走回林內，通知你。

「大叔，這太危險了。」蕭原聽他那麼說，替他捏了一把冷汗。

「他們都醉得像死猪一樣，只怕踢他們一脚，也不會醒過來。」王河輕鬆地道。

「你將炸彈放在他們的屋牆下，怪不得他們只逃出幾個人了。」蕭原道：「大叔，這一次你不但報了大仇，也令到他們幹不成一宗大買賣，可說做了一件好事，要不，又不知道那一處的人會遭到他們的洗劫了。」

「他們是死有餘辜！」王河道：「我從未殺過人，但這一次却一點也不怕，因爲他們該死！」

「他們確是該死！」蕭原道：「正經事不去幹，專幹爲害地方的壞事。」

「老弟，如今替小花她娘報了仇，從今以後，再不用隱居在野樹溝內，我知道小花她很寂寞，回去後，我會與她搬到黑狗寨去住，她就不用對着免子狗兒說話了。」

「大叔，這個主意很好。」蕭原大表贊同。「蔡隊長一定大表歡迎。」

跟着，他扭頭看一眼起火燒着的地方，說道：「大叔，我們去查看一下，是否還有僥倖沒有被炸死的土匪，藏匿在樹林內。」

「對，除惡務盡！」王河揮動一下手上的鎗。「這些土匪都是萬惡不赦之徒，若是被他們走脫了，將來必定爲害地方！」

* * *

山頭上，大部份的地方都成了火海，只有小部份地方沒有起火燃燒，但遲早也會被燒的。

蕭原與王河在那些沒有起火的林子內搜索着，搜了好幾塊林子，也找不到有漏網之「魚」。

兩人在最後那塊林子走去——也就是他們攀爬上來的那一處地方。

那一處林子也沒有人。

蕭原本想走到兩晚前攀爬上來的崖邊去看一下，但却被王河將他叫住，趕快離開，以免被烟火所困。

原來，一陣山風忽然向這邊吹來，風助火勢之下，烟火直往這邊飛捲吞噬，烟火已向那邊侵略，王河被烟火嗆得猛烈地咳起來，眼中淚水直冒，而且可以感受到一陣陣炙人的熱浪，因此，王河才會叫他快點走出林外。

蕭原也被烟嗆得咳起來，便跟着王河急急往外面走去。

走出林子外，兩人都長長地吐了口氣，跟着大口吸了口氣。

「老弟，我們下去吧，待會，整個山頭都會燒起來的。」王河說道。

蕭原忙不迭點頭，「我們下去吧。」走前兩步，與王河並排走向前面那條山的小路。

驀地，背後响起一聲厲喝：「站住，不要動，將手上的鎗丟在地上。」

那一聲厲喝有如晴天霹靂，震得兩人心神劇震了一下，那刹那彷似一下子掉落冰窟那樣，全身一陣僵冷，僵在那裏。

「快將鎗丟下！」那一聲厲喝又响起。「再不丟，我開鎗了！」

蕭原聽到那一聲喝，心頭又劇震了一下，心底一陣發寒。

原來，他聽出發出喝聲的人，是何勝！

這眞是不是寃家不碰頭！

王河已將鎗掉到地上。

蕭原很費勁，才鬆開發僵的手指，將鎗丟落地上。

「往前走五步！」背後那人又喝道。

兩人木然地往前走出五步。

「轉過身來！」背後那人喝道：「老子要看一下，你兩個是什麼東西，是否長了三頭六臂，居然可以一下子將老子的人手銀脚帶一伙人炸死！」

蕭原與王河慢慢地轉過身。

「是你！」背後那人一眼看到他的臉孔，脫口失聲驚叫一聲。

蕭原也一眼看到，背後那人果然是何勝。

他剛才並沒有猜錯。

不過，何勝的樣子狼狽極了，身上焦一塊黑一塊的，臉上也是黑一塊白一塊的，像個大花面，有一撮頭髮也燒焦了，若是在黑夜中看到他，準以爲他是一隻惡鬼，手上握着一支鎗，對準了兩人。

吸口氣，蕭原沉聲道：「何勝，原來是你，眞是寃家路窄啊！」

「蕭原，你怎麼沒有死？」何勝訝異地看着蕭原，眼中兇光閃閃。

「我若是死了，你現在怎會看到我？」蕭原冷冷道。

「嘿，你倒命大啊！」何勝冷笑一聲。「你與我確是寃家路窄，我們又遇上了，這一次，你就算有九條命，老子也要你活不了！」

「老弟，他就是那個被你追捕的土匪？」王河開口問道。

「就是他。」蕭原道。

王河挺挺胸，狠狠地瞪着何勝。

何勝哼了一聲，惡狠狠地道：「你瞪吧，待會，老子將你的雙眼挖出來，讓你死後變成瞎眼鬼！」

「何勝，你這一次到這裏來，可是想聯合這裏的土匪，去攻打黑狗寨？」蕭原冷厲地看着何勝。

他之所以這麼說，是從王河先前告訴他的那一番偷聽到的話，猜出來的。

而蔡青曾對他說過，何勝那一次攻寨不成，臨走之前，曾揚言會再去洗劫寨子，而何勝這一次到山頭來，對銀脚帶這伙土匪說，要幹一宗大買賣，前後聯想起來，極有可能是想要集幾股土匪，去洗劫黑狗寨。

他果然猜得沒有錯。

何勝惡狠狠地道：「對，我要糾集幾伙人手，去洗劫黑狗寨！我要向他們報復，他們居然幫忙你誘我中計，害得我差點落在你的手上，我一定要向他們報復，讓他們知道，我是不好惹的！」

「何勝，你不是人！」王河罵道。

「老子不是人，等一會，你却是鬼！」何勝獰笑一聲。

「何勝，你剛才躲在什麼地方？」蕭原忽然問道。

「哈，大概是我命不該絕吧！」何勝得意地一笑。「你剛才若是走到崖邊看一

下，死的便是我！」

「原來你攀爬在崖壁下面？」王河悔恨地叫起來。

「可惜你現在才想到。」何勝獰笑道：「因此，死的是你們！」

蕭原神色鎮定，雙眼眨也不眨地直視着何勝。

王河也沒有顯出驚慌的神色。

——這個時候，驚慌無補於事，徒招何勝的譏諷，所謂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，蕭原極力保持冷靜，是希望能夠集中精神和氣力，以最敏捷的反應，在何勝稍有錯失的刹那，出奇制勝。

「嘿嘿！挺有種啊，居然裝出一副不怕死的樣子！」何勝獰笑聲中，鎗咀一移，對準了蕭原的心胸要害，眼中兇光閃射，食指一扣，向蕭原連開兩鎗。

蕭原就算反應再快，在如此近的距離下，也不可能比激射的鎗彈快。

他這一次肯定逃不過此一死劫。

但他仍然在鎗聲乍响的刹那，以最快的動作，將身子閃歪。

那知道，王河的反應及動作比他更快，就在鎗聲乍响的一霎間，閃身擋在蕭原的身前。

鎗聲「砰砰」連响中，王河身子劇震了一下，晃了晃，只見他的心胸上出現了兩個血洞，鮮血如泉湧，却沒有跌倒下去。

蕭原萬萬料不到，王河會捨身救他（蕭原若被打死，王河也一樣會被打死），那刹那，他驚愕了一下，但他的動作却沒有因此而窒住，反而更快疾，手往右腿脚上一摸，閃電般抽出藏着的勃朗寧手鎗，「啪」地向何勝開了一鎗！

何勝乍見王河捨身般擋在蕭原的身前，他倒是被王河那不怕死的舉動弄得呆了一呆。

像他這種兇悍殘惡的人，無論做什麼，都是爲自己着想，又怎會想得到，王河居然不顧一切，捨身去救蕭原。

也因此，他呆愕了一下。

這就讓蕭原有時間將藏在腿上的鎗抽出來。

蕭原開鎗的同時，何勝亦已回過神來，兇暴地連開了四五鎗。

蕭原那一鎗由於發射得太倉促，因此稍微失了準頭，射出的子彈只是擦傷了何勝的左手臂。

何勝那四五鎗却全都射在王河的身上。

因爲王河仍然擋遮在蕭原的前面！

更奇怪的是，他身上少說也中了六鎗，就算有九條命，也活不了，但他却居然仍站着，沒有栽倒下去。

何勝開鎗之後，飛快地往地上撲倒下去，疾快地往外翻滾開去，於翻滾間，接連向業已斜撲在地上的蕭原開鎗射去。

其鎗法之快，眞不愧快鎗之稱。

蕭原被何勝連接的射擊壓得不能抬起頭來，但他仍然向何勝還擊了一鎗。

雙方都沒有射中對方。

忽然間，何勝手一揚，抓起地上一塊燃燒着的木塊，擲向蕭原。

蕭原急忙往外滾開去。

何勝乘此機會，從地上竄起來，邊向蕭原開鎗射擊，邊往一棵樹後奔去。

蕭原疾滾了幾滾，幸好沒有被何勝擊中，朝何勝還擊了一鎗。

何勝却已閃到那棵樹後，子彈在樹身上擦出一道溝痕來。

蕭原那支勃朗寧手鎗只有五顆子彈，先後共射了三發子彈，如今只剩下兩顆子彈。

他又向那棵樹開了一鎗，接猛地竄起來，飛奔向數丈外的一具屍體。

原來，他瞥到那具屍體的身上，有一支駁壳鎗。

那具屍體並不是被燒死的，身上有一個彈孔，是被王河打死的。

樹後的何勝馬上半閃出身子，朝蕭原連開三鎗。

蕭原驟覺肩頭上像被火燒了一下般，急忙往地上歪撲下去，接連幾滾，滾到那具屍體的旁邊，手腕一抬，朝何勝開了一鎗。

何勝已從那棵樹後竄到另一棵樹後，再竄向另一棵樹。

原來，他眼看無法將蕭原置諸死地，而身後的林子內燃燒的地方，火勢正向他這邊蔓延過來，他已感受到那一陣捲吹過來的熱氣，知道不可能躲藏得多久，加上身上又受了傷，若不趁快溜逃，待到被火勢逼出林子時，只怕逃不過蕭原的射擊，因此，他打算竄逃下山。

待到蕭原躍撲到那具屍體的後面，並從屍體的身上取過那支駁壳鎗的時候，何勝經已沿着林邊竄出老遠，接向蕭原那邊開了幾鎗，從一棵樹後猛地竄出來，竄奔向那條通向山下的小路口。

蕭原待到鎗聲倏過的刹那，抬起頭來向何勝射擊的時候，何勝經已竄奔到一棵樹前，距那個小路口只有五七丈左右。

蕭原一下子掃射出半梭子彈。

何勝就在那刹那從樹後疾撲過去，距他頭上不到一尺的樹身上，「叭叭」連响，被子彈射出三四個洞孔來，但却沒有射中他。

何勝却出了一身冷汗。

——他若不是往下撲得快，其餘的子彈肯定會射在他的身上！

他立刻從樹的另一邊伸出手，朝蕭原開了兩鎗，緊接從地上竄起來，飛奔向路口。

蕭原向他連開三鎗，却沒有射中他，正欲竄起來，追前去，却被他乍然開了一鎗，壓得急忙伏回地上。

何勝却已奔竄到路口前，箭一樣往小路上衝下去。

那刹那，他不忘朝蕭原開了幾鎗，將鎗彈射光。

蕭原被激射過來的鎗彈壓得伏在地上不敢動，眼看何勝已衝下去，心裏焦急不已，向何勝連開兩鎗，可惜都射不中。

子彈才自頭上掠過，蕭原便像一頭豹子般，從地上竄起來，飛一樣奔向小路那邊。

待蕭原奔到路口時，何勝已沒命地往下奔落二十多丈遠。

喘口氣，蕭原抬起鎗，瞄準了往下狂奔的何勝，開了一鎗。

何勝應聲往前撲倒下去，在路上接連打了幾個滾，居然從地上竄起來，往山下急奔。

蕭原看到他的右肩上，一片血紅。

那一鎗大概並沒有射中何勝的要害，因此，他並沒有立刻死亡，還可以負傷逃走。

蕭原吸口氣，瞄準了何勝奔跑的身形，食指一扣，又向他開了一鎗。

那知道，「得」的一响，鎗咀內沒有射出子彈來。

原來，鎗膛內已沒有子彈。

蕭原不由氣急怒罵他一句粗話，將彈匣退下來看一眼，空的，他不由生氣地將那支駁壳鎗向山下扔去。

那當然砸不到何勝。

這時候，何勝已奔下足有三十丈遠，蕭原急忙取出插在褲頭上的那支小手鎗，才擧起，又頹然垂下來。

原來，他省起，那支小手鎗的射程，只能射到十多丈遠，何勝却遠在五十多丈外，那根本射不到。

這個時候，往下追，肯定追不上何勝，何況，他也不能就那樣扔下王河的屍體，因此，他只好眼睜睜地看着何勝奔下那條小路，竄往右邊山坡的一片樹林內，消失了。

那支駁壳鎗的彈匣若不是只有半梭子彈，蕭原相信，何勝肯定逃不過他的射擊，死在他的鎗下。

這一次，又失了一個擊斃何勝的機會，而且是眼睜睜地看着何勝在他的眼底下逃走，他心中那份懊惱，不是筆墨可以形容的。

錯過這一次，只怕又要費一番功夫，才能夠找到何勝。

＊　＊　＊

王河睜眼豎眉的，兀自屹然不倒。

蕭原伸手摸一下他的手，經已冰冷。

對於王河的捨身救他，他悲痛不已，也感激不已。

也因此，他對何勝更切齒痛恨。

王河先後救了他兩次，這種恩德，他不知怎樣報答得了。

輕輕地將王河的屍體放在地上，再將他的眼瞼摸闔起來，蕭原跪倒在王河的屍體前，緊握着雙拳，沉痛地道：「大叔，你瞑目吧，我發誓，無論上天入地，我也會將何勝那惡賊擒來，拿他的人頭祭你在天之靈。

「大叔，你也放心吧，終我這一生，我都會替你好好地照顧小花的，我會視她如妹子一樣。」

說也奇怪，王河那兩雙還未完全合攏的眼睛，在蕭原說完那番話後，慢慢地闔上了。

蕭原這才慢慢地站起來，默然站了一會，才走開去，在附近找了一些樹椏及木板，紮成了一個架子，將王河的屍體放上去，用繩子綁好，然後抓起一頭，拉着架子往山頭下走去。

他決定將王河的屍體帶回黑狗寨，好好地安葬。

* * *

小花看到王河的屍體，哭得像個淚人一樣。

蕭原默默地站在小花的身邊，眼中滿是淚水，蔡青幾次開口勸慰小花節哀順變，都被他阻止了。

他不想小花將悲痛鬱積在心頭，讓她盡情地痛哭一番，對她是比較好的。

小珠也陪着小花哭起來。

三日後，王河的屍體已安葬了，小花也沒有那麼悲傷哀痛了。

不過，她變得很沉默，臉上不時露出一種茫然的神色。

蕭原很明白她的心情，王河死了後，小花可說是舉目無親，而她又是一個姑娘家，那怎不教她感到茫然無依。

蕭原一時之間，也不知怎樣勸解他才是。

他只好叫小珠開解她。

他則拉了蔡青，到一家小酒舖去喝酒。

喝了幾杯悶酒後，蕭原才開口說道：「蔡老哥，你要說眞話，你喜歡小花麼？」

蔡青馬上顯得有點難爲情，喝了口酒，才吶吶地道：「小花是……個好姑娘……我……當然喜歡她……」

「你是眞心喜歡她麼？」蕭原認眞地道。

蔡青臉上一熱。「蕭老哥，我……我……確是眞心……喜歡她的……但……她好像不怎麼……喜歡我……」

「蔡老哥，只要你是眞心喜歡她的，那便成了。」蕭原直視着蔡青。「明日，我會找機會，與她說個明白的，我會認她做妹子，就像親生妹子那樣，我會勸解她，希望她也喜歡你，讓你們相處一段日子，若她喜歡你，便在明天成親，若她無法喜歡你，那我也不能勉强她，我會帶她回南寧，你明白麼？」

蔡青點點頭。「蕭老哥，你這個主意很好，她若是不喜歡我，我當然不能勉强她，我再說一次，我是眞心喜歡她的！」

翌日，蕭原將小花叫到屋後的小果園內，對她說道：「小花，妳有什麼打算？」

小花眼圈一紅，看了蕭原一眼。「蕭大哥，我已舉目無親，只有你，我相信……」泫然欲哭。

蕭原忙道：「小花，別哭，大叔兩次救了我，我就算死一千次，也報答不了，妳放心，我會代你爹照顧你的。」

「眞的？」小花眼中發出異樣的光彩來，一副驚喜欲絕的樣子。

蕭原從她的神態，看出她誤會了自己的話，急急說道：「小花，我怎會騙你呢，我會將你當作親妹妹那樣看待，照顧妳。」

小花一聽，臉上神色遽變，失望地咬着咀唇，眼淚又淌滴下來。

蕭原看到她那樣子，暗中嘆了一口氣，溫聲道：「小花，我知道妳……喜歡我……我也喜歡你……」

小花聽他說「我也喜歡你」那句話，頓時目光一亮，咀唇一動，正想說話，却被蕭原的話堵住了。「不過，我只是像喜歡親妹子那樣喜歡妳，妳明白麼？」

不等小花說話，他又說下去。「小花，我不妨告訴妳，我早已喜歡上一個女子，她名叫張鳳琴，她已答應嫁給我，我很喜歡她，相信妳也會喜歡她的，遲些，我會帶妳去看她，讓妳們見見面，她一定會喜歡妳的。」

小花呆了一會，忽然「哇」地哭起來，「我不要聽，我不想見她！」哭着一扭身子，跑回屋內。

蕭原看到她那樣子，不由苦笑搖頭。

蔡青忽然走入園子內，對蕭原道：「蕭老哥，小花爲什麼哭了？」一臉關切之色。

嘆口氣，蕭原將剛才他對小花說的話，對蔡青說出來，末了，搖搖頭，嘆道：「蔡老哥，我知道她在知道我已喜歡上另外一個姑娘，她一定很失望，也很難受的，過兩天，待她想通了之後，便會沒事的了。」

頓一下，拍拍蔡青的肩頭，說道：「趁這個機會，你要好好地勸解她，安慰她，她在傷心之際，會對你的體貼很感激的，說不定，她會因此而喜歡上你，你可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啊！」

蔡青紅着臉，連連點頭。

看到蔡青那靦覥的樣子，蕭原知道蔡青是個老實人，若小花嫁給她，他就可以放心了。

* * *

這兩日，蕭原盡量避免與小花見面，每天都外出一段頗長的時間，黃昏前才回來。

原來，他是去探查何勝的下落。

他相信，何勝不會逃到別的地方去的，一定匿藏在黑狗寨附近的一處地方，伺機殺他。

那就像他誓要殺死或是捉到何勝那樣，何勝一定也很想殺他。

因爲，何勝若不想被他捉回去，讓譚督軍處置，那他一定要殺死他，否則，他一定會逃不過蕭原的追捕。

蕭原這兩日都是在附近的村寨打聽何勝的下落。

他相信，何勝若是匿藏在附近的地方，那他必然要弄些吃的，因爲他也是人，一樣要吃東西的，那他只有到有人的地方去弄吃的，只要他在有人的方出現過，那就一定會有人見過他，那他就必然可以查探出他的下落。

這兩日以來，他幾乎走遍了附近的村寨，却查探不到何勝的下落。

但他並沒有灰心。

明天，他會再去查探。

事前，他已向蔡青詢問清楚附近一帶有多少條村寨，因此，他對黑狗寨附近的村寨，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
第三日，他來到一處叫清溪村的小村子。

這條小村子不到五十戶人家，距黑狗寨大約二里左右，座落在一座大山的山脚下，村子的前面有一條小溪流，溪水清澈，游魚可見，大概村名就因此而來的吧。

蕭原來到清溪村的時候，村裏的青壯年都下田幹活去了，只剩一些孩童及老人婦女在村內。

蕭原在村口遇到一個年約四十左右的婦人，拿着一個竹筐，上面放了一些鮮綠的蔬菜，大概剛從菜田割了些菜，準備午飯時吃的。

那婦人看到來了一個陌生人，不免打量了他兩眼，眼中露出驚惕之色。

蕭原友善地朝那婦人笑笑。

那婦人禁不住開口道：「你來找人？」

蕭原點點頭。「大嬸，回家煮飯啊！」

「你找誰？」那婦人又打量了蕭原一眼，臉色和緩下來。

「大嬸，我不是來找村裏的人，是來找一個外地人。」

「外地人？」那婦人眼中閃過一抹思疑之色。「我們這裏沒有什麼外地人啊。」

一頓，又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我是從黑狗寨來的。」蕭原道：「寨內的自衛隊的蔡隊長認識我。」

那婦人露出茫然之色，大概並不知道蔡青這個人。

「大嬸，你們村子裏，這兩天可有外地人來向你們買吃的？」蕭原問道。

「沒有啊。」那婦人搖頭道：「我們這裏很少有外地人來的，要有，就是你。」

這婦人倒會說笑。

蕭原道：「你怎知道沒有外地人來過？」

那婦人一手叉在腰上，自傲地道：「咱們村子裏，從來沒有什麼隱秘事的，誰家死了一隻小雞兒，那家公的與母的吵了咀，不出半日，便會傳遍全村。你說，我怎會不知道！」

蕭原聽她那麼說，頓時無話可說。

確實，在一條小村子內，無論發生了什麼事，都不可守秘不被村內其他的人知道的，很快便會傳開來，因爲那是村內的人閑話消遣的方式之一，因此，在一條小村內，根本沒有秘密可言。

蕭原還要趕到另一條小村子去查探，既然這裏問不到什麼，他便馬上離去。

他對那婦人道：「大嬸，打擾你了。」便轉身向林外走去。

那婦人似乎「意猶未盡」，在蕭原身後喃喃自語道：「村子裏有什麼事是我不知道的，昨晚阿七的家中不見了兩隻雞，我馬上便知道了……」

蕭原才走了一步，聽到她那麼說，心頭一動，停步扭頭對那婦人道：「大嬸，你們這裏經常有野獸出沒的麼？」

那婦人驟見他扭頭那麼說，不禁怔呆了一下，隨即說道：「咱村子雖然就在山脚下，却很少有野獸到村子裏來偷雞咬猪的……阿七思疑是被人偷去的。」

「查出是誰偷的麼？」蕭原大感興趣。

「查不到。」那婦人放下叉在腰上的手，替換左手拿那個竹筐，「不過，阿七後來在山脚上的山神廟後面，發現一堆雞毛。」

頓一下，又說道：「因此，阿七又懷疑那是豺狼或是狐狸什麼的野獸偷走那兩隻雞。」

「山神廟在那裏？」蕭原邊說邊往村子後面的山上望去。

他發現那座山很高大，更且連綿開去，山勢很雄壯。

那婦人伸手指一下村後那邊山脚上。「就在那一塊像一頭老虎蹲伏着的大石後面。」

蕭原順着那婦人的手指往那邊望過去，果然看到村後不遠的一處山脚上，有一塊形狀酷似一頭老虎的大山石，便對那婦人說道：「大嬸，那山神廟內，有廟祝的麼？」

「沒有，」那婦人一口便說：「那座廟很小，住不下人，是我們建來拜山神的，除了拜祭山神的日子外，平時也沒有什麼人走上去。」

——昨晚那兩隻鷄是不是何勝偷來充飢的，說不定，何勝就躲藏在那座山神廟內。

蕭原一念及此，便對那婦人說道：「大嬸，我想上去看一下，可以麼？」

那婦人聽他那麼說，雖然有點奇怪，不知他上去有什麼好看的，口裏却說道：「那裏又不是什麼地方，你喜歡上去，只管上去好了。」

蕭原立刻說道：「大嬸，多謝你，我就上去看看。」

跟着便走向村口那條通向山上的小徑走去。

他想從村口這邊的山脚上，繞到村後面的山神廟去，以免走入村子內，惹來好奇的目光。

那婦人看着蕭原往山脚走上去，猛地省起要回家去煮午飯，急忙往家中走去。

扮作走屍　瞞天過海

蕭原走到那塊一頭老虎蹲伏的大石前，不自禁放輕了脚步，同時將帶在身上的匣子槍抽出來，小心地繞過那塊大石，一眼便看到石後兩丈外的地方，有一座很小的山神廟。

那座山神廟大約只有五尺深，八尺闊，連門也沒有，裏面當中放了一張神案，神案後面有一尊山神的塑像，案上放着一隻香爐，還有一些乾了的祭品，兩隻燭台，如此而已。

不過，他却看不到門後兩邊的情形。

蕭原慢慢地往前走去，雙眼朝附近——廟內及左右掃視着。

他走到廟前，左右往內張望一眼，看清楚廟門兩邊的後面沒有藏着人，才一步走入廟內。

廟內那一點地方，一眼便可以看個一清二楚，不要說是人，連一隻耗子也看不到。

不過，他仍然小心地查看了一遍。

當他走到神案前，看一眼的時候，他的心頭猛地跳動了一下！

他看到神案上的燭台及香爐祭品，有被移動過的痕跡——那些物品的上面

，有一些指痕。

只有被人拿着移動過，才會有指痕留下。

而那些物品上面，由於佈滿了黑汚香灰，因此，若是有人用手拿過，便會留下痕跡。

神案上的痕跡更明顯——清清楚楚地現出有人躺過的痕跡——有一大片地方是沒有灰黑的，那顯示出來的狀形，只有人躺在上面，才會弄出來的形狀！

蕭原眼中異光一閃，心中忖道：「會不會是何勝躲匿在這裏？」

跟着，他馬上轉過身，往廟外走出去。

小心地在小廟的前後左右看了一遍，沒有什麼發現，只是發現了散亂的一堆雞毛——是在小廟的後面左角。

他在附近找尋了一會，先是在一堆草叢上發現了一堆鷄骨頭，跟着因爲嗅到一縷糞便的臭味，結果被他在幾塊石頭下，發現一堆人糞！

這一來，就更加証實，廟內確曾躲匿過一個人，而那婦人口中說的阿七不見了兩隻雞，也是躲匿在廟內的那個人在昨夜偷了的。

那人既然昨晚還到村子裏偷雞，也就是說，他昨晚仍然躲藏在廟內，大概是在「阿七」找雞找到小廟來之前，才離開的。

說不定，他只是在「阿七」找到小廟前，才躲藏到別處。跟着又躲回廟內，直到他來到之前，又悄然在廟的附近躲起來。

一念及此，蕭原心頭陡起一震，頭皮一陣發麻，急不迭身子一矮，飛快地往四下裏掃視一眼。

——要是那個曾躲藏在廟內的人就是何勝，而他又確是匿藏在附近，那他豈不是一直暴露在他的鎗咀之下？蕭原怎不心頭震驚。

就在他身子往下一矮，半蹲半站的剎那，驀地响起一聲鎗聲！

蕭原隨即驟覺右肩頭上像被火炙了一下般，火辣辣般痛。

他立刻往地上猛撲下去。

「砰砰」兩聲，又是兩下鎗聲响起，子彈在他的身上疾掠過。

他的反應若是慢那麼剎那，他肯定會被那兩鎗射出的子彈擊中，就算死不了，也必重傷！

蕭原才撲在地上，馬上往橫翻滾開去。

又是兩下鎗聲响起。

「砰砰」兩聲，蕭原腰側的衣服上，穿了兩個洞！

說險，眞是險到極！

蕭原於翻滾間，朝鎗聲响起的地方掃射了半梭子彈。

——他必須要將對方壓下，令到自己有一瞬的時間竄到一處可以遮擋身體的地方，不然，任是他的動作有多快，也肯定躲不過那人的射擊，遲早會被那人擊中的。

像現在這種情形，不但要身手敏捷，反應夠快，腦筋也要靈活，不然，肯定會死在那人鎗下。

不用猜，蕭原也知道，躲匿在跟他約十多丈外，一處山石野樹後的那個人，肯定是何勝！

在這裏，除了何勝之外，斷不會有別的人會襲擊他，欲置他於死地的。

蕭原掃射出半梭子彈後，立刻從地上竄起來，衝到距他丈許外的一塊石後。

那塊石上被兩顆子彈射中，激洩起兩蓬石屑黑烟。

躲在石後喘了口氣，蕭原才發現自己出了一身冷汗。

剛才，他若不是那麼巧，在何勝向他開鎗射擊的剎那，往下一蹲，那顆子彈就不是擦傷他的肩頭，而是射在他的身上！

喘息稍定，蕭原探出頭往那邊窺望，剛才何勝匿伏着的地方——那處山石野樹中一點動靜也沒有。

蕭原不敢冒然探身出石外，以免遭到何勝的冷鎗。

不過，他猜測何勝已匿到另一處地方，不大可能還在那叢山石野樹之中。

這時候，山脚下的那條小村子的人被鎗聲驚嚇得大人叫小孩哭，狗吠猪嚎响成一片。

在村子附近田裏幹活的人也慌忙奔回村子，看看發生了什麼事。

蕭原聽到下面村子裏亂哄哄的，他心裏感到一陣歉疚與不安。

蕭原試圖往那叢山石野樹開了兩鎗。

那邊一點動靜也沒有。

蕭原不住地往那叢山石野樹兩邊掃視着，但却沒有什麼發現。

他覺得這麼樣互相僵持着，不是辦法，必須要採取行動才成，不然，這樣耗下去，若何勝偷偷溜了，他也察覺不到。

他已下了決心，這一次，怎樣也不能讓何勝走脫，一定要分個你死我活。

他拾起一塊石頭，輕輕地往廟側拋出去，希望可以引得何勝開鎗射擊，那他就可以發覺到他的所在。

何勝却不上當，沒有開鎗。

蕭原心裏暗罵一聲：「老狐狸！」又撿起一顆石子，拋出去。

這一次，他拋得比上一次遠一點，希望何勝會上當。

何勝却仍不上當。

蕭原忽然心頭一動，想起了小孩時聽母親說的「狼來了」的故事，決定來個將計就計。

跟着，他接着把石子拋出去，分向不同的方向，何勝依然不上當。

接連拋出幾顆石子後，仍沒有動靜，蕭原緊接從石後竄出來，飛奔向事先已選好，大約三四丈外的一棵樹後。

何勝果然中計，直到蕭原快飛奔到那棵樹後，才有鎗聲响起，蕭原身子一躬，縱竄到那棵樹後。

——那顆子彈從他的頭上射過，並沒有射中他。

他却發現了何勝匿藏的地方。

何勝果然已轉移了地方，匿藏在原先那處地方的右側約七八丈外的一叢野

樹中。

——鎗聲正是從那裏响起的。

蕭原躲在樹後，心裏暗暗發笑。

何勝大概發覺自己上了蕭原的當，惱怒不已，跟着向蕭原匿着的那棵樹開了五六鎗。

子彈不是從樹側擦過，便是射在樹身上，蕭原自然不敢動一下。

待到鎗聲一停，他立刻閃電般向那些野樹中開了兩鎗。

結果，又引得何勝向他開了幾鎗。

「何勝，你外號快鎗，敢不敢站出來，與我比個高下！」蕭原激何勝開口說話，以確實其人眞是何勝。

何勝果然被他激得開口大叫：「蕭原，老子不是傻瓜白痴，不會受你激的，你有種的，衝過來捉老子！」

蕭原一聽那聲音，果然是何勝，心裏頓時一定，又叫道：「何勝，你是狗熊，縮頭烏龜，兔崽子，你這『快鎗』的外號，是浪得虛名的！」

「蕭原，老子操你十八輩祖宗。」何勝怒罵起來。「隨便你怎麼說，老子也不會出來的，除非你脫光衣服，赤條條地走出來，老子心裏高興，大概會走出來。」

蕭原知道像何勝這種人，什麼話說不出口，因此，他一點也不生氣。「何勝，我今日與你碰上了，看你還能夠逃得了！」

「蕭原，別吹大氣了，想老子那一日在黑狗寨內，中了你的奸計，被你們困住了，老子還不是一樣可以走脫麼？」何勝得意地叫道：「不是老子誇口，你奈何不了老子的！」

蕭原故意從樹側閃出半個腦袋，引得何勝馬上向他開了一鎗。

蕭原却已閃回腦袋。

何勝知道被蕭原作弄了，氣得又高聲罵出一連串髒話來。

蕭原故意放聲大笑。

這一來，氣得何勝幾乎瘋了，向蕭原藏身的那棵樹狂開了數鎗。

蕭原笑得更大聲。

他希望能夠激到何勝失去冷靜，以至按捺不住，衝動得要與他拚命，那他便有機可乘了。

何勝又向他狂開了數鎗。

忽然，在那連串的鎗聲之後，响起「得」的一下異响。

那表示何勝已將一匣子彈射光了。

這是稍爲有經驗的人，都聽得出來的。

蕭原剛想乘這刹那機會，衝前去，却忽然心頭一動，在地上檢了一塊石子，從樹後閃出身子，作出向前衝去的樣子，却只是拋出那顆石子，人却飛快地閃回樹後。

那刹那，一陣鎗聲有如狂飈般，掃射過來。

蕭原幾乎被射中。

那棵樹身上，刹那時現出一排密痲痲的彈孔來。

何勝居然也使了詐。

看來，他剛才的狂怒，是裝出來的。

幸好蕭原在那刹那心中起疑，才沒有貿然衝出去，否則，一定死在那一串狂掃過來的鎗彈之下！

蕭原暗罵一聲：「好狡猾的傢伙！」匿在樹後，窺視着何勝的行動，以防他乘機溜到另一處躲起來。

何勝果然想乘機溜到三四丈外的一塊山石那邊躲匿，從那裏，可以看到蕭原的半邊身子，蕭原毫無所覺之下，被他在那裏向他開鎗，那就危險了。

蕭原發覺的時候，何勝差不多竄到那塊石前，要不是一棵野樹的枝葉被他碰得晃動了一下，他還察覺不到。

蕭原立刻朝那在葉叢間竄動的影子，開了兩鎗。

何勝的身形往下一撲，便看不到了，蕭原不知道是否射中他。

他馬上閃動一下身子，面對着那塊大石。

「何勝，你想溜麼？你別妄想了！」蕭原爲了確定何勝是否藏在大石後，故意向他大叫。

何勝果然在那塊大石後。「蕭原，老子不會溜，今日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，你想我溜，妄想！」何勝針鋒相對，毫不認輸。

「既然那樣，那何不乾脆點，你我同時站出來，看看誰的鎗快，分個生死！」蕭原叫道：「總比這樣閃閃藏藏地來得痛快！」

「哈哈，老子就是喜歡與你捉迷藏，這樣，才夠味兒！」何勝笑着叫道：「老子要像貓捉老鼠那樣，慢慢才將你一口咬死！」

「何勝，你眞是痴人說夢話。」蕭原冷笑着叫道：「只怕到頭來，死的是你！」

「蕭原，有種的便衝過來！」何勝厲叫道：「你若是能夠活着衝過來，老子棄鎗任你處置！」

「眞的？」

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！」

「小心了，我衝過來了！」

蕭原跟着從左邊拋出一顆石子，却從右邊疾閃出身子。

鎗聲乍响，子彈並不是射向左邊，而是射向右邊。

蕭原却已閃回身子，從左邊拋出一顆石子。

何勝沒有上當。

但他馬上便發覺上當了。

原來，蕭原在拋出那顆石子後，隨即從樹後閃出來，箭一般竄奔向左側三丈外的一塊凸起石後。

待到何勝發覺的時候，由於角度的關係，很難可以射中蕭原。

他不禁又驚又怒，依然向蕭原開了幾鎗。

鎗彈從蕭原的身後掠過，一點也威脅不到蕭原。

原來，那塊凸起的山石，是斜對着何勝躲着的那塊大石的，而何勝在蕭原拋出石子時，恐他故技重施，因而閃到大石的右邊，只要蕭原從右邊閃出來，他立刻開鎗射擊，那知道蕭原却從左邊竄出來，由於那塊大石很厚，阻碍了何

勝的視綫，也阻碍了他向蕭原開鎗——他必須要將鎗完全伸出石外，才能夠向蕭原開鎗，但他又不敢完全探出石外，以免被蕭原開鎗射擊，因此，他只能夠稍為伸出鎗管，向蕭原射擊，那一來，便很難射中蕭原。

蕭原這一次又成功地騙了何勝一次。

在石後喘了口氣，蕭原叫道：「何勝，你要小心啊，我又逼近你了，很快，我便會衝到你那塊石前，那時候，你不棄鎗投降也不成！」

「蕭原，老子操你娘！」何勝口不擇言地怒駡起來。「你用詭計騙人，算得了什麼英雄好漢，是好漢的，光明正大地衝過來！」

蕭原哈哈大笑起來，「何勝，你以為我是三歲小孩，還是白痴？你省口氣吧，我不會受你激的！」

「蕭原，老子與你拚了！」何勝忽然從石上閃出半截腦袋，緊接又縮下去。

蕭原咀角含着一抹冷笑，注視何勝的動靜，只要何勝再露出來，他有信心可以令到他吃些苦頭。

何勝的腦袋又從石上閃冒出來。

蕭原立時開了一鎗。

何勝立刻發出一聲驚叫，腦袋一下閃沒落去。

原來，蕭原那一鎗在他的頭上擦出一道白痕來——被擦去一撮頭髮。只差一點點，便會在他的額頭上開一個洞，那怎不嚇得他心胆俱顫。

蕭原却乘這刹那，從石後竄出來，衝向左側三四丈外的一棵樹後。

他每一步的行動，都是看準了，才行動的！

待到何勝驚魂稍定，蕭原已衝到那棵樹後，氣得何勝牙癢癢的，向那棵樹亂開了幾鎗。

蕭原藏匿在樹後，心裏暗笑不已。

——他又向何勝逼近了一點。

「何勝，你跑不了的，還是棄鎗舉手出來吧。」蕭原大聲叫道。

這時候，蕭原距何勝躲藏的那塊大石不過五六丈左右，而且與那塊大石平行，也因此，逼得何勝只好躲在那塊大石的右側後，不然，他的半邊身子就暴露在蕭原的鎗口下。

何勝自然也感受到蕭原對他的步步進逼，再這麼下去，他遲早會被蕭原逼得躲不下去。那時候，他要逃也不能了，因此，他打消了與蕭原拚個生死的主意，決定拔腿開溜。

「哼，留得青山在，那怕沒柴燒。」他在心裏暗道一聲，「逃過這一次，總有機會殺死他的！」

主意一定，他猛地從石側閃出半邊身子，將鎗膛內的子彈悉數狂射向蕭原躲着的那棵樹。

緊接着，他將手上那一支空鎗擲向蕭原那邊，隨即便向石側的後面竄去。

蕭原被那一陣鎗彈壓得不敢稍動一下，自然也不可能向何勝還擊，直到鎗聲驟停，入從樹後閃探出半邊臉，一眼瞥到有一樣物件飛擲過來，不禁吃了一驚，刹那還以為是炸彈什麼的，但隨即便心定下來——若何勝身上有炸彈的話，早已向他擲過來了，還會等到現在麼！他馬上朝像兔子一樣驚竄的何勝開了一鎗。

由於山樹的遮擋，令到蕭原那一鎗打不中何勝，但却嚇得他急忙往地上撲倒下去，却仍然連滾帶爬地往前竄。

蕭原馬上從樹後衝出來，邊開鎗，邊猛追上去。

他下了決心，說什麼也不讓何勝溜脫。

何勝忽然還擊了一鎗。

那一鎗就在蕭原的身邊掠過，蕭原却沒有停下來，身子躬低一點，有如箭矢一樣向前掠去。

何勝這時狼狽極了，亡命地往前奔竄。

忽然間，他停了下來。

原來，前面是一面陡坡，若要溜下去，除非往下滾，不然，很難走下去。

何勝不由猶豫起來。

因為這面陡坡很高，坡上有不少野樹及凸起來的山石。一個弄不好，就會被撞得手折脚斷，甚至撞爆腦袋。

吸口氣，何勝伏在地上，向追過來的蕭原連續開鎗。

由於蕭原是盡量利用那些山石樹木遮掩着身形的，因此，何勝很難射中他，但也逼得蕭原將速度放慢下來，有時還要停下來，躲避一下。

何勝咬着牙，不停地向蕭原射擊，直到一匣子彈射空，他才將那支匣子鎗插在身上，回頭望一眼下面那面陡坡，猛吸一口氣，身子一橫，往下滾下去！

原來，他已沒有子彈，又不想落在蕭原的手上，在無路可逃之下，只好賭一賭自己的運氣——往下滾落去。

——若是大難不死，總有機會可以將蕭原殺死的！

他就是抱着這個念頭，往下滾的。

蕭原在鎗聲一停的刹那，馬上從躲藏着的那棵樹後衝出來，飛奔過去。

待他衝到那面陡坡前的時候，探頭往下看一眼，只見何勝有如一個皮球那樣，往坡下疾滾下去，不時猛撞在樹上，令到他左滾右翻的。

蕭原看着，也禁不住倒抽了口冷氣。

跟着，他向下速開兩鎗。

但都射不中何勝。

眨眼間，何勝忽然撞在一棵樹上，身子翻轉了一下，轉到樹的另一邊，從一塊突起的山石旁邊擦過，却忽然一拐，被那塊突起的山石遮擋住了。

蕭原將鎗插在褲頭，轉過身，慢慢地向下攀下去。

——他相信，何勝縱使不被撞死，必也遍身鱗傷，甚至斷手折脚，無法再逃。

就算他逃得了，亦不可能逃得快，他遲早可以追上他的，因此，他才不冒險往下滾。

攀到山坡下面，他在附近找了遍，却找不到何勝。

不用說，一定是逃了。

對於何勝的沒有被撞死或是斷脚折

手，居然還能夠逃走，蕭原也不禁爲之大感詫異。

他在附近搜索了一下，便發現何勝向山下逃了。

他立刻追下去。

* * *

沿途之上，他發現了何勝留下的蛛絲馬跡，因此，他自信可以追上何勝。

他甚至還在路上坐下來，歇一會，吃點乾糧。

原來，那時候已是午後二時多了，經過那一番鎗戰追逃，不肚餓才怪！

之後，他一直追下去。

眼看着黃昏日落了，却仍未追上何勝，蕭原不由奇怪起來。

他不相信何勝在渾身損傷的情形下，仍然能夠逃得那麼快，以至他追了這麼久，仍然追不上。

他懷疑自己是否被何勝作弄了——追錯了方向。

他於是往回走了一段路，重新察看那些踪跡，却確是朝前去的，於是，他又走前去，在前路又發現了踪跡，這証實他並沒有追錯方向。

抬頭望一眼西邊天上暗淡的晚霞，蕭原又追下去。

天色開始黑下來了。

蕭原開始有點焦急了。

若是在天黑之前，仍未追上何勝，待到天黑後，便很難找到他。

因爲在黑夜中，很難發覺到何勝留在路上的踪跡。

蕭原加快了腳步。

驀地，他看到前面遠處有一座破敗不堪的小廟，便往那裏奔去。

奔到小廟前，只見那小廟很小，兩扇門已不見了，連門框也脫落不見，牆灰剝落，連瓦檐也缺了，瓦面上露出幾個破洞，看這情形，也不知荒廢了多久。

吸口氣，蕭原向廟內走去。

一步才走入廟內，他一眼瞥到那幅殘破變色的神幔後，有一條人影閃現了一下。

心頭劇跳之下，他急忙閃到門邊，疾喝一聲：「什麼人，出來！」鎗咀指着神幔。

——在他的猜想中，他以爲那人是何勝。

神幔立刻响起一個人驚惶的聲音：「是我，別亂來……」

「快走出來！」蕭原一聽那聲音，便認出不是何勝，心裏一陣失望，但却不敢大意，仍然用鎗指着神幔。

「我……我出來了。」隨着語聲，從神幔後走出一個人來。

那人果然不是何勝。

那是一個穿戴得像個道士般的中年人，一眼看到蕭原手上有鎗，嚇得他猛地抖索了一下，駭然惶聲道：「別……開鎗，大爺，我……沒有錢的啊，你放過我……吧。」

「住口！」蕭原聽他誤以爲自己是土匪，不禁又好氣又好笑。

那人立刻噤聲，一個身子却抖個不停。

「你是什麼人？」蕭原雖然目光不離那人的身上，却不時瞥一下神幔兩邊，以防有什麼突變出現。

「我……是個……趕屍的……」那人顫着聲道。

「趕屍的？」蕭原先是怔了一下，隨即便汗毛一豎，在心裏打了個冷顫——他忽然想起那一晚在那個破草棚睡到半夜，被一陣「叮叮」的鈴聲所吸引，看到生平從未看過的詭異恐怖的景象，立刻恍然明白了那人是幹什麼的。

那人看到蕭原臉上露出詫惑之色，忙加以說明。「我因爲窮，爲了吃飯，才替那些客死異鄉的陰人引路，帶他們回鄉安葬。」

吸了口寒氣，蕭原盯着那人，沉聲問道：「那些……陰人呢？」

「就在神幔後面。」那人半轉身，指一下神幔後面。

「有多少個？」蕭原問道。

「十……三個。」那人顫着聲道。

「有沒有什麼人在不久前，走入廟內？」蕭原一直注視着那人的神色變化。

「沒有啊！」那人接口說道，那張蒼白的臉上一點變化也沒有。

「眞的？」蕭原目光冷厲。

「你若不相信，可以進去看一下。」那人大概看出蕭原不是土匪，所以沒有先前那麼驚慌了。

「好，你帶我進去看一下。」蕭原兩步竄到那人的身前，用鎗指着那人。

那人眼色一變，身子震抖了一下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不要……」

蕭原沉聲道：「你放心，你若不是使詐，我不會爲難你的！」

一頓，又道：「快帶我進去看看。」

那人驚恐地看了蕭原手上的鎗一眼，才轉身往神幔後走去。

蕭原緊跟在那人身後，以防那人弄鬼。

才走入神幔後，蕭原只覺一陣陰冷，禁不住吸了口寒氣，渾身汗毛倒豎。

只見在神幔後面的那面牆上，一排站着十多個穿着馬褂官服的人，全都直僵僵地面朝牆壁，靠貼在牆上，可以看到每一個人的臉上，都蓋了一塊元寶紙，不用說，都是那人口中所說的「陰人」了。

蕭原雖然天不怕地不怕，也不大相信鬼神之說，但如今看到那些屍體直挺挺地面靠牆壁而站，加上陰氣森森的，再想到那一晚看到的詭異景象，禁不住頭皮發麻，全身泛起一層雞皮疙瘩。

「那些都是陰人，你看一下吧。」那人却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，似乎將那些人都當作是活人一樣。

蕭原心裏打了個寒顫，硬着頭皮，默數了一下，果然是十三具。

「大爺，要不要看一下他們的樣子？」那人看着蕭原，蕭原只覺那人眼中有一種陰寒的異光在閃動，沒來由地心頭一寒。

想到那些走屍的可怖樣子，蕭原一陣作嘔，加上又看不出那人神色有異，便搖搖頭道。「不用了。」

那人吐口氣，說道：「說眞話，若是

有人看到他們的樣子，大多都會着邪的，就算沒有着邪，也會時時發噩夢，要不，也不用將他們的臉蓋起來。」

蕭原又看了那十三具屍體一眼，看不出有什麼不對，才走出神幔外面，長長地吐了口氣，頓覺舒服很多。

那人跟着走出來，對蕭原說道：「你已經看過了，我沒有騙你吧？」

蕭原又吐了口氣，看着那人，問道：「你眞的沒有看到什麼人麼？」

那人搖搖頭道：「眞的沒有看到什麼人，要是看到，我瞞着你幹什麼。」

蕭原又看了那人一眼，才走出廟外。

那人看着蕭原走出廟外，大聲對他說道：「大爺，天快黑了，你若不想看到那些陰人起程趕路，快離開這裏，天黑後，我便會帶引他們趕路。」

蕭原扭頭看一眼，那人已走向神幔後面。

蕭原抬頭看一眼天空，果然快天黑了，想到那晚看到的詭異情形，他實在不想再看一次，但却沒有馬上離開，在小廟的附近搜索了一遍，沒有什麼發現，才往前追尋下去。

*　*　*

天色黑下來了。

蕭原追出里許外，一直沒有發現何勝的蹤影，沿途也沒有發現什麼踪跡，他不由停下來，懷疑自己追錯了方向。

在路邊的一塊石上坐下來，細細地想了一遍，他覺得自己並沒有追錯方向，因爲他在小廟附近搜索時，在其他方向都沒有發現何勝的踪跡，只在廟前不遠的地方，也就是他追下來的這個方向的地上，發現何勝留下的踪跡，那他應該沒有追錯方向。

但爲什麼在這段路上，沒有再發現何勝的踪跡呢？

這一點，是他百思不解的。

他不相信何勝在受傷之下，仍能逃過他的追捕。

一個受了傷的人，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逃得太遠的，就算是鐵打的，也會支持不住，何況是人？

忽然間，他不知怎的，會想起那個趕屍客與那些「陰人」來。

——這個時候，那個趕屍客也該趕着那些走屍起程趕路了。

蕭原想到這裏，又想起那晚看到的詭異景象來，忍不住打了個寒顫。

這時候，天早已全黑下來，今晚的夜色很好，月雖未圓，但却繁星滿天，夜風吹來，有點寒涼。

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他忽然想起了張鳳琴——他也有一雙明亮如星星的眼睛。

忽然，小花的臉影代替了張鳳琴的臉影，那雙大眼同樣明亮，但却有一份幽怨。

蕭原霍然一驚，回過神來，長長地吁了口氣，甩甩腦袋，彷彿要將小花的影子從腦袋中甩掉。

驀地，他聽到「叮——叮——叮」的銅鈴聲，隱約傳來，他不禁霍然從石上站起來，耳中又聽到那隱約傳來的有節奏的鈴聲。

——那趕屍客終於起程了。

蕭原本想回走的，爲免遇上那隊走屍，他決定待聽不到鈴聲，才往回走。

他懷疑何勝就躲在那小廟的附近，他不相信何勝支持得住，繼續往前逃，而且快得連他也追不上。

那有節奏的鈴聲仍然「叮——叮」地響着，聽在耳中，怪不舒服的，蕭原眞想用手掩着雙耳。

忽然間，蕭原眉毛一剔，霍然往鈴聲傳來的方向望去，但却什麼也望不到。

原來，他剛才心頭忽一動，閃過一個念頭，何勝那傢伙會不會扮成走屍，把我瞞騙？

——那座小廟的附近我都搜索過了，他若是躲藏在小廟附近，根本躲不過我的搜索，除非他扮成走屍，才能夠將我瞞騙過去。

第二個念頭在心中閃過後，蕭原馬上循着鈴聲傳來的方向，急奔前去。

——好歹，他也要弄個淸楚明白，才會心安，雖然那是他極不願意的。

說起來也眞是怪，他連死也不怕，而且亦殺死過不少窮兇極惡的逃匪，也見過不少死得恐怖的人，不知怎的，他就是對那些可以跳着走的走屍，有一份莫名的恐懼，大概他看過的死人都是不會動的，而那些走屍居然會「走」，那太詭異及不可思議了，所以，他才會對那些走屍有一份恐懼。

這大概也是他沒有看一下那些走屍的面目的原因吧。

*　*　*

蕭原很快便追上那隊走屍。

那隊走屍一直向西「走」去。

那個趕屍客走在前頭，肩上扛着一支招魂幡，手上提着一個白紙燈籠，透出幽異的火光來，另一隻手拿着一個銅鈴，每走一步，便搖動一下。

那隊走屍隨着他那一下一下的銅鈴聲，僵直地往前一跳一跳，那情形你說有多詭異，便有多詭異。

蕭原遠遠地看着，不禁猶豫地放慢脚步，吸了口寒氣，感覺到全身的汗毛直豎起來。

若是胆小一點的人看到那隊走屍，不嚇得雙脚發軟，臉靑唇白，心胆俱裂才怪。

蕭原在心裏告訴自己，那不過是一具具屍體吧了，有什麼好害怕的！

他頓時胆氣一壯，又加快脚步追前去。

很快，他已追到那隊走屍的後面，正想開口叫住那個趕屍客，忽地，他雙眼睜得大大的，直瞧着那具跟在那個趕屍客後面的第一具走屍。

那具走屍居然不像是其他的走屍那樣，一跳一跳地往前「走」的，而是像那個趕屍客那樣，一步一步往前走！。

只有人，才會那樣行走。

那麼，那就不是一具走屍，而是一個活人！

一個假扮走屍的活人！

——那一定是何勝！

蕭原立刻緊了緊手中握着的鎗，心裏冷笑一聲：「何勝，你這一着眞絕，可惜還是被我想到了，而且，露出馬脚來，看你這一次還能夠逃得了！」急急趕上去。

就在他走到那隊走屍的後面時，大概被那個趕屍客聽到了脚步聲，忽然間停下來，那隊走屍也跟着停下來。

「是什麼人，還不快快走避開去，那會中屍氣着邪的！」那個趕屍客邊高聲說邊轉過身來。

蕭原看到那隊走屍停下來，他不由脚步一窒，亦停下來，並不由自主地向外斜退出兩步。

原來，他距最後那具走屍不到五尺。

更奇的是，那個趕屍客轉過身來，那隊走屍也跳着轉過去，面向看蕭原。

蕭原是第一次面對面，距離又那麼近，看到那些走屍。

清明的夜色下，蕭原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些走屍彷如無面鬼怪那樣，詭異極了。

他不由機伶伶地打個寒顫，全身汗毛倒豎。

他不敢想像，在那張元寶紙的覆蓋下，那張臉是什麼模樣的。

跟着，他又發現，每一具屍體的胸前，都貼着一張黃紙，上面寫着字，隱約看到，上面寫的是姓名，藉貫鄉居等字，那應該是用來識別每一具走屍的身份的，方便其親人認領。

跟着，蕭原又發覺到，只有第一具走屍的胸前，沒有貼着黃紙，這又是一個大破綻。

蕭原後悔在小廟前，不大着胆子看一下那些走屍的樣子，那就可以當場捉到何勝，要不，幾乎被何勝走脫了。

他猜想那個趕屍客一定是被何勝脅迫，或是受了他的好處，才會幫着何勝騙他的。

所謂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那人幹這種與死人爲伍的生涯，還不是爲了錢？

吸口氣，蕭原正想開口說話，忽然間，鈴聲急促地响起來，那些走屍急促地一跳一跳的向蕭原撲過去。

一陣夜風撲面吹來，一陣屍臭之氣直鑽入蕭原的鼻孔，心中一噁，幾乎嘔吐。

蕭原驟然看到那些走屍快速地跳着向他撲過來，嚇得幾乎呆住了，只覺雙脚一陣發軟，慌不迭往後急退。

鈴聲更加急促而怪異。

那些走屍抬起雙手，向前直伸，呈半月形向蕭原急跳過去。

蕭原看到那些手有些皮肉腐爛，露出森森的手骨來，有些指甲很長，皮包骨的，恐怖得很，他幾乎忍不住驚叫起來。

他的眼色也變了。

他活到這麼大，從未遭遇到如此詭異恐怖的情形。

走屍經已令人毛骨聳然了，居然還會向人撲擊，那實在太恐怖了。

面對着那些走屍，蕭原不知如何對付才好，只好急急往後退走，同時朝天開了一鎗。

那個趕屍客被嚇得窒了一下，鈴聲亦隨之一停。

那些急跳着的走屍也跟着停下來。

隨即，鈴聲又急驟地响起來。

那些殭屍剎時像瘋了般，急跳着往撲向蕭原。

蕭原眼見那些走屍來勢洶洶，不禁心頭發毛，扭頭便跑，並向天開了一鎗。

那知道他忽然脚下一絆，跌撲在地上。

原來，地上有一塊凸起的石頭，他由於看不到，便被絆倒了。

那一跌，由於是冷不防之下，加上奔得又急，所以跌得很重，幾乎連手上的鎗也摔脫出去。

他慌忙跳起身來。

却一眼瞥到，他已經被那些走屍圍起來，一個個「張牙舞爪」的，向他跳撲過去。

他的頭皮一陣發麻，咬咬牙，向那兩具最先跳撲過來的走屍開了兩鎗。

那兩鎗雖然射在那兩具走屍的身上，却對那兩具走屍一點影响也沒有，只是震晃了兩下，便又繼續向蕭原跳撲過去。

蕭原縱使胆量再大，也不禁心胆俱寒，因爲，連鎗彈也制止不了他們，那他還有什麼辦法可以對付得了那些走屍？

他驚恐得又向那兩具走屍的頭上開了兩鎗。

其中一具被鎗彈射擊在面上，蓋在臉上的元寶紙脫落下來，露出一張皮肉洞穿，缺唇沒眼的臉龐來，那簡直比鬼還恐怖，蕭原恐駭得幾乎昏了過去。

眼看着那些走屍便要撲壓蕭原的身上，蕭原却在那剎那，發出一聲暴吼。

吼聲將鈴聲遮蓋了一剎那。

那些走屍在剎那驟然窒停了一下。

蕭原就利用那剎那，猛地從兩具走屍之間，竄了出去。

鈴聲再响的時候，那些走屍却沒有撲下去，有的跳着半轉身，有的轉過身，有的直向前跳，追着蕭原。

蕭原竄出來後，猛地向前急衝，那些走屍雖然跳得快，畢竟不及人跑得那麼快，一下子被蕭原拋開了。

蕭原馬上扭身往趕屍客那邊望過去。

只見那趕屍客站在那裏，不停地急促搖動着那個銅鈴，咀唇亦急促地嚕動着，那具胸前沒有貼着黃紙的「走屍」緊站在他的身後。

蕭原這時已想到，若要那些走屍不動，只有制服那個趕屍客，令到他停止搖鈴及唸咒語，那些走屍才會停下來，不然，他始終都會被那些走屍追纏不休。

咬咬牙，他抬手向那個趕屍客開了一鎗。

那個趕屍客大叫一聲，銅鈴跌墮落地上，滾動了一下，便不响了。

原來，蕭原那一鎗擦傷了那個趕屍

客拿着銅鈴的手臂，劇痛之下，五指一鬆，那個銅鈴便脫手掉落在地上。

銅鈴聲一停，那些走屍馬上停下來。

蕭原瞥到那些走屍終於停下來，不由長長地噓出一口氣來。

驀地，他看到那具緊貼在那個趕屍客身側後的「走屍」猛地將那趕屍客往他這面一推，然後撒腿往後狂奔。

「何勝，你還想逃麼？」蕭原大喝一聲，瞄準了何勝飛奔的身形，開了一鎗。

何勝應聲撲倒在地上。

但他馬上又從地上竄起來，歪着身子，一拐一拐地往前奔。

原來，蕭原剛才那一鎗只是射傷了他的左脚，在脚側擦出一道血槽來。

蕭原又向何勝開了一鎗。

何勝又應聲撲倒在地上，並發出一聲痛叫。

這一次，他再沒有爬起身來。

原來，那一鎗射在他的右大腿上。

蕭原急奔到那個趕屍客的身前，那個趕屍客「噗」地一聲，跪倒地上，向蕭原哀求：「大爺，你不要殺我，我是被他脅迫，才那樣做的，你放過我吧，我家中還有老婆孩子……」

蕭原喝道：「起來，我沒說過要殺你，你快撿起那個銅鈴，驅趕那些走屍跳到那個傢伙的身前，讓他嚐一下被那些走屍圍着作勢欲撲的滋味！」

那個趕屍客連聲應是，急急撿起地上的銅鈴，急促地搖動起來，咀裏喃喃唸着聽不清楚的咒語。

那些走屍馬上急速地跳向何勝那邊。

蕭原長長地透了口氣，才發覺到自己全身都濕透了。

那是被冷汗濕透了的。

剛才，他被那些走屍嚇得半死，如今他也要讓何勝身受一下，這叫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！

何勝在地上看到那些走屍快速地跳過來，驚嚇得臉也白了，拚命往前爬。

但却快不過那些走屍。

他很快便被追上。

那些走屍在趕屍客的驅使下，將何勝圍起來，繞着他跳圈子，不時作勢欲撲向地上的何勝。

何勝忽然呻吟一聲，嚇得昏死過去。

蕭原這才叫那趕屍客停止搖鈴及唸咒，那些走屍馬上停下來。

「你說，你在小廟時，爲什麼騙我？」蕭原瞪着那個趕屍客。

那趕屍客打了個冷顫，急急說道：「是他騙我，說他被一個土匪追殺，求我救他一命，讓他扮成走屍，並給了我一張二百塊的大洋票子，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張數目是二百塊的大洋票子，那足夠我一家過兩三年，我雖然明知他說謊，又看出他不是好人，加上他身上又有鎗，若我不答應，恐怕他會殺死我，看在那張大洋票子的份上，我才逼不得已騙你。」他倒是說得夠坦白。

蕭原也知道，幹他們這一行的，若不是爲了生活，誰願意與死人爲伍，他們也很可憐的，而他剛才之所以那樣對他，看得出是因爲遭到何勝的脅逼，才會那樣做的，因此便原諒了他。

「你手上的傷怎樣？」蕭原問道。

「不碍事的，只是傷了皮肉。」那人急急道。

「來吧，我替你敷上藥，包紮一下，你馬上驅趕那些走屍離開，知道麼？」

「是！是！」那人迭聲應道。

於是，蕭原摸出一瓶自製的刀傷藥來，替那趕屍客敷上藥，包紮好。

他也在自己被子彈擦傷的肩頭上，倒了些藥末上去。

那個趕屍客千多謝，萬多謝，跟着搖動銅鈴，驅趕那些走屍起程趕路。

蕭原待那趕屍客帶引那隊走屍遠去後，才走到昏死過去的何勝身前，替他將腿脚上的鎗傷敷藥包紮好。

也因此，他看到何勝的身上滿是損傷，不用說，是在滾下山崖時，擦傷的。

他搜查一下何勝的身子，搜出幾張大洋票子，還有一柄鋒利的小刀，兩三塊大洋，別的什麼也沒有了。

何勝的手上仍然緊握着一支鎗，但却沒有子彈的，蕭原這才恍然明白，爲何他一直沒有向自己開鎗。

這時候，他要殺死何勝，簡直易如反掌，但他却沒有這樣做。

他要押何勝回去，讓譚督軍將他處死。

畢竟，押着一個活人走路，總比帶着一具屍體要方便很多。

這是他不殺死何勝的主要原因。

不過，他一定要押何勝到王河的墓前，拜祭一番。

* * *

看到蕭原押着何勝回到黑狗寨，蔡青高興極了。

因爲，他不用再担心何勝會糾集幾伙土匪，攻擊寨子，造成傷亡損失。

寨內的人知道捉了何勝，都爭着去看一下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，不少人嚷着要將他處死，並向他的身上吐口水擲石子，要不是蔡青極力勸阻住那些鄉人，何勝準死無疑。

蔡青將何勝關押在隊部內的一間石屋子內，並且將他的手脚用鐵鍊鎖起來，以防他會越獄。並派了八個自衞隊員，日夜不停地輪班看守着何勝。

小花似乎想通了，看到蕭原回來，顯得很高興，不再怨恨他。

蕭原看到小花臉上又綻開笑容，他也很高興。

看到蕭原的肩頭上受了傷，小花心痛極了，急忙替他將傷口重新敷上藥，包紮好了。

「大哥，你還認我作妹子麼？」小花盼切地看着蕭原。「幾時帶我去看看鳳琴姐姐？」

蕭原笑着說道：「小花，我說過的話，從不反悔的，我永遠都會視你如親妹子那樣，有機會，我還要帶妳回家鄉，讓姑母看看妳，好麼？」

「那當然好啊。」

看到小花那樣子，蕭原心頭一塊大石總算放下了。

「小花，妳喜歡留在這裏，還是跟我到南寧？」蕭原在離開黑狗寨前的一天，找了個機會問小花。

這兩天，他已看出小花對蔡青的態度頗親熱，他不但高興，也放下心來。

小花害羞地低垂下頭，臉紅紅地道：「大哥，我……很想跟你回南寧，但……小珠捨不得我離開……我也捨不得小珠。大哥，你經常要東奔西跑的……我不想你因爲我，而令到你心中牽掛……蔡大哥也……很想我留……下來，我……還是不跟你回南寧了。」

「小花，妳是捨不得蔡大哥吧？」蕭原打趣地道。

小花的頭垂得更低，連脖子也紅了。

「小花，有什麼好害羞的。」蕭原笑說道：「我不再笑妳了。」

小花這才羞赧地抬起頭來，抬眼看到蕭原笑看着自己，害臊得又垂下頭，雙手時而摸弄一下衣角，時而又拈弄一下辮梢。

蕭原看到小花羞赧難禁的樣子，禁不住輕撫一下她的頭髮，正經的說道：「小花，妳眞的喜歡蔡大哥麼？」

其實，蔡青只有二十五歲，比蕭原還小幾歲，蕭原不過是跟着小花說「蔡大哥」的，就如他稱呼蔡青作蔡老哥那樣，那只是一種稱呼。

小花點點頭，聲音細得有如蚊蚋那樣：「蔡大哥……對我很……好，……大哥，……我……我 是……眞……喜歡……他的……」

蕭原吁了口氣，歡聲道：「小花，那就好了，我也放心回南寧了。」

頓一下，又道：「小花，蔡大哥是一個很好的人，他曾對我說，很喜歡你，有他照顧你，我就一千萬個放心了。」

「大哥，你又笑我了。」小花輕輕頓一下脚，嬌嗔地道。

蕭原歡快地笑起來。「小花，妳千萬不要忘了請我喝杯喜酒啊。」

「大哥，羞死人了。」小花一撐腰肢，羞澀地奔出小茶園。

蕭原笑得更樂了。

忽然，他省起了一件事，忙叫道：「小花，別走，我還有話對妳說。」

小花已奔到園門前，聞聲停下來，轉頭道：「大哥，什麼事啊？」臉上紅紅的。

蕭原正色道：「小花，妳想不想到南寧去遊玩一下？」

「當然想啊！」小花歡喜得抬起頭來，「大哥，你帶我去南寧麼？」

蕭原點點頭。

「那眞好啊。」小花拍掌道：「我長了這麼大，從未到過那些大地方，聽說那裏的樓房很漂亮，什麼漂亮的東西也有得賣的，是麼？」

蕭原笑道：「妳去到之後，看一下，不就知道了麼？」

小花却忽然蹙着眉尖，囁嚅地道：「大哥，南寧離這裏是不是很遠的？」

蕭原點點頭。「起碼要走五七日的路程。」

「大哥，這麼遠，我一個人怎樣回來？」小花伸伸舌頭。

在小花來說，要走五七天才到的地方，簡直不可想像那麼遠。

蕭原輕拍一下小花的肩頭，笑說道：「妳放心吧，有人會陪妳回來的。」

「誰？」小花直看着蕭原。「是大哥你？」

「不是。」蕭原搖搖頭。「妳猜一下。」

小花眼珠轉了一下，搖頭道：「我猜不到。」

「眞的？」蕭原眼中滿是笑意。

小花馬上從他的雙眼中，看出蕭原在故意逗弄她，不由嗔道：「大哥，我不依，你又笑我了。快說是誰啊。」

「一個妳很喜歡的人。」蕭原再也忍不住，笑起來。「妳該猜到了吧？」

小花臉一紅，不依地道：「大哥，又捉弄我了，我不依！」

「好了，說正經的，好麼？」蕭原正經地道：「是這樣的，蔡大哥一定要幫我押送何勝回去，我只好答應他，並想到帶妳一道到南寧去遊玩一下，回來的時候，你們不是有件了麼？」

「大哥，你又笑我了。」小花一扭腰，奔出園外，心裏却是甜絲絲的。

蕭原看着小花嬌俏的身影，開心地笑起來。

看到小花這麼活潑，以後的日子有人照顧，那個令到他頭痛的問題又圓滿解決了，他怎不開心，而且渾身輕鬆。

只不過，那一晚與那些走屍遭遇的情景，他一輩子也忘不了。

那是他這一生中，最恐怖詭異的遭遇。

（全文完）

徵稿啓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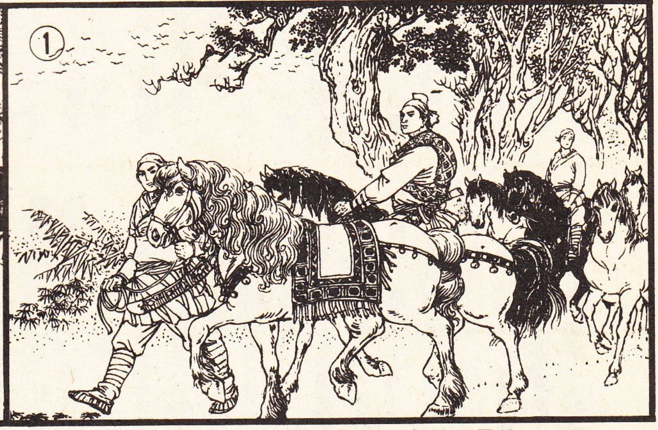
本刊除徵求古今武俠故事之外，更徵求現代俠情偵探、都市黑社會秘聞、現代科學、星球防衛戰故事。每篇要有獨立性。字數不超過：八萬字、六萬字、及三萬字，爲合，歡迎各地讀友投稿。合則用，不合即退還。

編輯部啓

梁山泊英雄傳之 十九

高石・編繪

大名府 (一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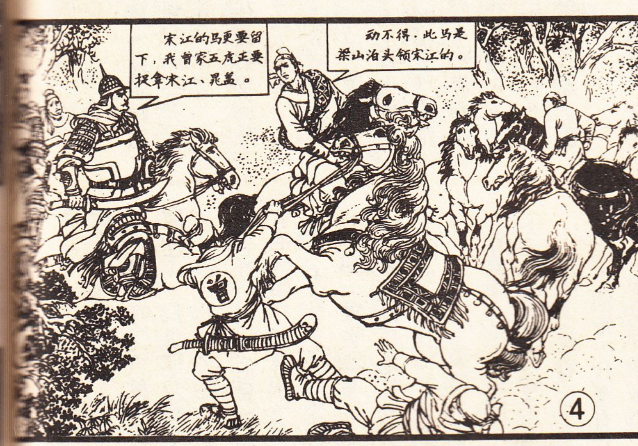
1　話說琢州有一位販馬的好漢，名叫段景住，江湖上人稱金毛犬。他在長城外面得到一匹好馬，渾身雪白，能日行千里，名喚“照夜玉獅子馬”。段景住想把此馬獻給梁山泊宋江。



2　段景住行了幾日，來到曾頭市地面。只見這裡聚集了五七千人馬，紮下寨柵，造下五十餘輛陷車，寨外豎了兩面大旗，分明與梁山泊作對。



3　原來曾頭市是個三千多戶人家的大市鎮。爲首的一家原是金國人氏，老子名喚曾弄，生下五個兒子：曾涂、曾密、曾索、曾魁、曾升，號稱曾家五虎。教師史文恭，更是武藝高强。



4　段景住路過曾頭市，被曾家五虎看到，把馬搶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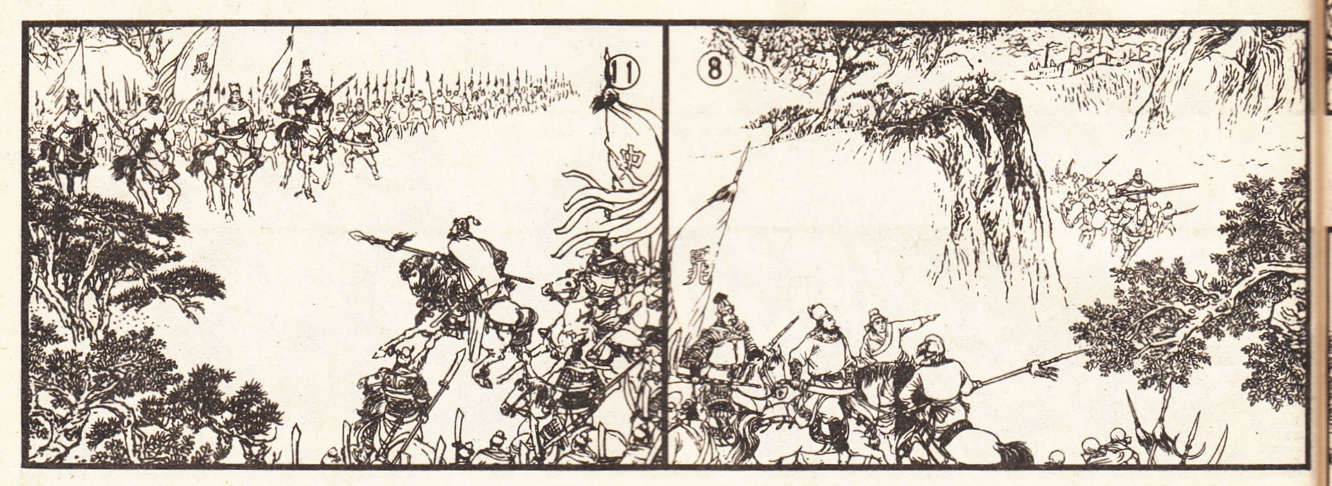
5　段景住寡不敵衆，只得單身逃出曾頭市，直奔梁山泊。

6　段景住到了梁山泊，見了晁蓋、宋江，訴說曾家五虎奪馬之事，晁蓋大怒。



7　當天晁蓋親自點了林冲、呼延灼、石秀、孫立等二十個頭領，帶了五千人馬，由段景住領路，下山去打曾頭市。宋江送至寨外。

10　曾魁戰不過林冲，回馬逃走，林冲也不追趕。



8　晁蓋領了軍馬，來到曾頭市附近下寨，只見曾頭市內飛奔出一隊人馬。

11　第二天，晁蓋領了軍馬，列成陣勢，到曾頭市外挑戰。曾府教師史文恭同副教師蘇定，領了曾家五虎及大隊人馬出寨迎戰。那史文恭騎的正是照夜玉獅子馬。



9　來的是曾弄第四個兒子曾魁。他帶了七八百人，口口聲聲要捉晁蓋、宋江。林冲出馬迎戰。

12　殺了一陣，不分勝負，兩邊都折了些人馬。當即各自收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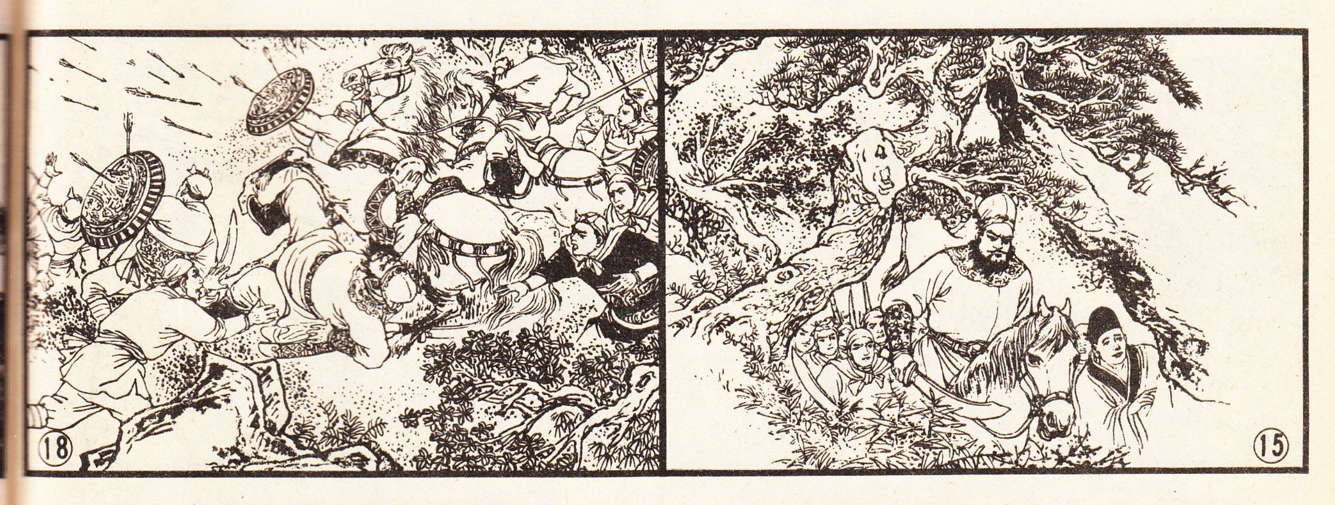
13　晁蓋回到帳中，因曾頭市道路險要，難以進攻，心中十分焦躁。恰在此時，軍士引兩個人來見。來人說是曾頭市法華寺僧人，被曾家五虎所欺，特來投奔寨主；並說有捷徑可破曾頭市，他二人願爲帶路。

16　晁蓋領了人馬，在黑夜中走了五里多路，來到林木深處，路不好走，找那兩個僧人時，忽然不見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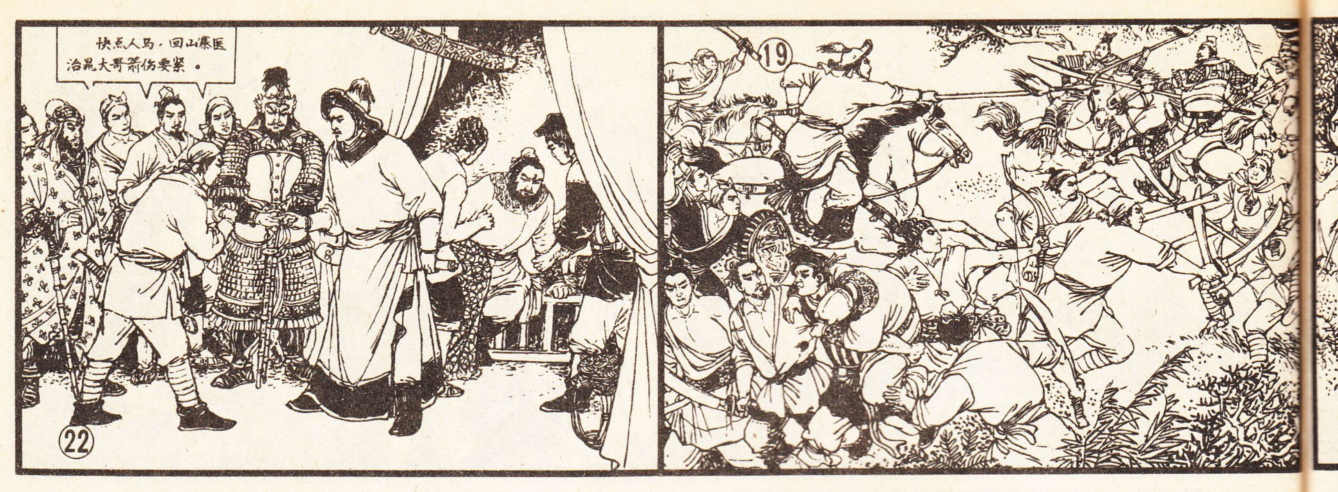
14　晁蓋深信僧人之言；林冲怕其中有詐，勸晁蓋不可相信，晁蓋不聽。

17　晁蓋正要下令回軍，只聽得四下裡鑼鼓喧天，殺聲震地，一望都是火把。晁蓋急忙引軍馬奪路而逃。



15　當晚晁蓋帶了十個頭領，分兵一半，隨兩個僧人去劫寨；並叫林冲帶領另一半人馬，在外接應。

18　梁山人馬才轉得兩個彎，當頭撞見一支人馬。頓時亂箭飛來，撲的一箭，正中晁蓋臉上。晁蓋跌下馬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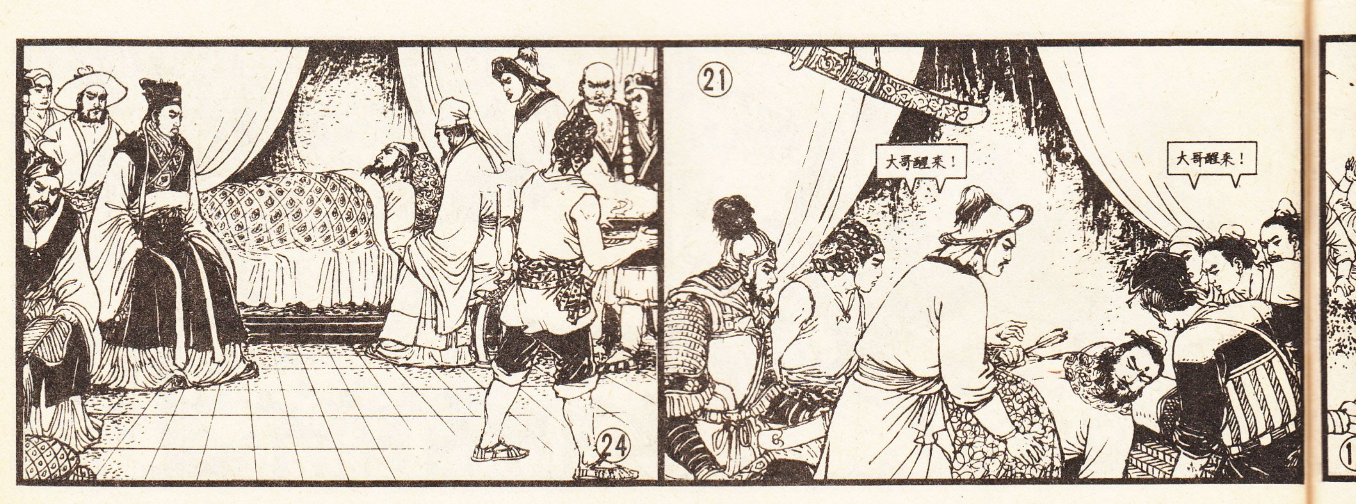
19　阮氏三兄弟、劉唐、白勝五個頭領拚命衝殺，救出晁蓋；林冲引軍前來接應，才敵住了曾頭市人馬。

22　晁蓋半刻方才醒來，衆頭領決定收兵回山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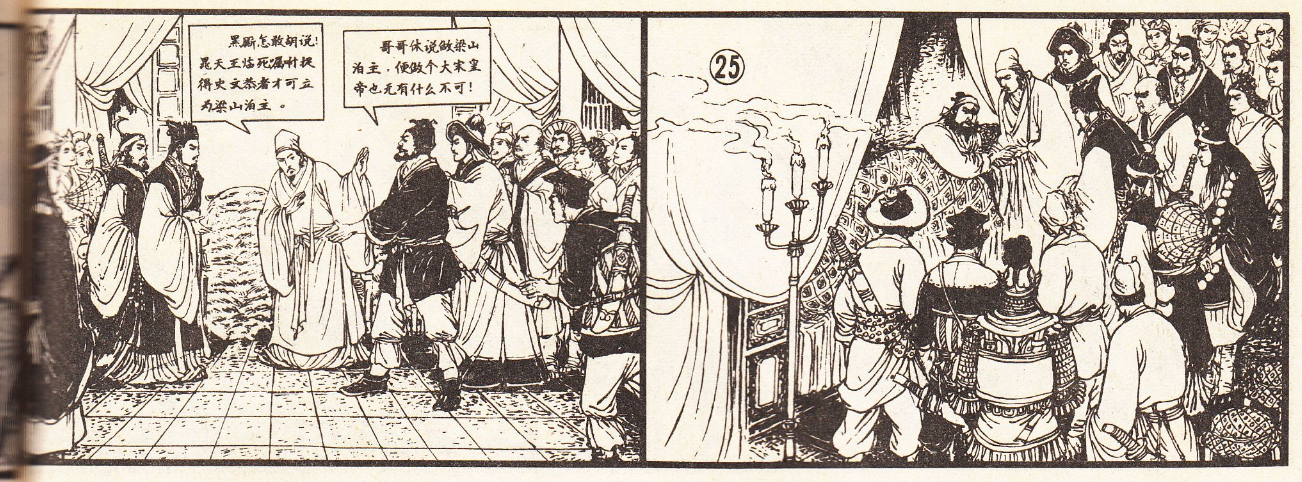
20　兩軍殺到天明，各自回軍。林冲、劉唐、阮氏三兄弟等人到帳中來看晁蓋。晁蓋拿出箭來，看到箭上有"史文恭"三字。

23　梁山人馬退軍之時，曾家軍馬乘勢追殺。林冲等且戰且退，走了五六十里，曾家軍馬才回去。林冲等帶領人馬，保護晁蓋回梁山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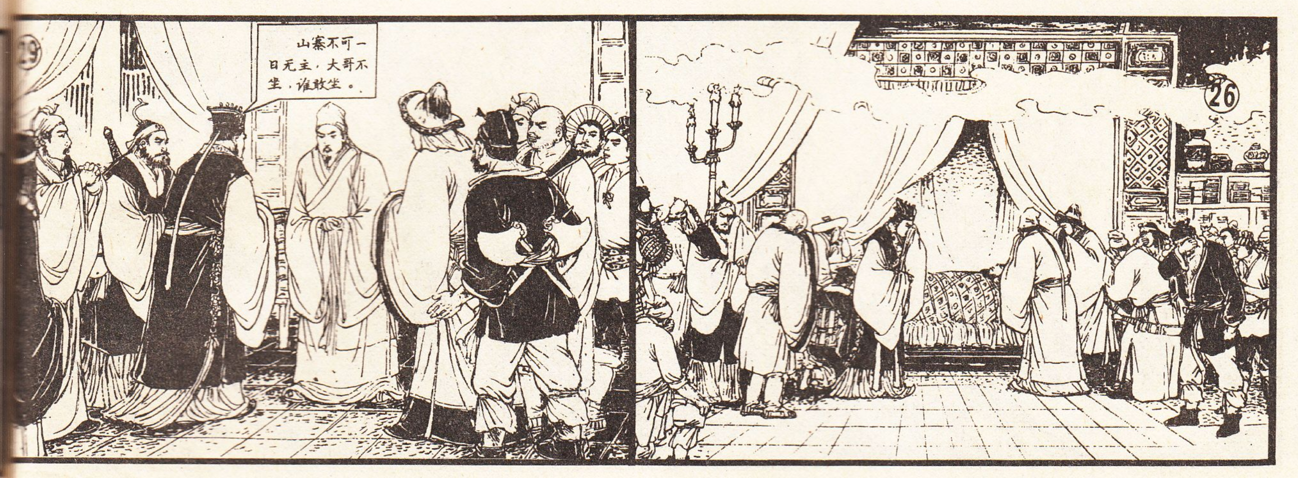
21　箭是毒葯煉過的，這時葯性發作，晁蓋中毒暈倒。

24　回到山寨，晁蓋病勢沉重，水米不能進口，渾身虛腫。宋江、吳用等頭領在旁守護，寸步不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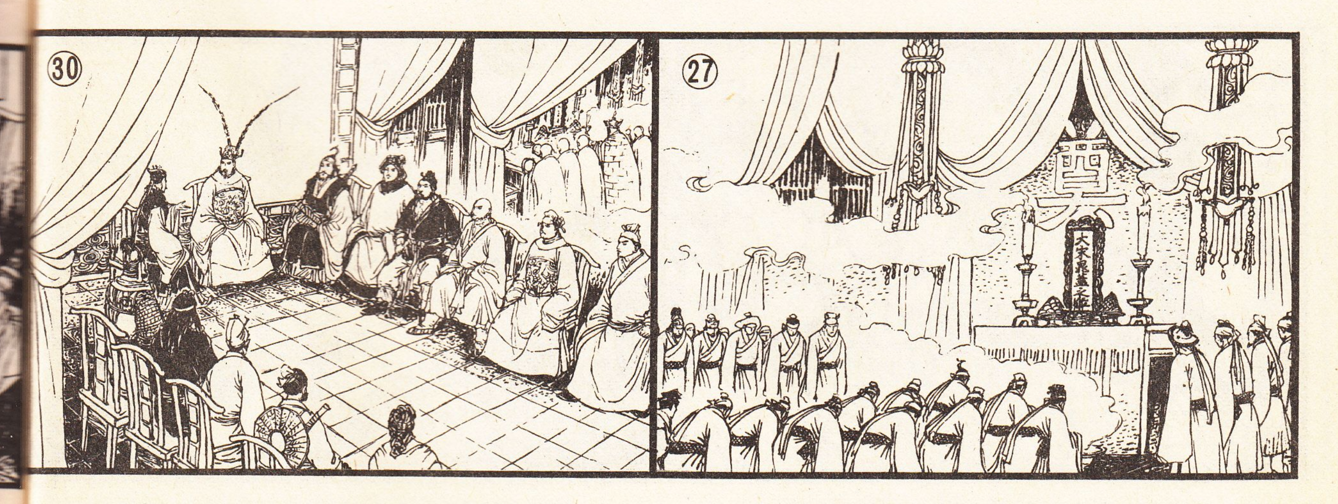
28　第二天，衆頭領都擁護宋江爲梁山泊主。宋江極力推辭。

25　當夜三更天，晁蓋病勢已極沉重，自知再無生望。他對宋江等人囑咐道：“將來讓捉得史文恭的人做梁山泊主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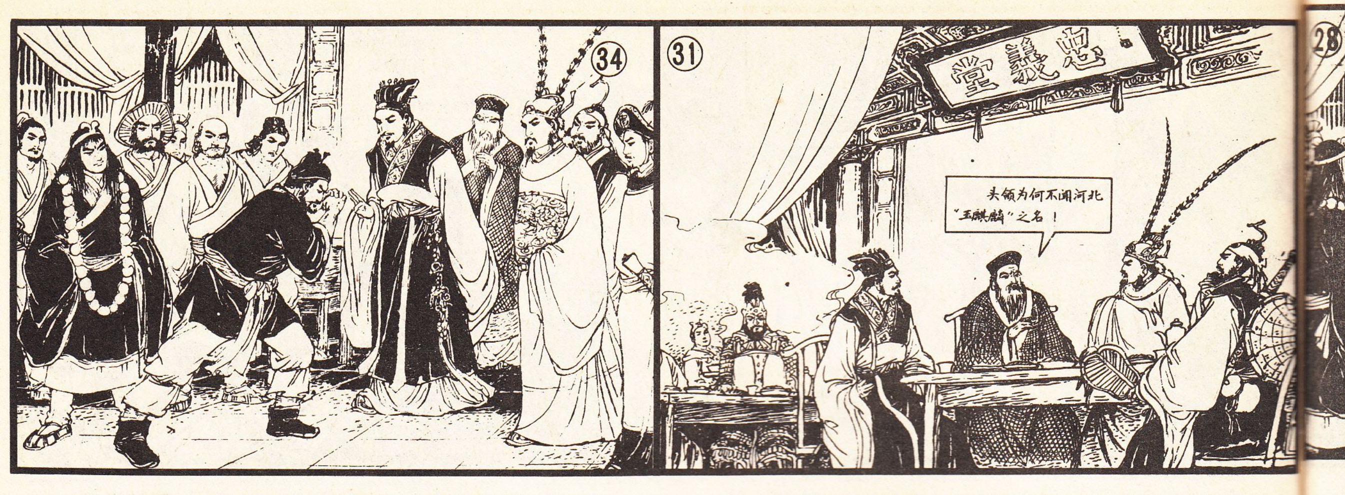
29　宋江違不過衆頭領意志，暫且坐了主位。

26　晁蓋講完閉目而死。宋江放聲大哭，衆頭領及軍士們沒有一個不傷心落淚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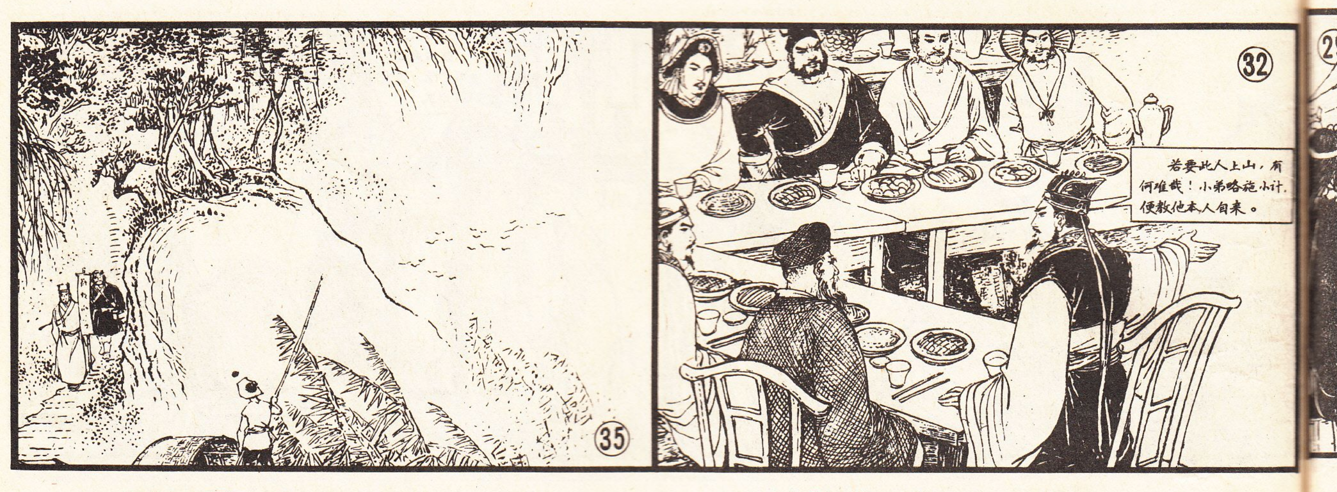
30　梁山泊請來大圓法師等和尚，做法事追荐晁蓋。宋江和衆人商議百日後發兵打曾頭市。

27　梁山泊衆義士披麻帶孝，祭奠晁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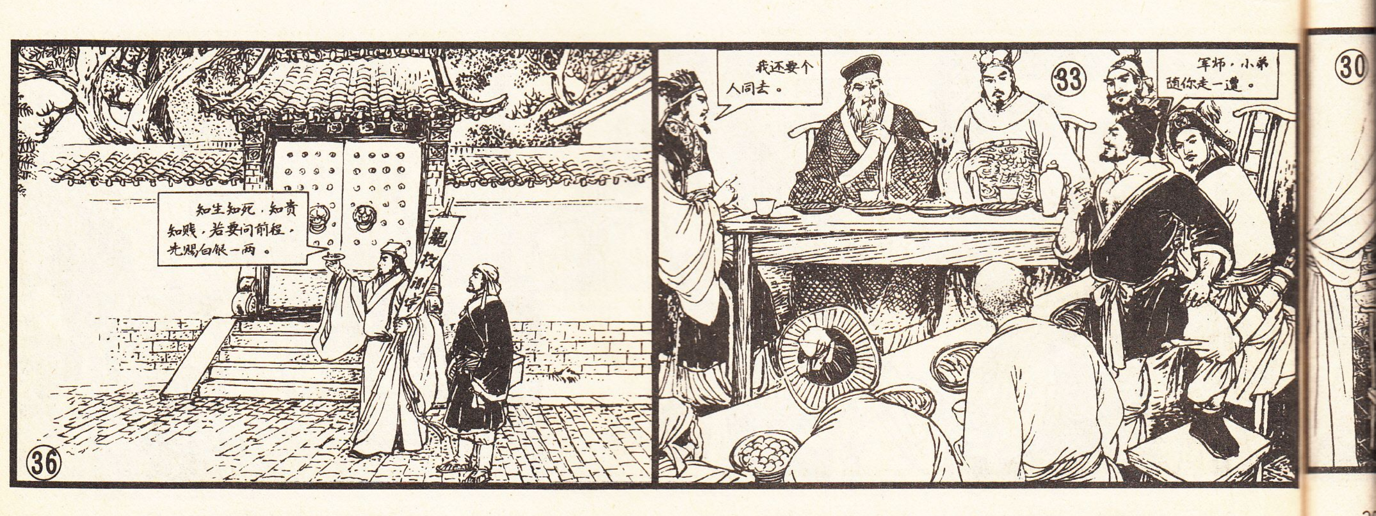
31　大圓法師是北京大名府龍華寺主持，游方經過梁山泊。法事做完後，宋江、吳用陪他吃齋閒話間，問起大名府有什麼英雄人物，大圓法師便提起“玉麒麟”盧俊義來。

34　吳用和李逵約法三章，要李逵一不准飲酒，二要道童打扮，三要裝做啞巴。李逵一心想下山，只得一一答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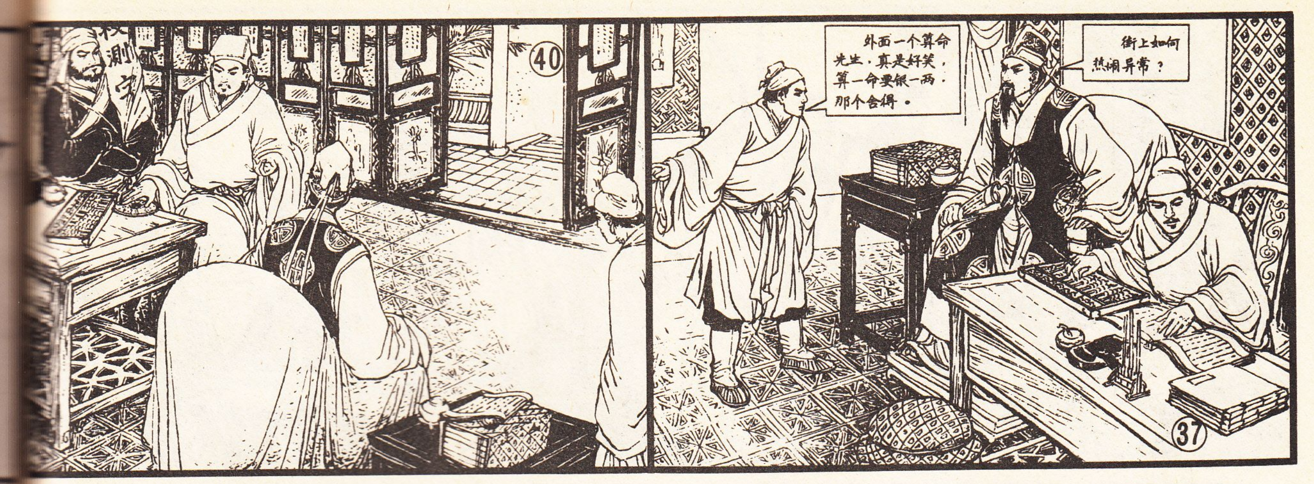
32　宋江聽到“玉麒麟”三字，猛然想起此人一身好武藝，棍棒天下無敵，山寨若得此人，更不怕官軍了，便與吳用等人商量。

35　李逵和吳用別了宋江，一起下山。



33　吳用說明計策，宋江大喜。李逵要與吳用同去。

36　吳用、李逵到了大名府，問明了盧俊義府址，就在附近街上，搖着鈴杵，高聲喊叫起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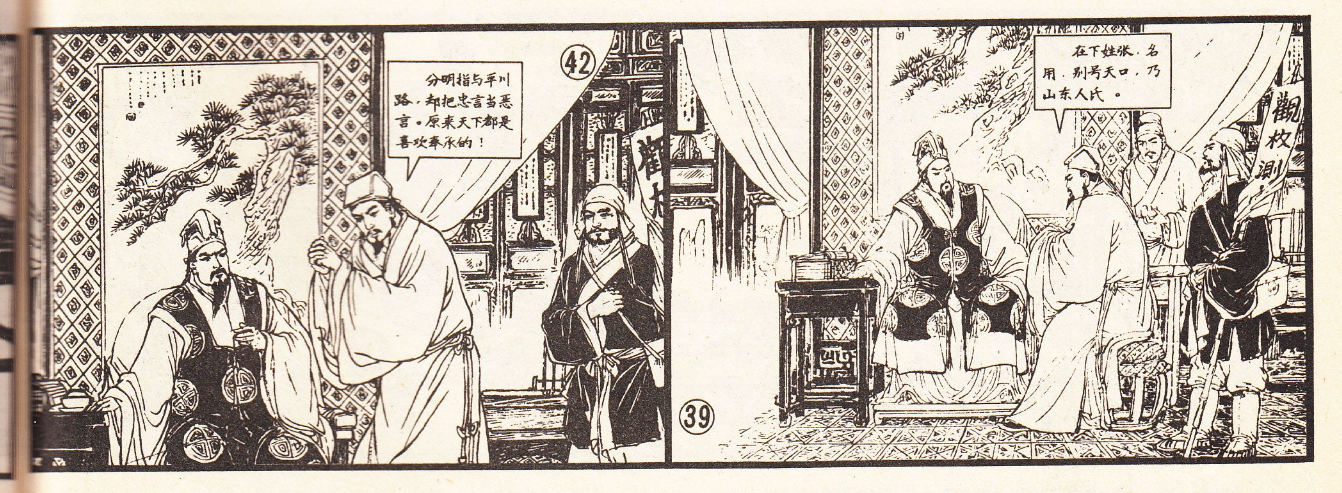
40　吳用問了盧俊義年庚月日，在鐵算盤上搭了一回，拿起算盤一拍，大叫一聲："怪哉！"

37　却說盧俊義是大名府的財主，那天正在和主管人等計議收解銀錢之事，忽聽得外面人聲吵嚷。



41　盧俊義要吳用直言，吳用便說盧俊義百日之內有血光之災，要死於刀劍之下。

38　盧俊義叫家人去請算命先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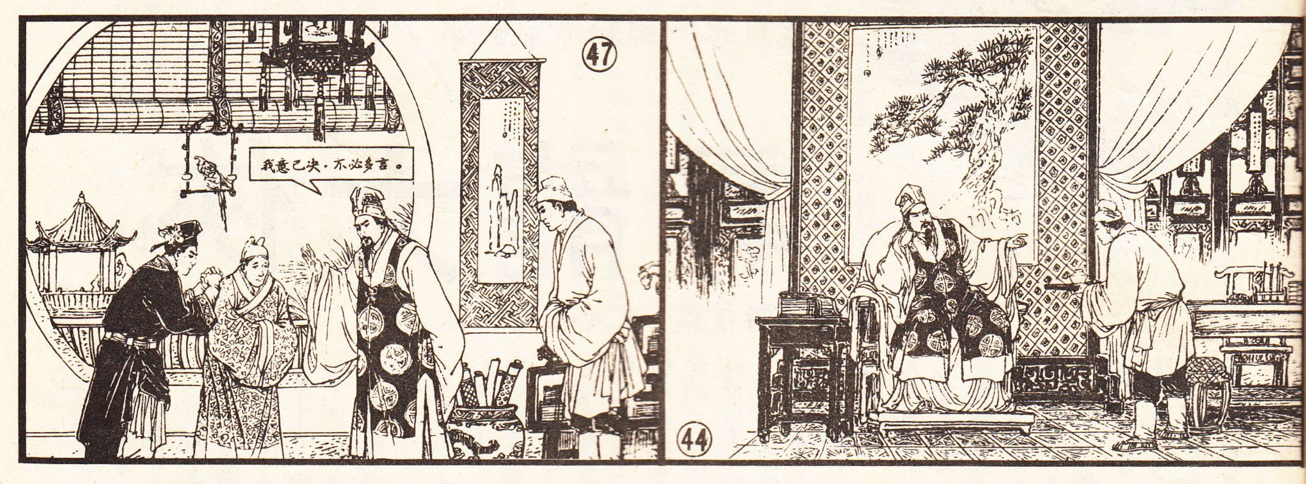


42　吳用還了銀両，起身要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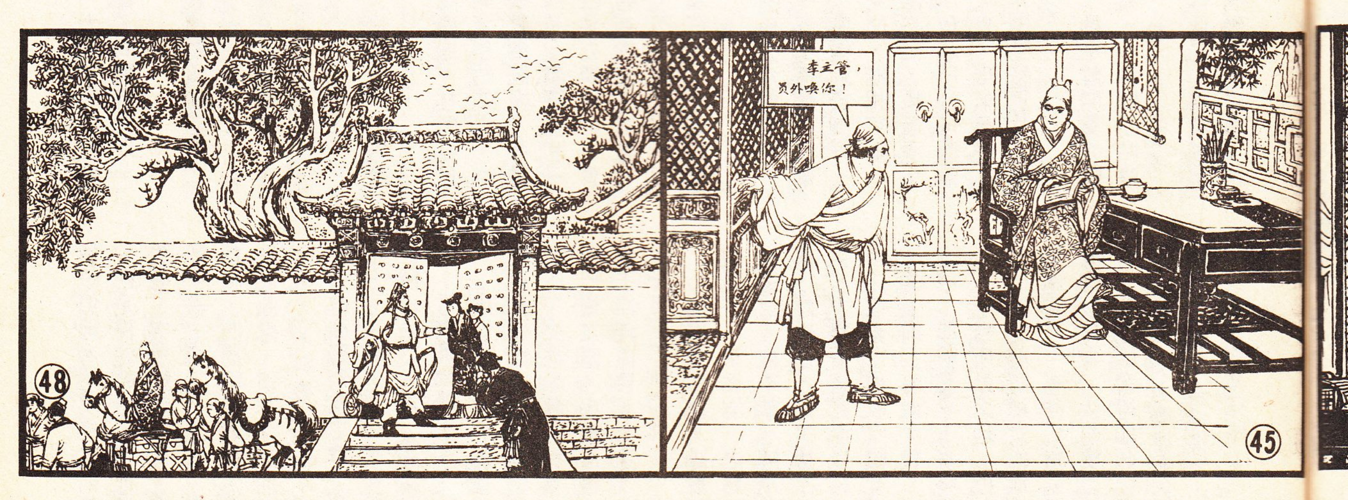
39　吳用到了裡面，分賓主坐定。盧俊義先問吳用哪裡人氏，並叫手下人拿來一両銀子放在吳用面前。



43　盧俊義請吳用指點避災之法。吳用說只有去東南方一千里外躲避一百天，才可免此災。說完帶了李逵出門而去。



44　吳用走後，盧俊義精神恍惚，悶悶不樂，有時自言自語，不知說些什麼。有一日實在耐不住了，叫當值的去喚心腹主管來商議。



45　盧府主管名叫李固，原是東京人氏，幾年前到大名府投親未遇，凍倒在盧府門前，被盧俊義救起養在家裡，以後逐漸成爲盧俊義心腹之人。一應裡外家私都歸他經管。



46　盧俊義還有個管家的，名叫燕青，從小死了父母，盧俊義把他收養在家，成爲心腹。燕青吹簫唱曲樣樣皆能，又會射一手好箭，人稱"浪子燕青"。

47　盧俊義與李固、燕青商量出門避災之事。兩人都勸他不要出門，但盧俊義不聽。

48　盧俊義別了娘子，叫燕青管理家務，自己同李固帶了十輛車子的貨物去山東，一來避災，二來做買賣。（待續）



一代風水大師賴布衣故事

蕭玉寒·文
可飛·圖

尋龍大俠（上）

棄官浪游仗義　仁心仁術救人

天蒼蒼，地茫茫，大風起兮雲飛揚；仰首長嘯，五岳迴響，問潛龍大地，誰主滄桑？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術數類催官篇二卷云：「宋賴文俊，字太素，處州人，嘗官於建陽，好相地之術，棄職浪游，自號布元子，故世稱曰賴布衣。

* * *

入暮，黑雲低壓，雨打松林，電閃雷鳴。

猛地一陣得得蹄聲響過，林間晃悠悠的閃出一人一騎，騎者年約四十，身穿一套青絲長衫，頭戴軟綢圓帽，腰繫一個白布包，白布包內是一副羅盤和一把尺，那坐騎卻是一匹骨立嶙峋的老青驢，驢背上架了一個碧森森的玉葫蘆。驢蹄踐踏着枯枝敗葉，不時濺起串串汚泥濁水，撲出陣陣霉爛沼氣，成羣蚊蠅蜂湧而至，嗡嗡咿咿的。

「奇！奇！奇！吾師曾云左旗右鼓，武將兵權；前幢後屏，五臣宰輔，文筆聯於詩軸，一擧登科，席帽近於御屏，東宮傳講，魚袋若居兌位，卿相可期，天馬出自南方位，公侯必至，頓筆多生文士，卓旗定出將軍，依此所判，潛龍理應結穴於此，大富大貴，瑞氣呈祥，怎的卻一頭紮進這見鬼的陰森松林？」這人在喃喃的自言自語。

忽爾他歎了口氣，抽手解開繫在驢背的玉葫蘆，拔開塞蓋，一仰脖子咕咚咚的喝了個人醺驢醉。

他騎着老青驢俯仰低昂，終於鑽出這陰森松林。太陽卻忽爾露了露臉，卻怕羞似地匆匆又沉入前面的梅花嶺背後，已是傍晚時份了，他轉到飛霞峯一山腰處，突然駐足不前，但見這兒山勢突然平緩，成了一凹處，下面湞水，水氣蒸騰，四周雲彩飄繞，散而下聚，紛紛聚於此處，彷若蓬萊仙景。他瞧着一陣痴呆，「不料粵川一帶，剛入梅關，便隱着這處潛龍聚穴之地！」他用羅盤仔細量了方位，再用皮尺度度四週間距，心內更爲肯定，不禁高聲嚷道：「好地！好地！當眞萬金難求！」

就在此時，一陣猛烈山風響過，四野突然響起一陣清幽的笛聲，笛聲如泣如訴，又彷如婦人在哀哀泣啼。這時天色已變灰暗，山霧漫漫，他吃了一驚，身上冷汗直冒，心道：是什麼聲音，竟如此悽怨恐怖？

他擧目四望，朦朧間，在十丈開外的地方，果眞有一老婦人站在樹下，哀哀哭泣。他不禁一陣毛骨悚然，心知有異，想走避，卻又極不甘心，他幾經辛苦，才尋着這處潛龍結穴之地，怎捨得半途而棄？他咬了咬牙，決心不顧一切，走上前去看個究竟。距離老婦人三尺之地，他顫聲道：「老婆婆請了！」

老婦所站之地，位於凹處之中，正是他測定潛龍結穴的地方，這塊地方圓不過五尺，老婦恰正站於正中。老婦聞聲卻沒轉身，依然哭泣不止。他心中大奇，見老婦哭得如此悽怨，心內大爲同情，便道：「老婆婆有何悲傷之事？是否迷路？不如小可送你下山去吧！」

老婦突然嘻嘻一笑，忽開聲道：「大

師！久仰！久仰！」

他心頭猛地一震，心道：這老婦好厲害的眼力，怎的似乎已瞧破自己的身份？

老婦彷佛看穿他心裏疑念，續道：「大師姓賴，字太素，自號布衣，老婆婆猜得可對？」

男子聽老婦乍然道出自己名號，心頭大震，忙道：「婆婆！小可有禮了！但不知為何識得小可賤名？」

老婦嘻嘻一笑，雙目突放異光，注視男子面上，良久方道：「看你骨格清奇，顯已得仙道根基，可惜塵緣未盡，尚須在這俗世打滾三十餘年。你我在此相逢，這可算你之緣份，實不相瞞，吾乃南海龍母是也！老身欲在此地尋一棲留之所，但遍察山川，僅得此處佳地，老身屈指算來，似有人欲與老身爭奪此地，故此想來傷心，不料與我相爭之人，竟是你！」

這男子果然姓賴字太素，自號布衣，故出道以來，世人稱為賴布衣。賴布衣一聽，眼前這白髮婆婆，竟是神人南海龍母，心下不禁駭然之極。心道：如此，則此地難求矣，凡人怎可與神相爭？但話雖如此，他卻又極不甘心就此罷手，一時間，竟沉吟難決。

白髮南海龍母見賴布衣不作聲，心道賴布衣必不敢與自己相爭了，便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太素公不必猶豫，但肯讓出此地，老身保你日後榮華富貴，享盡人間福澤。如何？」

賴布衣不答，心道：得龍母蔭佑，自己日後當能轉運，榮華富貴垂手可得。他一生坎坷，顛沛流離，嘗盡人世辛酸，乍聞之下，不禁心動。

「如何？」龍母笑吟吟的追問一句。

賴布衣幾乎脫口而出應允下來，但卻又猛地頓住，腦際間浮起自己被奸賊秦檜派人追斬，窮途末路又被赤練蛇咬傷，在地府門口徘徊之時，大恩人張興父子用口吸吮毒液，殷勤照料，把自己從鬼門關前拉扯回來，為報大恩，發誓要替張家覓一龍脈旺地，此情此景，他眼前彷佛又現出張興厄運當頭，嬌妻被南雄鎮內現任朝廷御史宋高之子宋仁瞧中，欲强搶為妾，張父抗暴被活活打死，張妻不堪凌辱自殺身亡，張興一日之間，妻亡父喪，兩具親人屍骸停放草屋，無錢殮葬，更深夜靜，張興哭父，幼兒哭娘……賴布衣心頭猛地一震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不！不能！自己既已答應替張興尋龍穴下葬親人，解救厄運，此時此地，怎可見利忘義？雖享富貴，亦難長久，罷了，我賴某布衣決不可有負他人！」

賴布衣心念已決，便肅然回道：「多謝龍母盛情，但小子受人之托，當忠人之事，斷不可做出此忘恩負義之舉！」

白髮龍母一聽大怒，嘯嘯怪叫，蕩人心魄，忽舉手，射出一道水柱，衝向賴布衣，欲活生生把他淹死。

賴布衣被水柱衝到，倒在泥地上，欲張口說話，水流激射而至，幾乎嗆死，只好咬牙伏在地上，一言不發，自念已必死無疑。

豈料他剛一伏地，水流忽然被阻，原來賴布衣週身竟升起一團白氣，團團圍繞，一任水流激射，竟然無法射進白氣之中。

白髮龍母瞧在眼內也暗自心驚，才知賴布衣一生已得各處山川福地龍氣陶冶，雖富貴無望，卻已成百毒難侵不壞身；自忖雖有辦法置他於死地，但此舉有違天道，觸犯天條，恐怕亦難逃天譴！慮及此，白髮龍母也就收住水勢不再激射。

賴布衣驚惶間，忽見水流退去，還道是龍母已心軟，連忙翻身爬起，叩頭拜謝道：「謝龍母恩典，讓出此地。」

龍母「哼」了一聲，道：「老身也不為難你，這樣吧，如你肯讓出此地，你雖不求富貴功名，但你身為堪輿術士，難道不想更加精進麼？只要你首肯，老身當傳你萬世奇學！」

賴布衣一聽，心下不禁突突狂跳，不由他不怦然心動。須知他一生浸淫於風水堪輿，尋龍追脈，寧放棄功名，所求的正是這堪輿的萬世絕學，如今龍母露此口風，所謂神人不打誑言，畢生追求眼看垂手可得，要說他不動心那當眞是騙人的鬼話。但他又不願放棄此地，他沉吟半晌，便答道：「小子先謝過龍母厚意，肯傳我這絕世奇學！但小子有一請求，未知龍母能否應允？」

「但說出來，合理者，老身自會答應！」龍母答道。

賴布衣一笑，朗聲道：「關於此地，你我可否各提一要求，你提出一個要求，我定必答應，但你也要答應我的一個要求，而且我這要求，必比你的要求小，如此，龍母意下如何？」

白髮龍母一想，自己提出一個要求，他答應了，那這塊穴地便是我的了，他再提出，此地也不屬於他了，除此地穴，其他要求諒可辦到，且他言明所求的必比自己的小，如此合算的事，何樂而不為？於是一笑，道：「如此，老身答應便是！」

於是龍母招手要賴布衣走近，在他耳邊細語一番，末了，厲聲道：「此法奪天地之造化，乃堪輿之不世秘學，你要愼為用之！」賴布衣歡容滿面，點頭答應。

龍母秘授畢，便一板面孔，道：「現在，我先提要求了！」賴布衣連聲道：「好！好！請說！請說！」龍母怪笑一聲，道：「我就要這一股之地！」說完，連忙一屁股坐下，剛好塡滿了穴地的正中。龍母以眼望着賴布衣，滿心歡喜，心想，這小子這回輸得心服口服矣！

賴布衣不動聲息，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！小子說過，答應你的要求，但你也要答應我一個要求啦！」龍母無奈，只好道：「你說，你說！」龍母心道，我已佔了穴地正中一股之地，你還有什麼妙法可想？

賴布衣笑笑，隨即朗聲道：「好！那我就要座下的一針之地！」說罷，連忙拿出一根繡花針，插在龍母剛才坐過的一股之地的正中之處，這正是龍穴的穴眼，精華命脈所在，若少了這一針之地，

整座龍穴便龍氣盡洩，成了不值一文錢的廢物矣！

白髮龍母大怒，厲聲道：「賴布衣！你既已答應老身要這一股之地，爲何卻拿這大法破我好事！」

賴布衣肅然答道：「婆婆！小子方才說過，你我各答應對方一個要求，我的要求必比你的要求小麼？如今你要的一股之地我答應了，我要求的僅是一針之地，比你要的小得多，你可不能言而無信！」

龍母登時怔住，無話可說，心中怒極，但又不能反悔，恨得怪叫連聲，狠狠的用龍頭枴杖一點地面，遂化一陣狂風而去。

賴布衣見龍母想化狂風而去，連忙俯伏地上，叩頭遙祝道：「小子雖蒙龍母相讓，得此龍穴，但龍母大恩，斷不敢忘，必令後人世代拜祭，歲歲供奉！」拜畢站起，忽聽一陣縹緲仙音在雲際間傳了下來：「賴太素！汝雖勝而不驕，知恩圖報，可見爲人忠厚，老身法像，可供於廟內，吾保南雄鎭世代昌盛！所傳堪輿秘學，愼爲施用，免遭天譴，愼之！愼之！」彷彿是方才白髮龍母之聲，賴布衣心頭一震，再次拜伏在地。

豈料那聲音又道：「汝宅心仁厚，固然爲人稱道，但江湖風險，人心奸詐，不可不防，老身再傳你一套防身之術，助你行走江湖，濟世救民。汝可有什麼防身器具？」

賴布衣道：「可憐小子與武學從不沾邊，又何來防身器具？」平日得心應手的只有一隻玉葫蘆！」

那聲音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如此，老身就傳你一套葫蘆心法吧！你須用心記住！……依此心法日夕唸頌，自會得心應手，融匯貫通，此心法有成之日，雖不能傷人，但足以抵擋千軍萬馬，汝愼爲用之，切勿輕傳世人！切記！切記！」

言畢這聲音戛然而止，一陣清幽笛聲遠遠而去，月色如水，山風陣陣，一切重歸寂靜。

賴布衣朝那笛聲遠去處又拜了幾拜，才翻身爬起，向那方才繫在樹下的老青驢走去，他打驢背上抄起那隻玉葫蘆，咕咚咚的直把一葫蘆酒全喝光了，他登時有了幾分醉意，一時間意氣風發，情不自禁的手持玉葫蘆手舞足蹈，口裏喃喃的唸頌剛才白髮龍母所授的「葫蘆心法」：「噫！危乎高哉……說的是：一脈相傳，二分明月，三迭陽關，四分五裂，五彩繽紛，六月飛霜，七擒七縱，八面玲瓏，九轉功成……好詩！嘿，這哪是詩，分明是一套絕妙的防身葫蘆神功！」

賴布衣嘴裏吟哦，手中葫蘆和着步法，不由自主的隨着那「葫蘆心法」的意境舞弄起來，他把玉葫蘆當空一舉，彷彿迎架對手殺臨的兵器，隨即順勢把玉葫蘆一沉，如眞箇對敵，就把對方的兵器牽砍向對方的腳下！噫？這一式「一脈相傳」果然妙用無窮！賴布衣的心意驀地被吸進這「一脈相傳」的意境中去，手腳就更不能自制，手捏的玉葫蘆舞得如潑風般的快速，隨心所欲的向對方腳、腿、腰、腹、胸、頭牽砍下去，他手中的玉葫蘆猶如在劇變，一變二、二變四、四變八……一式「一脈相傳」，竟可以化解爲七十六路迎敵防身招數，光是這一式「一脈相傳」融匯貫通，便足以抵擋一百幾十人的全力圍攻！第二式「二分明月」，不但可以同樣化爲七十六招，且更可與第一式「一脈相傳」化合而成一百五十二招，第三式「三迭陽關」意似不捨，實則誘敵情迷失卻鬥志，與第二式「二分明月」同樣可化合成一百五十二招，若三式聚匯，竟可立成三百零四招！如此這般，若九招匯合，化成的招數，只怕就連大名鼎鼎的神算先生沈括的「隙積神算術」也難算清！

賴布衣畢生浸淫風水堪輿奇學，對武學一道本來荒疏，但豈料一朝獲白髮龍母秘授一套「葫蘆心法」九式，便立能領悟前三式的玄妙，這也是他骨架清奇、心性聰慧、根基深厚之故。賴布衣雖然只是初步領悟前三式，但已慧悟這一套「葫蘆心法」九式的以靜制動，隨心所欲萬千變化的玄妙神奇，他不禁仰首歎道：「好一套葫蘆心法，三三三不盡，六六六無窮，怪道九轉功成，果然不虛，當眞是普天下混江湖之一大偉觀也！初觀僅如銀線，既而漸近，則有如玉城雪嶺，際天而來，雷霆聲勢，震撼激射，吞天沒日，勢極雄豪，若九式學全，普天之下何處不可去？有誰傷得賴某分毫！」

至此，賴布衣方醒悟白髮龍母的一番苦心，先傳他堪輿秘學，再授他絕世防衞神功。賴布衣暗自警醒自己道：「賴某一日之間，竟獲連番際遇，脫胎換骨，賴某日後當一本濟世救人吾道要旨，決不敢稍負上天造化之意！」

賴布衣在這林中山地逗留了半晚，不覺已是夜深月斜，他惦掛大恩人張興父子安危，便無心再在此處逗留，他在方才那穴地處做好標記，便飄然的翻上老青驢，直向廣東邊緣重鎭南雄西郊馳去。

* * *

一路上，賴布衣心潮起伏，得得的驢聲，更勾起他對前事的追憶，他想起自己本欲憑自己精研的風水堪輿奇學報國爲民，一洗衰頹的南宋國運，豈料卻遭奸相秦檜忌恨，爲求自保，遂棄職浪游，秦檜竟欲斬草除根，派人四出尋訪追殺，他輾轉南下，剛入廣東地域南雄一帶，又慘被赤練蛇咬傷，幸得張興及他的四歲小兒，用口吸吮毒液，才挽回一命，與恩人細談之下，竟又親耳聆悉一幕慘絕人寰的滅門慘劇……

原來張興乃南雄鎭內一位祖傳的行醫世家。家中尚有高齡老父，及一妻一子，四口之家全憑張興行醫收入，日子雖與富貴無緣，但兩餐倒也不缺，更兼妻賢子孝，日子倒也過得安樂淡靜。

一日，張興伴妻子張氏出街逛集，半途卻被一班闊少迎面攔住，爲首一名惡少，光天化日衆目睽睽之下，竟纏着張妻口出汚言淫語，多番調戲。張興認得此人乃南雄鎭內現任朝廷御史宋高之子宋仁，風流成性，仗恃父勢，拈花惹

草，被他或誘或逼而姦的良家女子，不知凡幾。張興雖然心頭憤恨，但自知勢難與之爭敵，只好一言不發，咬牙隱忍，拉妻子急步離去。

張興夫妻喘呼呼入得家門，張父見狀，急問究竟何事，如此驚惶？

張興正欲訴說，此時門外卻闖入三位不速之客。二個家丁打扮，橫眉怒目；一個卻是師爺模樣，鼻樑低架一副金邊眼鏡。師爺不待招呼，便大模大樣的坐在廳中正首之位，二郎腿交疊，皮笑肉不笑的開口說道：「我家公子宋仁欲娶一妾，方才之婦人麗質天生，正合宋公子之意，今欲以五百両金爲聘禮，諒汝等當無異議！」說話極爲蠻橫無理。

張興一忍再忍，幾次想發作，但終於還是勉强按捺怒火，忍氣吞聲的回道：「此婦乃小民妻室，世間哪有强人賣妻之理？請先生好言與你家公子說話！」

師爺冷笑，道：「我家公子說出之話，欲辦之事，無人敢說不字，公子的話，就是世間之理！」

張興已按捺不住了，斷然拒絕道：「糟糠之妻不可棄，休說五百金，就算萬金亦難動我心，先生請回，恕在下失陪了！」張興站起送客。

師爺陰毒的一笑，道：「如此，本爺告辭了！」更不多說，氣沖沖而出。

當晚，正當張興一家入睡之際，大門忽被十數條大漢推倒，衝進屋內，拉住張興父子拳打腳踢。張父已是年邁之人，那還禁得幾下拳腳？當場便口吐鮮血，奄奄一息。張妻見狀，把四歲大的娃兒放在床上，披頭散髮，奔出屋外，悽聲呼救。門外的大漢趁機把她一把抱住，呼嘯而去。

張興父子傷殘，呻吟倒地，娃兒驚嚇，啼於室中。鄰居這時才敢進入，見狀亦爲之垂淚，鄰居把張興父子扶到床上，張父吐血不止，當晚便因傷重而死。張興躺在床上，三日三夜，才勉强掙扎下床，打聽之下，妻子張氏竟不堪凌辱，含恨自殺身亡。張興痛哭一場，抱着兒子，四出奔跑告狀，直告上廣東督撫大人面前，竟被批下公文，稱張家二人皆自傷而亡，咎由自取，與人無咎。張興一日之間，妻亡父喪，到此田地，眞箇是申訴無門，寃塞滿胸！

豈料宋仁這惡少，探知張興四出告狀，頓起殺心，竟要斬草除根，殺掉張興父子，幸得鄰居聽聞訊息，冒死通報，張興連夜攜子逃到西郊荒野，結草爲廬棲身偸生，才避過滿門滅絕的慘禍，就在此時賴布衣輾轉南下，到達此地，被赤練蛇咬傷，倒在張興草屋前面，奄奄待斃，張興幼兒張珠兒首先發覺，回去告訴張興，張興悉心救治，更與兒子輪流用口吸吮賴布衣之傷口的毒液！賴布衣淸醒後，獲悉張家這一段慘事，亦不禁爲之落淚，他猛的一拍破桌，決然道：「恩公暫且寬懷，只要賴某有口氣在，定必替你雪此寃仇！」話雖如此，但張興卻只是苦笑，他委實不敢相信，就憑這落泊的江湖浪客，能鬥得過宋家這猶如泰山壓頂的仇家！但張興爲人厚道，不忍傷了賴布衣的心，因此便唯唯以對，賴布衣吩咐他暫且把妻父的屍體停放陰涼山洞，待他尋着下葬之地再作打算，切勿草草拋棄於亂葬崗中。張興亦唯唯答應了，到此山窮水盡的地步，張興還有什法子可想？

日出日落，月缺復圓，轉眼間一月過去，賴布衣的蛇傷在張興悉心調理之下，已經痊癒，賴布衣便堅執騎着老青驢上路，替張興尋一處風水龍穴。不料天賜奇緣，得遇龍母，既得一套堪輿秘學，又得九式葫蘆心法，還終於尋着一處潛龍結穴之地……

行行想想，不知不覺老青驢已踏近張興那座建於荒郊的草廬，草廬的木門依呀蕩開，在門縫處鑽出一位精乖伶俐的娃兒，這娃兒朝賴布衣這面略一探頭，便歡聲叫道：「亞爹！騎青驢的伯伯又返回啦！」娃兒話音剛落，木門便猛的大開，從裏面走出一位中年男子，一副慈祥面目，更隱含幾分酸苦，這人正是賴布衣念念不忘的大恩人張興，那娃兒就是張興幼兒張珠兒。

張興父子把賴布衣迎進草廬。張興道：「賴先生果信人，小可還道先生已捨我父子遠道而去哩！這一去竟是半月有餘。」

賴布衣道：「賴某豈是忘恩負義之人！張恩公之事未了，賴某決不離開南雄！」

張興道：「賴先生言重了，小可豈敢以恩人自居？不過同是天涯淪落人，先生有難，小可理應伸出援手吧了。」

賴布衣一笑道：「張先生說的是，既同是天涯淪落人，先生如今大難未除，小可難道就不應伸出援手麼？」

張興强顏笑笑道：「賴先生如此說，莫非已替小可尋着一處風水龍穴麼？」

賴布衣點頭道：「尋穴之事，果然已有着落，但此舉只是第一步，若要重振家運，還需大費周章。」

張興道：「如此，請教賴先生這第二步又如何走動？」

賴布衣沉吟道：「張先生可聽說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振興命運之道？因此，這第二步便須賴某親入南雄，實地堪察先生祖墳、祖居，然後方能有所定奪！但南雄鎭內，宋家惡勢力遍佈，張先生如何領賴某進去？此正是賴某犯難之處。」

張興想了想，道：「小可逃來此地，眨眼已近半年，想來宋仁這惡少必以爲張興已橫死荒野，戒心定然淡化不少，小可再經化裝，悄悄而去，相信行藏不會敗露。」

賴布衣點頭道：「難得恩公如此苦心，甘冒大險，所謂誠心所致，金石爲開，賴某自信你張家日後必定重振家運，洗雪沉寃！」

當下二人商量停當，決定第二天一早把珠兒先抱去就近的一戶人家寄住，安頓好娃兒，然後就盡早趕路潛入南雄。

第三天一早，張興便化了裝，扮作賴布衣的挑夫，好像一對行商，挑着貨擔，施施然的上了路。

一路無事，半日工夫，南雄鎭便遙

遙在望，賴布衣的雙眼卻就多了幾分忙碌。

南雄鎮，亦即今日廣東省南雄縣，地處粵北山區。左有庚嶺，右有油山，左右護衞，鎮中更有湞水穿行。今日的南雄鎮，方圓幾十華里，儼然是粵北山地的一座大鎮，但在當時，南雄鎮卻少得可憐，方圓僅有二華里左右，南北而向，鎮的北門外，有「鳳凰橋」是一座三個拱眼的石橋。北門、中段和南門各建有一座以紅石爲基礎的城門形小樓，進入北門，前行不遠，右旁的曠地，叫「過水塘」，又叫「雷屋」。稍遠處，有一座「八角樓」，樓上供有神像，紅面無鬚，披紅袍，叫「太子菩薩」，足踏一座木獅子，兩旁又有一對小木獅子，底座還有一雙「神鞋」。

賴布衣與張興步入鎮中，賴布衣心中暗道：「南雄左有庚嶺，右有油山，聳左爲龍，聳右爲虎，龍虎相應，華表捍門，更有湞水中穿；山爲氣，水爲財，山水聚會，丁財兩旺，居於鎮內之人，氣運與財運皆無往而不利，確是一萬金難求之地，但因何人丁如此單薄？再者張興世代居於鎮內，本該亦可托其福蔭，爲何卻迭遭慘變、妻亡父喪？

轉念間，賴布衣忽然想起什麼，「咦！」的驚歎一聲，急急對身邊張興說道：「快帶我到你祖居之處！」

本來約定先上張家祖墳察看，但如今卻急着要去祖居，張興被賴布衣弄得一頭霧水，也不知他肚裏賣什麼妙藥，但也不便多問，便領着賴布衣，挑着貨擔，低頭急急趕路，悄悄往鎮東側的鴨尾巷走去。

南雄鎮鴨尾巷位於鎮之東南，說是巷，其實只是三數戶人家聚居於此，短而寬，形似鴨尾，故稱爲鴨尾巷。據說這個名字還是張興祖父有感其形而命名的，整條巷恰恰橫跨在一條用鵝卵石鋪成的古驛道上，驛道由北至南，直通梅縣關，亦即「梅關」。

賴布衣驟見之下，眉頭一舒，暗讚道：「南雄鎮山水聚匯，已是福蔭之地，這條小巷順勢而成，中有通衢大道，正是『一道穿行，鵬程萬里』之格局，好地！好地！」

賴布衣急問張興道：「此巷叫什麼名堂？」

張興回道：「此巷叫鴨尾巷，乃先祖有感其狀如鴨尾，短而寬，故稱其名。」

賴布衣一聽，馬上眉頭緊皺，暗道：「鴨尾者，短而寬，有如掃把，便什麼福蔭也被掃去了！可惜！可惜！」

賴布衣沉吟間，張興已領着他走到巷的南面，指着一所殘破大鐵鎖加封的宅居，對賴布衣道：「這家居屋，便是小可世居之所張家堂。」

賴布衣舉目細看，但見這所居屋一疊三間，三間一般大小，屋前屋後，野草雜生，通水渠早被塞死多年，便暗暗皺眉。他吩咐張興打開鐵鎖，兩人悄悄而進，只見屋內因通水渠淤塞，地面潮濕污穢，便又一皺眉，再出門外，發覺這幢屋宇座東朝西，與南北走向的驛道正成相反之勢，他的眉頭便第三次皺緊。心道：「污濕不相宜，人口必多疾；座東朝西，逆交驛道，非但不能得福於驛道千人朝拜之福蔭，反而成相尅之勢；況屋脊朝東，所受夏雨南風必多，流水沖屋脊，丁財化爛蕪；東風最烈，名爲凹風，今屋脊朝東，正應凹風射脊之勢，最爲凶險不過，所謂凹風射脊最爲凶，犯者孤寡與貧窮，正應了凶兆之格，更堪者屋外通水之渠淤塞，宅邊常有水纏，成毒蛇繞體之局，又安得不喪禍連綿！」想到此，賴布衣心內不禁連連歎息。

張興以醫濟世，仁心仁術，救死扶傷，陰積功德可謂不少矣，但卻偏又遭此慘禍，按佛教的倫理學說，好有好報，惡有惡報，豈非反常？但堪輿大師曾文正公曾說：「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」，乃爲決定運程順滯之要旨，由此可知南雄張姓家族之浮沉決非偶然。這是後人評述之語，表過不提。

賴布衣細察完張家堂，一言不發，轉身就走。張興疑惑不解，側眼偷看賴布衣一眼，只見他滿面肅然，低頭往前急走，便不敢多問，挑起貨擔，跟着他走出鴨尾巷。

賴布衣待張興走近，忽然低聲說道：「你快帶我到你家祖墳處查勘，一切便知端詳矣！」張興唯唯答應。

張興在前，賴布衣隨後，兩人低頭急走。此時天色已近黃昏，夕陽西下，二人走出南雄鎮，來到一處荒涼的亂葬崗，只見三兩枯樹，上面纏滿枯黃的長藤，偶爾有三五隻烏鴉驟然飛臨枯樹，「呀！呀！」叫得幾聲，待賴布衣二人走近，又呀呀驚叫着飛逃而去。

張家祖墳緊靠亂葬崗的東面。由於當年草草下葬，且累經幾十年，更殘敗不堪，就連墓碑上的字跡亦模糊不清矣。四野寒風襲人，枯藤、老樹、昏鴉，一片荒涼景象。

賴布衣瞧着直皺眉，暗說道：「此穴地既不藏風，又不得水，靈氣散於飄風，陰煞重重，淋頭淋腳，四勢無情，五害相侵，如此敗絕之地，後人焉得福蔭……」思想間，抬頭一望，見對面五十丈開外，卻有一座華墓，墓周全由華石築成，墳前兩對石獅，石獅的雙眼如電，恰恰射向張興祖墳。賴布衣暗吃一驚，忙轉身問張興道：「此穴乃何家祖墳？」

張興歎氣道：「南雄鎮內，除了宋家，還有誰有此偌大財力，築此華墓！」

賴布衣一聽，連連搖頭，倏然說道：「這就是了！這就是了！」

張興驚道：「賴先生有何見教？」

賴布衣面露驚駭之色，沉吟說道：「你家祖墳既不藏風，又不得水，福蔭靈氣散於飄風，陰煞重重，淋頭淋腳，四勢無情，五害相侵，此是一絕；更堪者宋家之墳居高臨下，墓門石獅名曰煞虎，煞虎之目電射而下，對準你家祖墳，煞氣直透穴中，此乃煞虎相食之格，此二絕也，有此二絕，焉得不被宋家害到家破人亡？此乃氣運，亦是風水陰煞所致也！」

張興一聽，悶悶不樂，只是連連歎

氣。賴布衣一時也無從安慰，兩人默默無言，便決定先返回草廬再作打算。

一路上，賴布衣思想道：「張家祖墳不但所葬乃陰煞之地，且吃正宋家煞虎之射，自是要遷移；張家在鴨尾巷之祖居，汚濕不相宜，人口必多疾，座東朝西，逆交驛道，非但不能得福於驛道千人朝拜之蔭，反而成相尅之格，又屋脊朝東，所受東風最烈，東風又名凹風，孤寡貧窮，如此看來，張家要振興家運，遷墳建宅勢所必行。但張興慘遭大禍，一貧如洗，那兒去籌這許多銀兩？」想及此，賴布衣不禁心懸重石，愁眉不展。

當時市面流行之貨幣，一是開元通寶，二是銀元寶印銀錠。建一間三疊大屋需銀廿兩，遷墳移墓亦需銀廿兩，這兩筆數目對赤貧人家就是天大數字，當時一家四口人的一月食用，所需銀兩僅五、六兩之間，試問張興怎拿得出這四十兩銀？賴布衣自己也是兩袖清風，一貧如洗。

回到鎮西郊草廬，賴布衣把自己的意思告知張興，張興雖然認爲這是絕望中的解救辦法，但說到遷墳建宅，偌大一筆銀兩，卻打何處籌集？就是這一個「錢」字，把賴布衣和張興都難住了。兩個愁悶人對愁悶人，默默無言，雖然不說，但彼此均知道對方欲說而未說，說出來亦等於白說，那就不如不說。彼此心意相同，不說也罷。

當晚，賴布衣躺在硬板床上，輾轉反側難以入睡，第二天一早，賴布衣匆匆梳洗畢，便向張興告辭說：「你我暫別三日，分頭想想辦法。三日後，不管事態如何，再在此地相聚可也。」然後賴布衣拿了一支青竹杆，紮了一塊白布，順手抄起玉葫蘆，就匆匆而去。

張興待賴布衣離開後，收拾一下細軟，挽了個黃包袱，也步出草廬而去。走了半里路，他忽然粗着嗓子喊道：「各位！在下專醫蛇傷蟲咬奇難雜症，擔保手到病除！如蒙惠顧，無任歡迎！」原來他準備遊歷四鄉，替人醫病，賺多幾錢銀兩，趁着無人，便試着演練江湖郎中的腔調。這般的吆喝着，張興一直朝西面走遠了。

* * *

賴布衣腰纏玉葫蘆，拄着一支青竹杆，青竹杆上的白布迎風飄飄揚揚，竟一直朝南雄鎮而來，也不知他肚子裏賣什麼靈丹妙藥。

南雄鎮正街鳳凰橋畔，座落有一家酒店，北方的酒店，多用長條形白布，上寫一個「酒」字，高高的掛起來，名曰「酒旗」，又叫「酒帘」，而在南方，特別是粵川一帶，酒店多不用此標誌，只在門前掛了一個圓形的黑漆牌子，上寫一個金色「酒」字，所謂黑漆地金字酒牌，即指此也。

此時正是日高一丈。鎮上來往客商甚衆，他們在四鄉運來一批貨，交到鎮上大字號的貨棧，結了賬，銀兩便到手了。手頭有了錢，少不免到附近的酒店喝上幾口陳年白干。這家酒店的主人叫李二曲，他賣的酒，也就叫「二曲白干」，但不知怎的，據老板李二曲自己說道，自開張多年，生意平平，僅夠維持兩餐，他所言或許不虛，就拿今早來說，雖已是日上三竿，光顧的人客依然稀稀落落。這老板李二曲的臉色可就照例的不大好看。

這時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男子打店外走了進來。只見他腰纏玉葫蘆，托着一枝青竹杆，青竹杆上紮了一塊白布，灰頭土臉的，十足一副乞兒模樣。他一直走進店內，開口不是要酒，卻說道：「掌櫃！請借一枝上好的狠毫筆用用！」

李二曲一眼瞥見這男子衣衫襤褸，心道不是乞兒亦是混混，眉頭早就擰作一堆，再聽他開口並非要酒，竟是借筆，心下更老大不高興，愛理不理的冷冷的道：「老頭！你要筆？不要酒？你識字？」說罷陰陽怪氣的「哼」了一聲。

他說的是粵北話，賴布衣雖在北方長大，但久走江湖，這粵北土話倒也難不到他。賴布衣被這掌櫃奚落，不但不動火，反而心中暗暗好笑：賴某年方四十，卻被人尊稱一聲「老頭」，妙！妙極了！這番打扮，只怕就算與奸相秦檜打對面亦無碍矣！心中好笑，他的臉上因而就跳出一點笑容。望着李二曲連連點頭道：「對！對！小可萬事俱備，就只欠一枝上好毛筆，掌櫃肯借給我，待會我自然就有錢銀付酒賬矣！」這人自然就是化裝入南雄鎮的賴布衣。

李二曲被賴布衣弄得又好氣又好笑，心道：「這混老兒擺明是作弄老子來了，好好好！且看你憑一枝禿筆如何就可換得酒錢！」於是他把櫃枱上就近的筆硯朝賴布衣身前一推，沒好氣道：「請便！請便……哼！這雖不是狠毫，但區區羊毫拙筆只怕你還使它不動哩！」

李二曲的奚落，賴布衣毫不經意的報以一笑，更不打話，抄起筆杆，滿蘸墨汁，鋪展青竹杆上白布，隨手揮筆就寫道：「綠野堂前開萬頃規模，滿貯山川秀色；青竹杆上掛三尺白布，高懸世間禍福。」字體龍飛鳳舞，頃刻而成，當下把個掌櫃李二曲驚得呆了，心道：「這混人果然寫得一手好字，但口氣托大之極，若非不世奇才，便準是混世瘋子！」

賴布衣與李二曲糾纏之時，酒店內早有好事者圍攏過來，起初尚感到好笑，待賴布衣在白布上揮字，卻皆目瞪口呆，有人忍不住就叫道：「原來這人是占卦算命先生，但不知是否靈驗哩？」旁邊有人接口笑道：「亂世多文章，你管他靈不靈驗？反正這世上欺世盜名之輩多的是！」但也有人急忙道：「我也不管他靈不靈！只求他教我一個法子，解救雙耳之難，他就是雷某人的皇帝老子！」

說這話的人姓雷，名德心，是南雄鎮開米舖的老板，這人粗壯肥胖，斤兩甚是嚇人，卻最怕老婆，也怕得坦率可愛，他常對人說道：「我那母夜叉，普天之下也難有人比得上她擰耳朵的招數！」

雷德心扯開圍攏的衆人，向賴布衣舉手一揖道：「這位先生請了！在下有一難題，正想向先生請教！」

賴布衣道：「尊駕欲問何事？」

雷德心歎氣道：「在下乃南雄米舖老

板，財運倒也順遂，但丁運不佳，只因老婆太凶，每晚同房，照例先擰耳朵嚴詰一天行踪，如此這般，便什麼夫妻魚水歡的興緻也沒有了！敢請先生設個法子，解救在下耳朵之難！」言詞甚爲懇切。

賴布衣不禁莞爾一笑，道：「在下南來粵川，所見算命先生不少，尊駕難道就捨不得花錢去請教麼？」

掌櫃李二曲冷冷接口道：「他哪兒沒去請教？只是人家教他懲治悍婦，重振夫綱，他卻跟人翻臉，說什麼他發財全靠怕老婆，若要他懲治悍婦，這是害他而非救他！雷老板是鎮內出了名的妙人，碰上不知打哪兒鑽出的瘋子，剛好是天造地設的一對！」

賴布衣聞言微微一笑，瞧着雷老板故意道：「欲救耳禍又何難？相金妙計兩相關！」

雷老板會意道：「這個好說！好說！這是白銀一錠足半兩，若是靈驗，再加雙倍奉酬！」

賴布衣微笑：「訂金三錢足矣！」賴布衣接過雷老板那錠銀，朝櫃枱啪的一放，又解下腰纏的玉葫蘆，道：「掌櫃！打滿葫蘆，餘數找回雷老板可也！葫蘆酒銀三錢權且寄下，若不靈驗三倍奉還！」

李二曲但得有人光顧，登時便笑口吟吟的忙着舀酒，但在心裏卻道：「這瘋子妙人，擺明是一對混帳！家中悍婦，不施夾棍卻說什麼妙法解救！不管他，不管他，生意淡薄，好歹先做了這三錢銀生意再說。」

賴布衣接過盛滿酒的玉葫蘆，咕咚的喝了一大口，把青竹杆朝就近的酒桌一靠，端坐椅上，便向雷老板臉上仔細端詳起來，然後便微微一笑，伸手一拍桌子道：「有了！」

賴布衣此話一出，不但旁邊的人嘩然的驚疑，就連誠心誠意討教的雷老板亦迷惑不解道：「小可曾向衆多相命先生請教，素稱最靈驗最精明的也得向他報上生辰八字，先生竟一言不發，便有解救之法麼？」

賴布衣微笑道：「相由心生，生乃運命之本，又何必計較那區區生辰八字！你附耳過來，我教你一法，保你日後夫妻和睦，早生貴子！」雷老板果然附耳過去，賴布衣在他耳邊悄聲說了幾句什麼，把個雷老板弄得臉皮由青變白，由白又轉紅，卻不住的點頭，末了更一拍大腿，大聲叫道：「先生簡直不是人！」

有好事者接口道：「雷老板今回上當矣！」

雷老板雙眼一瞪，怒道：「我如何上當？」

這人道：「你罵這位先生不是人，定然是他胡說八道，你被騙了！」

雷老板道：「我說這先生不是人，簡直是活神仙！他與我素未謀面，卻把雷某人藏在骨縫的隱衷也一口揭穿！如今我知道應付老婆的妙法矣！這先生簡直比太上老君的仙丹還更靈驗！」

這人道：「他到底說你什麼來着？便教你佩服得五體投地？」

雷老板的面皮再泛紅，欲說又怕說，不吐又不快，終於一拍胸口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這等話本來難於啓齒，但爲替活神仙賣招牌，也顧不得許多矣！圍繞雷某多年的房事不擧之頑癥，居然被這位先生一眼瞧穿！還教了應對調理妙法，擔保三日靈驗！各位，他不是活神仙還是什麼？好好！暫且告別先生，雷某這就立即回家踐行妙法去也！」雷老板說走就走，當下就急急腳、興衝衝的走了。

雷老板這妙人剛走，酒館內立即就騰起一陣笑聲，有人道：「做男人的那話兒不擧，自然就愧對嬌妻，也難怪雷老板如此怕老婆矣！」言畢衆人大笑，有人又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不知那解救之法是否靈驗？若不靈驗，不外是走江湖的雕蟲小技罷了！」於是衆人又用半信半疑的目光瞧着賴布衣。

賴布衣對衆人神情權充不聞，亦作不見，只微笑而不語。坐了一會，他覺得肚子餓了，便向掌櫃李二曲招呼道：「掌櫃，先上三碗上等英德紅茶、四兩白干，外加一碟肉絲炒菜、兩碟燒鷄！」

李二曲一聽，暗暗估算一下，這幾樣貨式小說也得五錢銀，這混老兒如何吃得起？要待不理，卻又犯難，因他好歹也是主顧兒，方才還做了他三錢銀生意，若加拒絕，這些跑江湖的出去一唱，那二曲酒莊的名頭豈非有損？罷罷罷！先上菜再說，睜大雙眼瞧緊，莫讓他賴了賬就是！這一轉念，無奈只好朝跑廚房的伙記吆喝道：「來呀！三碗英德紅茶、四兩白干，再加菜炒肉一碟、燒鷄兩碟！」

一會後，三碗英德紅茶先就送了出來，隨後，四兩白干、一碟肉絲炒菜、二碟燒鷄，香噴噴的，也端上賴布衣的面前，賴布衣也不管衆人瞧傻子似的瞪着他，伸筷就大嚼起來，味道可當眞不錯，賴布衣越吃越有味，心中暗道：「這酒莊老板雖然小家市儈氣太重，但做生意倒還貨眞價實，就連這等尋常菜饌也肯着力泡製！」只因賴布衣忽生這一念，掌櫃李二曲便有福矣，這是後話，下文自有詳述。

賴布衣狂吞大嚼，已快把桌上的燒鷄呀、白干呀食光喝淨啦！這下子李二曲可越發緊張，他瞥一眼賴布衣，只見他施施然的「嘖嘖」嘴，捧起紅茶，呷了一口，伸了個懶腰，舒服之極的模樣。

李二曲心內咬牙道：「這混老兒！舒服，現下你舒服，等會兒結帳時，拿不出銀兩，砸爛你那欺神騙鬼、詐飲詐食的招牌，就該知道味道！」

這時，賴布衣向伙記招手，作出要結帳的樣子，李二曲一見，怕伙記誤事，連忙打櫃枱那面走過來。

賴布衣一笑，道：「如此麻煩掌櫃啦……來結個帳吧！」

李二曲雙眼骨碌碌的瞪緊賴布衣，只防他趁算帳時溜之大吉，只拿半隻眼點算枱上的碗碟，口中喃喃道：「呀！英德紅茶三碗、燒鷄兩碟、四兩白干……呀，共銀五錢三分七！……多謝了，客官！」說着，連忙向賴布衣伸出手來，他

可作好準備，這手不但可用來收錢，必要時，還把溜走賴帳的這混兒當胸揪住！

賴布衣微微一笑，伸手往懷裏一探，作掏錢狀，眼睛卻凝視李二曲，忽然道：「啊！掌櫃，請問貴姓？」

李二曲一聽，面色一變，心道：「賴帳的技倆來了！」便連忙道：「敝姓李，卻與你非親非故，也並不認識你！」心中忖道：「我非把任何賴帳的門道堵死，我看你還能要出什麼鬼花樣！」

賴布衣卻毫不動容，又輕輕瞥了李二曲一眼，驀地張口問道：「李掌櫃，你有傷心事麼？莫非家中兒孫輩欠安？」

李二曲嚇了一跳，伸出的手情不自禁的收了回去，撓了撓頭皮，奇道：「正是呀！家中那小孫兒，忽患了急病，請了郎中看，也瞧不出名堂，眼看不成了！先生你……並非本地人，你怎的知道？」

賴布衣微微一笑，輕聲道：「掌櫃眉間有晦氣，直犯田宅宮，當主家中兒孫輩目下災禍臨頭！」

李二曲定定的望了賴布衣一會，突然俯身深深一揖道：「果然，果然！一切正如先生所說，先生既能點破在下疑難隱衷，想必有辦法解救，在下膝下只此孫兒，李家香火承繼，眼看便全靠他了，請先生慈悲為懷，教我解救之法，若能救他生命，在下甘願重金報酬！」

賴布衣此時臉上的嘻笑突然盡歛，滿面肅容，他凝神注視李二曲，好一會才道：「貴孫兒生於何年何月何日何時？」

李二曲道：「小孫在辛酉年六月十三寅時出世，虛年六歲，他自出世後，自幼便多病痛，這小傢伙可把一家人愁壞了！」李二曲愛孫心切，不由便露出滿臉祈求之色。

賴布衣默默沉思一會，忽仰首道：「按在下推算，此子年月日皆無大碍，但請問李掌櫃，你家在寅時可有刑衝之事？」

李二曲想了想，道：「沒呀！那有刑衝之事？」

賴布衣微笑道：「李掌櫃且仔細想想看……亦即說，寅時可有什血、刀的碰撞？」

李二曲一聽，慌道：「什麼血呀、刀呀的？沒有！並無此事！」

這時一位走進店內不久，甚有氣度的中年男子忽然接口道：「二曲，你賣的燒鷄，是自家養的，還是打從市場上買回？」

李二曲扭頭一看這中年男子，忙招呼道：「啊是周老爺！好教周老爺得知，小可店用的燒鷄，是打從市場上買回家劏的。」

賴布衣道：「是什麼時份劏的？」

李二曲道：「幹這行的，不早不行，每日照例要在早晨四點鐘時份！」

賴布衣微笑道：「李掌櫃！這就是了，你在晨早四點劏鷄，正是寅時中時份，貴孫兒是寅時出世，這正是刑衝相撞，命犯刑衝不死半瘋，豈能避過災禍？日後改在早上六時劏鷄，我保你孫兒從此健康無恙！」

李二曲仔細一想，狠狠的一拍大腿道：「是呀！是呀！這麼大的事，怎的以前就沒想到？多謝先生！多謝先生指點迷津，在下這就立刻奉上白銀二十兩！」白銀二十兩，李二曲的酒莊要做幾乎半月的生意了，由此可見李二曲對賴布衣的感激流涕。

賴布衣卻微笑道：「李掌櫃，這頓飯錢？」

李二曲一聽連忙擺手搖頭，連聲道：「小意思！小意思……先生幫了如此大忙，區區廿兩酬金還不足言謝，那敢收先生區區飯錢麼？免了！免了！」

賴布衣大笑道：「在下行走江湖，勘察風水、占卦相命，必先定價錢，若未定價，決不收酬，願與不願，悉隨尊便。方才既未定價錢，豈敢收酬？飯錢既免，兩者皆免，各不相欠吧！」說罷哈哈大笑。

這時門外跌跌撞撞跑進一人，眾人一瞧，原來卻是半日前匆匆而去踐驗妙法的米舖老板雷德心。

雷老板跑到賴布衣面前，納頭便拜，嘴裏直嚷道：「活神仙！活神仙！多謝活神仙！……小可今回特地送酬銀來了！」說罷雙手捧上兩錠白銀，足重廿兩。

賴布衣笑吟吟的扶起雷德心，也不客氣，接過銀錠，放入包裹之中，道：「方才只定收五兩雙倍，如今即是三倍收酬，餘下五兩，權當在下借貸，日後定必加息奉還！只因在下受人所托，欲忠人之事卻為錢銀犯愁，雷老板想必不會介意吧。」

雷老板一疊連聲道：「不介意！不介意！這是小可誠心實意奉酬，又何借之有？先生寥寥片言，妙法一道，竟把困繞小可數年的隱患一掃而去，這等天大恩德，便十倍、百倍奉酬亦不為過哩！」

雷老板這一嚷，眾人登時便哄笑一陣，有人故意問道：「如此說，雷老板從此可以重振丈夫氣概了麼？」

雷老板喜氣洋洋的道：「果然！果然！方才我聽了這位先生之言，回去檢查神枱祖宗牌位，果然發覺牌位背後有白蟻蛀食，剛一觸手，牌位應聲而折，於是便立即着人重新精製牌位，又與拙荊一道親手清理神枱，安好新牌位，燃上香燭，夫妻一道禱拜，拜畢返房小睡，拙荊忽然熱情如火，小可受其鼓勵，竟能重振夫道，一鼓作氣，夫妻同樂，事後拙荊竟然一反以往，變得含情脈脈，柔情似水，令小可好不快活！各位，你們說這位先生是否當世活神仙……但小可尚有一事不明，得請教先生，先生如何得知小可那不可告人隱衷？為何又知悉祖宗牌位有邪物相侵？邪物掃清為何小可夫妻便判若兩人？萬望先生賜教，不然準把小可懨悶而死！有勞先生當再重金以酬！」

賴布衣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初見雷老板時，便察耳黑額暗面烏青，此則腎水不濟、房事不舉之兆，又見老板命宮印堂帶灰，直犯主祠宮，此乃祖宗受侵不寧之像，祖宗不寧，後人又焉能安樂？故

老板終日心屈，心屈則損神，神、腎兩虧，男女又焉能和諧？陰陽不調則陰氣一轉陽亢，是以終日夫妻口角，此乃各事相牽，相接相承也。邪物一去，祖宗安寧，後人心清，心清則神爽，神爽則氣旺，氣旺則百病可解也，頑疾既去，夫妻陰陽和濟，自然就判若兩人矣！不但如此，在下還保你從此夫妻恩愛勝昔，時運牢固，早生貴子！」

賴布衣朗朗而言，一席話把在場衆人驚得目瞪口呆，均道：「如此神明，眞天人也！」

雷老板怔忡一會，才猛然醒覺，急忙再奉上酬金廿両道：「些許心意，請先生務必笑納！」

賴布衣拒接，道：「方才已借五両，就當還淸，各不相欠可也！」說罷哈哈又一笑。

在場衆人更爲心折，這時那甚有氣度的中年男子突然擠近賴布衣身前，俯身一揖道：「在下周中海，請教先生高姓大名？」

賴布衣微微一怔，凝神瞧了這男子一眼，見他衣飾華麗而大方，甚有氣度，知是鎭中非富則貴人物，便微笑道：「名姓乃身外之物，周先生又何必根究？有什麼指教，在下洗耳恭聽便是！」

周中海吃了這軟釘子，卻毫不動容，反而哈哈一笑，謝道：「是！是！做人處世但求其精神，理該抛去名姓這迷人外壳，是在下一時愚昧矣！如蒙先生不棄，便請到舍下一聚，好教在下一盡地主之誼如何？」

賴布衣略一沉吟，暗感這位周先生不但甚有來頭，且氣色祥和，一派君子風度，張興遷墳建宅之事，正要借助鎭中有力之士，何不趁機與他盤桓，以便見機行事？心下轉念，便微笑點頭道：「如此，在下就冒昧叨先生光矣！」

周中海聽賴布衣答允，大喜，趕忙吩咐身邊家僕道：「阿福速回先報知夫人，就說一位風水大師稍候到訪，速速預備酒菜，好替大師洗塵！」

阿福領命，急匆匆的先走了出去，然後周中海才笑吟吟的挽着賴布衣的手，歡天喜地的一道向鎭東的周家府第走去。

這時二曲酒莊內，掌櫃李二曲、米舖老板雷德心均一怔，暗道：「這位先生神龍見首不見尾，怎的周老爺卻一見如故，搶着把他接返家裏，莫非他已知此人底蘊，故此着力攀交？怎的方才他又稱此人爲風水大師？眼見此人必大有來頭，果如此，我等便白白走寶矣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周中海把賴布衣接返家中，酒菜果然很快便擺了出來。席間周中海頻頻勸酒，周中海夫人亦在一旁殷勤侍候，但正經話兒卻隻字不提，賴布衣心頭納悶，暗道：「賴某倒要看看你姓周的肚子弄什麼玄虛！」於是也就不動聲色，只管飲酒吃菜，天南地北的亂扯一通。

酒宴中，周中海把賴布衣迎進內廳，剛坐下，便有家僕捧出茶來，周中海接過，親手向賴布衣奉上，笑口吟吟的道：「先生請用茶，在下知先生素喜英德紅茶，故特地派人到鎭中高價買回一包英德嫩茶蕊，聽說特別香滑，但望合先生口味！」

賴布衣接道，謝了，淺呷一口，但覺果然茶質香滑，不同凡響，心道：「這等精製茶蕊，若在臨安京師，喝得上的非帝即王，當日自己貴爲國師時，高宗在偏殿召見，以先生之禮相待，才有幸叨光一杯英德嫩茶蕊，不料在南雄尋常大戶家也能喝上，看來周家在南雄果然甚有斤両！」賴布衣心內牽掛張興之事，但一時間又不知如何在周中海面前開口，周中海又絕口不提正經事兒，也不知他弄什麼玄虛，於是只好緩緩喝茶，以便靜觀其變。

賴布衣沉吟間，周中海估量天色已近晚，不敢再拖延，暗一咬牙，像下了狠心，站起來對賴布衣道：「在下有事請教先生，先生可否隨在下到書房一聚？不情之請，尙請見諒。」

賴布衣心道：「要來的終究來了！」便微笑道：「周先生不必客氣，有什麼指教在下洗耳恭聽便是！」說罷站起來，隨周中海到書房去。

走進書房，周中海隨即反手把書房門掩上，然後幾步走到賴布衣面前，突然跪下納頭便拜，哀哀求道：「請先生大發慈悲，打救打救！大恩大德，周家上下永誌不忘！」

賴布衣吃了一驚，忙伸手相扶道：「周先生先請起來再作商議！切勿折殺在下也！」

周中海卻不肯站起，道：「素知先生濟世爲民，慈悲爲懷，俠義心腸，定能解救在下於水火，若先生不允，在下便唯有長跪不起，以表寸心之誠！」

賴布衣被他纏得沒法，苦笑道：「若不違正道，非傷天害理之事，在下答應便是！周先生起來坐下再說！」

周中海登時喜上眉梢，霍的站了起來，向賴布衣作揖謝道：「在下先謝過先生大恩大德！有先生在此，周家大小定能解救矣！」

賴布衣苦笑道：「在下尙未知先生所求何事！又豈可斷言必能解救？」

周中海恭讓賴布衣到椅上坐下，悄聲說：「此處只得你我二人，在下就大胆說一句，在下不但不知先生能解救，還知先生姓賴字太素，號布衣，乃當朝國師是也！因被宰相秦檜嫉忌，爲求自保，才棄官浪遊，粵川百姓，因此得福不淺矣！」

賴布衣一聽，猛吃一驚，驀地站起，情不自禁便抄起腰纏的玉葫蘆，肅然道：「周先生如何能瞧破在下行藏？尙望坦誠相告，否則只怕先生難出這書房半步！」

周中海連忙離坐謝罪道：「在下唐突，令賴先生受驚，委實該死！但小可自問並無半分惡意，此心可鑑天地！小可之父，乃朝廷中書舍人周必大是也，在家父口中，小可親聽賴先生威名，又親眼得見先生在二曲酒莊略施神技，小可便斷信，普天之下，除了賴布衣大師，便再沒有人有此超脫、俠義氣度，超凡入聖的堪輿本領！但在酒莊人雜，秦檜

耳目衆多，故不敢即時點破相認，令賴先生吃驚，萬望先生見諒！」

賴布衣奇道：「周中書與在下確有交往，他自號平園老叟，與在下倒是脾性相投！但周中書自言祖籍吉州，與此地相距千里之遙，其家小怎的卻在這粵川南雄鎮上？委實令人不解！」

周中海道：「賴先生有所不知，家父自知京官難做，伴君如伴虎，稍一不愼，便滿門抄斬，爲家小安全之故，便預作退路，早日令我等潛入粵川，隱姓埋名，更不許過問功名，因此在下便在南雄落地，化名中海，以營商爲生，逐漸也闖下一番家業，豈料卻冤家路窄，朝廷御史宋高原來卻是南雄世家，其子宋仁仗恃其父勢力，在鎮內作威作福，魚肉百姓，人人恨之入骨，年前更逼得本鎮行醫世家張興妻亡父喪，但因其父宋高在朝中與秦檜奸相交情甚深，臭味相投，州縣官衙竟無人敢受理此案，宋仁便着人追殺張興父子，斬草除根，張興被逼攜子逃亡，現下只怕已慘遭宋家毒手矣！」

周中海提起張興之事，賴布衣不禁點頭道：「此事在下在鎮中亦有所聞，這姓宋的果然可惡！但周先生怎的又與宋家惹上了？」

周中海長歎道：「說起因由，個人慨歎！自在下遷來此地後，經商爲生，不久創下一番事業，於是便與家父商量，秘密把祖墳從吉州移來南雄，在下與家父之意，欲藉此地人傑地靈風水氣運，一轉周家世代人丁單薄惡運，但擇墳之日，卻被宋仁出面橫加阻攔，硬說在下所擇之穴擋了他宋家祖墳風水，强硬逼遷，宋家在此地說一不二，連州縣官衙亦要瞧他臉色，在下如何鬥得過？只好另擇穴地，但葬後家運不但不見好轉，反而災禍連綿，目前忽報家父在臨安患病臥床不起，拙荊已懷三月身孕，卻不愼跌倒，就此把腹中胎兒亦夭折了！在下近日神情恍惚，生意亦日漸衰落，眼看周家便要家道敗絕、絕子絕孫矣！在下得知先生離京南下，便日夜守望，皇天不負有心人，果然被在下盼到先生大駕光臨！周家禍福攸關，便全憑賴先生援手施救，指點迷津！」

周中海說罷，打書桌櫃抄出一封書函，奉呈賴布衣道：「此是家父自京托人轉來之報病密函，賴先生細閱便知內情矣！」

賴布衣接過密函，一瞧函上飄逸的字體，便知果然是周必大的手書。他心中的疑慮登時掃去，伸手一拍桌子道：「陰差陽錯，豈料平園老叟也着了秦檜奸黨的道兒！中海兄放心，我與你父莫逆之交，如今你周家有難，賴某人豈有坐視不救之理！待明日細察你周家祖墳穴地，再另行商議對策。這兒既是秦檜奸黨勢力橫行，賴某行藏斷不可洩漏，此點尚請中海兄愼爲處之！」

周中海忙點頭道：「小弟知道！」稍停又道：「賴先生怎的卻會淪落此地，爲兩餐而向市井之輩慨施神技？」

賴布衣歎道：「在下逃來此地，幾乎一腳踏進死城，幸得張興父子口吮蛇毒，悉心施救，才有幸還能在這世上饒舌！張興遭遇教人心酸，因此在下發誓要替張興重振家運。如今萬事俱備，卻欠錢銀，說來慚愧，賴某平生淡薄錢銀，如今卻爲此愁白頭！」

周中海慨然道：「若錢銀所需不致太鉅，小弟願意一力承擔！」

賴布衣沉吟道：「難得中海兄一片熱心，但這錢銀卻是張興遷墳建宅之用，若無功受祿，先折其陰德，日後家運便有所虧損矣！如何妥爲處之，賴某一時間也沒了主意。」

周中海想了想，便道：「既如此，不如先接張興父子到舍下暫住，彼此就近商議，相信總會想出個兩全其美之法！賴先生以爲如何？但只怕不幸被宋仁察破行踪，那不但張興父子難逃劫數，賴先生恐怕亦被累及。這當眞是左右爲難！」

賴布衣恨道：「看來欲成大事，必得先除宋家這頭攔路虎！姓宋的作惡多端，賴某人早就有心懲治矣！這事慢慢再作計較！」

當晚兩人商定懲治宋仁之法，第二天一早，賴布衣便離開周家，秘密潛返鎮西郊的張興草蘆。

不消半日工夫，賴布衣便返到張興的草蘆，草蘆的木門虛掩着，賴布衣輕輕一推，便應手而開，他走進內間，卻見張興摟着兒子珠兒在歎氣流淚，珠兒被嚇得不知所措，他耳朵兒挺尖，聽聞腳步，便抬起頭來，見是賴布衣，便帶了哭音叫道：「賴伯伯快來！亞爹哭哩！」

賴布衣瞧着不禁一陣心酸，他把珠兒接過來抱住，道：「你亞爹爲什麼又哭啦？」

珠兒道：「亞爹自言自語說，這幾天他跑斷了腿，替人醫治毒蛇傷，幾乎連自己也被毒死了，才賺得些少銀兩，遷墳建宅所需銀兩萬難籌足，復興家運無望啦！亞爹說着就嗚嗚的哭了，賴伯伯再不回來，珠兒也要哭了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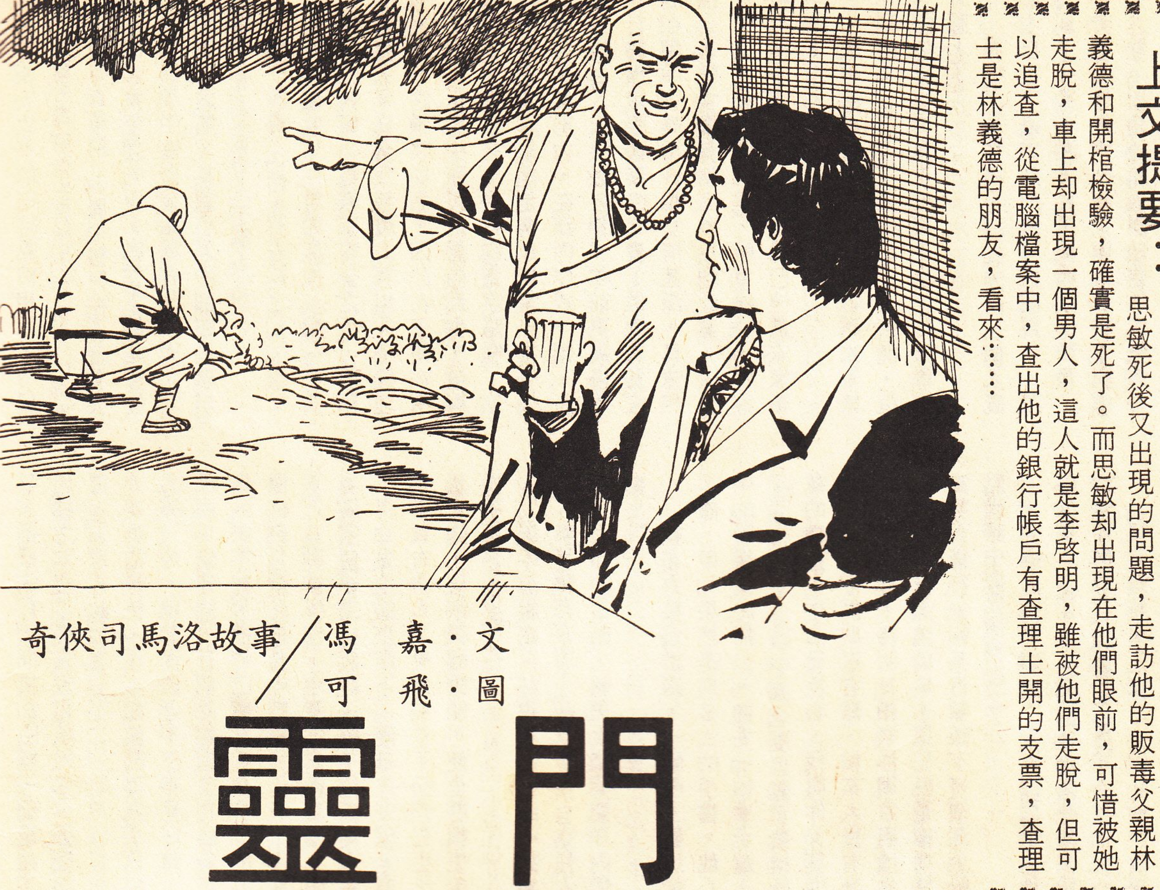
賴布衣搖頭長歎道：「救人濟世行醫世家，竟也淪落至如此地步！光憑這點姓宋的便該死有餘……張兄莫哭，一哭就膿包矣！錢銀之事慢慢再想辦法，賴某總會助你達成遷墳建宅重振家運心願便是！」

張興收淚，道：「賴先生爲我張家費盡心血，不惜犯險奔波辛勞，張興這條賤命如何心安？哎，若非有珠兒拖累，張某人倒情願早早閉眼伸腿，好與他娘親在地府早日相會算矣！」

賴布衣肅然道：「張兄此言差矣！哀莫大於心死，若自暴自棄，肉體與精神皆沉苦海，便永世不得翻身矣！須知精衛小鳥尚有志氣銜石塡海，人乃萬物之靈，難道竟比不上羽毛小生靈麼？爲人處世，災難臨頭，人須立志自救然後人才能施救！張兄尚請三思。」

張興默然，良久忽抬頭道：「賴先生之言足令世人警醒，小可一時情急，竟誤入迷途，幾乎誤了大事！」

（未完・一）



上文提要：莫先生派出紫薇協助司馬洛調查警界林彼德、思敏死後又出現的問題，走訪他的販毒父親林義德和開棺檢驗，確實是死了。而思敏却出現在他們眼前，可惜被她走脫，車上却出現一個男人，這人就是李啓明，雖被他們走脫，但可以追查，從電腦檔案中，查出他的銀行帳戶有查理士開的支票，查理士是林義德的朋友，看來……

奇俠司馬洛故事／馮嘉·文
可飛·圖

靈門

核對支票無錯　富商神智不清

林義德不出聲。

司馬洛抓住他的肩，把他搖晃起來。

林義德也是沒有反應，眼睛還是那麼呆，人動眼珠都不動。

司馬洛放了他，回到門外，看着六叔，問道：「他怎麼了？」

「你告訴我吧！」六叔說：「我不想有人見到他這樣，他仍有很多敵人。」

「究竟發生了什麼呢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我實在不知道，」六叔說：「醫生說他受了刺激，需要休息。」

「什麼時候開始的？」司馬洛問：「我上次跟他談話時，他還是好好的。」

「也許是見了那法師之後。」六叔說。

「法師對他講了什麼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我不知道，」六叔說：「不過是他自己出主意把法師找來的。」

「他本不相信什麼鬼魂之類，所以，他才會去開棺驗屍，」司馬洛說：「忽然他又信了？」

六叔嘆一口氣：「我看法師講什麼也不算是法師的責任。他起初懷疑他的兒子沒有死，其實這已經是不大正常了，我們都是親眼看着下葬的。他開棺看過了，就知道人確是葬在裏面，但他又看見他的兒子出現，你以為他會相信什麼？」

「他也託我去查清楚，」司馬洛說：「我的調查還未有結果。」

「你——」六叔說：「假如你亦說你也看見。」

「你以為我是來騙他的嗎？」司馬洛說：「我沒有看見他的兒子，但是我看見思敏，我並不認為他比我聰明，但他也不會笨多少。我不相信，他就也不應該相信了。」

「你沒有兒子，他死了兒子。」六叔說。

司馬洛與六叔相瞪着，都是充滿敵意。六叔是怪他導林義德於迷惑中。司馬洛則是對六叔完全沒有好感，以前沒有，現在也是沒有。

司馬洛終於說：「你是最接近他的人，你對他有很大的影响。」

六叔說：「是的，到了現在，我可以奪取他的一切。但，這並不是我要的。首先，我也已經很富有；其次，我要謀算他的話，早就可以謀算了。你可知道為什麼他這樣信任我嗎？」

「你告訴我吧！」司馬洛說。

「他救過我的命，」六叔說：「但我救他的次數更多，我和他是最好的朋友。」

「你們那個行業，」司馬洛說：「假如太講道義的話，早就不能生存了。」

「我不想跟你作對，」六叔說：「我告訴你最重要的原因吧。他信任我，就是因為他知道我不能代替他，他也知道我知道這一點。你明白嗎？世界上有些人是只能坐第二位，不能坐第一位的，假如我代替了他，我看我活不到三個月。他不能沒有我，但我也不能代替他。現在我更不希望代替他。」

「唔，」司馬洛說：「講到有自知之明，你應該是冠軍了。」

「你明白就好了！」六叔說：「我也不希望他這樣。但我也不能把他說得動，你顯然也不能把他說得動。你還有什麼好辦

法嗎？」

司馬洛說：「我只是要弄清楚這件事，你有沒有想到，這件事是有人在從中佈局的呢？」

「我首先就是對他這樣講了，」六叔說：「但這是什麼人，是什麼動機？我講不出來。」

司馬洛說：「你現在很害怕？」

「對了，我很害怕，」六叔說：「假如有人知道他是這樣，你以爲他可以活多久？他活不下去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而我還不想死。」

「那很好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他不合作，你合作。」

司馬洛告訴了六叔，他看到思敏以及找到李啓明的事情。

六叔說：「果然是有人在從中佈局，做古做怪。」

司馬洛說：「這個查理士是林義德的朋友，你可以找到查理士嗎？」

六叔想了一會，搖搖頭。

「查理士是與林義德關係密切的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你是林義德的第二號人物，你找不到他？」

「這就是爲什麼我是第二號人物，」六叔說：「有些人是我應付不來的。查理士就是我應付不來的人之一。」

「但是你對他總有所知吧？」司馬洛問道。

「這個——」六叔遲疑着。

「我知道你有很多生意上的秘密不想洩露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但是假如不解決這件事情的話，我看你把秘密守着也似乎沒有什麼用了！」

「你說過，」六叔說：「我們這種生意沒有眞正的朋友的——」

「查理士也不是眞正的朋友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查理士是眞正的朋友。」六叔說。

「也許是利益上互相依靠？」

「也可以這樣講。」六叔說。

「那麼，假如沒有了林義德，查理士不是會有更多的利益了嗎？」

「事情又不是這樣講的！」六叔說：「查理士不希望沒有了林老板。也許林老板沒有得到的，查理士可能得到他所有的一部份，但是這仍會使查理士很麻煩。我認爲查理士寧可保持現狀，而不想殺雞取卵，尤其是他殺了母鷄也沒有把握可以取到卵！」

「但是林義德現在要退休了，不幹了，」司馬洛說：「這對查理士的利益就大有影响了！」

「你是指查理士會害林老板？」六叔說：「但是事情要分先後次序。是發生了這些古怪事情之後，林義德才決定退休的，也許這會使查理士不高興，要爲了自己的利益而想辦法，這却是後來的事情。那些古怪事情是在先的，未發生事之前查理士很滿意，因此，這些古怪的事情不應該是查理士弄的。」

「講到先後次序，」司馬洛說：「林義德在他的兒子死了之後已經不大正常了。他不惜一切代價殺掉了許多人——」

「這事我不知道！」六叔立即說。

「我們現在不是在法庭上，」司馬洛說：「這是私人的談話。我們知道有這事！」

「我也聽聞有這事。」六叔說。

「林義德這樣大開殺戒——」司馬洛也祇好遷就一下六叔而說道：「那麼是不是會對查理士的利益有影响呢？」

「沒有，」六叔說：「假如林老板眞的這樣做，他還會把一些生意送給查理士！」

「但查理士給了這個李啓明一大筆錢！」司馬洛說：「這其中一定有相當微妙的關係！」

「是呀，」六叔說：「但我想不出爲什麼會有這樣一件事情！」

「你聽我講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你不能跟查理士講這件事。你祇要告訴我查理士在什麼地方。」

「這個我是可以想辦法的，」六叔說：「不過一時之間辦不到。我遲一些給你電話。我要調查一下。」

「很好。唔……你有女朋友嗎？」司馬洛嗅到一抹香水氣味。

「爲什麼這樣問？」六叔問道。

司馬洛說：「你時常帶女人回來的嗎？」

「那是我的私事！」六叔說着，立即顯得很不高興。

六叔怒目瞪着他，張開嘴巴，似乎要說什麼很不好聽的話，但是結果也未說出來。他終於說：「這些事與你無關，你不要管！」

司馬洛微笑聳聳肩道：「好吧，我等你的電話！」

六叔說：「林老板目前的情況，你當然不會宣揚吧？」

「很難講，」司馬洛說：「看看怎樣才最有利吧！但對我有利，却未必等於是對你有利！」

六叔還是狠狠地瞪着他，却也是無可奈何。

他看着司馬洛走去。他不想離開林義德太遠。

＊　＊　＊

司馬洛一時找不到查理士，因此他下一個去找的人就是那個法師。

這法師叫法廣大師，住在一間並不輝煌的佛堂裡，而且這裡汽車也不能到達，要沿一條田間的小路走很遠。

烈日當頭，司馬洛走得一身是汗，才到達了，進入佛堂的院子裡，在樹陰下的石櫈上坐下來。

一個老僧人過來，說：「施主要茶嗎？」

「很好，」司馬洛說：「多謝你！」

假如他知道茶放在什麼地方，也許他會自己去拿。這個老僧人赤着脚，走得很慢，看來實在可憐。不過他們這些人對人生也是有他們的看法的，他們以清苦爲樂事。

老僧人拿來了一壺茶，很粗陋的壺和杯，普普通通的茶葉，足以解渴，假如說要享受什麼好茶，這就不能入口了。

司馬洛在這方面却也不是一個苛求的人。

這裡不是一個好住的地方，假如風雨天就更不方便，無論如何，這裡不是一個享受的地方。也即是說，法廣大師並不是

一個搾財的人。搾到了錢而住在這樣一個地方，有什麼用處呢？然而法廣大師已是聲名甚盛，否則林義德也不會找他。

法廣大師却又有相當豐富的收入，他有很多善信經常拿數目相當大的錢來進貢，然而他又連銀行存款都沒有，傳說他是把錢都拿去行善，這似乎是可信的。這些是可以調查的事情，司馬洛來之前已知道了，因此他是懷着相當尊敬的心情而來。現在看到了這個地方，他又增多一些尊敬。

這裡的人不可能享受什麼。總不能白天做樣子而晚間悄悄地享受的。起碼他們就的確不可能享受汽車。

司馬洛說：「法廣大師在不在？我有些事情想跟他談談。」

那老僧人說：「你坐一坐，他一陣就來，他在那邊！」

他伸手一指。有另一個老僧人正在一片田中掘泥。

這不是好受的工作，除非這人是正在刻意減肥。

司馬洛說：「我可以等。」

那老僧人說：「你是稅局來的人嗎？」

「什麼稅局？」司馬洛說。

「這幾天都有稅局的人來，」老僧人道：「我們很麻煩。」

司馬洛說：「什麼麻煩？」

那老僧人說：「他們認爲我們的收入應該報稅，假如不報，他們評估，我們就要交稅！其實我們可不是做生意，他們說我們應該做帳——」

老僧人搖搖頭。

司馬洛看着他微笑。許多城市中人都有稅務的麻煩，相信沒有多少人會對稅局有好感。想不到這裏這些出家人也是會有這種麻煩。

司馬洛說：「你用不着担心，你們沒有把錢藏起來就行了，假如我有機會，我也許可以幫幫你們！」

「那最好了，」老僧人說：「他們所講的事情，我們實在不懂！」

司馬洛看着法廣大師在烈日之下掘好了那片泥地，又走回來。

這也是一個老人，也是赤着脚，而且看得出他長年都是赤着脚。皮膚是騙不了人的。

法廣大師在他的身邊坐了下來，自己倒了一杯茶。

司馬洛對他說明了來意。

法廣大師說：「我離開的時候，他還是好好的。」

「完全正常嗎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又不是，」法廣大師說：「我的講法，你也許不同意或者不明白。我覺得他是孽障重。」

「即是說有很多煩惱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大致就是這個意思。」法廣大師說：「一個人給煩惱壓得太重，就很痛苦！」

「你究竟對他講過什麼呢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我祇是對他說我幫不了他。」法廣大師說。

「他要你幫他什麼呢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他要我爲他的兒子招魂，」法廣大師說：「這不是我會做的事情。」

「你怎麼會去見他的呢？」司馬洛說：「你不知道他是誰嗎？」

「我就是知道他是誰，所以才去。我想看看有沒有辦法感化他。我看到沒有辦法。」

「一個無可救藥的人？」司馬洛問：「我還以爲你們是不會放棄任何人的。」

「我不是放棄，」法廣大師說：「我祇是知道我的力量不夠。需要一個比我有能力的人才能影响他。我是勸過他到這裏來住幾天靜一靜。他不肯。」

司馬洛笑起來：「他來也不會靜，他會帶許多保鏢來。沒有保鏢，他很容易被殺掉！」

「所以我說我的力量不能影响他。」法廣大師說。

「但他似乎又是受了你的影响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他說什麼天堂人世之間。他說不再理世事了，他似乎已經大徹大悟了！」

「大徹大悟也有眞有假的。」法廣大師說：「我看他這是假的。我們的說法就是心魔作怪！」

「你們我們，你們我們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你把我和你分得很清楚，你似乎認爲我不會接受你的道理。」

「你的看法和講法不同，但你是一個好人，你也是正在做一些救世的事情，但是你決不會用我這種方式。我沒有說你是敵人，我祇是明白彼此的方法距離很遠。」

「這倒是眞的。」司馬洛說。

法廣大師說：「我們不是對立，但也不是那麼容易溝通，我祇是要聲明這一點。所以，我也很抱歉，我幫不了你什麼忙。」

「他看見他的兒子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你認爲這也是心魔作怪嗎？」

「很多人會有這樣的情形，」法廣大師說：「一個人神思恍惚、心虛時，很容易就會無中生有；不過這一次情形可能又不同，因爲林義德說你也看見一個已經死去了的人出現，這是眞的嗎？」

「這是眞的。」司馬洛說：「而我並不認爲這是心魔，你相信我嗎？」

「相信，」法廣大師說：「你是一個很能把持自己的人，你不容易見到幻象。」

「幻象？」司馬洛說：「你祇是說幻象？」

法廣大師淡淡地笑道：「你還是對我有些誤解，我並不是那種搬神弄鬼的人。我們這裏的大殿裏有許多佛像，但那並不是萬能的神，其實祇是一種思想的象徵。你天天來拜，並不等於就可以有神保護你，這一點，我許多時候都沒法對善信解釋得清楚，他們需要的是明白那道理，要有智慧的思想，我不能夠使他們見到神，也不能爲他們驅鬼，這些主要都是要憑他們自己的。但是人們總是不重思想，而是太注重儀式！」

「你不能爲他們創造奇蹟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但是爲何還是有那麼多人敬重你呢？」

法廣大師又微笑：「有許多人失望，你不知道罷了。林義德就是其中一個！」

「我很喜歡你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你多了一個尊重你的人了。」

「多謝你，」法廣大師說：「我希望我

能夠對這世界明白得更多。」

「你對這件事情又如何看法呢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由於你也看到，」法廣大師說：「我認爲這裏面有一些陰謀，有人在製造古怪，這是我理不來的事情，但是你這種人去處理就很適合。」

「你的想法與我也是一樣。」司馬洛說。

「我很抱歉我幫不了你，」法廣大師說：「但是我也很高興有你出頭。」

「你已幫了我，」司馬洛說：「起碼你已經使我明白了你並沒有做什麼古怪。」

「我祇能告訴你一件事，」法廣大師說：「林義德這個人有弱點可乘。」

「是呀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他心門大開，迎接心魔！」他望望外面，又說：「我又要走許多路才能到達大路上。你這樣走來走去，不討厭嗎？」

「人的脚是生來走路的，」法廣大師說：「不然就會生幾個車輪了。你會出許多汗，汗會把體內的廢物和毒素排出來，這有什麼不好呢？」

司馬洛笑起來：「你也是一個很科學化的人！」

法廣大師聳聳肩：「科學的事我知道得很少，不過我承認我不是一個愚人！」

司馬洛站起來：「我也不要去燒香了，我這個滿身罪孽的人！」

法廣大師還是微笑道：「儀式不是那麼要緊，你說得出這話，你就是有這心意，你的心意我也心領了！」

司馬洛哈哈笑了起來：「你是一個智慧的人，我相信要騙你是不容易的。」

「要騙你也是不容易，」法廣大師說：「彼此彼此。假如有空，你再來談談！」

「出一些汗，排除毒素是嗎？」司馬洛微笑。

他離開了那個地方。

他現在知道法廣大師不是他的敵人了，但是是不是以後眞的不能夠帮助他，他却是還未能肯定。

司馬洛車子開到了那座屋子的前面，熄了車頭燈。月色很亮，屋子可以看得相當淸楚，而這屋子乃是一座古堡，經過了一些現代化的改裝。

沒有花園圍墻，外面的一大片草地其實就是屬於古堡的園地。

沒有圍墻，這古堡也是不容易進去的，首先門口就有一扇非常厚而非常大的木門，而樓下的窗子也很高，而且有鐵枝攔住的。

假如堡內的人不睬他，他似乎也沒有什麼辦法。

不過他知道裏面的人起碼是很注意他，這裏的現代化設備之中就有幾把槍，正在指着他。他沒有看見，但是有這感覺。

他沒有按响號，那大木門上就開了一隻小窗子，有一個人在裏面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司馬洛說：「我來找史德！」

「史德——這裏沒有史德！」那人說。

「你說史德不在，也許我會相信你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你說沒有史德，那就是騙我！」

那人說：「史德不在！」

司馬洛說：「你騙過我一次，我現在就不能相信你了！」

那人說了一句不大好聽的話，把小窗子關上。

司馬洛的手按在响號掣上不放開，响號响個不停，在靜夜之中非常刺耳。

那人又立即打開了小窗子，司馬洛便放了手。

那人說：「媽的，我已經講過史德不在！」

司馬洛說：「你也不問是誰找他，史德回來時不會怪你嗎？」

「你是誰？」那人祇好問。

「你當然知道我是誰才不問了。」司馬洛說：「你叫史德出來，我有話跟他講，這是對他有好處的！」

「我已經講過史德不在——」

他的話聲又立即給司馬洛的汽車的响號遮蓋了。他非常憤怒，却又沒有辦法。這人不敢發作。

跟着小窗子內就換了另一個人的臉。

「呀，史德，」司馬洛說：「我早說你在的，你的朋友弄錯了！」

史德說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想跟你談談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但這樣叫喊很不方便。我進來，還是你出來呢？」

史德想了一想，祇好出來了。那大木門上可以開一隻小窗子，亦可以開一扇能容人通過的小門。

史德就是通過這小門出來。

史德坐上了司馬洛的車子。

他是一個金色頭髮的歐洲人，他認識司馬洛，但是不算是朋友。

史德是一個保鏢專家，他很可能未殺過人，不過這未必是他做不到的事情。他也是那種不喜歡走正路的人，但他又不想走得太邪。

史德說：「好了，你找到我了，有什麼事？」

「爲什麼你明明在裏面又說不在呢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我不想浪費時間。」史德說。

「你爲什麼認爲我來是浪費你的時間呢？」司馬洛問。

史德說：「你找我，總是給我一些麻煩的了，你不會是來介紹我一些財路的！」

「財路你已經有了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你是查理士的手下，你就是有財路了！」

「他做了什麼犯法的事情嗎？」史德問。

「我想見查理士。」司馬洛說。

「我眞的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！」史德說。

「哈哈！」司馬洛說着手又按响號，汽車的响號又响個不停。

史德連忙拉開他的手，叫道：「不要這樣！」

「怎麼樣？」司馬洛說：「我想見查理士！」

「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！」史德說。

「你是說你和他在同一間屋子裏，也不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嗎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他不是在這裏！」史德說。

「你在這裏，他就是在這裏！」司馬洛

說。

「你怎麼找到我的？」史德問。

這是六叔告訴司馬洛的，但是這一點司馬洛却沒有透露。六叔說找到史德就是找到查理士。

司馬洛說：「我要跟查理士談談！」

史德說：「他不在這裏！」

「那你怕我吵着誰？」司馬洛問：「這裏可沒有鄰居會罵人！」

他一按响號就試出來了。

史德恨恨地瞪着司馬洛，覺得自己上了當，又無可奈何。他說：「他不會肯見你，這不是我可以做主的！」

「你問問他吧！」司馬洛說。

「他不要見什麼人！」史德說：「他不舒服！」

「那好吧，」司馬洛說：「我也不强逼他。你下車，回到裏面去，我開車走！」

史德狐疑地看着司馬洛，覺得事情一定沒有這樣簡單。

司馬洛說：「不過你叫屋裏的人千萬不要站近那門！」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史德問。

「我走了之後，就會有人用火箭炮向這門一轟，這門塌了下來，會着火，救火車會來救火，那時警方就會盤問屋中的人，也會找到查理士！」

「你不能這樣做！」史德叫道。

「我沒有這樣做，」司馬洛說：「我祇是知道有人可能這樣做，我先告訴你，這實在算是對你很好了！」

「你告訴我究竟有什麼事吧，」史德說：「我們跟你又沒有什麼過不去！」

司馬洛說：「我想跟查理士本人談談！」

「他眞的是有病，」史德說：「不適宜騷擾。你有事你跟我講，假如我們能夠就此解決，那便解決掉好了。」

這個司馬洛倒是有些相信他，因爲史德很怕他按响號而擾及屋中的查理士。而且查理士也病得有些古怪，連汽車响號他都怕？

司馬洛說：「好吧，你看這個！這件事情我相信你也有所聞了！」

他把一份映印本交給史德，就是查理士寫給李啓明的那張支票的映印本。

史德看着皺起了眉頭。

司馬洛說：「這件事情你知道嗎？」

史德說：「我不知道還有這一張。究竟發生了什麼呢？」

「我現在就是想知道發生了什麼。」司馬洛說。

史德說：「你先告訴我！」

他的講法也是甚爲古怪，所以司馬洛就把這件事情告訴史德。祇是林義德的情況他不提。關於看見已死了的人出現的事情，外人是不知道的，史德顯然也不知道。

史德說：「你在開玩笑，死了的人怎麼又會出現呢？」

「我不是開玩笑，」司馬洛說：「死了的人出現我也不相信，但我却相信這是可以假扮的。我現在就是要查清楚。這個李啓明的事很不尋常，你的老板查理士給了他錢，你對這個人應該有所知。」

「我的老板也是林義德的朋友，」史德說：「他不會做什麼對林義德有害的事。」

「我希望是如此吧，」司馬洛說：「既然你認爲是如此，那我們是更容易談了！」

「你在這裏等一等，」史德說：「我回到屋子裏去一趟，很快就回來！」

史德回到古堡裏，一陣就出來了。

他拿出來一疊也是映印本，是支票的映印本。是查理士的支票開了出去，兌現之後銀行交還的，而史德將之映印了。

他說：「這裏很多錢，都不知道給誰拿走了！」

司馬洛看看那些支票，看到都是現金支票，那即是說任何人拿着都可以到銀行去提現款的，因此沒有戶口可以追究，提款的人已不知何去。

「但是這上面有證件號碼！」司馬洛說。

由於數目不小，所以銀行照例是要求提款人出示證件，而把證件的號碼抄在支票的後面。

「已經查過了，」史德說：「那是僞造的證件，號碼與名字不對。」

「唔，」司馬洛說：「這是有陰謀在其中的。但是這一張却是過戶的支票，偏偏給李啓明的就是劃了綫，不能提現款的！」

史德拿出一本支票簿來，那是查理士的支票簿。他說：「這一本是全部蓋了過戶印的，你這張是屬於這一本。現金的一本早已用完了！」

「這一張你不知道？」司馬洛說。

「你看看號碼。」史德說。

司馬洛對一對號碼，就明白了。

那本支票簿是還末用過的，但是司馬洛所映印，過戶給李啓明的那一張却是屬於這一本的號碼，這本的頭一張的號碼是05，映印那一張是50。司馬洛看看支票簿的最後一張，乃是49，通常一本支票簿是五十張，這裏却是祇有四十九張。那即是說最下面一張先用掉了。連存根都沒有。

司馬洛扳開後面的硬皮，看看縫內，就看到最後一張是給用刀片齊釘裝處割下來的。這是一種偸支票的老辦法。假如在中間偸一張，號碼不連，主人就容易發覺；但是偸了最後一張，稍爲心粗就注意不到，用到49就以爲是用完了，而且發覺時也會較久一些。

司馬洛說：「偸走了，冒簽的？」

「我看不是，」史德說：「這簽名是眞的，祇是沒有蓋過戶印的一本用完了，就在這裏偸一張。我沒有注意是因爲有過戶的支票都可有根可查的，我不以爲有人敢這樣做。」

「偸支票而不是冒簽，」司馬洛說：「我不明白。你查什麼？你問查理士就可以。他自己簽的，他當然知道是什麼用途！」

史德不出聲。

司馬洛說：「查理士究竟有什麼病？」

史德說：「你進來看看！」

司馬洛見到查理士就是與林義德差不多，不過似乎比林義德更糟。

查理士坐在房中發呆，司馬洛對他講話他也沒有反應，他祇是在看他的電視。

史德帶着司馬洛退回出去。

他們到了另一個廳中。

史德說：「我不想有人知道這事，你也許會幸災樂禍，但是我很担心，既然是這樣，讓你知道也許會有幫助的！」

司馬洛說：「醫生有什麼話講呢？」

史德說：「我問醫生，醫生問我他受過什麼刺激。」

「他受過什麼刺激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照我所知的就沒有。」史德說。

「他開許多支票出去，用途不明，一定是一個他身邊的人——」

「不是我！」史德說：「他開這些支票的時候我不在他身邊。他情形不對我才趕回來。他身邊的人，全部都沒有可疑。而且現在才知道有這個李啓明，我不認識這個人！」

「你有什麼推測嗎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我一些推想都沒有。」史德說：「我想不出怎麼可能有人做這事。他變成這個樣子，爲了安全起見，我不得不暫時把他收藏起來！」

司馬洛取出香烟來，却沒有吸，祇是拿在手中。香烟也幫不了他什麼。

「你問林義德，也許會知道。」史德說：「你告訴他查理士變成這樣。我不去求他，因爲他近來已不願意管生意上的事！」

「我試試跟他談談吧！」司馬洛祇能這樣說。

史德嘆一口氣：「我現在也不知道怎辦好，你告訴我，我應該做什麼吧！」

司馬洛說：「把查理士交給我們如何？我們有很好的醫生！」

「這——絕對不可以拒絕考慮！」史德堅決地說。

他與司馬洛以及莫先生的組織之間到底並沒有友善的關係，他是不可能答應把查理士交出來的。

司馬洛說：「假如你的老板不能治事，那麼你是得益最大的人了！」

「這是我們的事情，」史德說：「與你無關。不過，假如一定要談這個問題，你可以問問林義德，林義德手下有一個六叔，六叔就不想代替林義德，因爲林義德能做的事，六叔不能做，而六叔也知道。」

「你很容易滿足？」司馬洛說。

「我是一個聰明的人，」史德說：「我也知道什麼事情是我做不到的。事實上，許多時候是坐第二三把交椅最好！」

「唔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位高勢危，坐第一把交椅的人可能常會換，新坐上去的人還是要用你！」

「我當然不希望換主人，」史德說：「不過萬一是如此的時候，我亦有路可走！」

「這很好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你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盡你的能力。有什麼變化，你通知我！」

「很好。」史德說：「你查出什麼，你也通知我！」他狠狠地一咬牙。

「這個不一定，」司馬洛說：「我不希望你亂殺人！」

「好吧，」史德無可奈何地說：「我等你的消息！」

「你有女朋友在這裏嗎？」司馬洛問。

史德回頭望望，看不見人。他說：「這是私事！」

「我嗅到香水味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你當然是不搽香水的！」

「是呀！」史德說：「我是一個男人，我不應該有女人嗎？」

「好吧，好吧，」司馬洛說：「我不管你的私事。我們保持聯絡！」

* * *

司馬洛走進銀行，一面仍在奇怪，下一步的消息什麼時候會來。他顯然是被某些人有意牽引進來，使他發現某些內幕的，他仍然不明是什麼內幕，但是看來那些人應該會給他進一步的提示，這却又沒有。難道就這樣已經夠了，抑或是遲一點呢？

他進入了銀行的保安部，那裏已經有要員等着他了。

這些事情乃是莫先生安排的。莫先生安排最爲方便，因爲這是一個大後台。

司馬洛就是到這保安部來看錄影帶。

那位保安主任說：「運氣很好，找到了！」

他請司馬洛坐下，就用電視機把錄影帶播放出來。

祇是一小段，見到一個打扮很摩登的年輕女人正在銀行的櫃枱前兌換支票。並不能看得很久，祇是幾秒鐘就過去了。這是銀行的閉路電視錄影下來的。閉路電視機不斷移動，把整個大堂中的情形拍攝下來，萬一有人刧銀行，刧匪的面目就有機會被拍照下來。

這許多張查理士開出的支票，都有人去銀行提款，司馬洛就這樣想，也許提款時會被拍攝到。

提欵的人是要在櫃枱前等候的，可能被拍到，但不是一定能拍攝。這時所見，就是剛好拍攝到了。從電視中是看不出這人是兌哪一張支票的，事實上要知道這人是兌那張支票並不容易，連出納都不大有印象，還好現在是電腦時代，這張支票經電腦一算，就算出了哪一個出納經手，以及大約是甚麼時間兌的，這樣算了出來，就知道應該觀看什麼時間的錄影帶。這些錄影帶也不是永遠保存的，若沒有問題，過一段時期就會洗掉，但是幸而這部份未洗。

這也並不是說一定能看到兌支票的人，因爲假如閉路電視攝影機不是剛剛擺到這邊來的話，就拍攝不到了。現在則是剛剛可以拍攝到，而且沒有錯誤，因爲這個出納這段時間經手兌的支票都是小額的，祇有這一張是最大。現在可以看到這個提欵人把鈔票一疊一疊放入手袋。

這電視攝影機是機動的，即使很特別的人，也是不會特意去拍攝的。它一搖就搖開，又看不見了。

這錄影帶放了兩次、三次、四次。

司馬洛祇是看。

那個保安主任說：「怎麼樣呢？這對你有沒有用？」

司馬洛說：「能夠拍攝得到，當然是有用了！」

這個回答，對這個保安主任則算是一個搔不着癢處的回答，因爲這人是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，對他的銀行有沒有影响，更重要的就是對他的職位有沒有什麼影

響；但是司馬洛卻沒有透露什麼，使他甚為焦急，然而又不能說出口。

司馬洛說：「這錄影帶給我一份副本！」

那保安主任馬上送上一份副本。

這本來是莫先生也可以辦得到的事情，不過司馬洛親自來一次，是要問那出納。

這位出納小姐，可不能夠帶到莫先生那裡去。

跟着那位經手的出納小姐也給召進來了。

她已經看過了那錄影帶多次，也有些記憶。一個女人來提這樣一大筆錢，當然是有些印象的。

她顯得很惶恐，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，而她亦頗担心發生了的事情會影响她的職位。

司馬洛說：「你沒有做錯什麼，我們祇是想找這個提欵的人！」

那位出納小姐盡她的能力回答問題，卻實在幫不了什麼。

這祇是一個提欵的人，並不是她所認識的，她提供不了什麼。

但司馬洛問了好久。他使出了他在問話方面的另一種技巧。

後來，他就離去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在莫先生的總部，這錄影帶的畫面就可以放得很大，也能夠晒出照片來，但是仍沒有什麼用，由於這個提欵的女人是戴着黑眼鏡。有很多女人戴太陽眼鏡是作裝飾用，她看來也是如此，但顯然她實在是想遮掩自己的眞面目。

祇知道她是一個摩登而美麗的女人。

莫先生說：「向好的一面看，即使看清楚了她的樣子，這人還是不易找到！」

事實上，憑一張照片找一個人，那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，假如這人不是在這城市，就更難找。假如沒有照片知道証件的號碼，反而容易找。

一個戴着黑眼鏡的女人，人海茫茫，何處去找呢？

司馬洛說：「她雖然是戴着黑眼鏡，但是假如我看到她本人，我還是可以認出來。」

「現在我的全部人員都已在看這照片，」莫先生說：「也許有人認得她是誰，也許沒有，這很難講，假如有人認得，我就會得到報告！」

「總算有許多人在幫忙！」司馬洛說。

「是呀，」莫先生說：「假如這是一個重要人物，認出來的機會就高些。」

「有犯罪紀錄，機會就更高！」司馬洛說：「你看這像是一個犯罪的人嗎？」

「別開玩笑，」莫先生說：「什麼樣子的人都是可能犯罪的！」

「你覺得她很高貴嗎？」司馬洛問。

莫先生說：「我祇說，這是一個很好看的女人！」

司馬洛說：「我可不覺得她特別高貴，這祇是還好罷了！」

「是呀，」莫先生說：「奇怪一個出納小姐會這樣說！」

「並不是全部女人都妒忌心重的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也有不少女人的看法是很公平！」

他們說的是那位銀行的出納小姐。那位出納小姐形容這個提欵的女人，祇有一點司馬洛認為很特別的，就是她說覺得這女人很高貴，但她又說不出為什麼會有如此感覺。

司馬洛與莫先生看這錄影帶，都不覺得有這樣的特點。

他們也可以看到這個女人的表情動作，都是不特別高貴，祇是相當好。

他們祇是聽不到聲音，由於這錄影是祇有畫面而沒有聲音的，那位出納小姐則可以聽到聲音，不過她又說並不是因為聽到聲音才會這樣講的，這女人的聲音和談吐並不是她覺得她高貴的理由。

「記得『飛虎山』那件事嗎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這黑眼鏡太大了。」莫先生說：「髮型也——」

在以前的『飛虎山』事件之中，就有一個戴黑眼鏡的男人自稱是司馬洛，在銀行打死了劫賊，之後逃掉了，這給司馬洛惹來了很大的麻煩。那一次，莫先生就是用電子儀器把那人的錄影中的黑眼鏡『脫』去，憑面部及頭部的形狀及輪廓而把那人的面貌重組起來，就知道那人是誰。

但那一次是一個男人，這一次是一個女人。

女人可戴很大的眼鏡，而且頭髮可以比男人長得多，這個女人的黑眼鏡就是很大，把顴骨也遮住了，而且還有髮型，把額遮住，臉的其他部位遮了很多，如此，可以作為根據的部份就不多了。

「眞可惜！」司馬洛說。

「不過我們正在做，」莫先生說：「等一等會出來了！」

他們兩人沉默着，還是繼續一遍又一遍地看。

後來，大螢幕上就出現了那女人的沒有戴眼鏡的照片。

這就是那電腦弄出來的。

電腦祇有盡量利用錄影帶中看到的資料重組。

這照片卻是活動的，眼睛變來變去，那是因為黑眼鏡太大，就很難比較準確地重組形狀，便加上幾副可能的眼睛，任君選擇。

變了幾下之後，照片就分成五張，並列在一起。

五張的眼睛都是不同的。

司馬洛嘆一口氣道：「女人的眼睛！」

莫先生也明白他的意思。女人的眼睛，也是不容易看得準的。這是要看化妝。那個提款的女人是顯然化了相當濃的妝的，假如她的眼睛也經過化妝，就與照片上的不同了。有些女人化很淡的妝，有些女人化很濃的妝，假如化了很濃的妝，與本來面目就有很大的分別，尤其是眼睛。有些女人眼睛一化過濃妝，與本來面目就判若兩人。無論如何，年輕而美麗的女人甚少完全不化妝而出外，所以，這些照片，雖然其中一張可能是相當準確，在街上遇到了化了妝的這人也未必認得。

假如再改了髮型，或是祇是除去了假髮……

男人就少了許多類似的問題。

莫先生說：「你是專家，你看如何呢？」

他知道司馬洛很欣賞美麗的女人，在這方面亦經驗豐富，所以有此一問。

司馬洛說：「中間那一張，眼睛化妝一下！」

莫先生拿起電話來吩咐了。

那邊還有另一些技術員，其中一位是職業的化妝專家，是女的，她雖然不知道照片中人會如何化妝，但是可以憑其打扮而推測。一個女人通常總是要把自己化妝得最好看，而不是化妝得怪，打扮是她的眼光品味的一種提示，可以大略作爲根據。

過了一陣，其他的照片消失了，中間的一張就變成了有化妝的，而且還是彩色的。跟着它的旁邊已多了一張戴上那副黑眼鏡的照片。

「差不多了。」司馬洛說。

「這又有什麼用處呢？」莫先生嘆一口氣。

「這也總比較沒有的好。」司馬洛說。

他站起來，走向門口。

莫先生說：「你要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上街，」司馬洛說：「我不會在這裏見到林彼德或是思敏的，我還是要到外邊去碰碰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司馬洛開車在外面駛來駛去，這是他這幾天經常做的事情，他一面注意有沒有思敏出現，一面也留心着有沒有人在跟踪他。後者也是很重要的，那些人一定要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，才能作那樣的佈局。

但是另一方面，他又恐怕同樣的事情不會再發生，因爲跟踪他的同時還有莫先生的手下，以免萬一看見思敏，就可以分頭追趕。那些人既然不願露面，相信亦會猜到有這樣的佈局，就不敢再來了。

他的頭腦也非常混亂，不能夠把事情歸納在一起。

他似乎除了等之外，也無從入手了。

他的車子開了一段時間，車中的電話就响了起來。

車中响的是手提無綫電話。這個時代，通訊儀器又多了許多新的，電話可以無綫而拿來拿去，而且很輕便，司馬洛就是拿起這電話來聽。

這電話卻是史德打來的。

史德也是有這樣的電話。這種電話有一個好處，就是沒有電話綫，就不容易被人駁綫偷聽。

雖然要偷聽也會另有方法，但暫時及不上電話綫駁綫偷聽那麼方便。

史德的聲綫顯得緊張而哀傷，他說：「查理士要進醫院了！你最好來一趟！」

司馬洛說：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你來看看好些！」史德說。

「假如是緊急的話，」司馬洛說：「我可以叫直升飛機來，你需要我們的醫生嗎？」

「好吧，」史德說：「你們——能保護他！」

「我們一定不會像他的仇家那樣企圖刺殺他！」司馬洛說：「這一點你應該明白的。」

「我也沒有選擇了，」史德說：「這是最好的！」

「我現在就來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你告訴我，是什麼情形，需要一些什麼？」

「他發狂，」史德說：「我們控制不了！」

「很好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你等着！」

他停下了車子，再打電話與莫先生聯絡。跟着他又打電話給林義德的副手六叔。

六叔說：「有什麼新變化嗎？」

「我正想問你。」司馬洛說。

「沒有什麼進步。」六叔說。

「我問的是退步。」

「這個——我看還是差不多。」六叔說。

「有沒有發狂的跡象呢？」司馬洛問。

「這個——我看還沒有吧？」六叔說。

這事他實在難以肯定。

「你最好留心着！」司馬洛說。

「爲什麼呢？」六叔問。

「你聽我講，」司馬洛說：「我以後再告訴你！」

他掛了電話，舒了一口氣。起碼目前林義德還沒有同樣的情況。雖然林義德的處境不同，但他有一種預感，那就是林義德也可能是會與查理士一樣。

這種事情是很難肯定，不過有時司馬洛很有預感，而他的預感許多時都是很準確的。

司馬洛的車子停在路邊，並不是浪費時間，而是因爲他是正在等直升飛機。他的車子遠不及直升飛機快，反正直升飛機能追上，就不如在這裏方便直升飛機升降的地方等着了。

直升飛機在十多分鐘之後就到達，接了司馬洛，又飛走了。莫先生的人辦事，眞是非常之快捷。這主要是因爲他們手頭上可用的工具多的是。

直升飛機在古堡內的園地中降落，司馬洛與醫療人員由史德帶領着進入查理士的房間。

查理士被縛了起來，嘴巴也用一條布勒着。這布用得對，可以防止他咬斷自己的舌頭。

看他的眼睛，就知道他是狂得很。

同來的醫生略爲檢查一下之後，就說：「把他帶走！」

史德說：「也許應該先打一針鎮靜劑？」

醫生說：「他的情形不適宜。你給他吃過一些什麼東西呢？」

「沒有什麼特別東西。」史德說。

「藥？」醫生說。

「衹是普通的——」史德說了半句，就去拿來了一大堆藥瓶。

這並不普通，查理士是一個年紀不輕的人，一個人上了年紀，多數都是會長期服食某些藥物的，因爲總是會有某些毛病。查理士就是有了不少毛病，包括血壓高、輕微的糖尿病，這些都要長期服藥。除此之外也服維他命、鎮靜劑等等。

「醫生是最重視一個人服過什麼藥的，」司馬洛說：「不然他就不放心用藥！」

「這兩天他都沒有吃這些藥，」史德說：「他不肯吃！」

（未完・二）

上文提要： 余青玉、麗萍、譚勝挾持着蓋天幫少幫主帥俊豪逃走，却爲楊秋潭所告密，引致功敗垂成，幸得琮鈴子擲出掌心雷炸開大門，讓其逃脫；余青玉運起內功，背着麗萍，與譚勝拚命逃跑……未幾，三人失散了，但蓋天幫仍尾追不捨，余青玉在河邊看見一小舟，遂懇求梢公救他，却遭拒絕，此時，艙內傳出一道聲音，並答允讓其上船，豈料此人正是他的師父琮鈴子……

俠義奇情中篇故事／西門丁・文

可飛・圖

爭霸

多年仇人再相見　惺惺相惜釋前嫌

這一夜，三個人都沒有睡覺，凌水雲口授精義，一直至東方大白，方倦極而眠，余青玉則盤膝運氣練功。魯義擦了把臉，淨了手便和麵做餃子。待煮好了，然後喚醒凌水雲和余青玉同吃。

* * *

尚未吃飽，外面又傳來萬象的笑聲：「凌施主，你以爲不出來，貧僧便會找不到你麼？你百密一疏。生火做飯，炊烟透出去，再也龜縮不得了！」

凌水雲叫魯義將封住洞口的石板搬開。魯義不敢違抗，打開石門抬眼便見到外面立着一位相貌堂堂的番僧，只是他穿的却是中土的僧衣。「你便是萬象？」

「不錯，你是何人？快叫凌水雲出來！」

「老漢魯義，乃『瀟湘子』之書僮，少爺不會再跟你動手，你請回吧！」

萬象大笑，「貧僧千里迢迢而來，豈有憑你一句話便掉頭回去之理？凌施主！」

只聽洞內傳來余青玉的聲音：「大師，家師請你進來！魯大叔，讓他進來！」

萬象一怔，不由忖道：「漢人素來狡猾機詐，他叫我進洞，莫非裏面有什麼機關不成？不能造次！今日若再鎩羽，豈有臉目回西域？」當下乾笑一聲，道：「凌施主，貧僧遠來是客，又是故友，你們號稱禮義之邦，難道竟不肯出來迎客？」

「對不起，家師因患病，行動不便，大師跌落萬丈深淵仍能無恙，可知功力蓋世，移玉入洞，不外十來步而已，耗不了你多少氣力！」

萬象沉吟一下，忽然沉聲道：「住口，無知小子，貧僧與令師說話，豈有你插嘴的份兒！」

只聽凌水雲道：「大師乃一代宗師，與後輩計較，不怕弱了身份？凌某的確行動不便，請進勿慮！」

他越是這麼說，萬象心中疑雲越盛，却不敢透露內心之疑惑與害怕，又乾笑一聲，道：「以施主之功力，天下間還有誰能傷得了你？」

凌水雲嘆息道：「想不到大師年紀越大，胆子却越小，你不相信吾也無計可施！閣下今日來此有何指教？」

「貧僧適才早已道明一切，是來討回當日那一掌之辱的！」

「想不到大師是出家人，居然也看不開！昔年凌某將你打下斷崖，自己亦受了你一掌，而你又安然無恙，尚有什麼看不開的？凌某這二十多年來，已忘了武事。只專心鑽研戲曲！」

「貧僧入關三年，一直找不到你，後來方有人告訴貧僧，說琮鈴子樣貌似昔日之凌水雲，是故一路找尋下來！」萬象道：「說眞的，貧僧也不恨你，只是想再與你砌磋一下，看看自己是否有進步！」

凌水雲笑道：「此豈不容易？西域豈無高手陪你印證？」

「天下雖大，捨你之外，尚有何人可與貧僧放手一鬥？凌施主，這二十多年來，天山一役的情景，不斷在貧僧腦海裏重現。那一戰之淋漓，至今想起仍甚响往！這二十多年來，貧僧無一日不是想與你再鬥一場！此戰之後，不管是勝是負，貧僧

也無心再事武了!」

凌水雲聽他說得誠懇，心中亦有感觸，登時興起惺惺相惜之感，道：「凌某亦因此而改學戲，誰料大師竟還在人間!」

萬象聽了此言大有知遇之感，忖道：「瞧來他說的可是眞的了，聽他說話中氣不足，莫非所受的是內傷麼?」

正在沉吟間，只見一個後生小子走了出來，道：「大師，家師着晚輩請您進內!」

「帶路!」萬象倏地標前幾步，翻掌揑住其手臂關節，口中讚道：「凌施主有此佳徒，令貧僧好生妒意!」余青玉知他尚有顧忌，才抓住自己，也不點破，引他到洞中。

凌水雲道：「大師請坐!魯義，倒酒來!」

萬象道：「貧僧受戒，不吃酒，凌施主倒受了極重之內傷?是誰下的手?快告訴貧僧，待貧僧去會會他!」

凌水雲放聲大笑，萬象不悅地道：「你看不起貧僧?」

「凌某豈敢看不起大師?實則凌某弄至今日之田地，還不是拜大師之賜?天下間除大師之外，尚有何人傷得了貧僧?」

萬象臉上立即露出傲然之色，不由放聲大笑起來，笑聲在洞中迴响，震得旁邊的余青玉雙耳極不舒服，連忙運功抵抗，凌水雲端坐如舊，但臉色青白，額頭現汗，魯義喝道：「和尚，你怪笑什麼?」

萬象也不生氣，住了笑聲，適才他是故意相試，見凌水雲之表現，已深信不疑。當下問道：「貧僧那時精力幾已用罄，怎能夠傷得了凌施主?」

「豈不知當時凌某將你迫落斷崖那一掌，亦已用盡了平生之力，體內眞氣空虛，被大師神功透入體內，不及運功抵禦，被震斷了幾根經脈，經過二十年的工夫，方續三根，也積聚了點內力，不料半個月前爲了救劣徒，又讓蓋天幫那些三流貨色，重新震斷了，如今體內眞氣涓滴全無，如同廢人!大師若想報仇者，如今正是個好機會!」

他話音一落，魯義及余青玉立即搶前，站在他兩旁，萬象看也不看他倆一眼，雙眼望着洞頂，臉色陰晴不定。余青玉十分緊張，雙臂注滿眞力，提防萬象偷襲!

半晌，只見萬象神態一歛，如鬥敗了的公鷄，沒精打采地道：「貧僧若殺了你，日後又去何處覓知音?你雖然是貧僧的敵人，可又是貧僧的朋友!」

凌水雲目光異采連閃，道：「你我連今日，總共不過見三次面，相處不過五天，大師便將凌某引爲朋友?」

萬象道：「漢人都看不起西域諸國之人，却不知西域人亦看不起漢人，漢人所勝者不過是人多，土地肥沃，物產豐富而已；漢人讀書多，反而奸狡，不若蔽族之純樸，可以坦誠相處，就以貴國武林而論，分派分幫，連年斷殺，明明所作所爲只求一己之利益，尚說得堂皇冠冕，唯凌施主對貧僧能以禮相待!小國之民，焉能不感動!」

凌水雲三人聞後，不由默然。余青玉道：「但西域諸國亦常擾我邊境，這又怎說?」

「漢人奸狡，雙方貿易時，時欺詐西域諸國商人，許多邊境紛爭乃由此起者，西域人率直，鬥智不如漢人，唯有訴諸於武!」萬象道：「漢人稱西域人爲化外之民，哈哈，却不知我教却由化外傳入，當眞好笑，只是漢人禮佛只求佛祖保佑，不求修心養性，二十八祖一番心血算是白費了!」

（西門丁按：禪宗二十八祖，即中華初祖，亦即菩提達磨，簡稱達磨，今人多書達摩禪師。達摩本名菩提多羅，於公元六世梁武帝時入華，後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而化。）

魯義問道：「大師是那國子民?」

「貧僧是吐蕃人，自小却在天竺長大，亦在天竺落髮學藝，家師既有天竺人，也有吐蕃人，亦有月氏人，還隨一個漢人學了兩年輕功!」

（西門丁再註：天竺乃古印度名，又稱身毒；吐蕃乃古代藏族所建立之國名，系出西羌，唐初兼併諸羌，並吞併了屬鮮卑族的吐谷律（音突欲雲）；月氏（音肉支）又稱月支，西藏古族名。）

凌水雲道：「原來大師從四師學藝，怪不得武藝淵博!」

萬象道：「今日不談這種煩心的事，唉，可惜貧僧二十多年的希望，一心再與施主再放手一戰，如今豈非要失望而回?嗯，令徒隨施主學藝多少年?」

凌水雲道：「方半個月。」

萬象上下看了余青玉幾眼，道：「令徒一身內功修爲，已頗有造詣，怎可能只隨你學藝半個月?」

「的確如此，不過三個月前開始自修內功。」

萬象那裏肯信?余青玉忽然道：「大師如果一定要與家師比武的，晚輩願意代師出戰!」

凌水雲斥道：「青玉，你放肆!大師是什麼人，你敢代爲師出戰?也不怕人家笑話!」

不料萬象冷冷笑道：「這倒是個好主意，施主放心，既然是印證，貧僧絕不會傷害他!」

「大師，小徒未窺庭徑，絕無可能與你頏頡，即如一個大人打勝一個牙牙學語的小孩，有什麼意思?」

萬象又笑道：「難道施主害怕因此而失了他的顏面?貧僧豈有不知之理，令徒絕不可能代表你!小朋友，來來，貧僧只用五成眞力，你放手盡力施爲!」

凌水雲輕輕一嘆，道：「那你就向大師討敎一下吧，能與他印證武功，亦是你的造化!」

余青玉是初生之犢不怕虎，點點頭便下場，魯義連忙提醒他小心。萬象道：「不打緊，你儘管放手施爲!貧僧先讓你幾招!」

「得罪了!」余青玉猛吸一口氣，便揮掌向萬象攻去，萬象擰腰一閃，余青玉雙脚一錯，第二招仍攻其胸。萬象讚了聲好，雙脚也是一錯，又在余青玉身後，余青玉立即單足立地，身子一旋，飛脚向他蹬去!

萬象讚道：「不錯，雖快而不亂!」他雙掌一架，再一展，微一用力，準備將余

青玉掀倒，不料余青玉借力退飛，萬象那一道力便撲了空！這一着反應極快，魯義大聲叫起好來，凌水雲臉上神情極是嚴肅，但內心竊喜，暗讚自己沒有挑錯徒弟。

儘管余青玉努力，以求遲點方敗，但萬象被譽爲西藏一等一高手，二十多年前「瀟湘子」都只能僅勝，豈是余青玉能匹配的？過了十多個照面，便被萬象擊倒，萬象道：「小朋友，再來再來！將你所學的全使出來！」

余青玉折了一根樹枝。作簫管，再度展開攻擊，他打了幾招，心頭一動，右簫左掌，將無爲簫及落英掌結合施展，威力果然大增，萬象道：「有點意思！」他也接招還招，邊問：「凌施主，令徒眞的只學了半個月？」

凌水雲道：「確是實情，倒教大師見笑了！」

「施主兀那客氣，你令貧僧妒忌，假如貧僧有這樣的徒弟，可傳衣砵，此生無憾矣！」

「哦，大師高足不堪造就麼？」

萬象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這些年來，貧僧無時無日不是爲了雪耻，怎有時間收徒傳藝？你可知貧僧此刻之心情否？」

一個人二十多年的希望，一旦幻滅，那種痛苦，失望以及空虛，不難想像，凌水雲道：「凌某完全可以理解，只可惜凌某無能，要令你失望！」

萬象雙掌不知如何一翻一拉，余青玉在手中的樹枝，已到他手內，同時脚尖輕輕一勾，余青玉便失却重心，跌倒地上！萬象突然道：「魯施主，快取酒來，貧僧今日要與你少爺，痛痛快快地喝幾盅！」

凌水雲吃驚地道：「大師，你不怕破戒？」

萬象笑道：「反正貧僧已多次破了殺戒，何妨再破一次酒戒，施主可曾聽過一句話：酒肉穿腸過，佛在心頭坐？」

凌水雲哈哈笑道：「我只知道這是酒肉和尙常掛在嘴上的偈語！魯義，將酒拿來，能與大師共謀一醉，千載難得！」

魯義最担心萬象不顧一切殺凌水雲，如今見他們惺惺相惜，心頭之喜，筆墨難以形喻，連忙把酒罈取出來，爲他倆倒了一碗酒。

凌水雲擧碗道：「大師，凌某祝你縱橫天下無敵手！」

萬象目光一黯，道：「貧僧祝施主早日康復！」言畢一口氣將酒喝乾，饒得他功力深厚，但初次喝酒，又喝得急，還是嗆咳起來。凌水雲也將酒乾了，萬象笑道：「貧僧失態，敗了施主的興！」

凌水雲道：「大師似有心事？」

萬象道：「縱橫天下無敵手，實在沒趣得緊！施主已經……貧僧還有什麼目標？高處不勝寒，亦是最寂寞的，難道你沒有這種感覺？」

凌水雲嘆聲道：「此所以凌某將二十多年的時日，寄託在藝術上，大師既是出家人，大可將未來的日子，放在經書上，何況尚可授徒打發日子，豈會寂寞！」

萬象一怔，隨即笑道：「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，來，再來一碗！」魯義忙又爲他們斟了一碗，兩人擧碗虛碰一下，又將酒乾了，可是萬象忽然哭了起來。

凌水雲訝然問道：「大師何故流淚？」

萬象道：「貧僧要回國了，此次一別，不知何時方能再會？」

凌水雲道：「難得你我兩人廿餘年重逢，大師何不多盤桓幾天？」

萬象抛下碗道：「誰教你我一爲漢人，一爲胡人？若你我同族豈不妙絕？」

凌水雲道：「凌某並無世俗之念，大師應該知道！」

「可惜天下盡是世俗之念！你是中華第一高手，貧僧爲西藏第一高手，我入華時，又爲族人所知，再不回去，恐他們入華找尋，若因此而引起衝突，貧僧罪孽深重！希望施主有空到邏些城(今之拉薩)找貧僧！」

凌水雲亦黯然，愴然道：「以凌某如今這副身子，恐未到吐蕃，便已埋骨黃沙了！」

「是故貧僧方忍不住失態！」

凌水雲道：「如此只好請大師異日再奔波一次了，凌某已決定在此渡過餘年了！」

萬象道：「好，天下無不散之筵席！貧僧告辭！」

凌水雲道：「待凌某送你出洞！」兩人携手出洞，站在臥雲台上，凝視良久，竟有難分難捨之感。「大師一路順風！」

「阿彌陀佛，施主保重！」萬象言畢便由石級走下去。

凌水雲忙道：「青玉，快替爲師送客上船！」余青玉應了一聲，連忙走下去，他沒帶火摺子，周圍漆黑，慢慢摸索下去。「大師，請等等，家師要晚輩送您上船！」

「不必啦，貧僧已上船了……」萬象話音未落，忽又發出一道悶嘆！

余青玉快步走下幾級，問道：「大師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緊接着下面傳來一陣「嘩啦啦」的水聲，他忙向上叫道：「魯大叔，快拿火把來！」

只聽下面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：「大師，你千萬莫妄用內功，否則……哈哈……上，多用箭矢對付！」

余青玉覺得此人似是帥英傑，剛吃了一驚，只見一道人影飛了上來，喘着氣道：「帥英傑——帶人來了，快，快扶我上去！」余青玉一臂一緊，扶住他向上跑來，下兩風聲「颼颼」，似有人射箭。他不敢怠慢，冒險急奔，到了臥雲台，方見魯義取火把來，急道：「魯大叔，帥英傑帶人來了！」

魯義吃了一驚，急道：「大師受了傷，快扶他進洞！」他走在後面，最後搬石板封住洞口，又搬了幾塊大石抵在石板後面，然後走進去。

凌水雲見此亦十分震驚，問道：「大師，是帥英傑將你打傷的？」

余青玉將萬象放在地上，只見萬象臉色雪白，額角全是冷汗，有氣無力地道：「小腹……」

凌水雲見他小腹處僧衣碎裂，忙道：「青玉，快撕開來看看！」余青玉撕開萬象衣襟，只見他小腹上印着一隻青黑巴的掌印，最奇怪的是掌中尙有兩個紅色的小紅點！

「那是什麼？」

萬象掙扎着坐了起來，道：「漢人陰毒……帥英傑躲在船上偷襲貧僧，他掌中還挾了兩根搜魂針……」搜魂針是專破內家眞力的暗器，中針之處又近丹田，若讓搜魂針隨血入丹田，則萬象一身功力便盡廢了！

凌水雲一驚非同小可，忙問：「魯義，可有磁鐵在此？」

「少爺，洞內那有此物？」魯義苦笑一聲，道：「也許老漢還可以試試！」當下他盤膝坐在萬象身前，運了一陣功，然後將雙掌放在萬象小腹上！一會兒工夫，魯義已經頭頂冒烟，但仍不見那兩根針露出體外。

此時，外面已傳來帥英傑的聲音：「萬象，你號稱西藏第一高手，却受不了帥某一掌，如今還龜縮在洞內，西藏高手的臉都叫你丟光了！」

凌水雲見萬象與魯義運功都在緊要關頭，此刻實受不得一點搔擾，急對余青玉道：「青玉，快守在洞口處，不許讓一個人進來，否則咱們四人今日全都得命喪於此！」余青玉應聲而去，以背貼着石頭，雙眼却望着魯義。

魯義頭頂上之白烟越來越濃，余青玉駭然，暗道：「想不到魯大叔功力亦如斯深厚，雲堂主恐亦不如他！」

外面又傳來帥英傑的叫聲：「凌水雲、萬象，你們死期到了，天下兩大高手，今日齊喪於帥某手中，日後這天下該是帥某的了！哈哈……用刀斧鑿牆！」未幾，壁上便傳來「叮叮噹噹」的响聲！

余青玉見魯義仍在運功，知搜魂針尚未迫出來，又驚又急，只聽凌水雲愴然道：「想不到我與萬象要死在小人手中！」

余青玉忍不住罵道：「帥英傑，你這卑鄙奸險的小人，豬狗不如，竟敢妄想獨霸武林，簡直是痴人說夢話！」他內力造詣已甚高，聲音傳了出去，震得洞內嗡嗡直响。

凌水雲斥道：「青玉，你幹甚？不知道大師和魯義正在緊關頭，受不得搔擾麼？」

只聽帥英傑的聲音，又透壁傳進來：「余三，你這傻小子！古往今來，能雄霸一方之人，誰不奸險？哼，帥某也算卑鄙奸險？幾許帝王，爲了皇位，連父兄子弟也照殺也！哈哈，如今有誰罵李世民卑鄙？」

忽然魯義噓了一口氣，鬆了雙掌，運功調息。他一襲袍子都全爲汗水濕透了，就像經過了一場血戰般，凌水雲問道：「迫出來了沒有？」

魯義搖搖頭，凌水雲道：「青玉，你過來，照爲師的話做，先盤膝於大師身前，學你魯大叔般，將雙掌按在他小腹上，然後提氣，沿任脈，在右手厥陰經，氣聚『勞宮』，再緩緩吐出，只可慢不可疾，只准緩不可急，氣穩則安……左掌再將眞氣收回，重歸丹田，重複再做，周而復始，直至將搜魂計迫出來！」

余青玉依言施爲，未幾已三花聚頂，進入忘我境界，他任督兩脈已打通，內力周而復始，生生不息，不若魯義之費勁，也不知過了多久，耳際聞得萬象一道噓聲，道：「行啦，多謝你小朋友！」

凌水雲又道：「慢慢收氣散功！」

余青玉散了功，只見萬象神采稍佳，道：「想不到小朋友竟有此功力，錯非你出手，只怕貧僧這身功夫便要報廢了！」

余青玉道：「大師莫高興，帥英傑帶人鑿牆，稍候他們進來，咱們還是……」

魯義道：「四周石壁厚達三四尺，要鑿穿，豈有這般容易的？」

果然外面傳來帥英傑的音：「萬象、凌水雲，你們聽着，你們不出來，也只能餓死，乾脆出來還有點英雄氣概！」

凌水雲道：「不可上當，大師，你運功療傷吧，魯義，做飯！」這時候天色已漸亮，日光由洞頂透進來，視線甚爲清晰，魯義拿出麵粉捏搓，做了一籠饅頭，一共八個，每人分得兩個。

萬象吃了饅頭，又調息了一陣，低聲道：「想不到貧僧一生英雄，却吃了他一掌，當眞可怒！」

凌水雲安慰他：「大師何須與這種小人動氣？不過，凌某有一點想不通，憑大師之功力，不可能察覺不到，船上有人躲着！」

萬象道：「你怎知道？下面漲潮，湖水擊石，聽覺大受影响，且又伸手不見五指，本來送貧僧來此的只是兩個壯健的梢公，怎料到他們換了人？貧僧早說過，漢人……」

余青玉截口道：「漢人中好人比歹人多得多！」

萬象一哂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是貧僧失言！」

凌水雲又問道：「大師怎會跟蓋天幫的人在一起？」

「貧僧一路打聽你的行踪，知道你赴景德鎭爲蓋天幫演戲，便漏夜趕去。誰知去到之時，你已離開。帥英傑聞報，親自出來見貧僧，說出經過，還說你可能與余三一道，又派人帶貧僧去見薛旗。那姓薛的與貧僧分開搜索，貧僧後至，遂駕舟追趕，那天見你們的小船，鑽進島內，便失去踪影，還以爲你們由另一頭駛出去了……」

魯義道：「原來那天是你！」

「後來咱們上岸，根據蓋天幫各處分舵的報告，未見你們踪跡，貧僧不死心，又駕舟來湖上找尋，終於見到魯義施主，後來貧僧尋上來，聽不到你的回答，還以爲追失了，直至後來在湖上，見這石頂有炊烟透出方知沒有找錯！」

凌水雲道：「帥英傑一定早暗中跟踪你了，他要待你我兩敗俱傷，然後坐收漁人之利！却不知道凌某早已成了廢人……」

萬象苦笑道：「但到底還是他贏了！魯施主，洞內尚有幾日存糧？」

「勉强夠吃四五天！大師須多久方能治好內傷？」

「難說！」萬象沉着臉道：「帥英傑那一掌十分厲害，不但傷了氣門，連五腑都震傷了，適才費了好大的勁，方勉强積聚了點眞氣，恐最快也須將養半個月方可與人動手，要完全恢復則非五六十天不可了！」

余青玉急道：「那咱們怎辦？」

凌水雲鎭定地道：「咱們最低限度還

有四五天時間，可以慢慢想辦法！」

萬象咬牙道：「要貧僧如此死在他手中，實不甘心！」

余青玉指指洞頂，因那裡大小剛夠一個人爬出去，遂問道：「魯大叔，咱們可否由此上去，再尋路下湖，只要搶一艘船，便有機會逃出生天！」

魯義喟然道：「此法行得通，老漢還用發愁麼？外面十分陡直，又有青苔，根本沒處落足！」

洞內一陣靜寂，凌水雲不想影响萬象的心情，忙道：「船到橋頭自然直，青玉，還不快練武？」

余青玉低聲道：「這時候練武又有何用處？」

魯義斥道：「沒志氣，眞沒辦法時，只好衝出去，跟他們拚了，殺一個夠本，殺一雙有賺！」

余青玉精神一振，抱拳道：「請師父指點！」

凌水雲道：「爲師觀你與大師砌磋，除了欠缺經驗之外，最大的缺點是不善運用，無論是招式以及內功均如此……」當下他授了些秘訣，然後着余青玉練習。萬象和魯義則在一旁運功。

帥英傑隔一個時辰，便在外面叫喊。「凌水雲、瀟湘子，快出來吧，帥某請你吃燒鷄喝汾酒！」衆人只當作沒聽見。

魯義負責燒三頓飯，余青玉整日練武，到晚上凌水雲與萬象先叙舊，到後來亦互相交換學武的心得，形勢使然，生命在朝夕間，兩人毫不藏私，甚至剖析自己得意之作，余青玉在旁聽見，得益良多。

次日，一切依舊，余青玉到底少年脾性，想起危機，便牽掛起家人來了，一個人坐在灶旁，機械式地將乾草塞進去，一邊却以手指繞弄着稻草。

忽然凌水雲歡叫一聲：「有救了！」

萬象大喜過望，問道：「施主有何良策？」

「洞內有許多乾稻草，也許夠咱們編織一條繩子，再利用此繩，便可以爬出去了！」

雖然繩子未必夠長，且蓋天幫在湖面上亦可能安排了不少人，但總算是個可行之道！當下四人精神均是一振。魯義道：「老漢搓過繩子，讓我教你們！」他首先搓了幾股細繩，再將之搓合在一起，用力拉扯一下，道：「料承受二百斤力沒有問題！」余青玉也不練武了，四人一齊動手搓繩，幸而洞內的稻草甚爲充足，到第三天傍晚，已搓成一條數十丈長的草繩，而洞內的稻草亦已用罄。

魯義道：「今晚大家吃一頓飽的，二更時份再行動，就算有什麼不測，也可做個飽鬼！」

凌水雲道：「細節還須再詳細計劃一下！」

萬象道：「小朋友，趁天色未晚，待貧僧教你幾招玩藝兒！」萬象除了「浪淘沙般若功」及「般若掌」獨步天下之外，其由「大力金剛爪」和「鷹爪功」脫胎出來的「擒龍手」亦是一絕，凌水雲曾讚不絕口。

凌水雲忙道：「青玉，還不快拜謝大師！」

余青玉跪下叩了一個响頭，萬象生受了，道：「貧僧所學雖雜，但絕大部分已棄而不用，與令師一樣，已臻出手成招，舉手投足均可制敵之境界，這方面一時間教不曉人，『般若掌』又須有『浪淘沙般若功』作基礎，時不予我，只好授你『擒拿手』，你先將口訣記熟……」

余青玉背熟了口訣，到二更時分，只學會了兩招，一名「神龍現爪」，一名「烏雲鎖龍」。

魯義首先由洞口爬上去，蹲下身道：「差不多了，將繩子拋上來！」余青玉先將草繩的一端緊緊繫在一塊大石上，再將另一頭遞給魯義，魯義拋下草繩，余青玉又將凌水雲送上去，然後是萬象，最後才是他自己。

魯義揹起凌水雲，首先附繩攀下去。元月十八，湖風甚急，幸而天上浮雲稀薄，星月光微，但明暗正好，太暗看不到落脚處，太亮又容易暴露目標。

石頂風雖急，但余青玉一顆心比風還急，好像過了一夜般，方見草繩飛舞了一下，連忙伸手抓住，只覺繩上連續傳來三道力，知師父及魯義已平安抵達，一顆心方放下，急急揹起萬象，道：「前輩請抱緊晚輩！」

萬象道：「你放心施爲，貧僧還不完全是廢人！」

余青玉雙手緊握草繩，慢慢滑下去，雙脚撑住岩石，不斷跳動，去勢甚疾，俄頃，已至草繩盡頭，此刻離湖面只有二十多丈，此處岩石嶙峋，容易攀登。余青玉雙脚踏在岩石上，慢慢爬下去，終於與凌水雲及魯義會合。

湖面上不見一艘船，余青玉道：「如此還是逃不了！」

萬象道：「蓋天幫不可能沒有船留在此處，你與我找找！」兩人將凌水雲和萬象藏在隱蔽之處，然後繞石而行。走了一程至一水道口，無法攀登，魯義道：「老漢能泅，你且在此處等我！」說着緩緩攀落湖裡，向水洞裡游去。

余青玉在石上等了好一陣，不見有動靜，甚是焦急，奈何自己水性不精，又不敢游進去，探個究竟，心中又担憂凌水雲和萬象的安危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方見一艘小船，由水道洞口漂了出來，船上却不見有人，余青玉吃了一驚，忙不迭匿在石後。那小舟微微一側，一道人影翻了上甲板。

余青玉見那人影似是魯義，這才鬆了一口氣，連忙自石後跳了出來，向船上招手，小船慢慢靠岸，魯義搖着櫓道：「快回去，將少爺和大師抱上船！」余青玉立即循原路跑回去。

幸好萬象和凌水雲都平安無事，凌水雲輕笑道：「青玉，怎地沒一絲消息！」

余青玉忙道：「師父，魯大叔偸來一艘船！」他先將凌水雲抱了出去，再回頭抱萬象。未幾，魯義已將船搖至，三人上了船，魯義用力搖櫓，小船逐漸離開石島。

萬象噓了一口氣，咬牙道：「貧僧本想回西域，如今只好留下來了，不報今日之辱，貧僧此恨難消！」

凌水雲笑道：「凌某之仇，只能由徒弟代報了！」

萬象抬頭道：「小朋友，貧僧與你一見投緣，今日也幸得你相救，方可脫險，貧僧既然答應『擒龍手』傳授與你，便必實現諾言！」

「多謝大師授藝之恩！」

萬象哈哈笑道：「那也得你有上佳的資質，貧僧方肯傳授，否則豈非給自己丟臉？」

魯義道：「這裡還是蓋天幫的勢力，鄱陽湖水旱十一寨都屬蓋天幫管轄！所以咱們根本還未脫險！天亮之後，當他們發現少了一艘船，以及島上那條草繩，必然會派人駕舟追趕，而且可用其他方法通知各處的船隻包抄！」

余青玉接過櫓，道：「魯大叔，待晚輩來，你且休息一陣！」魯義又指點了他一番，見他逐漸能掌握，方坐下休息。

余青玉內力生生不息，奮力搖櫓，加上技術逐漸熟練，小舟去勢漸速。航行了一陣，前面湖上似停着幾艘漁船，凌水雲道：「青玉，駛過去，咱們冒充蓋天幫，跟他們換一艘船！」余青玉猜到師父的用意，連聲稱好。

小舟逐漸靠近那些漁船，魯義站在船頭上，大聲道：「誰是船老大，出來說話！」

喊聲驚破了湖上的寂靜，不久漁舟船頭都現出人影。魯義道：「咱們是蓋天幫，呶，這艘船跟咱們換一換！」

那被他選中的漁舟主人，臉有難色地道：「大爺，咱們一向有『孝敬』，您這叫咱們換船……小的一家大小日後如何生活？」

魯義拋了兩大錠銀子，道：「這補償與你，莫再廢話，快叫船上的人都下來！」

那船主雖然還不大情願，但一來弱不敵強，二來那兩大錠銀子，亦已足可抵償損失，沒奈何只好叫家人下小舟，魯義與余青玉揹起凌水雲和萬象跳上漁船。

凌水雲着魯義再給一錠銀子與船主，道：「老大，你搖櫓，向北駛去，這錠銀子與你，若敢違令，回頭咱們必與你算帳！」

那船主唯唯喏喏，收了銀子，忙搖櫓去了。那漁船較大，幸而有桅，魯義拉起了帆，收了錨，親自把舵，漁船向北駛去。

余青玉道：「魯大叔，北面有『九江寨』扼守長江口，過不得！」

魯義道：「到那附近便棄舟上岸，過了長江便不怕蓋天幫了！」

余青玉道：「不錯，過了龍湖，便是家父的勢力範圍，帥英傑雖然野心勃勃，諒他也不敢貿貿然追過去！」

俄頃，天色漸亮，湖面一片白光，余青玉望後，不見有異狀，心頭稍安。可是這時候，風向有所改變，船速減慢，既不斷要以舵將就，還要改變船帆的方向，余青玉不通曉，累得魯義來回奔跑。

船上幸而有食物，余青玉匆匆燒了一鍋半焦的飯，讓大家糊口，霎時間，天色經已大亮，湖上的漁舟開始活動，背後遠處半空又綻開幾團烟花。余青玉叫道：「必是蓋天幫的人發現，發訊號通知『九江寨』！」

魯義道：「不慌，他們首先必追去那艘船，咱們尚未被發現，稍後再上岸未遲！」未幾，船已至星子鎮附近，湖面至此收窄，成一長而窄的袋子，再進去便是『九江寨』的勢力範圍，魯義忙將船泊定，棄舟登陸。

由於揹着人趕路，甚惹人注目，因此凌水雲囑着魯義去買一輛有篷的馬車。星子鎮既靠湖，又近廬山，鎮上車馬行頗多，魯義花了一大錠銀子，買下了一輛有篷馬車，他親自駕韁北上。

凌水雲不時掀起一角布帘，觀察外面的情況，見一切正常，一顆心才稍安，所謂一分錢買一分貨，那兩匹馬甚是神駿，馬車載着四個人，跑來仍然很快，由星子鎮到長江畔約莫六十里，瞧這馬車的速度，黃昏左右便能抵達。一過了長江，一切危險便會消失，余青玉不由噓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師父，咱們還是回風雷鎮吧？」

萬象道：「貧僧不想再到那邊！」

凌水雲道：「不錯，爲師身份已暴露，也不宜住在那裡。」

余青玉道：「那待徒兒找個地方，安頓了你們之後，再去找您！噢，不知譚勝和麗萍離開險境了沒有？」

「帥英傑要的是你，他倆料不會有危險！」凌水雲安慰他道。

萬象臉色忽然一變，問道：「那個譚勝可是左手持刀的壯年漢子？假如是的話，小朋友，你不用找他了……」（未完・十）

上文提要：丁少秋和姬七姑惡鬥，中了一掌昏迷不醒，衆人萬分焦急，一個灰衣老道適時來到，救治丁少秋，灰衣老道還傳丁少秋崆峒九劍及乾天指，此後丁少秋若再遇上姬七姑也不用害怕，丁少秋練成絕招的那日，灰衣老道就不聲不响的走了……

新派俠義奇情故事／東方玉・文　可飛・圖

護花門

强行奪回寶笈　換回廢臂之恨

何香雲朝護花門門主道：「恭喜師妹，少秋因禍得福，眞是天大的機遇！」

任香雪、謝香玉也同時道：「是啊，少秋，你剛學會護華劍法，又蒙老仙長垂青，眞是福緣不淺。」

說話之時，只見女弟子秋影匆匆走入，朝丁仲謀躬身一禮，說道：「啟稟總管，管事李端好像有急事求見。」

丁仲謀點點頭道：「好，我馬上就來。」

丁少秋站起身道：「爹、娘、孩兒也想出去走走。」

李飛虹道：「我和大哥一起去。」

護花門門主道：「少秋，你還要練劍呢！」

丁季友笑道：「讓他出去走走也好，年輕人咯，已經悶了三天了。」

護花門門主道：「好吧，就在谷中走走，別出谷去。」

丁少秋道：「孩兒知道。」

丁仲謀舉步朝外行去，丁少秋、李飛虹兩人跟着他身後走到第二進。

只見一名青衣勁裝漢子就站在石階下，看到丁仲謀，就躬身施了一禮，說道：「屬下李端見過總管。」

丁仲謀問道：「你有什麼事嗎？」

李端道：「據剛才去前山換班的弟兄趕來報告，昨晚在谷口值崗的兩名弟兄被人殺害，屬下趕去察看，很可能是昨晚有人潛入谷內踩盤，被殺死的。」

丁仲謀道：「被何種暗器所傷？」

李端道：「兩名弟兄身中劍傷，都是一劍斃命。」

丁仲謀道：「走，帶我去看看。」

李端答應一聲，轉身就走。

丁少秋道：「我們也去。」

丁仲謀哼道：「一定又是天南莊的人幹的。」

三人由李端帶路，一直來至谷口，只見四名青衣勁裝漢子站在那裡，一齊躬身施禮。

李端領着丁仲謀走到離谷口四五丈遠近的一處山坡間，說道：「兩名弟兄的屍體就在這裡了。」

丁仲謀走到兩具屍體邊上，回頭問道：「是誰發現的？」

一名青衣漢子道：「是屬下。」

丁仲謀問道：「當時你看到他們的時候，他們的刀可曾出鞘？」

那青衣漢子道：「沒有。」

丁仲謀道：「他們連拔刀都來不及，可見來人出手極快了。」

說着，俯身察看了兩具屍體的傷口，都在前胸，一劍畢命，不覺臉色微變，沉吟道：「一劍穿心，武當『天道中和』，黃山『置腹推心』，雖然爲直取前胸，出劍都稍稍偏右，避開中間心臟，這一劍極像『穿雲射日』，難道會是華山派的人？出手竟有如此毒辣，像是尋仇來的了！」

突聽谷外有人大笑一聲道：「你們兩兄弟果然找到護花門的巢穴了！」

丁仲謀舉目看去，只見當前一穿月白長衫、瘦削臉、鷂目、鷹鼻的蒼鬚者，他身後緊隨着兩個身穿月白長衫的青年，約莫均在三十左右。

丁仲謀一看三人衣着，和身邊所佩白

穗長劍，不出自己所料，果然是華山派的人。（華山為西嶽，西方為白色，所以華山派的人行走江湖，一律身穿白色，劍垂白穗，目標極為顯著，目的是為了讓大家知道他們是華山派的人）

白衣老者目光一抬，說道：「汝賢，你去問問他們，可是護花門的人？」

站在老者左首的白衣青年，答應一聲，走近谷口，冷傲的道：「喂，你們這些人，可是護花門的？」

此人年紀不大，一臉倨傲神色。

丁仲謀心中暗暗哼了一聲，直起身來，微微抬了下頭，叫道：「少秋，你去問問他們，是什麼人？那裡來的？」

一面又以「傳音入密」說道：「你口氣也不妨狂傲一點。」

丁少秋依言的大模大樣的走近谷口，昂了下頭道：「喂，你們是什麼人？從那裡來的？」

白衣青年冷傲的道：「本公子問你們是什麼人？你怎不回答？」

丁少秋也冷冷的道：「本公子不是也在問你們是什麼人？你怎不回答？」

白衣青年怒笑道：「好小子，你敢對本公子這般說話，是不是嫌命長了？」

丁少秋也跟着朗笑一聲道：「你敢對本公子這樣說話，難道不是嫌命長嗎？」

白衣青年這回被激怒了，暴喝一聲：「你找死！」突然欺身直上，左手揚處，食中二指直豎！閃電朝丁少秋雙目戳來。

這一記身法、手法均極為迅疾，也歹毒無比！

丁少秋看他出手如此惡毒，也不禁有氣，口中沉哼道：「不知道是誰找死？」

左手隨着朝左揮出。他這一揮，雖是隨手而發，但連姬七姑的「陰極掌」都可以引得開四五成，白衣青年能有多大的功力？但聽「啪」的一聲，雙腕交格，白衣青年突然身子右傾，跌跌撞撞的衝出去四五步之多！

他出生以來，也沒受過這等屈辱，這下不由把他一張瘦削臉脹得由紅變紫，雙目兇睛也綻出了紅絲，厲吼一聲：「老子劈了你！」

右手迅疾無儔掣出長劍，身形再次揉進，劍發如風朝丁少秋疾劈急刺的攻到。

那白衣老者剛才自然看清楚了，對方一個弱冠少年，舉手一格，就把汝賢震出去四五步，心中雖是不信，但却是事實，足見對方年紀雖輕，武功却在汝賢之上，此時看到汝賢拔劍搶攻，急忙喝道：「汝賢，不可傷人，你且退下。」

白衣青年發劍早在他這喝聲的前面，他這喝聲，可以說是投機取巧之極！

因為他喝聲在白衣青年發劍之後，白衣青年得手了，（把丁少秋刺傷）他可以說他已出聲喝阻了。如果白衣青年沒有刺中，反而遇上險招，他也可以出手攔阻，說他早已出聲，要雙方住手的，反正正反兩面，他都可以振振有詞。

就在他喝聲出口之際，雙方人影業已倏然分開，白衣青年又被震得往後連退了四五步！

原來白衣青年這回揉身直上，連劈帶刺一共刺出三劍之多，若對平常武林人物來說，這一瞬間接連刺出三劍，已經是相當快速了；但論到快劍，丁少秋至少也比他快上三倍！（護華劍法一瞬間就可以刺出九劍）

但丁少秋却並沒有拔劍，他只是左足跨出一步，白衣青年的三劍就落了空，不，丁少秋右手出手了！

白衣青年還沒看清，左肩窩上就捱了一掌，砰的一聲，把他一個人推了出去。

這一下連白衣老者都沒看清楚，只見丁少秋依然站在原地，面露不屑，冷冷的道：「你要和本公子動手，再回去練上十年，只怕還不行呢！」

白衣青年瘋了心，大喝一聲：「老子和你拚了！」還待衝上去。

白衣老者趕緊沉喝道：「汝賢，你還不住手？」

白衣青年氣憤的叫道：「二叔……」

白衣老者沉聲道：「你就是要動手，也該先問清楚了再說。」

丁仲謀接口道：「不錯，少秋，你先退下來。」

丁少秋應了聲「是」，回身退下。

丁仲謀目光一抬，拱手說道：「老哥三位，不知是那一門派的高人，光臨寒山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

白衣老者深沉一笑道：「老夫聽說護花門隱匿此山，諸位大概就是護花門的人了？」

此人不失為老奸巨猾，本來是丁仲謀問他的，他却反過來套丁仲謀的口氣，但丁仲謀是何許人，聞言呵呵一笑道：「這麼說，老哥是找護花門來的？咱們守護谷口的兩名武士，也是死在三位朋友劍下的了？」

先前和丁少秋動手的白衣青年大聲道：「不錯，是本公子殺的，你們又能怎樣？」

丁仲謀微哂道：「憑閣下的劍法，乘人不備，偷襲一個還可得手，若說想連傷兩人，只怕未必。」

另一個白衣青年接口道：「一個是我殺的，殺死區區一個武士，又何用抵賴？」

丁仲謀臉色突然沉了下來，目光冷峻，逼視着另一個白衣青年，徐徐說道：「在下想不到一向以名門正派自居的華山派，門下弟子居然視人命如草芥，眞是令人不敢相信。」

目光一轉到白衣老者臉上，續道：「老哥大概是這兩個年輕朋友的師長了，殺人償命，律有明文，不知老哥有何高見？」

先前那個白衣青年怒聲道：「護花門人的個個該死……」

白衣老者喝道：「汝賢，你不准多咀！」

一面朝丁仲謀嘿然問道：「閣下的意思呢？」

丁仲謀依然徐徐說道：「在下方才說過殺人償命，律有明文，就算皇子犯法，也是和庶人同罪，不過護花門和華山派總算不無淵源……」

白衣老者沉喝道：「華山派堂堂正派，和你們護花門毫無瓜葛可言。」

丁仲謀打了個哈哈，又連連點頭道：「閣下說得極是，護花門只是個江湖末流

，怎敢開罪堂正派的華山派，何況護花門只死了兩個一錢不值的谷口守衛，怎好要華山派的門人弟子償命，閣下既然要問在下的意思，在下也不想過份使華山派難堪，那就這樣吧，這兩位年輕朋友各自自斷一臂，就可以回去，今日之事，就此揭過，不知閣下意下如何？」

他說來慢條斯理，但却句句犀利如刀。

白衣老者氣黃了臉，洪笑一聲道：「很好，閣下口發大言，可敢和老夫放手一搏？」

丁仲謀跟着仰首向天大笑一聲，却沒有說話。

白衣老者怒聲道：「閣下何故大笑？」丁仲謀道：「仲某（他名爲仲謀，但這裡自稱仲某，是說他姓仲的意思）忝爲護花門的總管，一向不和無名小輩交往，當然也包括身份和仲某不相稱的無名小輩交手，閣下連姓名也不敢說，仲某豈會和你動手？」

這是當面罵他無名之輩！

「老夫華山聞九章，武林中何人不識，豈會不敢道姓名？」

白衣老者滿面怒容，繼續沉喝道：「你才連姓名也不敢說！」

「哈哈！」丁仲謀敞笑道：「仲某是護花門總管，天下何人不識，何用再自道姓名？」

他剛說到這裡，只見三位護法之首的何香雲率同紫雲、紫霞趕了出來！

何香雲問道：「他們是什麼人？」

丁仲謀道：「是華山派的人，殺死了咱們守在谷口的兩名武士。」

何香雲道：「那就要他們留下兩個人來。」

丁仲謀道：「兄弟已經說了，要他們兩人留下一條胳膊再走。」

何香雲道：「對，不這樣做，咱們以後還能在江湖上立足？」

聞九章道：「仲朋友，老夫要見你們主人。」

丁仲謀道：「聞朋友有什麼事，和仲某說也是一樣。」

聞九章道：「仲朋友能作主嗎？」

何香雲道：「咱們這裡大小事情都由總管作主，你有事就快說吧！」

聞九章道：「好，仲朋友進去，迅叫你們主人交出護華劍譜來。」

丁仲謀嘿了一聲道：「護華劍譜乃是護花門鎮山劍法，豈能平白無故送與閣下？」

「不是送與老夫。」聞九章沉聲道：「物歸原主，交還華山派。」

「交還？仲某沒聽過護花門的鎮山劍法是華山派的東西。」丁仲謀道：「華山派又憑什麼來强索劍譜？」

聞九章聞聲道：「你們如若不交出劍譜，哈哈，護花門這三個字只怕很快就會在江湖上消失了。」

何香雲哼道：「華山派又怎樣？難道咱們會怕了誰不成？」

聞九章嗆的一聲拔劍在手，鷂目橫睨，說道：「不信，老夫就伸量伸量你們，能接得住老夫幾招？」

何香雲也嗆的一聲掣出長劍，冷哼道：「我先接你幾招試試。」

丁仲謀伸手一攔，說道：「何護法且慢，事有先後，華山派弟子殺死咱們兩名武士，應該先作了斷。」

何香雲道：「好吧，你先把這件事了斷了也好。」

丁仲謀一指聞九章身邊兩個白衣青年，說道：「你們兩個殺害本門兩個武士，仲某方才說過，只要你們自斷一臂，就可把這場過節揭開，二位大概心存不服，不肯自斷一臂了，但仲某身爲護花門總管，言出必踐，少秋，你去和他們過上幾招，讓他們輸得心服口服，如果再不肯自斷一臂，你就下手替我執法，卸下他們的左臂來。」

丁少秋躬身道：「屬下遵命。」

李飛虹道：「大哥，要不要我幫你？」

丁少秋含笑道：「對付這兩個人，還用賢弟幫忙嗎？」

何香雲眼看丁仲謀只要丁少秋一人出手，心中也想看看那位老仙長傳了他什麼神奇劍法，是以並未開口。

聞九章聽到丁仲謀只要丁少秋一人出手，他方才雖看過了丁少秋那不凡的身手，但不相信對方一個弱冠少年能勝得過華山派兩個門人，聞言嘿然道：「汝賢、汝清，你們就去會會他。」

一面也有些不放心，暗以「傳音入密說道：「你們也要小心些才是。」

要知聞汝賢乃是華山派上代掌門人聞九皋的兒子，聞汝清乃是聞九章的兒子，兩人年事雖輕，（三十出頭）一身武功，已得華山派眞傳，可以說是華山派門人中的佼佼者！

兩人領命走出，聞汝賢方才和丁少秋交過手，對少秋恨之入骨，恨不得把他一劍穿心，大步走在前面，抬手拔劍，喝道：「小子，報上名來。」

聞汝清看堂兄亮劍，也在抬手之間，以極快手法，掣劍在手。

丁少秋傲然一笑道：「本公子奉仲總管之命，找你們兩個了斷過節，你們勝得了我，這場過節，就此揭過，勝不了我，就得留是兩條胳膊，那時再問我姓名，十年二十年之後，再找我報仇，本公子自會告訴你們。」

這話說得夠狂！

聞汝賢大喝一聲：「狂徒還不亮劍？看我要你的命！」

丁少秋朗笑道：「哈哈！那要看你有沒有這份能耐？」

緩緩抽出倚天劍來，錚的一聲，四尺長劍青瑩瑩宛如一泓秋水！

聞汝賢回頭喝道：「兄弟，咱們上！」

兩人本來並肩而立，他「上」字出口，人影倏然一分，一左一右朝丁少秋欺來！

丁少秋及時喝道：「慢點！」

聞汝賢腳下一停，冷聲道：「你可是怕了？」

丁少秋俊目發光，朗笑一聲道：「本公子就是遇上千軍萬馬，也未必會怕。」

他長劍橫胸，左手食中二指在劍脊上輕輕拭過，才抬目道：「本公子這柄倚天劍削鐵如泥，若在交手之際，削斷你們長劍，你們一定會心中不服，說本公子只是仗着手中利器傷人，因此本公子要換一柄

普通長劍，以示公允。」

說完，鏘的一聲，返劍入匣，解下劍來，回身朝李飛虹道：「賢弟接住了，把你的一柄借與愚兄一用。」

抬手把倚天劍憑空擲了過去。

聞汝清那肯錯過機會，喝道：「你不用換劍，咱們兄弟豈會在乎你手中利器？看劍！」

他是在丁少秋把劍擲出之後才說的，說到「看劍」二字，身形已迅疾逼近，刷的一聲急刺而出。

聞汝清眼看堂兄發劍，他也毫不怠慢，同樣振腕一劍刺了過去。

何香雲本待發作，但看丁仲謀只是微笑不語，也就忍了下來。

李飛虹看得太急，喝道：「你們還要不要臉？我大哥手上沒有兵刃……」

話聲未落，只聽耳邊响起大哥的聲音說道：「賢弟，憑他們兩個，如何傷得了我，你長劍不妨慢一點給我，我先耍他們一番，再把劍丟給我，哦，你要裝作看我被他們左右纏着，不能出手，等覷個空，就叫大哥劍來了，只要向空丟過來就好。」

丁少秋對「避劍身法」早已練得十分純熟，因此對兩人揮劍攻來，根本不放在心上，只要身形左右轉側，就可以輕鬆的避開劍鋒。

聞汝賢、聞汝清第一劍刺了個空，豈肯罷手，兩人長劍翻動，緊接第一劍，刺出第二劍，第三劍，一劍快過一劍，刹那之間，在丁少秋左右前後，登時幻起一支又一支的劍光，參差錯落，交叉如織，幾乎把丁少秋一個人全都包了起來。

照說，一個人手無寸鐵，任由敵人揮劍急刺，那有刺不中的？

這一情形，連何香雲也看傻了眼！

聞九章對自己子侄二人使的劍法，當然最清楚不過，在他計算中，丁少秋在左右兩人搶攻之下，幾乎沒有躲閃的餘地，但却一直沒聽到丁少秋的驚呼慘叫之聲，顯然身上沒有捱上劍了，但相反的却是不時聽到汝賢、汝清兄弟兩人的怒喝和叱罵之聲！

原來丁少秋存心戲耍兩人，在施展「避劍身法」之際，從兩人身邊擦過，不是在對方肩頭擊上一拳，就是在對方背後拍上一掌，出手縱然不重，也激得兩人火上加油，咬牙切齒的詛罵不停。

李飛虹聽了大哥的話，抽出自己長劍，捏在手中，似因對方兩人人影交織，不好把劍丟出去，一直等到三人差不多打了幾個回合，才大聲叫道：「大哥，接住了！」

抬手把長劍朝交手的三人頭上丟了過去。

聞汝賢、聞汝清聯手合擊，一口氣連攻了十六七招，依然沒有一劍刺中對方，心頭正感不耐，忽見李飛虹把長劍朝上空擲來，這機會豈會錯過？

兩人既是堂兄弟，又是同門，從小喂慣了招，自然心意相通，聞汝賢賣了一個破綻，故意留出空缺，讓丁少秋右手去接飛來的長劍，實則劍尖一轉，待丁少秋伸手接劍之際，猝然削出一劍，砍向丁少秋右肩。

聞汝清同樣一個轉身，劍使「玉帶解腰」，橫向丁少掃去。

丁少秋只是右足斜跨半步，右手一抓，便已接住飛來的劍柄，但聽噹噹兩聲，居然一下擋開了兩人的劍勢，長劍接連揮出，和兩人以快打快，展開反擊。

先前只有兩人搶攻，丁少秋一直閃動身子，沒有還手的機會，現在一劍在手，三條人影，三道劍光就像車輪般展開，此進彼退，倏分倏合打得難分難解！

聞九章因方才子侄二人以長劍對付一個徒手的人，尚且無法獲勝，眼看丁少秋接住長劍，還躭心兩人很難是他對手，如今三人劍光飛舞，也只打成平手，心中不覺暗暗失笑，忖道：「原來這小子只是身法奇特，劍法平平，使的是武功劍法而已，汝賢、汝清只要配合得好，可以穩佔上風。」

想到這裡，不禁拈鬚微笑！

聞汝賢、聞汝清和丁少秋互相攻拒了一陣，也已發現丁少秋的劍法，並無驚人之處，聞汝賢驀地大喝一聲，劍招突然加緊，聞汝清聽到喝聲，同時劍法一變，加快加強。丁少秋看他們劍招突轉凌厲，也跟着他們改變招式，加快加强起來。

三人同時加快加强了，依然和沒有加快加强一樣，劍光此起彼落，人影像走馬燈似的輪轉如飛，看不出有消長之機。

聞九章心中暗道：「想不到這小子還會白鶴劍法，哼，白鶴劍法也未必勝得過華山派！」

不過盞茶光景，丁少秋已把「白鶴劍法」使完，三人還是誰也佔不到半點便宜。其實這一陣工夫，他雖然連使了武功、白鶴兩套劍法，但却只使出四五成功力來，才會纏鬥到現在。

「哈哈！」激戰之中，丁少秋忽然朗笑一聲道：「你們兩個還要打下去嗎？仲總管要你們自斷一臂，看來你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，非本公子動手不可！」

聞汝賢怒笑道：「好小子，不怕大風閃了舌頭，有本事只管使出來，老子雙臂在此，任憑你挑。」

聞汝清道：「你能全身而退，已經是不錯了，想勝我們，還得投過胎才成。」

丁少秋道：「你們以為本公子勝不了你們？哈哈，區區華山劍法，眞要能擋得住我一劍，本公子就任憑你們處置，好，現在本公子就要取你們左肩『肩禹穴』，中劍之後，左臂就會廢去，你們小心了。」

喝聲出口，身形突然離地飛起，疾如旋風，同時在他身邊飛出兩點寒星，一閃而沒！

這一招，沒有人能夠看得清楚。聞汝賢、聞汝清兩人聽他說要取自己「肩禹穴」，揮手發劍，劍光如輪，朝身前湧起，就在此時，突覺左肩「肩禹穴」上似有一縷涼風直透而入，心中方自一驚，急急往後躍進！

丁少秋已經飛身退了回去，把長劍還給了李飛虹，朝丁仲謀抱拳一禮，說道：「回總管，屬下已遵命廢去他們一條左臂，特來覆命。」

丁仲謀含笑點頭道：「很好。」

聞汝賢、聞汝清退後幾步，急忙運氣一試，左臂確然形同廢物，再也舉不起來

，一時之間，不禁臉如土色，他們被人家點廢左臂，竟然茫然無所知，還不清楚是被人家怎樣廢去的？

聞汝賢氣極，切齒喝道：「小子，我和你拚了！」

聞汝清接口道：「對，咱們和他拚了！」

聞九章心知兩人決非丁少秋的敵手，急忙沉聲喝道：「你們給我回來。」

聞汝賢、聞汝清只得悻悻然退下。

聞九章面色凝重，朝丁仲謀道：「今日之局，到此為止，但護花劍譜，華山派非取回不可。」

何香雲冷笑道：「取回護花劍譜不難，只要你們把護花門擊敗，咱們自會雙手奉上。」

聞九章連聲說道：「很好！」朝子侄二人一揮手道：「咱們走。」

聞汝賢對丁少秋恨之入骨，咬牙切齒的回過頭來道：「小子，你報個萬兒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

丁少秋大笑道：「好，你們聽着，本公子叫丁少秋，你們要找我報這廢臂之仇，本公子隨時候教。」

李飛虹喜孜孜的道：「大哥，你方才使的是什麼劍法，小弟連看都沒看清楚，是不是老仙長教你的劍法？」

丁少秋道：「愚兄使的是護華劍法，其實也沒什麼，只是使得較快而已！」

何香雲道：「看來護華劍法果然厲害，但對付老妖婆却何以不管用呢？」

丁仲謀道：「劍法不在乎快，快則輕靈，使人眼花撩亂，無所適應，但出劍輕靈，就嫌力道不足，對老妖婆那樣的超強高手，如果力道不足，如何傷得了她？」

何香雲斜睨着他，說道：「你說的倒是挺有道理！」

丁仲謀笑道：「兄弟這是師傅他老人家說的。」

何香雲問道：「那要怎樣才有力呢？」

丁仲謀道：「劍劍含蘊眞氣，劍未至，氣而至，以氣克敵。」

何香雲披披咀道：「你說得太玄了，這有什麼人能辦得到？」

丁仲謀微笑道：「少秋方才廢去那兩個小子左臂，使的就是劍氣，外表何曾看得到傷口？但却點廢了他們經穴。」

何香雲驚疑的朝丁少秋望來，問道：「少秋，丁總管說的對不對？你眞是用劍氣傷了他們？」

丁少秋道：「小侄確是用眞氣傷了他們，但不像二伯父說的那樣高明。」

何香雲喜展眉梢，笑道：「那還不高明？咱們護花門有你這樣的年輕高手，眞是替護花門露臉呢！」

丁少秋道：「大姨太誇奬了！」

丁仲謀朝何香雲問道：「對了，何護法怎麼也趕出來了？」

何香雲道：「你們出來了好久，還沒回去，我想可能發生了什麼事，所以趕出來看看。」

一行人回轉谷內，已是午餐時光。飯後，護花門門主已要秋英、秋霜在左廂給丁少秋收拾了一個房間。第三進是門主和三位護法住的地方，沒有人進來，天井中足可供丁少秋練劍。

李飛虹也因要留下來陪大哥，就要逢天游等人先行回花字門去。

護花門門主早已知道李飛虹是個女子，也曾在暗中問過她身世，居然會是丐幫幫主李鐵崖的獨生女兒，對丁少秋如此百依百順，心頭自然暗暗高興，但看丁少秋依然把她當作兄弟，一口一聲的叫着「賢弟」，也就不去說破。

而且從丁少秋口中，聽說他們的結交經過，和患難與共的情義，索性就把李飛虹安置到丁少秋隔壁的一個房間，好讓兩人切磋武功，互相砥礪。

李飛虹對這位「伯母」，心裡自然暗暗感激。

丁少秋依然夜晚練功，白天練劍，李飛虹也日夜勤練「飛星掌功」。

一個月很快的過去，他們除了吃飯、睡覺，就是練武，心無旁騖，自然大有進境。

護花門共有九個女弟子，除了共同練武之外，分伺門主和三位護法。伺候何香雲的是紫霞、紫雲，伺候任香雪的是紫雯、青霓，伺候謝香玉的是青珂、青佩。秋影則是派給副總管劉婆婆的副手。（副總管是負責蓮花谷對內的事務）伺候門主的是秋英、秋霜。（這裡交代了，以後不贅）

秋英是專門伺候門主的，於是對照料丁少秋、李飛虹的差事，就落在秋霜一人身上。

秋霜自從給丁少秋送飯開始，對他，心裡就有一份關切之情，那個少女不懷春？何況丁少秋又年輕、又英俊？自從護花門門主公開宣佈丁少秋身世，和成為護花門門主的繼承人之後，他們之間就成了師兄妹，她對他就更殷勤，小姑娘整天都充滿着喜悅，像金絲雀般跳來跳去，「師哥」這兩字，可從沒離過口。

丁少秋對這位善解人意，小鳥依人的小師妹，當然不可能拒之於千里之外，就這樣引起了一場糾紛。

七月，雖然已是初秋，通常是最熱的天氣。

這天，正是初七早晨，丁少秋剛剛練完劍，信步從迴廊跨出東首圓洞門，順着石砌小徑走去。

這是東園，花木蓊鬱，一直和宅後的花園相連，尤其不少參天古木，都是數百年之物，當時佈置這座花園的人，善加利用，都保存了下來，所以縱然是炎炎夏日，如果徜徉在小徑之間，也會清風徐來，暑氣全消！

丁少秋披襟當風，正感涼爽愜意之際，耳中忽然聽到一聲尖叫，似是有人發生了什麼意外，急忙朝尖叫聲掠去，只見一個青衣少女摔坐地上，那不是秋霜還有誰來？

一時不知她如何了，急忙一下落到她身邊，問道：「小師妹，妳怎麼了？」

秋霜一手掩着左小腿，驚怖的道：「蛇……蛇咬了我……」

丁少秋目光四顧，問道：「蛇在那裡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秋霜道：「那是一條青綠色的蛇！」「青竹絲！那是很毒的蛇！」

丁少秋怵然道：「師妹不可走動，我有解毒丹，只是在房裡，我抱妳去。」

說完，果然俯下身去，雙手抄起秋霜的嬌軀，急步朝院中奔去。

秋霜今年十七歲了，從沒被男人抱過，如今丁師哥抱着她奔走，她已經羞得緊閉着眼睛，但却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，是溫馨？還是甜蜜？反正任由他去就好了。

丁少秋可沒有這種感覺，他只是把她當作小師妹而已，抱着她很快奔入房中，就把她放在自己床上，一面說道：「妳不可動，我拿藥來給妳敷。」

轉身從几上取過「太乙解毒丹」，一面問道：「小師妹，蛇咬在妳那裡？」

秋霜指指小腿外側，說道：「就在這裡，好像痲痲的。」

丁少秋把她褲管撕開了尺許長，果見她白膩如脂的小腿上，已經腫得很大，接近踝骨處，果有兩小點青黑影子，那就是蛇咬的傷口了。回身取起青霓劍（短劍、只有尺許長）口中說道：「妳要忍一忍，我先要把妳毒血放出來。」

秋霜點着頭，口中「嗯」了一聲。

丁少秋抽出短劍，用劍尖在她傷口上輕輕一劃，然後用手輕輕擠着，流出來的血，好像很濃，數量不多，但却比墨還黑！心中暗暗吃驚，一時顧不得許多，只好俯下身去，用咀替她吮血。

秋霜被丁師哥撕開褲管，已經羞得縮成一團，如今看到他竟然毫不嫌髒，低下頭在自己小腿上吮吸毒血，更是羞得心頭小鹿狂跳，緊閉着眼睛，口中忍不住「嗯」出聲來！

就在這當口，房門外忽然跨進一個人來，這人正是李飛虹！

映入眼簾的是大哥把秋霜按在床上，還俯下身子在吻着她，她居然心甘情願的輕「嗯」着！雖然只是目光一瞥，却使她一輩子也忘不了！

她想不到大哥竟然如此無耻，做出不可告人之事來！一時之間，她只感到腦門上轟然有聲，一個人幾乎要昏了過去，口中重重的「哼」了一聲，轉身就去。

丁少秋耳朶何等靈敏，他雖在替秋霜吮吸毒血，聽到脚步聲，一聽就知是李飛虹，急忙抬起頭，吐出一口毒血，說道：「賢弟來得正好！」

話聲未落，聽到李飛虹哼了一聲，回頭就走，心中不禁暗哦一聲，忖道：「賢弟這聲哼，分明認為我在輕薄小師妹了，咳，愚兄豈是這樣的人？」

但此時救人要緊，吐出一口毒血，又低下頭去吮血，這樣又吸又吐，吸了十幾口之後，毒血已盡，流出來的已是鮮紅血水，當下打開瓶塞，傾出三粒太乙解毒丹，嚼爛了敷上傷口，撕開手帕替她紮住傷口，再傾出三粒藥丸，遞給秋霜，說道：「好了，小師妹，妳可以起來了，把這三顆藥丸吞下去，就沒事了。」

秋霜緊閉着眼睛，迷迷糊糊的任由他在傷口上又吮又吸，現在聽到已經好了，急忙翻身坐起，一張臉脹得像大紅緞子一般，眨動眼睛，流下兩行淚來，咽聲道：「丁師哥，你太好了，謝謝你……」

丁少秋笑道：「小師妹，妳怎麼哭了，是不是嚇着妳了，現在已經沒事了，妳快把藥丸接過去，吞下了。」

秋霜含着淚水，伸手接藥丸，納入口中，吞了下去，抬頭望着丁少秋，羞澀的道：「丁師哥，你快去漱漱口，髒死啦！」

丁少秋含笑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已經吐掉了，青竹絲劇毒無比，幸虧救治得快，只要再遲上一步，妳就會昏迷不省人事。」

秋霜足跨下床，坐在床沿上，問道：「丁師哥，你怎麼會有毒蛇解藥的呢？」

丁少秋笑道：「這是老道長送給我的太乙解毒丹，能治天下任何劇毒，不是毒蛇解藥。」

一邊說着，一邊取來一條抹布，指着地上毒血。

秋霜忙道：「丁師哥，還是讓我來揩。」

丁少秋道：「妳剛服了藥丸，還要休息一回，一盞熱茶之後，才能行動。」

秋霜心頭一陣感激，幽幽的道：「丁師哥，我……不知道……如何報答你才好？」

丁少秋含笑道：「小師妹，別傻了，妳是我的小師妹，和妹子一樣，說什麼報答的話來？」

接着哦道：「方才我給妳吮吸毒血，正好李賢弟闖進來……」

秋霜粉臉驟然紅了起來，急着問道：「給他看見了？」

丁少秋點頭道：「看見了也沒什麼，只是他好像誤會了。」

秋霜聽得粉臉更紅，又羞又急，說道：「那……那……李大哥他怎麼說呢？」

丁少秋道：「他沒說什麼，只是哼了一聲，回頭就走。」

秋霜眨着眼睛，問道：「他為什麼……會誤會的呢？」

丁少秋道：「他大概認為我們……其實他並沒有看清楚，我只是在給妳吮毒。」

秋霜粉頸低垂，低低的道：「我見到他，怎麼說呢？這……多不好意思？」

「不要緊。」丁少秋道：「我會給他解釋的，哦，妳再休息一回，我找他去說清楚了。」

秋霜低低的叫道：「丁師哥……」

丁少秋業已跨出房門，來至隔壁房門，舉手在門上輕輕叩了兩下，叫道：「賢弟。」

房裡沒人答應。

丁少秋又叩了兩下，叫道：「賢弟……」

房門呀然開啟，原來只是虛掩着，丁少秋舉步走入，房中沒人，心想：「賢弟到那裡去了呢？」

目光一轉，他平日把長劍掛在床頭，長劍不在，那一定是練劍去了，正待返身退出，瞥見窗下案上似有一張白紙，心中一動，急忙走過去，白紙上還有字迹，低頭一看，只見紙上寫着：「我再也不想見你」。

這是李飛虹的筆迹，丁少秋自然認得，心中不禁一怔，忖道：「賢弟果然誤會我了，哦，他再也不想見我，這是和我絕交的口氣，他已經走了。事情那有這麼嚴重？咳，愚兄豈是這種人，就算你對我有什麼誤會？咳，也總該聽我解說清楚。」

他拿起字條，回身退出，心中想着：「我該去把他追回來，至少也要和他說明白，否則在賢弟心目中，我丁少秋豈不是成了好色之徒？」

一念及此，立即匆匆退出，恰好在走廊上到，丁季友，問道：「少秋，你行色匆匆，有什麼事？」

丁少秋趕忙站住，叫了聲爹，說道：「孩兒是追李賢弟去的。」

丁季友問道：「李飛虹到那裡去了？」

丁少秋道：「他對孩兒有了誤會，已經走了，孩兒要和他說清楚。」

他把手中字條遞給了爹。

丁季友只看了一眼，問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丁少秋就把剛才發生之時，詳細說了一遍。

丁季友把手中紙條還給了丁少秋，略爲沉吟道：「這件事，你應該先去稟明門主，她自會給妳拿主意的。」

丁少秋道：「但這樣一來，孩兒就追不上李賢弟了。」

丁季友含笑道：「你不用急，李飛虹不會走遠的，爲父叫你先去見過你娘，決不會錯，你快進去吧！」

丁少秋點頭道：「孩兒遵命。」轉身往裡就走。

他一腳來至娘的房中，門口秋英靦腆的叫了一聲：「丁師哥。」

丁少秋含笑問道：「師妹，門主在房裡嗎？」

秋英點點頭，悄聲道：「在，她正在和三師伯說話呢！」

丁少秋掀簾舉步走入，果見娘正在和謝香玉低聲說話，當下就叫了聲「娘。」

一面朝謝香玉躬身一禮，說道：「侄兒見過三姨。」

謝香玉站了起來，含笑道：「你們母子談吧，我走啦！」

說着，俏生生的走了出去。

護花門門主問道：「少秋，你這時候來找娘，一定有事的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丁少秋道：「李賢弟和孩兒發生誤會，負氣走了，孩兒本來要去追李賢弟的，正好遇上爹，是爹要孩兒先來跟娘說的。」

護花門門主藹然笑道：「你們年紀也算不小了，怎麼和小孩一樣，吵吵鬧鬧的認了眞？」

丁少秋道：「孩兒和李賢弟從沒吵過，這回是他誤會了孩兒，才負氣走的。」

護花門門主看着他問道：「他怎麼會誤會的？」

丁少秋就在謝香玉坐過的櫈子上坐下，靠近着娘，把自己練功完畢，走出東園，在林間散步，如何聽到尖叫聲音，趕去一瞧，是小師妹秋霜左脚踝上被青竹絲咬傷，自己如何抱起她返回房中，替她用劍劃破傷口，但擠不出毒血來，只好用口替她吮吸，然後嚼爛太乙解毒丹，敷上傷口。

恰好李賢弟進來，誤以爲自己輕薄小師妹，哼了一聲掉頭就走，等自己去找他，他已離去，自己在他案頭上發現一張字條，自己爲了人格，非和他解釋清楚不可，原原本本的說了出來。一面把拿着的字條，也遞給了娘。

護花門門主靜靜的聽他說完，也低頭看了字條，才道：「少秋，老實告訴娘，你是不是很喜歡秋霜？」

丁少秋被娘問得俊臉發赧，着急的道：「娘，她是孩兒的小師妹，孩兒只是把她當作小妹子看待。」

護花門門主道：「咱們雖然是武林中人，不拘小節，秋霜被毒蛇咬傷，不得不施急救，因爲遲了會蛇毒攻心，所以你不避男女之嫌，用口替她吸出毒血，這一點，娘認爲你做得很對，但在第三者看到眼裡，也怪不得他會對你發生誤會……」

丁少秋紅着臉道：「但孩兒問心無愧，李賢弟縱然對孩兒誤會，也該把事情弄清楚，這樣留下字條，離此而去，豈不是侮辱孩兒人格？所以孩兒非和他說明不可！」

「娘瞭解你的心情。」護花門門主藹然笑道：「但在李飛虹來說，她也沒有不對……」

丁少秋望着娘，說道：「只是李賢弟把事情看得太嚴重了。」

護花門門主緩緩說道：「在他來說是很嚴重。」

丁少秋一怔道：「孩兒不明白，這是爲了什麼？」

護花門門主凝視着他，問道：「你倒說說看，你對李飛虹知道多少？」

丁少秋怔怔的道：「他和孩兒是結義兄弟……」

護花門門主道：「娘指的是他的身世。」

丁少秋微微搖頭道：「這個孩兒沒有問過他，李賢弟也從沒和孩兒說過。」

護花門門主嗤的輕笑道：「你和他結義金蘭，連他身世來歷都不知道。」

丁少秋道：「孩兒和他一見如故，情投意合，才結爲口盟兄弟，人生得一知己，可以死而無憾，身世來歷，似乎並不重要。」

護花門門主笑了笑道：「這就是年輕人的想法，事實上，你既然要和人家結爲兄弟，推心置腹，就該對這個人的身世來歷有個通盤瞭解、才能結爲患難與共的弟兄，那有你這般草率的？」

她不讓丁少秋開口，接下去道：「關於他的身世來歷，娘倒知道一點。」

丁少秋覺得奇怪，急急問道：「娘知道他的身世來歷？他……」

護花門門主道：「李飛虹，其實只是她的化名，她原來的名字叫李玉虹，是丐幫幫主李鐵崖的獨生女。」

丁少秋驚異的道：「李賢弟……他會是女子？」

護花門門主微笑道：「你現在明白了，她何以要留下字條離去。」

丁少秋望着娘，搓搓手道：「那……那教孩兒怎麼辦呢？」

護花門門主笑道：「你可以去找她，但總要等你劍練好了才能出去。」

丁少秋道：「孩兒劍法早就練會了。」

護花門門主道：「光會有什麼用？要練熟了，熟能生巧……」

丁少秋道：「老道長說的，這九招劍法，可以練上一生，但要臻上乘境界，還

得看各人的悟境和造化，孩兒……孩兒其實也練得差不多了，就是再練上一年，也差不多就是這樣了。」

護花門門主沉吟道：「你要去找她，娘也不反對，最好還是和你爹同去，娘也可以放心，待會娘和你爹說去。」

丁少秋道：「娘，孩兒一個人去，娘有什麼不放心的？除了老妖婆，憑天南莊那些人，孩兒還不把他們放在眼裏呢，就算遇上老妖婆，老道士說過，孩兒學的前面八招，也足可自保了。」

護花門門主道：「以你的武功，娘相信足可應付，但行走江湖，並不是全仗武功就可以通行無阻，你年紀輕，江湖經驗不足，叫娘如何放心？好了，待會娘和你爹商量商量，再說吧！」

丁少秋心想：「自己再說，娘也不肯讓自己一個人出去的。」

想到這裏，只好點點頭道：「孩兒聽娘的就是了。」

護花門門主含笑道：「這才是乖孩子。」

丁少秋起身辭出，一面想着自己如何偷偷的溜出去，和爹走在一起，那有多拘束？

午餐時候，護花門門主和丁季友說了，讓他們父子兩人一起先去花字門，如果李飛虹不在，那就可能回丐幫去了，就再去丐幫，拜會李幫主。

事情就這樣決定，明天一早上路。

丁少秋當着爹娘前面，不敢多說，心裏却盤算着等到晚上自己偷偷出谷去。

* * *

丁少秋不知道花字門是在什麼地方，更不辨東西南北，他從晚飯後便偷偷的溜出蓮花谷，又怕被爹追上，一個晚上，只是提氣疾行，奔掠在崇山峻嶺之間，直到天色吐魚白，算算差不多也已跑出一二百里了，當下就在一棵大樹下盤膝坐下，瞑目運功。

等他運功完畢，疲勞也恢復了，看看天色，差不多已是巳牌時光，探手從懷中取出面具，戴到臉上，才循着山下大路走去，不過頓飯工夫，進了高大的城門，朝路邊行人詢問之下，才知這裏是南陽城。

走沒多遠，在大街中一條橫街上，看到一家挑着一個大燈籠的長安客店，就往客店行去。

這時已快近晌午，投宿的客人較少，店伙看到有人上門，急忙迎了出來，陪着笑道：「這位客官可是要住店？」

丁少秋點點頭道：「我要一間清靜的上房。」

伙計聽說他要住上房，就更顯得巴結，連聲說着「有、有」，滿面陪笑的道：「小店上房最是清靜不過，客官請隨小的來。」

說着，連連彎腰抬手，走在前面，領着丁少秋穿過店堂，一直來至後院，走上台階，打開正面左首一間房門，抬手道：「客官請進，這一排房間，北面都有窗戶，夏天陰涼通風，最是舒適不過了。」

他跟在丁少秋身後走入，搶着走到北首窗下，伸手推開兩扇板窗，後面是一片竹林，果然有涼風吹了進來。

丁少秋滿意的點點頭。

伙計忙道：「客官請坐，先寬寬衣，小的去給你老打水。」

說完匆匆退去。

丁少秋隨手把青布劍囊放在床上。

不多一回，店伙打來臉水，又泡了一壺茶送來，一面問道：「客官還沒用飯吧，要不要小的去吩咐廚下，給你老準備。」

丁少秋點頭道：「好吧，天氣很熱，我不想上街去了，你就叫廚房裏給我做兩個菜送來就好。」

伙計又道：「客官喝不喝酒？」

丁少秋笑道：「大熱天，喝了酒豈不更熱，我只要飯菜就好。」

伙計連聲應是，又退了出去。

丁少秋掩上房門，取下面具，洗了把臉，再戴上面具，就坐在北首窗下，倒了一盅茶，慢慢喝着，心中想道：「李賢弟會不會去花字門？還是回丐幫去了？花子門總舵是在揚州，丐幫總舵則是在河北大名，這一南一北，相去不下千里，自己該去那裏才好……」

房門啓處，伙計已經提着食盒走入，陪笑道：「飯菜來了。」

他把食盒放到地上，取出兩盤熱炒，一大碗湯，在桌上放好碗筷，和一桶白飯，然後巴結的道：「客官請用飯。」

返身退了出去。

丁少秋吃過午飯，漱了口，就上床睡覺，直到上燈時分，耳中聽到有人走近門口，才矍然醒來。

只聽伙計在門口叩了兩下，說道：「客官，該用晚餐了，你老睡醒了沒有？」

丁少秋起來打開房門，舉步跨出，含笑道：「我出去吃，不用麻煩你了。」

伙計連連哈腰道：「是、是，小的還當你老睡熟了呢，哦，小店隔壁不遠的狀元樓，可是道地豫菜館，在城中也是數一數二的，你老去過就知道了。」

丁少秋點頭道：「好，我去試試。」

出了客店，不過十數步路，果然有一家狀元樓，金字招牌，十分顯眼，五間店面，樓上樓下，裝潢得金碧輝煌，十分氣派。

樓下是普通座，一般販夫走卒都可以進去，人聲嘈雜，品流也較雜，樓上雅座，才算清靜，客人也都是衣冠楚楚的上流人士。

丁少秋跨進門，一名伙計就站在門口，抬着手道：「客官請高陞。」

迎面就是一道寬闊的黃漆樓梯，光可鑑人。丁少秋走上樓頭，另一名伙計立即迎了上來，招呼道：「客官請到這邊坐。」

他把丁少秋領到靠窗的座頭上落坐，送上茶水，一邊陪着笑問道：「客官要些什麼？」

丁少秋道：「你給我要廚下做幾個拿手的送來就好。」

伙計道：「客官要喝什麼酒？」

丁少秋眼看大家都在喝着酒，自己既然上了酒樓，怎好不喝，這就隨口道：「花雕半斤。」伙計應着退了下去。

直到此時，丁少秋才有時間朝四周打量，酒樓有五間門面，自然相當寬廣，此時華燈初上，食客却並不很多，所以並不嘈雜。

（未完・十八）

上文提要： 玄門正派的高手擺了個萬仙誅魔陣，柔柔並不知誅魔陣是由應天青支配，陰魔的龍捲直向玄門正派高手捲去，九宮八卦陣勢越變越多，將陰魔打出原形，應天青看清楚，原來是柔柔，不由一呆，陣勢亦停止變化，跟着幻波池的地肺裡用火葯爆炸只引出部份的陽火來，由陷空老祖揉合成拳大的一團，是用來對付羣妖……



詭異奇情中篇故事／黃鷹・文
可飛・圖

陰魔

正邪不兩立　美女變浮雕

陷空老祖奇怪的看着她。「你會這樣吩咐他們？」

「這是事實。」柔柔很認眞的。

「你以爲我會不會相信？」陷空老祖又問。

「不會——」柔柔竟然這樣回答。

陷空老祖點頭。「當然不會。」

柔柔笑笑。「我也知道你們不會相信，在你們的心目中，妖人永遠是妖人，一定要殺掉，天下才會太平。」

「魔也是的。」陷空老祖仰首天望。「你知道你出現以來出了什麼事？」

柔柔反問：「你是指陽氣被我迫走，進入幻波池這件事？」

陷空老祖歎息。「天地間本來陰陽調和，萬物滋長，現在陽氣散盡，陰寒一片，部份地方經已生機盡絕，草木俱萎的了。」

柔柔很冷靜的回答。「這是天意，是天意要我降世，至於有什麼後果，與我無關。」

陷空老祖搖頭。「那將禹鼎破碎，放出羣妖也是天意的了？」

「他們都是屬於偏陰的一類，我也不知道是否一定要救他們，只是有一種感覺，將他們救出並不是一件壞事。」

「物以類聚——」陷空老祖搖頭。「你就是不知道他們做盡了傷天害理的事情，不容於人世，才被這樣關起來。」

「這些事我當然是不知道的，可是他們現在並沒有做什麼壞事，我所見，只是你們全力去追殺他們。」

陷空老祖點頭。「這是防患於未然，否則讓他們四散各地，爲害人間，要收拾便來不及的了。」

柔柔歎一口氣。「你們根本不給他們機會，這是不公平的。」

「當年我們就是給他們太多的機會以致一度傷亡慘重，幾乎不可收拾。」

「他們受了這麼多年的苦，難道還不知道悔改。」柔柔有些固執的。

事實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既沒有看見那些妖人做過什麼壞事，相反只見玄門正派的人窮追猛打，全力去撲殺那些妖人。

陷空老祖當然不明白柔柔的心情，他雖然身爲玄門正派之首，感覺與其他的人並沒有多大分別，正邪始終是不兩立，邪派留在世上，始終會做出邪惡的事情來。

在他的眼中，柔柔也是邪惡的，所以站在邪派方面說話，所說的話也當然都是歪理。

「邪惡之後始終是邪惡之後。」也所以他跟着說出這句話，那份固執溢於言表。

柔柔感覺到這份固執與敵意，心裏也有些氣。「你看我也是的了？」

「卿本佳人——」陷空老祖說出這句話。

金神君也就正這時候插口。「她所以這樣子完全是因爲應天青那幅畫。」

「那幅畫？」陷空老祖目光一轉。「你已經成功了？」

應天青有些茫然的回答：「因爲她，畫才能夠成功完成。」



陷空老祖恍然大悟的。「原來是這回事，你以為她是幫助你？」

應天青很冷靜的。「事實是這樣。」

「錯了——」陷空老祖大搖其頭。「她是要對付玄門正派的高手，你當然難逃此劫。」

應天青方待分辯，陷空老祖經已接上。「你知道她是以什麼方法對付我們？」

應天青很自然的應一句：「心魔——」

「魔由心生，鬼為心魔——」陷空老祖接着解釋：「你心裡害怕什麼，她的魔力便會令你看見什麼，當然，你的心魔若是天下無敵的，她令你生出感覺也會是天下無敵。」

「我只是要畫好那幅畫。」

「所以她便令你完成那幅畫，在她來說，動機是對付你，並不是要幫助你！」

「能夠完成那幅畫，我已經很感激。」應天青這也是由衷之言。

「然後她看上了那幅畫，化作為畫中人，再美麗到底還是一個魔。」陷空老祖感慨的說。

應天青有些心動，陷空老祖所說的，也無疑是事實。

他從來都沒有懷疑柔柔的出身，一直到柔柔以陰魔的身份出現。

在未化作畫中人之前，柔柔到底是什麼樣子，他不知道，他原以為柔柔原是這樣子的，也就因為本來柔柔這個人，心有靈犀，才有那樣的一幅畫出現。

一雙眼睛無論怎樣構想，總沒有親眼看見那麼眞切，也所以畫到了眼睛部份，他便無以為繼，必須看到了柔柔那樣的一雙眼睛才能夠畫出來。

他一直以為這是事實，現在才知道並不是這回事，天下間本來就沒有一個柔柔這樣子的人，相反，是因為有了那樣的一幅畫，才有柔柔這樣子一個女孩子出現。

那幅畫所以能夠完成，絕無疑問就是陷空老祖所推測的那樣。

因為他這個玄門正派高手的存在，柔柔才會找到他那兒，也就因為要對付應天青那樣的一個玄門正派的高手，柔柔必須借助心魔，令應天青魔由心生，才能夠成功將應天青擊倒。

應天青的心魔却是要畫出一個完美的女人，所欠的只是一雙眼睛，心魔也因此而令應天青眼中出現無數的眼睛，每一雙都幾乎接近完美，令應天青有所選擇，去蕪存菁，終於構想到一雙完美的眼睛，完成了那幅畫，畫出天下間他認為最完美的女人。

好像那樣的一個女人，絕無疑問誰都想據為己有，陰魔當然也不例外，她既然找尋一個理想的形象，除了那幅畫中的女人，應該再沒有其他了。

也所以她據為己有。

陷空老祖是這個意思，應天青不覺也是這樣想，在他的心目中，柔柔已不再是那麼可愛的柔柔了。

可是他對柔柔一些恨意也沒有。

他的心情柔柔完全明白，只要是應天青所想，有關柔柔的，柔柔都馬上感

覺到。

那幅畫是應天青心血所在，也可以說是應天青的靈魂，柔柔將畫中人據爲己有，當然與應天青有一定的聯繫，這是在心靈上的聯繫。

心有靈犀就是這樣。

同樣，柔柔的感受如何應天青也感覺到，他感覺到柔柔心中的委屈，也感覺到柔柔心中的那一份無可奈何。

他開始有些懷疑陷空老祖的話，也同樣開始懷疑自己對柔柔的觀感。

他一有這種感覺，柔柔馬上知道，以哀憐的目光看着應天青。

這種目光絕無疑問已是多疑，應天青不看也知道柔柔心中的感受，可是一看之下，這種感受更加深刻，也開始爲柔柔感覺悲哀。

柔柔的眼神也因此更變得悲哀了。

應天青看在眼內，感覺在心中，不由呆呆的看着柔柔，一句話再也說不出來。

陷空老祖看得清楚，「咄」的大喝一聲，霹靂也似，驚心動魄。

應天青應聲看他一眼，並沒有說話，柔柔甚至看也不看，只是看着應天青。

這兩個人站在那兒，就像是一對金童玉女，天下間沒有像他們更配合的了。

陷空老祖也有這種感覺，但也同時有一種應天青已着魔的感覺，又再大喝一聲：「痴兒，還不省悟——」

應天青目光終於一轉：「老祖——」

「不要緊張，重新佈陣，將這個女魔囚起來，只有殺魔誅魔，天下才能那回復安定。」

「老祖，那來的魔？」應天青忽然由衷的長歎一聲。

「你說出這句話已足証心魔入心甚深的了。」陷空老祖大搖其頭，突喝一聲：「痴兒，還不醒來——」

應天青苦笑。「老祖，我一直在醒着。」

「那還不快快回主位，可知天下生靈盡在你手中。」陷空老祖一再大喝。

應天青苦笑。「老祖言重，到現在爲止我還未見她殺害生靈。」

「你沒有看天？」

「天意難測，無論有什麼變化，却不是我們能力所能夠控制。」

「你沒有注意她一起龍捲，天地間的陽氣便滅絕。」陷空老祖所說的都是事實。

「她可以安定下來的。」應天青回望柔柔。

柔柔點頭，陷空老祖再喝：「她存在一天，陽氣便不能再現。」

「可以再現的。」應天青亦搖頭。「她並沒有阻止陽氣出現。」

「那她到來幹什麼？」

「她——」應天青呆了一呆。

「她到來破陣就是要阻止陽氣再現，目的就是在屠殺生靈。」

應天青目光轉向柔柔，若說柔柔到來只是找他，應該是沒有可能的事。

柔柔也只是看着應天青這樣回答：

「阻止陽氣再現是爲了生存，可是絕沒有想到屠殺生靈。」

「我看你是不要分辯了。」陷空老祖很嚴肅的截斷了柔柔對應天青的說話。

柔柔這才轉望陷空老祖。「老祖不聽我分辯也就罷了。」

陷空老祖語聲一沉。「那你還呆在這裏，還不離開，回歸天外——」

柔柔目光很自然的又回到應天青面上。「我只要不傷害別人，留在這裏又何妨？」

陷空老祖搖頭。「你就是不想傷害別人，以你的魔力影响所及，還是不可能。」

柔柔目光仍然留在應天青面上。「我不說了，總之，我是不會走的。」

陷空老祖沉聲一喝：「大胆女魔，那我只好不客氣，下手把妳逐出去。」

柔柔不待說什麼，半邊神尼已忍不住開口：「老祖，跟她說也是白說，乾脆引發陽氣將她消滅好了。」

其他的名門正派的高手齊聲叫喝，聲震天地，如矩目光盯着柔柔。

應天青沒有作聲，只是以哀憐的目光看着柔柔，他感覺到柔柔的孤單無助，可是他同樣有一種感覺，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。

柔柔無動於衷，無助的看着應天青。

半邊神尼等着忍不住又一聲：「老祖，下手好了，不要再猶疑了。」

陷空老祖冷冷的看她一眼，半邊神尼仍然不知道陷空老祖的不高興，繼續說話。「放虎歸山，後患無窮。」

陷空老祖目光更冷酷。「應該做的我會做。」

半邊神尼目光轉向柔柔，好像要說什麼，到底仍沒有說出來。

陷空老祖向柔柔把手一揮，無可奈何的再一句。「你走吧。」

柔柔目光轉向半邊神尼，再轉向陷空老祖，歎息一聲。「爲什麼你不說出來？」

陷空老祖一怔。柔柔又歎息一聲。

「我以爲你是最老實的。」

陷空老祖無可奈何的一聲：「你知道？」

「我怎麼不知道？」柔柔目光轉落在陷空老祖雙手控制的那股陽氣上。

陷空老祖終於說出來。「不錯，我未能夠將所有的陽氣引出來，只有雙手這少許。」

眾玄門正派的高手一聽立時怔住，半邊神尼隨即一句：「就是這少許已足以將這個女魔消滅的了。」

陷空老祖沒有回答，柔柔亦沒有，只是搖搖頭。

看見她這樣搖頭，眾人不由又怔住在那裏。

陷空老祖一會才開口：「這雖然一少許，要用起來的時候還是管用的。」

柔柔只是問：「你不知道我現在一些感覺也沒有？」

陷空老祖雙手將那股陽氣移動。「只要我將這股陽氣引爆，一樣可以發生作用。」

柔柔搖頭。「怎樣可以？」

陷空老祖仰天一望。「天地間的陽氣聚集成風，這雖然少許，其實已不少，引發開來，便是千絲萬縷，凌厲之極。」

柔柔搖頭。「我只是要知道如何引發？」

陷空老祖語聲一沉，「以我的內力——」

「只有陽火才能夠。」柔柔仰首望天。「有什麼可以發出陽火的威力？」

陷空老祖回答不出來，霹靂子那邊突然接上一句：「以火藥——」

柔柔目光一轉。「那要多少火藥？」

霹靂子怔住。陷空老祖目光轉向霹靂子，露出疑問的神情。

霹靂子沉吟了一會，突然點頭。「這不是問題，老祖只管準備將陽火揮出。」

陷空老祖精神一振，目光回到柔柔面上。「你聽到了，還不離開？」

霹靂子接喝一聲：「殺了算了——」

柔柔歎一口氣。「你們何必這樣你一言我一語，作勢幫腔？」

霹靂子暴喝：「不知死活——」

陷空老祖從來不懷疑霹靂子的話，他所認識的人當中，霹靂子是最心直口快的一個。

這麼多年來，霹靂子也沒有說過一句不實情的話。

柔柔回對衆玄門正派的高手歎一口氣，「大家好好的相處不好？」

「沒有可能——」陷空老祖截住。

霹靂子接喝一聲：「老祖，陽氣！放！」

陷空老祖暴喝揮手，擁在雙手的那股陽氣疾送而出，送向柔柔。

那股陽氣包作一團，滾動着更見耀目，天地間的寒氣即時驅散不少。

柔柔看着那股陽氣，無可奈何的揮動雙袖，一股小小的龍捲便向那股陽氣飛捲過去。

她絕對有信心將那股陽氣捲飛丈外，分化無踪，事實上那麼小小的一股陽氣對她根本起不了作用。

她也肯定天地間沒有一種火能夠點燃爆發那股陽氣，即使霹靂子的霹靂火也不能。

霹靂子火藥人稱爲開天闢地，事實當然沒有這麼厲害，但眞炸進地肺，應該也絕不簡單。

柔柔知道霹靂子的火藥的威力，却也更清楚那股陽氣需要更强烈數十倍的火藥才能夠引發，這所以她這樣鎭定。

她怎也想不到霹靂子言出必行，在作出決定同時已準備拚命。

他看準了那股陽氣，暴喝聲中，雙手運起三昧眞火，將身上的火藥完全點燃。

藥引子燃燒迸射，霹靂子的身子箭也似射向那股陽氣，正中陽氣的核心。

驚天動地的一聲霹靂爆炸聲中，霹靂子粉身碎骨，被炸成烟塵。

那麼多火藥同時爆炸，當然凌厲，空氣激盪，所有人都爲之刹那窒息。

那股陽氣在這股力量之下終於爆開，爆出火紅色的千萬點火點，一股熱流刹那百千倍的增長，浪濤般湧向柔柔。

那股陽氣也就是千百倍增長，本來對柔柔毫無威脅的，變得對柔柔產生影響。

柔柔雙袖捲出的那小股龍捲迅速被陽氣爆開的火點擊散，那些火點隨即襲向柔柔，火點所及烟屑冒起。

柔柔終於發出了一下大驚呼聲，一個身子在烟火飛揚中遠飛出去。

誰都看出柔柔受傷逃走，可是沒有一個能夠肯定柔柔的傷勢，有些甚至看不見發生了什麼事。

那刹那爆炸所發出的光華已令人爲之目眩。

到他們心神全都安定下來，才淸楚看見柔柔並未遠走。

烟火消散之後，幻波池上便多了一幅火紅色的牆壁，那幅牆壁淸楚看見龍捲的紋理，柔柔也在這紋理當中，看來她是要擁着龍捲飛去，可是仍然快不過那股陽氣的速度。

那股陽氣無疑並不能夠將她燒毁，與陽氣迫近同時，那股龍捲亦很自然的陰氣大增，將那股陽氣凍結，柔柔也就是因此而來不及閃避，同時，被凝結在當中，有如一幅浮雕的，不能再發動。

龍捲浮雕壁立在水當中，離開岸邊並沒有多遠，非常壯觀。

這看在應天青的眼內，却只有痛心的感覺，呆望着浮雕，一動也不動。

一衆玄門正派的高手却是歡呼聲雷動，然後他們突然想起霹靂子的犧牲。

陷空老祖面上始終毫無笑容，這時候才歎息一聲：「只有這樣才能夠燃點起那股陽氣。」

極樂眞人接一聲：「好一個霹靂子。」

百禽大師緊接歎息。「千秋萬世之後，大家相信都仍然會記着，這太平安定是因爲霹靂子犧牲得來。」

「壯哉霹靂——」金神君接上口，目光轉到應天青面上：「好了，現在一切也解決了。」

應天青沒有作聲，金神君多少都明白他的感受，也沒有再說什麼。

天地間這時候已逐漸暖和起來，那一輪太陽淡淡的也逐漸地現出了光華。

陷空老祖仰首望天，終於吁一口氣。「總算重見天日了。」

極樂眞人目光一轉。「看來還有一段時間才恢復正常。」

「這當然需要一段時間，幻波池底的陽氣在適當的環境下始終會再湧上地面的。」陷空老祖望着天。「那時候才是眞的重見天日。」

極樂眞人接問：「以你看，這個陰魔是否還有能力脫出那幅牆壁？」

陷空老祖想想。「不可能，若是能夠在她被困之前她就已經掙扎逃去。」

百禽大師隨又問：「現在她是怎樣了？」

「就正如羣妖被囚在鳥籠一樣，不知道那一年那一日才能夠逃出生天。」陷空老祖沉着聲。「到陽氣完全湧現，便只有等候千百年可能會發生的一次天變了。」

極樂眞人沉吟着。「憑我們所能，難道不能夠將她消滅，了結禍患，省却痲

煩？」

陷空老祖搖頭。「我們既沒有第二股陽氣，也沒有第二個霹靂子。」

果然和尚忍不住插口。「那股陽氣眞是如此難提取？」

陷空老祖猶有餘悸的。「地肺熱力難當，地火逸出，若是走避不及，不難化爲飛灰。」

果然和尚雙手合什。「果然無計可施。」

百禽大師接問：「那我們是只有靜觀其變的了。」

「這變化也許百數十年後才出現，眞是要靜觀的了。」陷空老祖把手輕揮。「大家可以回去了。」

半邊神尼應聲目光轉到應天青面上。「老祖，這件事就此罷休？」

陷空老祖當然明白半邊神尼的意思，目光一掃。「到這個地步，大家還追究什麼？」

半邊神尼冷冷的盯着應天青。「萬仙誅魔陣原是可以將那個女魔困起來。」

「結果還是這樣。」陷空老祖歎息着。「看情形誅魔陣只能夠將她暫時困起來，要將她解決還是得借助陽氣與及霹靂子的火藥。」

半邊神尼冷笑。「這麼多同道悉力以赴，却壞在一個人的手上，這失職之責，不能就此了事？」

金神君忍不住截口。「大家都沒有意思追究，偏就是你要窮追猛打？」

半邊神尼冷冷的反問：「你知道什麼叫公道？」

金神君冷冷的回答：「公道自在人心——」

半邊神尼隨即問衆人：「大家認爲怎樣？」

衆人看着應天青，都沒有作聲，他們都感覺到應天青那份傷感。

陷空老祖看在眼內，搖頭。「半邊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」

半邊神尼看見衆人毫無反應，知道再說下去反顯得自己小器，無可奈何的接上一句：「老祖認爲該怎樣便怎樣好了。」

陷空老祖目光這才回到應天青面上。「是對是錯，面壁思過——」

應天青無言頷首，盤膝坐下來，雙手細結佛印，眼觀鼻，鼻觀心。

陷空老祖也沒有再說什麼，把手一揮，領先飛出了幻波池，衆人相繼躍起來，一齊駕起法寶，追在陷空老祖後面，鳥鞏也似的，掩天蔽日的，望陷空島那邊飛逝。

應天青毫無反應的呆坐在那兒，千頭萬緒，紛至沓來，腦子裏一片紊亂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抬起頭來，望着壁立在池面那一幅浮雕。

柔柔凝結在壁上的神態是那麼凄惻無助，應天青怎也忘不了，在凝結那刹那柔柔望向他的那種眼神，當時他實在想衝前去將柔柔從陽氣迸射的火網中拉出來，只是他當時實在拿不穩主意。

他有那種衝動，却沒有那種行動。

所以之後他開始感覺後悔，在他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感覺，一直以來他可以說頂天立地，無愧於心，也從來未做過對不起任何人的事情。

只有這一次。

柔柔與他的關係並不是一般的關係，不管別人怎樣說，在他的感覺，柔柔的確是情深一片。

眼看自己喜歡的人被那麼多人包圍着，雖然柔柔是本領高强，應天青仍然覺得不應該袖手旁觀。

事實他就是袖手旁觀，一直以來他都認爲自己英明果斷，現在却証明並不是那樣。

他總算發現了自己的脆弱。

到最後柔柔顯然也沒有怪責他，也所以使他更感到難過，因而有後悔的感覺。

柔柔凝結的眼神毫無變化，可是在應天青的眼中，栩栩如生，變化萬千。

他想起了與柔柔的初次見面，旖旎已極的纏綿，心裏不由一陣刺痛，然後他看見了柔柔的眼淚。

那眼淚是從浮雕內流下來。

浮雕上柔柔的眼睛仍然充滿了哀愁的睜大着，雖然一動也不動，可是在眼淚淌下那刹那，應天青仍然深切的感覺到柔柔的悲哀。

他實在懷疑那是否眞的眼淚，身形移動，飄越水面，來到浮雕的下面。

柔柔的眼淚繼續流下來，應天青跟着伸手輕撫在柔柔的面頰上。

眼淚立時流在他的手上，冰冷的眼淚，感覺是那麼的眞實。

「柔柔——」應天青忍不住脫口叫了出來。「柔柔，你怎麼——」

「很辛苦——」應天青腦海裏浮現出柔柔的回答，就像是幻覺。

「很辛苦？」應天青輕撫着柔柔的面頰。「柔柔，眞的是你在回答我？」

「是我——」柔柔的聲音一直傳達至應天青的心深處。

浮雕的面容嘴唇並沒有移動，應天青却深深的感覺得到柔柔要張口說話，而有心無力的痛苦。

「我以爲你已經死了？」應天青歎了一口氣。「當然不會的，羣妖被困在禹鼎數百年仍然不死，你的功力遠在他們之上，又怎會這麼容易死亡？」

「他們說我是魔。」

「無以名之，唯魔適應。」

「怎樣才是魔？」柔柔的語聲非常感慨。「到現在爲止，我沒有傷害過任何人，破禹鼎將羣妖救出來，只因爲有一種感覺，大家是同類，他們之前曾經做過什麼壞事我不知道，只看見他們在禹鼎內痛苦掙扎。」

應天青很冷靜的接上口：「換轉是我，相信也會這樣做的。」

「他們亦已經答應我找一個地方安定下來，不到外面惹事生非。」

「以他們的本性也許不會遵守諾言，可是我相信你曾經這樣對他們說。」

「我也沒有想到要傷害你們，只因爲你在這裡做的事情令我感覺到危險，所以趕來制止。」

「在你來說這樣做是對的，但相反，你的存在亦會令我們有危險的感覺。」

「你也有？」

「在還未知道是你之前也有的，你沒有留意到陽氣消失之後天昏地暗、日月無光。」

「之前沒有，你當然明白，對我來說這一些影响也沒有，也不是我的主意。」

「我明白是天意。」應天青歎息。「這所以爲什麼我們會在一起。」

「老祖方才說的也不是全是假話，開始的時候我的確是因爲你那兒陽氣最盛，才到你那兒看看。」

「不管怎樣，因爲妳到來我才能夠完成那幅畫。」

「我竟然會說謊——」

「那是因爲我有那種感覺，你才有那種說話，總不成一定要你說出本來的身份。」

「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，總覺得那樣說會好一些。」

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你只是感染了俗世人的人性。」

「不是魔性？」

「人性與魔性有時候是沒有分別的。」應天青又歎息。「人性的固執你是看到了。」

「我明白無論我怎樣做，在他們眼中始終是一個魔，是邪惡的東西！」

「不錯，現在加上霹靂子的死，他們更加敵視，絕不會原諒你的了。」

「無論怎樣我都會做好。」柔柔的語聲仍然帶着一絲希望。

「你以爲這樣值得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只是這樣做，也許你會高興。」

「只因爲要我高興？」應天青歎一口氣。「我也不知道，將來會變成怎樣。」

「你担心什麼？」

「魔性，你既然是天降天魔，始終受魔性支配，當你逆天行事，總會有問題出現的。」

柔柔沉默了一會才回答。「我也有些担心，到時候身不由己，做出對大家不利的事情來。」

「天意眞是難以測度啊。」應天青感慨已極的長歎一聲。

「我們那樣子會面當然也是天意。」柔柔亦歎息。「我實在不明白爲什麼上天會這樣安排。」

「總有一天會明白的。」

「現在你仍然不明白？」柔柔追問。

「連你也不明白，我又怎會明白？」應天青無可奈何的。

「奇怪你並不憎恨我。」柔柔轉過話題，這正是她想不透的。

「我無疑不知道你本來是怎樣子……」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柔柔接上這一句，這也是事實，她來的時候只是一團陰氣，當時也沒有一面足以令她看清楚自己的鏡子。

她甚至還未知道鏡子這種東西，盤旋天際，一切只憑感覺行事。

「可是你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却是與我有絕大的關係。」應天青歎息着。「那幅畫我費盡心血，也不知花了多少時日才能夠完成。」

柔柔同樣在歎息。「天地間也只有你那幅畫吸引我投身下去。」

「我的感受你是清楚的，正如我清楚你一樣。」應天青搖頭。「可是你現在變成一幅浮雕，我再也看不見你的面容變化，一切都已不再是我所有。」

柔柔的眼淚又淌下來。「這面浮雕總會消失的，只要上面的陽氣溜走了，我便能夠溜出來。」

「霹靂子引發那股陽氣，遇冷而凝結，那股陽氣已與你散發出來的陰氣揉合在一起，要將之分離，除非陰或陽一方滋長。」

「我也是這樣想。」柔柔的語聲透着希望。「幻波池地肺的陽氣始終會出來的，到時候便會與這股陽氣融合在一起，那我便可以恢復自由。」

應天青聽着眉頭大皺。「你沒有考慮那時候日光照耀，陽氣滿天地。」

柔柔沉默了一會。「我被困在這股陽氣之內，再見盡是陽氣的天日，的確很危險，不難立即便灰飛湮滅。」

應天青點頭。「我担心的就是這一點，你現在需要脫難的陽氣只是少許。」

柔柔輕歎。「若是再從幻波池地肺出來，怎也不會少的了。」

應天青亦有同感。「老祖只是引出那少許，已經變成這樣，不能再引的了。」

柔柔想着輕笑起來。「離開陽氣再現相信仍然有一段日子，不會很快很突然的。」

應天青回頭望那邊的土坑一眼。「我不知道。」

（未完・七）

上文提要： 南宮白依「傷心叟」的指示來到鎭外城隍廟，只見孫寒香、尙鳳池、百里空父女等人與綠毛幫的人激戰，早已重傷倒地，南宮白立即和混沌叟激鬥起來，最後南宮白敗北倒地，而混沌叟也重傷離去……一個毛手怪人來到，把地上死屍一一翻看，一見孫寒香的屍體，立即興起歹念，朱芳芳適時趕到……

俠義奇情中篇故事／東方白・文　可飛・圖

魔傘風雲

不忍慈親愁滿面　一聲岳母笑顏開

朱麗葉咭咭笑道：「香姊姊，妳眞絕，妳眞燒對了，他動輒就要糟蹋女人，應該燒他那個——」

南宮白一看那紅衣人落了下風，立即點了司馬英的穴道，撲了過去，同時也推出一掌。

「混沌叟」和紅衣人打了半天，雖有天魔傘在手，且佔了上風，仍然很吃力，南宮白八成功力一擊，非同小可，「轟」地一聲，「混沌叟」竟被震退兩大步。

此刻，孫寒香、樓雨層、尙鳳池、百里空以及「海天雙醜」等人相繼醒來。

「混沌叟」一看不妙，雖有天魔傘在手，也接不下十餘個絕世高手，況且，光是紅衣人和南宮白就夠他應付的。

他厲嘯一聲，天魔傘「蓬」地一聲撐起，冉冉上升五六丈之高，隨風飄去，一會不見。

一干高手不由駭然，深知誰得了天魔傘，誰就能無敵天下。

南宮白對紅衣人道：「尊駕何人？」

紅衣人悶聲不響，越牆而去。

如果南宮白能早一點醒來，聽到那紅衣人喃喃自話，也許能猜出紅衣人是誰，但南宮白僅知他是綠毛幫幫主。

兩個少女不停地在燒司馬英，慘嗥之聲劃破了死寂的夜空，但誰也沒有去出聲阻止。

俗語：人心是肉做的。也就是說，惻隱之心人皆有之，司馬英身上青煙直冒，人肉味中人欲嘔，一干白道高手，都在搖頭嘆息，因為他太毒了，簡直連畜牲也不如，所以心雖不忍，却無人阻止。

「滋啦」之聲不絕於耳，司馬英像豬叫一般，震人心弦。

突然，孫寒香沉聲道：「住手！」

朱芳芳冷笑道：「你又動了婦人之仁，要放了他是不是？」

孫寒香長嘆一聲，道：「你們要殺他就給他一個痛快，反之，就再給他一次自新的機會！」

「嘎……」朱芳芳獰笑一陣，道：「好賤婦！妳當眞是『落了瘡疤忘了痛』，這小狗賊人性早泯，放了他就是給自己找麻煩，妳可知道他剛才要怎樣對付妳？」

孫寒香道：「他不原諒我，乃是為了白兒——」

「呸！」朱芳芳兩手叉腰，冷峻地道：「說得那麼輕鬆，告訴妳，他剛才以為妳死了，準備要强姦妳的屍體——」

此言一出，孫寒香面色大變，是的，她為了南宮柳三番兩次的饒了司馬英，然而他根本不領情，而且變本加厲，她這時氣得腦中嗡嗡作響，身軀搖搖欲倒。

「殺！」「生死簿」冷冰地說。

「殺！」「黑心員外」也肅然表示了意見。「殺……」大家異口同聲要殺司馬英。

南宮白走到孫寒香身邊，扶著她說：「媽，妳別氣壞了身子，不管怎樣，妳對他已經仁至義盡，將來遇見爹爹，妳也有充分的理由！」

孫寒香默默不語，因為叫她眼看著一手扶養大的兒子慘死，實在於心不忍。

但她一想起朱芳芳剛才的話，別人要殺他，她不便阻攔，但她不能眼看著他死。

孫寒香道：「各位要殺他，也沒有甚麼不對，他確是死有餘辜，但我認爲以殺止殺，絕非良策——」

朱芳芳狂笑一陣，道：「孫寒香，妳說這話也不感覺臉上發燒？妳想想看，妳當那當舖主人之時，死在妳手下之人何止千百？嘿嘿！如今又大慈大悲了，告訴妳，妳不殺我也要殺，誰敢攔我，我就和誰拚命！」

她的語氣斬釘截鐵，似無轉寰餘地，事實上除了孫寒香之外，場中諸人巴不得殺死司馬英，連南宮白也不例外。

朱芳芳走到司馬英身邊，道：「丫頭們，妳們燒了半天，他身上還有沒有未燒到的地方？」

孫寒香的身子震顫了一下，而朱芳芳這句話雖是輕描淡寫，却極狠辣。她受苦數十年，寡居獨守，一肚子怨氣早想發洩，以前總想發洩在孫寒香身上，如今有了司馬英，正是名正言順，誰要是阻攔，就是大衆的公敵。

兩個少女道：「差不多全身都燒通了！」

人肉焦臭氣味，充塞著小廟的每一個角落，司馬英全身抽搐，嗓中發出奇異的聲音。

朱芳芳冷笑道：「孫寒香，妳看看——」

語音未畢，「克察」一聲，一條猿臂應手而折，續道：「這是一條畜牲之臂，不算是他的，我得拆下他自己的——」

說著，又抓住司馬英的右臂，顯然，如果司馬英的右臂也被斬下，他這一輩子眞是完了，即使有名師指點於他，他也無法大成。

「且慢！」孫寒香淚珠滾滾，道：「朱芳芳，我一生從不求人，今番爲這畜牲求妳一次，請妳放了他，下次如果他作惡再落到妳的手中，任憑宰割，我絕無話說！」

朱芳芳獰笑道：「妳說得好容易，這畜牲自拜在『混沌叟』門下之後，武功倍增，連老身也不是敵手，此番放了他，休想制住他，再說，這些少女實在令人担心，一個不小心，就——」

孫寒香道：「他如今受此挫敗，必能改過向善，請各位饒他一次吧！」

朱芳芳對其餘三人大聲道：「各位那一個同意饒了他？」

朱芳芳連問三聲，沒有一個表示意見，顯然，司馬英罪大惡極，已經傷透了人家的心，誰也不想救他。

孫寒香身形搖搖欲倒，泣不成聲道：「我又何嘗不想殺他……但是……他的爹爹至今下落不明……我想……由他的爹爹……親自處置他……」

南宮白乃是至孝之人，他恨司馬英比任何人都更加深沉，然而，他知道母親此刻的心境，而這件事只有他能解決。但是，要解決這件事，必須得罪朱芳芳，而其餘高手，也必定不高興。

然而，他現在一看母親悲慟欲絕之態，立即下了決心，欺身逾電，在朱芳芳儒臂穴上一點，朱芳芳暴退三大步。

南宮白飛起一腿，「叭」地一聲，竟把司馬英的身子踢出牆外，道：「狗賊！再不悔改，你就枉爲人子了——」

只聞「叭噠」一聲，牆外發出一聲大震，朱芳芳氣得怔了一下，疾掠一看，司馬英已不知去向。

原來南宮白這一脚，正踢在他的穴道之上，解了他的穴道，司馬英當然要忍痛逃命了。

朱芳芳疾掠而回，大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了，只見她形同惡鬼般，向南宮白撲了過去。

南宮白閉目不動，朱芳芳一手抓住他的肩頭，道：「小子，你敢和老身作對？」

南宮白慨然地道：「晚輩爲了成全母親，只有一人承担，前輩妳如果仍不死心，就把晚輩打死吧。」

朱芳芳氣得白髮飛舞，牙根猛銼，道：「小子，你以爲我不敢殺你？」

南宮白道：「敢與不敢是前輩的事，晚輩放走司馬英，等於放走了白道的死敵，罪有應得，所以閉目等死！」

朱芳芳殺機陡起，道：「小子，你有遺言沒有？」

朱麗葉悲呼一聲，向朱芳芳撲去，道：「媽，妳不能殺他，妳把女兒如何安置？」

朱芳芳已經紅了眼，大袖一揮，將朱麗葉震退三步，狠聲道：「他死了之後，妳要是死心眼兒，就和媽媽一樣，守一輩子活寡，要是不願立貞節牌坊，就另找主兒！」

百里香心知她已動了殺機，大聲道：「伯母，妳即使不爲妳的女兒著想，也該爲姪女想一想，武林兒女雖然比較開通，也不能隨便事人，妳要是殺了他，姪女就死在妳的面前！」

朱芳芳本就是火爆栗子脾氣，現在又在火頭上，一聽百里香的話，分明是威脅她，她那能受得了，不由更怒，道：「死吧！老身要親眼看著妳死，然後再叫百里空爲妳立貞節牌坊！」

百里香也楞住了，其餘諸人都知道事態嚴重，朱芳芳說得到做得到，如果她眞殺了南宮白，不必「混沌叟」出手，白道自己人就是一場火併。

況且，目前白道中人，以南宮白的武功最高，將來端午節「混沌叟」開教大典之行，沒有他根本就不堪一擊。

何況，南宮柳下落不明，這些高人都有照料南宮白母子之責，將來對南宮柳如何交待？

百里空大步走出，臉上早已不見嘻笑之色，道：「朱芳芳，別逞一時之快，做下親者痛仇者快之事，俗語說：得饒人處且饒人，雖然司馬英罪大惡極，但他如仍不悛改，不久即可宰了他，妳想想看，妳若殺了南宮白——」

朱芳芳厲聲道：「殺了怎樣？大不了老身一命相抵！」

百里空道：「妳兩條老命也抵不上他的一命，望妳三思而行！」

朱芳芳道：「老賊，就憑你這句話，我就非殺他不可！」

尚鳳池暗自焦急，大步走出，道：「軒轅大嫂，請妳聽我一言如何？」

尚鳳池神態嚴肅，又十分虔恭，朱芳芳不忍粗言相對，道：「有話請講！」

尚鳳池道：「南宮白至孝感天，他剛才的行爲，無非是爲了安慰他的母親，並非他不恨司馬英，而他對妳也有一份至恭至敬的孝心，可惜妳在盛怒之下忽略了！」

朱芳芳一怔，道：「老身和他無瓜無葛，他對我有甚麼孝心？」

尚鳳池道：「妳是他的未來岳母，在場之人都知道，難道妳不承認？」

朱芳芳冷笑道：「現在到了這種地步，什麼岳母岳丈的！你說他對我也有孝心，至恭至敬，他何時對我——」

尚鳳池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南宮白近來功力大進，說句不好聽的話，在場任何一位都非他的敵手，當然軒轅大嫂也包括在內；而且，武林中人，自衛是每一個人的本能，不管任何情形之下，都要先求自保，但南宮白踢出司馬英之後，閉目束手，等妳處罰，這不是恭敬妳是什麼？這種恭敬乃是發於一片孝心，因爲妳是他的岳母，他既感母親的悲傷，又不忍看到妳因放了司馬英而失望，於是，束手向你請罪，這是何等胸襟，可惜妳沒有領略到這份眞情，令人浩嘆！」

朱芳芳楞了一下，又看「南宮白一眼，在這刹那之間，她深深感到女兒的眼光果然不差，天底下男人雖多，再找一個南宮白，簡直是鳳毛麟角。

只見他長眉微皺，嘴角緊抿，一臉凜然正氣，面如冠玉，隆準豐頤，正是福壽之相。

她越看越想看，不禁暗自一嘆，心想，算了，這小子殺了太可惜。

百里空絕不放過這種機會，大聲嚷嚷道：「各位看到了沒有？『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好看！』

朱芳芳又啐了一口，朱麗葉立即投入她的懷中，道：「媽！妳眞好！」

孫寒香十分感動，緩緩走到朱芳芳面前，道：「大嫂！小妹昔年冒犯於妳，還請妳多多原諒，小妹給妳陪禮了！」說著襝衽爲禮。

朱芳芳雖然饒了南宮白，可沒原諒孫寒香，哼了一聲，別過頭去，道：「那有這麼容易！」

孫寒香尷尬地怔在當地，百里空一看這個局面，知道朱芳芳已經消了氣，不過是做做樣子，立即向南宮白和兩個少女使了一個眼色。

南宮白搖搖頭，表示不願意，百里空大聲道：「孫寒香，妳們兩家的親事如何了？」

孫寒香道：「老身這邊沒有問題！」

百里空大聲道：「朱芳芳，妳呢？」

朱芳芳道：「我們的事不要你老偷兒管！」

百里空對南宮白沉聲道：「小子，你還不拜見丈母娘？」

南宮白大感爲難，這件事雖然早已不成問題，但在衆目睽睽之下，如果他拜了下去，朱芳芳來個不理不睬，豈不太難爲情？

他爲難地向朱麗葉望去，只見她穿著一件老太婆的衣衫，神態十分滑稽，正在向他使眼色，叫他跪下。

南宮白又向尚鳳池望去，尚鳳池也微微點頭，表示可以大禮相見。

這一來不容他再猶豫，立即跪在朱芳芳面前，道：「小婿給岳母叩頭！」說著，當眞叩了三個頭。

朱芳芳道：「小子，你還認識我這丈母娘？」

南宮白道：「岳母何出此言？小婿對妳絕無怨嫌！」

朱麗葉焦急地道：「媽，快把他拉起來嘛！」

朱芳芳道：「妳把他拉起來吧！爲娘一看到他們母子就有氣！」

朱麗葉玉面羞紅，一頭鑽入朱芳芳懷中，道：「媽！快別負氣，快拉起他來嘛！」

朱芳芳冷笑道：「小子起來，老娘要警告你，你若對我女兒粗暴，我不會饒你！」

南宮白尷尬地站了起來。

百里香也鑽入百里空懷中，道：「爹！他沒有拜見你，我……我不管！」

百里空大聲道：「好小子！好歹老夫也是你的老丈人，難道你欺貧愛富，不認我這窮丈人？」

南宮白只得也拜了下去，道：「小婿絕無這個意思，岳父你多包涵！」

百里空把南宮白拉了起來，哈哈笑道：「想不到老夫老運亨通，終於做了老丈人，各位要吃喜酒，請找朱芳芳！」

朱芳芳道：「你也嫁女，我也嫁女，爲甚麼光吃我的喜酒？」

百里空道：「那個不知道妳有錢？妳和孫寒香都有錢，一個開當舖，一個是武林大豪，那一個都比我好！」

孫寒香道：「老偷兒，這次喜酒由我來請！」

樓兩層「咕嘟」一聲吞了一口唾沫，肚中「嘩啦嘩啦」直響。

「生死簿」眼珠一轉，對「黑心員外」道：「二爺，我輸給你一桌酒席，大爺我當然照請不誤，我準備和孫主人的喜酒合併舉行。」

「黑心員外」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大爺，你別來這一套，主人請客是爲少爺的喜事，我們自然有吃有喝，你的一桌酒席是打賭輸了，別混爲一談，請改日舉行。」

「生死簿」道：「大爺我事先聲明，我的賭債與小爺的喜酒合併舉行，愛吃就吃！我的臭規矩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！」

「黑心員外」道：「據二爺所知，大爺你的臭規矩是：單日子不請客，雙日子人家請，也就等於永不請客！」

「生死簿」道：「正因爲如此，所以要和少爺的喜事合併舉行，以免破壞了我的規矩！」

「黑心員外」道：「大爺你想賴帳？」

「生死簿」道：「二爺你既然知道我的臭規矩，根本不應該和我打賭——」

南宮白道：「各位前輩知不知道剛才的紅衣人是誰？」

諸人連連搖頭，百里空道：「你小子一定知道？」

南宮白道：「晚輩最近才發現了一個秘密，原來這紅衣人就是綠毛幫幫主！」

此言一出，大家都不禁一怔，尤其朱芳芳大大地震顫了一下，道：「你小子胡

說些甚麼？」

南宮白道：「岳母請聽我說！」

他立即將近日在綠毛幫假山洞中所見之事說了一遍。

一干白道高手不禁面色肅然，而朱芳芳更加激動。

南宮白並告訴孫寒香，他已練成「元嬰眞氣」，只要苦練半年，即可練成「金剛嬰」！

孫寒香大爲興奮，但她對龍僧虎道兩人這種成全之美意，却不禁讚嘆不絕。

孫寒香道：「現在我們必須於五月端午節之前，找到三個銅人，集中力量，掃平『混沌教』，現在我們分成三撥，在附近百里之內尋找，聯絡地點，仍然在此，不知各位意下如何？」

諸人都表贊同，連朱芳芳也沒有反對，因爲南宮白那一聲「岳母」，叫得她心裡開了花；同時她看得出來，南宮白比較更喜歡她的女兒。

百里空道：「這三撥人，由我分配，第一撥是南宮白，帶著兩女：第二撥是孫寒香和朱芳芳——」

此言一出，朱芳芳瞪了百里空一眼，知道他的深意，故意把她們集在一起，但她並未反對。

百里空續道：「第三撥，由尙鳳池和老夫率領樓雨層和『海天雙美』……」

全場嘩然大笑，「海天雙醜」同時哼了一聲，道：「老偷兒，你長得好看？我看也是『姥姥不親，舅舅不愛』！」

百里空道：「別發火，其實妳們既未少個鼻子，也沒少個耳朵，美與醜的差別本就不大，況且你們兩位，一位身如竹桿，正是『長蟲戴草帽』——混充細高挑；另一個往橫裡長，壽頭壽腦，一看就是福貴之相，我老偷兒難道說錯了？」

「海天雙醜」相互看了一眼，「生死簿」道：「二翁，咱們這份德性還不錯哪！」

「黑心員外」道：「誰說不是？記得昔年『七嫁寡婦』方君那浪貨，常常對我飛眼呢！」

衆人又是一陣嘩笑，百里空道：「各位是否同意這次的分派人選？」

樓雨層大聲道：「我不同意，我要跟著南宮少爺！」

朱麗葉和百里香道：「不要，不要！和他在一起，我們要餓肚子，乾糧袋老是空空的！」

樓雨層道：「有南宮少爺在，不會那麼小氣，我老樓吃得最痛快！」

分派已定，大家分頭離去，南宮白帶著兩女和樓雨層，向邙山中馳去。

朱麗葉道：「白哥哥，你看我們成甚麼樣子？」

南宮白一看兩女，強自忍下笑意，道：「在這深山之中，也沒有人看到，待會到鎮上之後，再換一套合身的。」

兩女的衣衫是藍布褂子，既寬又大，而且還鑲有紅邊，簡直不忍卒睹。

南宮白突然想起一事，對朱麗葉道：「葉妹，我有一事不明，早想問妳，因沒有適當機會！」

朱麗葉道：「問吧！是不是有關那次誤會，我打了你幾個耳光之事？」

南宮白道：「不是，那次妳們雖然當面侮辱小兄，也足證妳們愛我之深，這正是『愛之愈深，責之愈切』的道理——」

兩女哼了一聲道：「你羞也不羞，這種話也能說出口！」

南宮白道：「我是問妳數月之前妳怎能參加綠毛幫？而綠毛幫似乎對妳另眼相看，這是甚麼道理？」

朱麗葉道：「那是家母叫我混進綠毛幫之中，暗中偵察綠毛幫幫主是誰。」

南宮白道：「妳查出來沒有？」

朱麗葉道：「綠毛幫幫主非常機警，我雖用千方百計，仍然一無所獲，但他對我却很好，我自己也說不出原因來！」

南宮白道：「後來妳對岳母說起此事，岳母有何表示？」

朱麗葉道：「家母好像胸有成竹似的，只是淡然一笑，我以爲家母可能略知綠毛幫幫主的來歷！」

南宮白道：「我也有此同感，記得岳母有一次曾對綠毛幫幫主道：我知道你是誰！」

朱麗葉道：「記得不久以前，我媽媽喃喃自語說：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！我問媽媽『他』是誰？媽媽支吾過去，不願對我講。」

驀地——

一陣蕩笑之聲傳來，南宮白馬上聽出是「南海酒客」宇文高和「七嫁蕩婦」方君的聲音。

只見一個山峽之中，「七嫁蕩婦」和「南海酒客」宇文高對面而立。

「南海酒客」道：「方君，妳我在綠毛幫之中，都不被重視，將來成立『混沌教』之後，我等也沒有好處，不如早作打算！」

「七嫁蕩婦」道：「老身早就看出，但目前綠毛幫氣燄萬丈，我等又不敢反抗！」

「南海酒客」道：「在下有一個辦法，不知妳願不願意？」

「七嫁寡婦」道：「你說說看！」

「南海酒客」道：「老夫前在武林當鋪，被司馬英暗中放了之後，弄了點錢，妳若有意，咱們找個隱蔽之處，吃穿不愁，下半世也好享點清福，我認爲在綠毛幫中鬼混，必定沒有好結果。」

「七嫁寡婦」柳腰一擺，道：「你有多少錢？」

「南海酒客」道：「貓兒眼五顆，足値黃金百兩；珍珠一串，每顆都大逾龍眼，大約也値數百兩黃金；另外還有紋銀三萬餘兩！」

「七嫁寡婦」乃三窮中人物，一生從無積蓄，乍聞「南海酒客」有這許多財富，不由動了心，飛了一個媚眼。

「南海酒客」又道：「妳是明白人，也不須我說出來，像我們這種年齡，再混下去也毫無建樹，不如歸隱，坐享天年！」

「七嫁寡婦」道：「你的錢在那裡？」

宇文高道：「只要妳答應這件事，我就帶妳去取！」

「七嫁寡婦」又飛了一個勾魂的媚眼，坐在一塊大石上，手抱雙膝，左右搖晃，故意把那大紅褲瞧著「南海酒客」。

「南海酒客」取下酒葫蘆，「咕嘟」一聲，灌了一大口酒，瞇著一雙色眼，道：

「方君，妳意下如何？」

「七嫁寡婦」嗲聲道：「老鬼，你這把年齡，是否還行？」

「南海酒客」一拍胸膛，道：「方君，不是我宇文高吹牛，一夜來上三五回還行，不信馬上試試看！」

兩個少女立即紅了臉，暗啐一聲，將面孔掩起。

南宮白過去涉獵的書不少，也曾看過「柳莊相法」，相書上說，女人最淫之相，莫過於桃花眼，水蛇腰，坐搖膝、行懸踵。這四大淫相，她都沾了一點，眞是人間不祥之物。

「七嫁寡婦」道：「好吧！我答應了，咱們先來看金銀財寶，老娘看過之後，就跟你走！」

兩人立即聯袂向一座高峯上馳去，南宮白等人也跟踪而去。

到了山頂，「南海酒客」指著一株大樹，道：「就在這裡了！」

「七嫁寡婦」向大樹望去，此樹粗可兩圍，枝葉已枯，那裡有財寶？

她冷笑道：「你想欺騙老娘？」

「南海酒客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騙妳作甚？妳向那大樹推出一掌試試看！」

南宮白心中一動，心知財寶必定藏在枯樹之中，而那枯樹中央一定是空的。

「七嫁寡婦」虛空向枯樹掃出一式「勾魂三腿」，只聞「嘩啦啦」一聲，樹幹被震得粉碎，裡面流出一大堆黃金之物和珍珠、貓眼。

「七嫁寡婦」見錢開眼，不由連向「南海酒客」大飛媚眼，「南海酒客」呵呵笑道：「方君，這點東西還夠我們一輩子用的吧？」

「七嫁寡婦」道：「夠了，宇文高，你過來！」

「南海酒客」見她風騷入骨，全身媚骨沒有一處不動，尤其她那一雙桃花眼，射出飢渴的光芒。

他受寵若驚地走到她的身邊，「七嫁寡婦」閉上桃花眼，把一張血紅大嘴送了上去。

「南海酒客」淫念大動，以餓虎撲食之勢把她摟住，道：「妳眞是個尤物——」

「物」字未了，「南海酒客」「勒」地一聲，癱瘓在地上，眼中射出驚駭的光芒。

「七嫁寡婦」冷笑道：「別以為老娘一生面首萬千，但却要老娘看著順眼才行，並非人盡可夫，就憑你這酒鬼也配動我的念頭？」

南宮白和兩女不由同時暗暗一嘆，深感武林之中，雲詭波譎，像宇文高這等老江湖，仍不免吃虧上當。

「七嫁寡婦」首先撿起貓兒眼和大珍珠，「嘖嘖」連聲道：「有這大堆銀子，再找個年輕小白臉，足能享半輩子清福——」

「妳看我怎麼樣？」

「七嫁寡婦」大吃一驚，疾轉身形，只見「水上飄」馬帝已站在她的面前。

在綠毛幫之中，連「水上飄」的身份也比她高，「七嫁寡婦」桃花眼一眨，道：「老娘對你早就有了意思，只要你不嫌老娘年紀大，咱們就湊合湊合！」

南宮白大搖其頭，心想：這魔頭轉變得眞夠快，可惜「南海酒客」太冤枉。

「水上飄」怪笑一陣，大施祿山之爪，在她胸前摸了一把，道：「想不到妳這把年紀，肉球還是這麼硬！」

「七嫁寡婦」玉波臀浪地一扭，嗲聲道：「馬帝，你還沒嘗到滋味呢！如果你嘗過之後，包你樂不思蜀！」

馬帝又在她面頰上捏了一把，道：「大概不錯了，不然的話，那些老傢伙為甚麼老是想動妳的腦筋？」

「七嫁寡婦」道：「馬小弟，來來來！姊姊先給你點甜頭。」

說著，又半閉著一雙桃花眼，把一張大嘴送了上去。

馬帝早已看到旁邊躺著一個「南海酒客」，他雖然放浪形骸，却已暗暗戒備，立即湊了上去。

「七嫁寡婦」故技重施，以「落英甲」向馬帝腰上一戳，馬帝悶哼一聲，倒在地上。

「七嫁寡婦」蕩笑道：「別以為你年輕，老娘要找小白臉，也要找不會武功的，你還不夠資格！」

那知她一轉身，馬帝一伸腿，把她絆了個狗吃屎，馬帝一躍而起，一足踏在她的靈台穴上，獰笑道：「方君，妳知道我馬帝是幹甚麼出身的？嘿嘿！玩這一套妳是孫子輩！」

「七嫁寡婦」方君心想，終日打雁，却被雁啄了眼睛，眼珠一轉，道：「馬帝，你要是心眼活動一下，我還要告訴你更大的秘密！」

馬帝冷笑道：「老毒物，妳已落入馬某手中，姓馬的要怎樣玩都成，我不會上你的當！」

「七嫁寡婦」道：「你制住我玩得也沒意思，老娘施不出渾身解數，你放了我，我要告訴你一個更大的秘密！」

馬帝道：「你先說說看，是那一方面的？」

「七嫁寡婦」道：「當然是金銀財寶方面的，其實珠寶尚不止此數，還有一半藏在別處！」

馬帝道：「藏在那裡？」

「七嫁寡婦」道：「你放了我嘛，我一定告訴你！」

馬帝一鬆脚，「七嫁寡婦」一躍而起，道：「就在山下一個幽谷之中，我帶你去找——」

「找」字未了，「落英甲」虛空飛出，戳入馬帝的肩井穴之中，然後飛起一腿，把馬帝踢出一丈多遠，道：「看看那個厲害！」

「七嫁寡婦」立即動手將兩人的衣衫全部剝下，兩條褲子紮起褲脚，把銀子放在裡面，然後再把褲腰紮起，又用兩件上衣包了兩個大包。

然而，這四個大包要拏走却不容易，「七嫁寡婦」眼珠一轉，立即撿起了馬帝的分水鵝眉刺，解了「南海酒客」的穴道，沉聲道：「宇文高，老娘想來想去，還是你這人比較老實，所以我決定跟你走，來，你把包袱背起來！」

「南海酒客」知道她是利用他，也不揭穿，他一人背起三個包袱，「七嫁寡婦」挾著一個，就要離去。

朱麗葉道：「白哥，咱們要不要把他

們留下來？」

南宮白道：「當然要留，不過已經遲了一步！」

只見一條人影一瀉而至，「桀桀桀桀」一陣怪笑，道：「二位香主意欲何往？」

來人乃是「五花肉」黃奮，兩人不由吃了一驚，還是「七嫁寡婦」心眼奇多，媚笑道：「啓稟副幫主，我等發現有人把大批財寶藏在一株枯樹之中，想帶回幫中作爲經費，不意『水上飄』馬帝竟想硬搶，所以把他制住！」

「五花肉」冷笑道：「恐怕不對吧！即使如此，你們也應該將他帶回幫中，由幫主發落，剛才你們分明想不告而別，你們以爲我是三歲小孩！」

「五花肉」連擊三掌，只聞「刷刷刷」一陣衣袂飄風之聲，「蟹面老祖」、「鐵板欖」胡不開和「八臂雷公」史不秀電馳而至。

「五花肉」冷峻地道：「把他們押回幫中，聽候太上幫主發落！」

南宮白一閃而出，冷笑道：「要走可以，把珠寶留下來！」

幾個魔頭深知南宮白的厲害，況且還有樓兩層和兩個少女，不由吃了一驚。「五花肉」見情勢不利，「叭」地一脚，解開了「水上飄」的穴道，大聲道：「兩個人背著包袱速離此地，其餘之人留下來迎敵！」

「七嫁寡婦」和「南海酒客」應了一聲，疾掠而去，其餘幾個魔頭，向四人緩緩欺近。

南宮白冷峻地道：「黃奮，本少爺不出三招，就叫你們爬著回去——」

語音未畢，集六成眞力橫掃一掌，只聞一片驚呼之聲，除了「五花肉」之外，其餘三人都被震出一丈多遠。

而「五花肉」也退了三大步，「五花肉」喝聲「退！」轉身領先掠下峯頭，道：「南宮白，五月端午本教一定接待你！」

南宮白聳聳肩道：「狠心兔胆的東西，眞給『混沌敎』丟人！」

朱麗葉道：「『七嫁寡婦』和『南海酒客』跑出不遠，我們快追！」

四人循著方向追去，追了十餘里，竟未見到兩人的踪跡，而兩人各背著兩大包銀子，身法絕不會太快，南宮白道：「依我猜想，這兩個傢伙，八成又溜了！」

說畢，躍上一株大樹之巓，四下一看，道：「一點不錯！他們去的方向正是和綠毛幫背道而馳，追！」

不到盞茶工夫，已經追上，南宮白沉喝一聲：「站住！」

兩人悚然一震，停了下來，南宮白道：「老樓，我派你押著兩人回到城隍廟去，把珠寶和人交給幾位前輩！」

樓兩層道：「我到那裡去找少爺？」

南宮白道：「你不必找了，不久我們必回去聚齊，參加『混沌敎』開敎大典！」

樓兩層押著兩人走了，南宮白道：「方君這魔頭最壞，只怕老樓要上當，我們暗暗跟踪一會看看再說！」

三小立即又尾隨跟踪，只見「七嫁寡婦」和「南海酒客」在前，樓兩層在後，「七嫁寡婦」道：「我……我走不動了，我們吃點東西如何？」

「南海酒客」知她要耍花樣，道：「吃點東西再走不遲！」

兩人放下大包，各自取出乾糧袋，嘿！包子、饅頭、火腿、鹵鷄，應有盡有，香味撲鼻，樓兩層吞了一口唾沫，別過頭去。

「七嫁寡婦」向「南海酒客」曖昧地一笑，道：「一個人肚子餓了，吃點東西都有滋味，何況我這鹵鷄是洛陽聚英樓的拿手菜！」

樓兩層肚中又「嘩啦嘩啦」直響，却不回頭，南宮白心道：「老樓還有志氣呢！」

方君道：「樓兩層，你幫我背包袱，我把乾糧分你一大半如何？」

樓兩層大聲道：「我老樓自從跟著南宮少爺以後，學了不少的東西，一個人志氣比肚皮更要緊，我絕不吃你們的東西，我們還要上路，告訴你們，少來花樣，我老樓可不是好惹的！」

南宮白暗暗點頭，眼看著樓兩層押著兩人走了。

朱麗葉道：「想不到老樓出息多了！」

百里香道：「這就叫著『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』，他口口聲聲讚譽南宮少爺，看起來他沒把咱們放在心上——」

驀地——一陣「嘩啦嘩啦」之聲傳來，只見三個身穿著銅鎧銅甲的怪人，掠入一片松林之中。

接著，一條紅影也一瀉入林。

南宮白不由大喜，看出那三個身穿銅鎧銅甲之人正是那三個銅人，上次被「混沌叟」震碎了銅衣，乃改成鎧甲，仍然將面孔掩起。

三小閃入草叢之中，探頭望去，只見紅衣人正是綠毛幫幫主，和那三個身穿鎧甲之人對面而立。

紅衣人道：「三位邀本人來此有何見教？」

其中一個穿鎧甲之人道：「尊駕上次交給『大悲龍隱』朱芳芳的『冬眠復元大法』，是不是故意留了一手？」

紅衣人道：「不錯，如果本人照實寫出，天下之人豈不都會『冬眠復元大法』？」

身穿鎧甲之人道：「尊駕怎樣才能交出眞正的『冬眠復元大法？』」

紅衣人冷峻地道：「你等若能答應本人一個條件，本人決以大法相告，絕不食言！」

身穿鎧甲之人道：「請問是什麼條件？」

紅衣人冷漠地道：「只要交出『風雷客』南宮柳，本人就——」

三個身穿鎧甲之人不由一震，道：「你和南宮柳有仇？」

紅衣人道：「恕難奉告，三位如果有意交換，本人隨時可以交出大法！」

南宮白不由一震，心知三個銅人已知紅衣人是綠毛幫幫主，也深信這三個身穿鎧甲之人中，定有爹爹南宮柳在內。

但南宮白有一點弄不清楚，記得上次朱芳芳挾了兩個銅人在幽谷中和綠毛幫幫主交換，當時綠毛幫幫主爲了證實他的『冬眠復元大法』有效，曾當面試驗，結果失踪了一個銅人，而另一個銅衣之中竟是一個屍體。

如果是朱芳芳已預先做了手脚，那麼

另一個銅人那裡去了？是不是仍然昏迷不醒？而失踪那個是不是施了一半大法，因而武功不能完全恢復？

然而，最近經常出現的三個銅人又是誰呢？爲什麼他們還需要『冬眠復元大法』呢？

三個身穿鎧甲之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其中一個走了出來，另外兩個銅人一下把他拉回，道：「別上他的當，此事慢慢再想辦法！」

南宮白心頭大震，他心裡清楚，剛剛走出的那個身穿鎧甲之人，必是他爹爹南宮柳了。

紅衣人當然也看得出來，獰笑一聲，向那個身穿鎧甲之人抓去。

三個身穿鎧甲之人同時推出一掌，「轟」地一聲，烟塵四起，各退了三大步。

南宮白深知綠毛幫幫主深藏不露，他這時既希望看到自己的爹爹的眞面目，却又不願自己的爹爹被綠毛幫幫主制住。

轉念之間，雙方已交換了十餘招，綠毛幫幫主奇招迭出，逼得三個身穿鎧甲之人緩緩後退。

紅衣人沉聲道：「你們其中一人被我施了『冬眠復元大法』一半手術，功力只能發揮六七成，另一個自朱芳芳那裡看到『冬眠復元大法』，也缺少了一種手術，嘿嘿！你們今生休想恢復全部功力！」

語畢，又是一式奇招，向一個身穿鎧甲之人抓去。

南宮白已經認不出那一個是剛才走出之人，因爲三個身穿鎧甲之人身材都差不多，但由於紅衣人單獨去抓那一個，南宮白心中雪亮，那一個必是自己的爹爹。

紅衣人出手逾電，堪堪抓到那人的肩頭，而另外兩個要想援手已是不及。

南宮白大喝一聲「住手！」疾掠而出，撤下虬龍角，猛戳紅衣人的臂門穴。

紅衣人仍然快一步，「蓬」地一聲，那人肩頭的銅甲被抓得粉碎，退了兩大步，而紅衣人也不敢讓南宮白戳上，疾閃兩步。

三個身穿鎧甲之人看了南宮白一眼，回頭疾馳而去，南宮白大喝一聲「快追！」

那知紅衣人冷笑道：「別追了，你壞了本人的大事，本人要教訓於你！」

南宮白冷笑道：「你不必鬼鬼祟祟，我知道你是誰！」

紅衣人道：「你說我是誰？」

南宮白道：「你是綠毛幫幫主！」

紅衣人微微一震，道：「好小子，你敢信口開河？」

南宮白仰天哈哈大笑一陣，道：「你以爲神不知鬼不覺是不是？哈哈！你的秘密我都知道！」

紅衣人冷笑道：「我有什麼秘密？」

南宮白道：「有一次你在綠毛幫的精舍之中，把頭顱摘了下來，放在桌上梳著頭髮，而你的頭顱却藏在衣領之中，乍看起來活像一個無頭鬼，若換了一個胆小的人，必嚇得個半死——」

紅衣人又是一震，嘿嘿冷笑不已，南宮白續道：「還有一次，我看到你進入假山山洞之中，待你走了之後，我進入山洞，找到你的衣衫和假髮——」

紅衣人驚噫一聲，暴退一步，道：「小子，那一次我那假髮是被你偷去了？」

南宮白道：「不錯，我爲了要弄清楚你到底是誰，所以就帶走了！」

紅衣人道：「假髮呢？」

「交給一個與你可能有關係之人！」

「誰？」

「『大悲龍隱』朱芳芳！」

「啊！」紅衣人又驚咦了一聲，厲聲道：「你交給她是什麼意思？」

南宮白道：「我以爲你們必有極深的淵源，所以交給她研究一下！」

「結果呢？」

「她不肯說，但我相信她已知道你是誰。」

「怎見得？」

南宮白冷笑道：「尊駕到現在還不承認，不知是何居心？記得有一次朱芳芳曾對你說：我知道你是誰！還有一件事，也足以證明你是和朱芳芳大有淵源！」

紅衣人道：「看來，你的花樣還眞不少呢！」

南宮白道：「朱姑娘投入綠毛幫卧底，以你的經驗，不會看不出來，但你竟對她另眼相待，連副幫主『五花肉』都要讓她三分，請問是什麼道理？」

紅衣人嘿嘿冷笑不已。

南宮白厲聲道：「請問尊駕，『風雷客』和你有何仇恨？你竟以他爲交換條件？」

「告訴你，本人成立綠毛幫，可以說就是爲了他，一旦南宮柳落入我的手中，你就會知道我的身份！」

紅衣人語含無比的殺機，南宮白不由駭然。

那知綠毛幫幫主悶聲不響，看了朱麗葉一眼，回頭疾馳而去。

朱麗葉道：「這到底是什麼回事？」

百里香道：「剛才他看妳那一眼，好像洋溢著親切之感，不知是何道理？」

朱麗葉道：「我也有此同感，可是我不知道爲什麼。」

南宮白道：「這件事妳回去問問妳媽就知道了，我深信妳媽媽一定知道他的來歷！」

百里香道：「三個銅人一看到我們就跑，我看不必枉費心機了，除非我們能捉住他們，不然的話，一輩子也找不到！」

南宮白笑道：「不錯，他們好像暫時不想見我們，一照面就溜，但其中一定有一位是家父南宮柳。」

三小在邙山中轉了五天，一無所獲，乾糧也吃完了，南宮白道：「我們還是回到城隍廟吧，我對老樓押著兩個人仍然放心不下。」

朱麗葉道：「況且距端午節已經不足十天了，我們必須找到各位前輩，一塊前往！」

三小回頭向城隍廟疾馳，奔出數十里，突聞一陣呻吟之聲來自一株大樹之上。

朱麗葉不由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好像我媽媽的聲音！」

百里香道：「我們快去看看，可能遇上大敵受了傷！」

「大姊，大姊！」

只聞孫寒香凄厲的呼聲隨夜風傳來，南宮白循聲望去，只見孫寒香一身血汚，

跟蹌狂奔，來到那株大樹之下。

樹上又傳來呻吟之聲，孫寒香倏然一震，仰頭望去，只見朱芳芳已變成一個血人，斜臥在大樹枝椏上，傷勢極重。

她悲呼一聲，躍上大樹，立即發出一聲驚呼，道：「大姊，妳……妳是被何人所傷？」

朱芳芳道：「『混……沌……叟』！妳呢？」

孫寒香道：「我……也是……！」

「大姊，讓……小妹……爲……妳……療傷！」

「大姊，妳……恨我就恨吧……我……我絕不怪妳……」

說著，兩掌貼在朱芳芳背後靈台穴上。

三小互望一眼，眼睫中都有濡濡淚光，這場面太感動了，尤其是朱麗葉，立即投入南宮白懷中，淌下了激動淚水。

然而，孫寒香也受了重傷，只是比朱芳芳略輕，這一運輸眞氣，身軀立即搖搖欲倒。

南宮白沉聲道：「兩位在樹下守護，讓我上去爲兩位前輩療傷！」

他掠上大樹，這時孫寒香也斜倚在枝椏上，已不堪支持。

南宮白伸出兩手，一手貼在一人靈台穴上，立時充沛的內力源源輸入兩人體內。

南宮白內力雄渾，不到半個時辰，兩人傷勢已經好轉。

就在這時，四周已是危機重重，突然，自草叢中飛出一個奇大的烟圈，向樹上飛去。

兩女不由吃了一驚，知道「雲烟叟」必隱在附近，這正是他的一口罡烟，但兩女又不敢出聲，朱麗葉飄起身形，向那罡烟推出一掌。

而百里香却向草叢撲去，順手撤下虬龍角。

那口罡烟雖然被朱麗葉震散，但另有五個奇大的烟球接踵而來。朱麗葉恐怕有失，乾脆站在枝椏上，向五個烟球推出一掌。

五個烟球被震散三個，另外兩個仍然奔向南宮白的背心。

朱麗葉心頭大駭，心知若被烟球擊中，非但南宮白必立斃當場，連朱芳芳和孫寒香也走火入魔。

她焦急之下，忘了自身的危險，竟連人帶掌向兩個烟球擋去。

「卜」地一聲，烟球又被震散，而她的身子也滾下大樹。

那邊百里香剛剛撲到草叢邊沿，突聞一聲冷笑，十二盞黑燈如電射到，百里香知道是「黑燈追魂」冷清秋。虬龍角一掄，十二盞黑燈立被震碎七八盞，另外五六盞，仍然奔向她的下盤。

百里香左手施出「三合一掌法」，「蓬」地一聲，又將五盞黑燈震碎，那知就在眨眼工夫二道血箭迎面射到。

這乃是「黑燈追魂」的救命絕招「血口噴人」，非同小可，百里香未防這一手，立即以虬龍角再迎上，「刷」地一聲，仍有一小股血箭射到她的左肩之上，衣屑紛飛，皮破肉綻，跟蹌退了三步。

而朱麗葉這時已和「雲烟叟」打得難分難解，「雲烟叟」經驗老到，避重就輕，一會是烟鍋壓頂，一會是烟荷包戳胸，一會又是玉墜猛取雙目，使朱麗葉防不勝防。

其實朱麗葉的武功比他高出多多，只因她擔心樹上三人，心神不屬，乃落了下風。

百里香肩頭奇痛刺骨，但她不敢鬆懈，咬牙搶攻。

「黑燈追魂」嘿嘿獰笑，又發出七八盞黑燈，繞著百里香疾轉。

「叭叭叭」百里香奮起餘威，立將黑燈擊落，竟又施出「閃電十三式」。

她自從在那幽谷中誤食朱菓之後，內力大增，不然的話，剛才中了一道血箭，早就不支倒地了。

老偷兒的「閃電十三式」全是小巧功夫，寓守爲攻，令人防不勝防，「黑燈追魂」反被她弄得手忙脚亂。

那邊朱麗葉收束心神，也發揮了威力，施出天魔傘絕學，竟將「雲烟叟」逼退一丈多遠。

突然，「黑燈追魂」冷清秋大喝一聲道：「方君，宇文高，快來助我一臂之力！」

朱麗葉不由一震，側目望去，只見「七嫁寡婦」方君和「南海酒客」宇文高，果然各挾著兩個大包，準備從旁而過。

兩女不由吃了一驚，心知樓兩層凶多吉少，果然不出南宮白所料，樓兩層竟鬥不過方君。

方君和宇文高互視一眼，正要不理不睬離去，「雲烟叟」厲聲道：「就算你們逃出十里，也難逃出老夫之手，識相點過來幫幫忙，事了之後，我們絕不難爲你們。」

兩人又互視一眼，方君道：「我們先把東西藏起來，再過去參戰，但要注意，必要時我們向『雲烟叟』和『黑燈追魂』下手，最好以暗器將他們都擊傷！」

宇文高道：「我知道……」

兩人身形一分，方君撲向朱麗葉，宇文高撲向百里香。

方君悶聲不響，向朱麗葉施出「勾魂三腿」，「蓬蓬蓬」，朱麗葉接了三腿，反將方君震出三大步。

那邊宇文高一上手就劈出七八掌，百里香因爲肩頭受傷，竟被逼退三步，宇文高取下酒葫蘆，灌了一大口酒，而這時「黑燈追魂」正在拚命搶攻，宇文高悶聲不響，噴出一口酒箭，逕射「黑燈追魂」的腦後玉枕穴。

「黑燈追魂」萬沒料到他會向他下手，要避已是不及，他一發狠，立即吐出一道血箭。

「卜卜」兩聲，酒箭射在「黑燈追魂」的太陽穴上，「黑燈追魂」悶哼一聲，倒地不起，而宇文高却早已有備，閃過一口血箭。

百里香不由一怔，那知宇文高口中仍含有半口酒，向百里香連劈三掌，同時射出一道酒箭。

「卜」地一聲，百里香肩頭被酒箭射中，倒了下去。

宇文高並未向百里香下手，立即撲向「雲烟叟」席足樂。

（未完・二十）



上文提要： 阿郎和蒙面人談判，只是避重就輕，伺機出擊，蒙面人是個老狐狸，西門豪、公孫鳳已被卸下一條左臂，阿郎又一次失敗，只好和老蓋仙回去……錢四海和自大談判贖回多多，自大戲弄他一番才帶去東廂，見多多雙脚離地吊死在房中，看清楚原來是包贏，多多已被阿郎救走，將包贏吊死，反過來捉弄自大一番……

新派風趣俠情倫理連載／歐陽雲飛・文 可飛・圖

好馬不吃回頭草

耍嘴皮子博彩 泅泳戲水裝傻

陡地，自天生突如遊魂一般，在阿郎的視線內消失。

「小心！」

「找死！」

自天生的最大本錢，是他那奇幻詭異的身法，却被皮蛋識破，正從阿郎的身後，企圖偷襲，喝聲中，張小仙向前疾縱，臭小子一擰身，一彈腿，臨時起意，換了對象，皮蛋好心沒好報，反而做了替死鬼，刀光閃處，血泉如雨，被自大割去一截小指。

痛得皮蛋「哇呀呀！」的大叫一聲，捂着斷指，暴跳出三身之地。

西門小仙睹狀大怒，目光如火，吼聲如雷：「臭小子，你喜歡割別人的手指，本敎主今天要割你的腦袋！」

將「波羅玄功」蘊集在「大悲掌」中，以一招「風雲色變」，以掌代刀，猛往自大的脖子上砍。

失敗了，臭小子功力之深，令人心折，被他硬生生的舉掌封住，嘻笑怒罵道：「姓張的，今天算你走狗運，有人做了你的替死鬼，礙於一天只取一截小指的規矩，今天姑且放你一馬。」

翁明山却不以爲然，道：「師兄，殺了他！」

翁明珠也是同樣的心意：「請師兄殺了他，爲先父報仇！」

不待臭小子開口，阿郎搶先說道：「翁明珠，妳說什麼？要殺本敎主爲妳死去的老爹報仇？」

翁明珠緊緊咬着銀牙道：「不錯！」

阿郎道：「媽的！妳昏頭啦，殺妳老爸的是天魔女秋阿姨，不是我，何況——」

「住嘴，你是帮兇，與主兇同罪。」

「何況，妳那個色鬼老子，卑鄙無恥，奪人貞操，辱人名節，本來就該死！」

「該死的是你們，」翁明珠雙目盡赤，怒視着多多、皮蛋：「你們都是帮兇，通通該死！」

多多嬌叱一聲，道：「翁明珠，妳的話說完了沒有？」

翁明珠語冷如冰的道：「說完怎樣，未說完又如何？」

皮蛋道：「說完就請妳閉上妳的狗嘴，該論到我們發言了。」

阿郎單刀直入的道：「我問妳，那個冒名頂替，代多多拜堂成親，入洞房的女人可是妳？」

翁明珠斷然否認道：「不是！」

多多柳眉一挑，杏眼一瞪，道：「不是？姑奶奶親眼目睹妳侵入我的香閨，當時一個『翁』字，僅僅寫出半個『公』字來，便被你們點了穴道，就算妳有一百張嘴也推不掉。」

翁明珠依然不肯認賬：「拜堂成親，入洞房的女人絕對不是本姑娘。」

張小仙仔細打量一下她的身材體型，陰陽怪氣的道：「妳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，本敎主以爲，那個投懷送抱，恬不知恥的婊子，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，都與妳十分相似。」

翁明珠聞言花容驟變，渾身一顫，緊咬着牙齒，沒開口。

皮蛋毫不放鬆，緊追不捨：「都已經

「入港」啦，雖然不曾『卸貨』，不會生孩子，沒有後患，但畢竟已是破鞋，二手貨，殘花敗柳，只有跟着阿郎當侍妾，做小妾一條路可走，若是不聽忠告，固執已見，將來說不定會變成浪女，流落街頭，幹應召女郎。」

翁明珠怒氣沖天的道：「閉上你的烏鴉嘴，本姑娘說不是，就不是，休得胡言亂語。」

多多打破砂鍋問到底：「那是誰？」

翁明珠不假思索的道：「一個風塵女郎。」

阿郎駁斥道：「放屁，風塵中生張熟李，送舊迎新，那來白璧無瑕的處子？」

「重賞之下，何愁請不到花國幽蘭。」

「妳別忘，此女身懷絕技，並非風塵弱女子。」

「自古風塵多奇女，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。」

「此女姓甚名誰？」

「臨時僱用，不曾請教。」

「是那個妓院的？」

「無可奉告。」

「非說不可。」

「偏不說，你待怎地？」

「不說就証明是純屬虛構，那個不要臉的女人就是妳自己。」

「不是，絕對不是！」

「空口無憑，把妳的衣服脫下來。」

「色鬼！淫魔！色情狂！你想幹什麼？」

「好說，本教主要驗明正身，當衆檢查。」

「無恥！下流！不要臉！你——」

「識相的就自己動手，免得他人代勞！」

阿郎詞鋒咄咄逼人，一路追究到底，而且揚言要剝翁明珠的衣服，不禁激怒了乃兄翁明山，吹鬍子，瞪眼睛，暴跳如雷的道：「大胆！放肆！狂妄！你也未免欺人太甚，老子今天跟你拚啦。」

盛怒之下，整個人都變了樣兒，像一頭發怒的獅子，更像是一隻受了傷的大狗熊，不顧一切的，向張小仙猛打猛攻。

可是，他忽略了一件事，他的對手是阿郎，是智謀百出，詭計多端，所向無敵的白吃教教主，尤其急怒攻心之下，自己門戶大開，打得毫無章法，瞎衝亂幹一通，被張小仙乘空而入，抽冷子一招便點了他的「鬼胎穴」。

「哎唷！」翁明山發出一聲呻吟，抱着肚子暴退三四步，驚惶滿面的道：「小雜種，你——你剛才——」

阿郎報以一聲爽朗的冷笑，道：「剛才被本教主點了你的『鬼胎穴』，從此刻起，你的肚子會慢慢的大起來，開始『通貨膨脹』，大腹便便的，就好像女子身懷六甲，如果怕『爆炸』，怕『開花』，最好把那個不要臉的女人招出來，或者是叫你的妹妹脫下衣服，讓本教主檢查一下，否則，肚子脹到一定的程度，就會爆裂而亡，粉身碎骨，血肉模糊！」

聽得翁明山汗毛直豎，惱怒萬分的道：「你好狠毒的心腸，今天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！」

雙掌一錯，就要拚死拚活，阿郎嘻嘻一笑，道：「姓翁的，別發火，一使力，你的肚子大得更快。」

皮蛋加了一句：「比加了發粉的饅頭還要快。」

多多的話更明白：「就像吹氣球一樣，速度驚人！」

不由的翁明山不信，肚子已經開始膨脹，明顯的凸起來，而且一旦提聚內力，便會隱隱作痛，嚇得他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道：「可惡的張小仙，可恨的魔崽子，抽你的筋，剝你的皮——」

話被阿郎打斷了，逗耍戲弄道：「也別生氣，更不可罵人，小心動了『胎氣』，『胎死腹中』！」

多多瞪了臭小子自大一眼，一語雙關的道：「小心生下魔胎，怪胎，甚至鬼胎！」

皮蛋不甘寂寞，也一臉捉狹的譏誚道：「生氣會動胎氣，罵人會爛肚子，打人的結果更嚴重，會炸彈開花，屍骨無全！」

這話好像無數鋼針，刺傷了翁明山。

激得他血脈賁脹，怒髮衝冠。

不幸，越是惱怒，越是想拚命，肚子越是快速膨脹，就這麼三言兩語的工夫，已腹大如鼓，彷若懷胎十月，同時，腹內怪怪的，眞力已無法提聚。

砰！嘶啦！

不是有人放屁。

也不是有人打架，而是翁明山的肚皮發展得太快，撐破了褲子，也綳斷了褲腰帶。

好窘，好羞，也好難堪，好狼狽，翁明山實在沒有臉再待下去，提着褲子，在妹妹明珠的攙扶下，連一句自找台階來下的場面話都沒有力氣來說，便自急匆匆的不告而別。

阿郎譏諷道：「乖，這才是英雄。」

多多解釋道：「是嘛，識時務者爲俊傑。」

皮蛋交代道：「受不了煎熬的時候，只要將那朶殘花，那隻破鞋提來，就可以爲你『安胎』，或者『接生』。」

* * *

剎那之間，翁明山、翁明珠、包贏俱已離開百姓祠。

臭小子自大却沒有走，兩隻賊眼，瞪得又圓又大，一瞬不瞬的凝視着張小仙，道：「媽的，今天算你福大命大，鴻運當頭。」

阿郎冷哼一聲，道：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本來要取你的一根手指頭，可惡的皮蛋硬充好漢，作了替死鬼，反而被你佔了便宜去。」

「臭小子，現在後悔還來得及，本教主願敬陪末座。」

「本少爺做事，一向一言九鼎，說放你一馬，就放你一馬，絕不會自食其言。」

多多一揚柳眉兒，道：「一報還一報，姑奶奶也網開一面，不想跟你算賬，新賒舊欠，連本帶利，咱們下次一起算，滾吧！」

皮蛋怒沖沖的道：「下次見面就要你人頭落地，再也見不到明天的太陽，趁我們還沒有改變主意之前，你他媽的最好快滾！」

眞是怪胎，胆大包天，以一對四，四個人都是武林高手，都是恨他入骨的寃家對頭，換了別人，早已溜之乎也，臭小子自大却沒有滾，依舊直挺挺的站在他們的面前。

多多大發嬌嗔的道：「臭小子，你怎麼還不滾？」

自天生從容不迫的道：「本少爺還想較量較量。」

大刀錢四海猛一掄他的雙龍抱月刀，老虎般怒吼道：「好！想死老夫就成全你，看刀！」

刀未出，自大搶先道：「本少爺說話算話，並不想較量拳掌刀劍。」

張小仙一怔神，道：「小怪物，你他奶奶的究竟要較量什麼？」

臭小子自大胸有成竹的道：「想跟張教主耍嘴皮子，——接龍。」

「接龍？請別忘，你小子曾是本教主的嘴下敗將。」

「正因爲曾有此不光采的紀錄，所以才決心湔雪前恥。」

「知恥近乎勇，孺子可教也。」

「本少爺出道以來，橫掃武林，樣樣得第一，絕不甘屈居人後。」

「臭小子，你好狂，狂得令人可恨又可愛，這樣吧，假如你不反對，本教主歡迎你加入白吃教，咱們大家一起來狂。」

「哼，臭美，你的廟太小，供不下大菩薩。」

「可以讓你幹副教主，第二副教主。」

「本少爺說過，絕不屈居人後，更不屈居人下。」

「媽的，難不成你想當教主，坐第一把交椅？」

「謝了，小小的一個白吃教教主，地位太小，沒興趣，本少爺現在是『金手指黨』的黨主席，凡是『金手指聯宜會』的黨員，包括皮蛋、錢老頭、司徒雷，老乞丐在內，比你那個爛白吃教還要大得多。」

阿郎臉色一沉，道：「說你胖，你就喘，說你狂，你眞狂，小心夜路走多了遇見鬼！」

臭小子撥弄一下他自己的朝天辮，昂首道：「廢話少說，快說敢不敢跟本主席再較量一次接龍。」

「好啊，誰怕誰呀。」

「規則上要稍作修正。」

「如何修正？」

「音同字不同的情形禁止使用。」

「可以。」

「字同義不同的情形也禁止使用。」

「這樣你輸得更快。」

「閣下還沒有表示意見。」

「本教主不反對。」

「如此，張教主請！」

「自主席請！」

臭小子自大一點也不懂得謙虛，立道：「白吃教專門白吃白喝。」

阿郎道：「喝西北風。」

自大道：「風雲色變。」

阿郎道：「變化多端。」

自大道：「端莊賢淑的女人不是多多。」

阿郎道：「多才多藝的男人也不是臭小子。」

自大道：「子虛烏有。」

阿郎道：「有眼無珠。」

自大道：「珠光寶氣。」

阿郎道：「氣死你活該！」

自大道：「該當何罪。」

阿郎道：「罪魁禍首。」

自大道：「首善之區。」

阿郎道：「區區一個臭小子，何足掛心。」

自大道：「心頭一把火，火燒白吃教。」

阿郎道：「教子無方。」

自大道：「方寸之地。」

阿郎道：「地下錢莊。」

自大道：「莊家包贏。」

阿郎道：「贏了再輸。」

自大道：「輸不起不要賭。」

阿郎道：「賭命子。」

自大道：「子子孫孫。」

阿郎道：「孫子兵法。」

自大道：「法網難逃。」

阿郎道：「逃之夭夭。」

自大道：「夭矯不羣。」

阿郎道：「羣魔亂舞。」

自大道：「舞文弄墨。」

阿郎道：「墨守成規。」

自大道：「規矩最好。」

阿郎道：「好小子阿郎。」

自大道：「郎心狠心。」

阿郎道：「心胸狹小。」

自大道：「小魚吃大魚。」

阿郎道：「魚水之歡。」

自大道：「歡喜寃家。」

阿郎道：「家門不幸，才會生下魔嬰怪胎。」

自大道：「胎教不良，會令你胡言亂語。」

阿郎道：「語無倫次。」

自大道：「次序。」

阿郎道：「序文。」

自大道：「文章。」

阿郎道：「章法。」

自大道：「法度。」

阿郎道：「度牒。」

自大道：「牒狀。」

阿郎道：「狀元紅。」

自大道：「紅顏薄命。」

阿郎道：「命途多舛。」

自大道：「舛訛。」

阿郎道：「訛詐。」

自大道：「詐欺勒索你張小仙最拿手。」

阿郎道：「手忙腳亂。」

自大道：「亂七八糟。」

阿郎道：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」

自大道：「堂倌。」

阿郎道：「倌人。」

自大道：「人謀不臧。」

阿郎道：「臧否。」

自大道：「否決權。」

阿郎道：「權宜之話。」

自大道：「計不得售。」

阿郎道：「售價低廉。」

自大道：「廉潔。」

阿郎道：「潔癖。」

自大道：「癖好。」

阿郎道：「好馬不吃回頭草。」

臭小子自大聽到這裡，沒再往下接，手舞足蹈的雀躍道：「『癖好』與『好馬』這兩個『好』字，字同義不同，讀音也不一樣，你犯規，輸啦，輸定啦，本主席總算報了此仇，又拿到一個第一，哈哈，哈哈哈——」

的確，癖好的「好」，與好馬的「好」，字同音不同，意思也不一樣，阿郎一時大意，自己犯了錯，輸得心服口服，啞口無言，眼睜睜的看着臭小子自大，在連串狂笑聲中揚長而去。

＊　＊　＊

一則為了追趕黑旋風黑皮，再則為了及早趕回苗疆，看一下天魔教究竟發生什麼事？是以大笨牛、小和尚空空、玉羅剎冷霜霜、鬼見愁徐雪梅、雙劍許紅杏等一行五人，一路之上，曉行夜宿，放步疾馳，幾乎不曾停歇過。

追呀追，趕呀趕，不畏險阻，嘗盡艱辛，這日終於到達了川、湘、黔三省交界之處，亦是苗疆廣大地區的邊緣地帶。

沒追到黑旋風黑皮。

亦未遭遇任何攔截。

距離天魔教，尚有一段遙遠的距離。

連日奔波，實在很苦很累，頂着烈日，大家俱已汗流浹背，好不容易看到一條清澈見底的小溪，大笨牛興奮莫名的道：「放假半天，咱們下去游泳吧。」

小和尚空空的反應並不熱烈，一面擦汗一面苦笑道：「盛意心領，小僧是個旱鴨子，不會玩水，坐着看你游吧。」

找了一棵大樹，眞的在樹蔭下坐下來。

大笨牛可不答應，一把將他拉起來，罵臭道：「豬，骯髒的豬玀，也不聞聞你身上有多臭，不會游泳，起碼也得洗個澡，再不洗，準會臭死人，連豬八戒都會離你遠去。」

口說不算，復將空空提起來，扔進河裡去。

「殺人啦，殺人啦，大笨牛要謀財害命。」

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大家快來救命啊！」

小和尚空空眞的是一個旱鴨子，一見到水就嚇得魂飛魄散，大喊大叫不已。

所幸，小溪邊上，並不深，根本用不到別人來救，亂扒幾下，便自行站起來了。

大笨牛樂得直鼓掌，認為是自己的得意傑作，轉對冷、徐、許三女道：「怎麼樣，下去一起玩玩吧！」

彼此身份不同，又兼男女有別，冷霜霜遲疑一下，道：「請公子自己去游吧，我們找一個地方洗一下就可以了。」

立即付諸行動，與徐雪梅、許紅杏，携手往上游行去。

大笨牛也沒有勉强他們，剝掉衣服，僅僅穿着一條短褲，噗通！一聲，跳進水裡去。

先玩自由式，再玩蛙式，姿勢、水性，俱屬一流。

「爽啊，好爽啊！

「棒啊，好棒啊！」

大笨牛如魚得水，玩得不亦樂乎，多日來的辛勞俱告一掃而空。

小和尚空空則仍停留在二尺深淺的溪邊，戰戰兢兢，如臨大敵，無福消受水的樂趣。

驀然，大笨牛鑽入水中，潛行丈許，抓著空空的脚，將他放倒，駭得小和尚又呼天搶地的吼起來，大笨牛樂不可支的笑罵道：「媽的，胆小鬼，鬼叫什麼，沒有聽說面盆裡面可以淹死人，還不把衣服脫掉，穿着衣服如何洗澡。」

「是！是！」

身在水中，空空根本無皮可調，大笨牛是堂主，他只是一個香主，「官」又比他大，只有服從的份兒，諾聲中，忙將衣服剝掉，就在原地洗起澡來。

大笨牛的目的是在玩水，把身體洗乾淨後道：「空空，咱們一起來玩玩吧，我教你。」

小和尚空空生怕大笨牛會拉他，忙退後三步道：「不不不！我不要玩，也不想學。」

「不玩可以，要罰你做一件事。」

「做什麼事？」

「洗衣服。」

「什麼？要我來洗衣服，這些事應該是母的來做呀。」

「阿嬌不在，只好由你代勞。」

「我好懷念阿嬌啊，有她在，吃香的，喝辣的，也不用洗衣服，也不知她現在——」

「你娘，別提這個掃把星，滾得愈遠愈好，最好永不相見，快說你答不答應？」

「男子漢，大丈夫，這——」

「你不幹，是不是？好，本公子馬上拉你下水去餵王八。」

「苦也，苦也！衰啊！」空空別無選擇，只好一口答應下來：「好嘛，好嘛！」

「洗乾淨以後，必須涼好曬乾。」

「那是當然。」

「本堂主游罷歸來，假如沒有乾淨的乾衣服穿，小心剝你的皮。」

「請大笨牛堂主多玩一會兒，可別故意找麻煩。」

「若有艷遇，自然樂而忘返，多泡一泡。」

「才怪！」

「再見！」

「再見！」

好漂亮的姿勢，一長身，人已投入主流之中，浪花起處，立如魚兒一般順流而下。

＊　＊　＊

誠然，人在走運的時候，的確城牆也擋不住，大笨牛只是隨口胡謅八扯，

萬萬沒有想到，幻想會成為事實，眞的在這條小河上有了艷遇，交上了桃花運。

大笨牛哼着小調，其樂陶陶，早已將一切煩惱拋諸腦後，正游呀游的，當他發現，河道中央的水流甚急，正朝着一道石壁下的洞穴射去時，再應變已經來不及。

洞穴不大，水勢更急，偏偏，洞穴這邊的地形又比這一邊為低，更加助長了水的速度，直如千軍萬馬般奔瀉而下。「慘啦，慘啦，這一下一定見不到明天的太陽啦。」

大笨牛心裡發毛，胡思亂想，他惟一能夠做的事是，將眼睛閉上，聽天由命。

自然界的力量，實在大得驚人，激流奔騰，水聲如雷中，大笨牛的身子彷若怒矢彈丸般被拋射出去。

「完啦！完啦，這一下非回姥姥家不可。」

「觀音大士，濟公活佛，過往的神明土地，你們可不能見死不救，我大笨牛還沒有討老婆哩，死不得，不能死！」

眞他媽的絕透啦，身在空中，生死未卜，思緒仍不絕如縷，却始終不敢睜開眼睛來看一看身在何地。

其實，洞外並非龍潭虎穴，激流化作一道瀑布，傾瀉而下，匯集成一個大水塘，水塘的另一邊也有一條小溪流向別處。

水塘甚大，約有數十丈方圓，塘水清澈，正有五名女子在塘中戲水。

都是絕色佳麗，年輕貌美，清一色都是穿着三點式的比基尼泳裝，美麗的胴體，皆毫不保留的暴露在外，令人垂涎三尺。

尤其，其中有一位少女，格外惹眼，古銅色的皮膚，光采亮麗，胸及臀部特別發達，面如鵝卵，鼻賽懸胆，腿長腰細，十指尖尖，全身上下，每一寸肌膚皆顯得那麼勻稱，圓潤，也皆散發出十足的女性美，與女性的魅力，確是人間尤物，上帝的傑作。

正以仰姿，仰卧在水面上，雙目緊閉，享受着日光浴。

說巧眞巧，大笨牛也是閉着眼，而且，這麼大的一個池塘，什麼地方不好落，偏偏奇巧無比的落在那位少女的胴體上。

更妙的是，大笨牛是以大馬趴的姿勢，整個人全部「趴」上去的，就像是阿郎在洞房花燭夜，「趴」那個女刺客的情形完全一樣。

由上而下，衝力極大，少女如何能挺得住，噗通！一聲，兩個人一起沉到水裡去。

而且，純粹是出於一種本能的反應，緊要關頭，見到東西就抓，大笨牛毫不考慮，雙手一伸，便將少女緊緊的抱住了。

最初的剎那，他並不清楚抱在懷裡的「東西」是什麼，只覺得一個甚是膩滑，富有彈性，而又令人十分舒暢的「活物」，以為是一條美人魚。

待睜開眼睛一看，始知是一個大美人，於是，一種好似觸電似的感覺，很快便傳遍全身，情不自禁的抱得更緊，立將眼睛再度閉起來，嘴巴也湊上去，吻在少女的香唇上，猛吃不用花錢的嫩豆腐。

少女水性絕佳，已帶着大笨牛浮上水面。

可是，大笨牛依舊保持原樣，賴在人家少女的胴體上捨不得醒來。

少女的感覺同樣很「來電」，全身酥軟無力，想要掙脫，奈何大笨牛的兩隻手比鐵箍更緊，却無能為力。

還是由四名叫春花、秋月、夏雨、冬雪的婢女，全力將大笨牛硬從少女的身上「剝」下來。

這一來，大笨牛反而不好意思自動醒來了，只好繼續裝下去，雙目緊閉，不言不動的浮在水面上。

春花姑娘道：「羞羞羞，不要臉，賴在少女身上不放手。」

夏雨姑娘道：「也不知那來的色狼，突然從天而降，好嚇人哪！」

秋月姑娘瞄了一眼，道：「還蠻不賴嘛，高頭大馬，結結實實的，很有男人味，充滿野性美。」

冬雪姑娘另有發現，道：「三位姐姐，你們注意到沒有，這個野小子在跟咱們捉迷藏，故意裝死。」

少女銀鈴似的聲音笑道：「冬雪，別胡說，從上面摔下來，可能眞的是嚇昏了。」

春花姑娘道：「公主，別上他的當，是裝的。」

少女愣然一楞道：「春花，妳怎麼知道他是裝的？」

夏雨搶先道：「道理很簡單，一個昏死的人，不可能這樣舒舒服服的浮在水面上。」

被稱為公主的少女道：「那要怎樣才能把他弄醒？」

秋月姑娘道：「奴婢有辦法。」

公主道：「秋月，妳有什麼辦法？可不要把人家傷到。」

秋月呆了一下，暗想：「乖乖，好快的速度，才被男人抱了一下，就有意思啦。」

自然不敢說出來，諾應一句：「婢子理得！」乍然拔出水面丈許多，猛打「千斤墜」，一屁股坐下來，不偏不倚的坐在大笨牛身上。

跟阿郎，多多他們一起這麼久，沒有吃過豬肉，也見過豬跑，大笨牛同樣裝了一腦子的鬼主義，心忖：「奶奶的，想整我的冤枉，看我先把妳弄到水裡，再好好的揩妳的油。」

睜開半隻眼，就在秋月的大屁股沾到大笨牛的那一瞬間，立即主動的沉下去，同樣伸手一抓。

抓空了，並未抓得住秋月的大腿，秋月聰明絕頂，將大笨牛撞沉後，當下嬌軀一轉，滾向一側，航空母艦似的跟大家聚在一起靜待下文。

這一次，沒有佔到便宜，也不能再裝死了，只好裝傻。

裝傻，是他最拿手的看家本領，浮出水面後，裝出一副驚惶失色，駭異可

怖的樣子，道：「這是那裡？是陰曹地府的奈何橋下？還是天庭瑤池的鵲橋天河？」

春花姑娘有意拿他尋開心，道：「是奈河橋下。」

大笨牛故作驚恐的道：「完啦，完啦，我現在一定已經是鬼魂，不再是人。」

瞪大眼珠子，色瞇瞇的往五女的身上一掃過，接着又道：「哎呀，好漂亮的女鬼，眞美眞美，早知做鬼也風流，就不想做人啦。」

被稱作公主的少女道：「這位公子，別聽信春花的胡言亂語，朗朗乾坤，光天化日之下，那來的鬼魂，你沒有死。」

大笨牛傻呼呼的道：「什麼？我還沒有死？」

公主指着當頭的烈日，笑盈盈的道：「當然沒有死，死人是看不見太陽的。」

大笨牛昂首望了一下艷陽，裝傻道：「聽說死人是感覺不到痛的，可否麻煩這位小姐幫幫忙。」

少女笑容可掬的道：「幫什麼忙？」

大笨牛的點子眞多，將嘴噘得老高，幾乎可以吊上一個水桶去，往少女的面前一送，道「請咬我一口，看會不會痛？」

公主爲他這個憨態可掬，充滿傻氣的舉動，逗得哈哈嬌笑不迭，未曾作答，亦無行動。

夏雨姑娘道：「傻小子，你是故意裝傻，還是眞以爲自己不在人間？」

大笨牛一本正經的道：「生生死死，怎麼可以裝傻，自然是弄不懂是陰是陽？是生是死？」

「好，本姑娘可以幫幫你的忙。」

「多謝，多謝！」

本以爲夏雨會咬他的嘴唇，親個嘴，是以，又將嘴唇噘得老高，送過去。

那知，夏雨姑娘暗罵一聲：「豬八戒！」不咬他的嘴唇，却在他的大腿上，用力招了一下。

這一招，用力不小，痛得大笨牛豬也似的吼叫道：「我的媽呀，妳怎麼不按牌理出牌，亂招人。」

秋月姑娘冷笑道：「痛不痛呀？」

大笨牛道：「痛吔，痛吔，痛死人哩。」

冬雪姑娘語意深長的道：「痛就証明你還沒有死，沒死就是人，是人就該說人話，不要說鬼話。」

大笨牛應對的方法也很妙，傻笑着，搔耳弄腮的苦思一會兒，忽然如夢初醒的驚叫道：「我想起來啦，想起來啦。」

春花道：「你想起來什麼？」

大笨牛道：「我想起被一股激流冲走，沖進山洞，掉入一個無底深淵中，以爲一定會死翹翹，後來——」

夏雨道：「後來怎麼樣？」

大笨牛道：「好像抱住一個東西。」

秋月道：「那不是東西，是我們公主。」

冬雪道：「你瞎眼啦，什麼地方不好摔，偏偏往我家公主身上『趴』。」

這是大笨牛最得意的一件事，故作驚訝的道：「難怪軟綿綿的，香噴噴的，會那麼舒坦，原來是個肉墊子。」

望着公主浸在水裡的美麗胴體，及浮在水面鮮花似的臉蛋兒，又傻裡傻氣的道：「失禮，對不起啦，如果需要我承担任何責任，絕不推辭，倘若希望我再抱一次，也絕不拒絕。」

食髓知味，意猶未盡，大笨牛接着嘻嘻笑道：「姑娘不好意思被人抱，來抱一抱我也是一樣的。」

被稱作公主的少女羞得滿臉通紅的，嬌羞不勝的道：「你這人好厚的臉皮，也不害臊，誰會去抱你，誰又會被你抱。」

大笨牛的臉皮本來就很厚，大刀都砍不透，聞言仍不死心，噘一噘嘴唇，笑說：「不好意思擁抱也沒有關係啦，親一個嘴來代替吧。」

這一副豬八戒式的嘴臉，逗得少女格格嬌笑不止，雖未答允，眉宇之間却並無敵意，甚至還頗爲欣賞大笨牛的急色相，有幾許好感。

公主欲說還羞，欲受還拒，四名婢女另有她們自己的想法，聚在一起，交頭接耳的開了一個『秘密會議』，決定要好好消遣一下大笨牛，作爲回報。

春花首先道：「抱住女人，爽吧？」

大笨牛道：「爽，爽啊！」

夏雨姑娘道：「舒服吧？」

大笨牛道：「舒服，舒服啊！」

秋月姑娘道：「親嘴很來電吧？」

大笨牛道：「來電啊，全身發麻。」

冬雪姑娘道：「也很痛快吧？」

大笨牛道：「痛快，痛快死啦。」

春花姑娘道：「還想不想再抱一下？」

大笨牛道：「想啊，想得要死。」

夏雨姑娘道：「還想不想再親一下？」

大笨牛道：「白痴才不想。」

秋月神秘兮兮的笑笑，道：「我們四個人輪番上陣，讓你抱個夠，讓你親個足，你看如何？」

大笨牛笑口大開的道：「好啊，買一送四，多多益善，誰怕誰呀，但不知是怎樣來親？怎樣來抱？」

眞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豬哥(好色鬼)，說着說着，便動手動脚起來，準備採取行動。

冬雪游開數尺，躲過他的襲擊，道：「不必你來親，你來抱，我們來親你抱你就可以啦。」

大笨牛差點沒樂死，暈陶陶的道：「這樣更好，省力氣，也好盡情享受一下美好的人生。」

閉上眼，噘起嘴，還擺了一個優美的姿勢，不曾喝酒，就已經醉啦，神氣八啦的道：「來抱呀，來親呀。」

春花姑娘道：「別急，這樣不方便，也不爽不舒服，請躺在水面上，就像我家公主那樣，我們一個一個的來。」

「好！」

這種好事，八百年也難得遇上一次，豈有不願之理，大笨牛毫不考慮，當即浮出水面，平躺下來，露出他結實的胸膛與肌肉，打算享受『愛的洗禮』。

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女已游至水邊，登上高處。

第一個攻擊手是春花姑娘，高空跳水的姿勢好美好美，瞧準大笨牛半裸的身子「趴」上去。

大笨牛睹狀欣喜若狂，張開雙臂，頻呼：「來呀，來呀，瞄準一點，一偏差就沒意思啦。」

可是，事與願違，大笨牛卻抱空了。

不是春花沒有來，而是在緊要關頭，春花猛然來了一個大翻身，以背部壓上去。

動作又快，一壓即起，大笨牛想要伸手去抱時，春花已彈起五尺許高，連人家的屁股都沒摸着。

「我的媽呀！」

自己反而承受不住巨大的壓力，沉下去。

但他水性不錯，很快便浮上來。

春花道：「爽不爽？」

大笨牛道：「爽啊！」

「好不好玩？」

「好好玩啊。」

「要不要繼續玩下去？」

「要，最好再增加一些獎品。」

「什麼獎品？」

「讓我抱住的人就嫁給我做老婆。」

「可以，但如你抱不住又怎麼辦？」

「大家公平交易，抱不住我就嫁她做老公。」

「哼，你想得倒美，天下的好事都給你一個人佔先啦。」

「彼此有緣嘛，有緣千里能相會。」

「準備好，我們夏雨姑娘要跟你親熱啦。」

「早就準備好啦，請，快請！」

第二個攻擊手是夏雨姑娘，如法泡製，大笨牛再一次嚐到失敗的苦果。

接着，秋月第三，冬雪第四，相繼接踵而下，對方赤裸着身子，光滑圓潤，不易着力，又兼身懷絕技，一壓即起，時間拿捏得恰到好處，大笨牛急得哇哇叫，始終沒抱住半個。

四女輪番上陣，連撞四次，壓力奇大，反倒是大笨牛自己受不起「愛的洗禮」，災情慘重，已被撞得七葷八素，直喊吃不消。

春花姑娘捉狹道：「怎麼樣，爽吧？來電吧？好玩吧？再繼續吧？」

大笨牛樂此不疲，來者不拒：「歡迎，人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！」

四女聞言大喜，興高采烈的正預備作第二回合的遊戲，被公主及時阻住：「好啦，逗逗樂子，開開玩笑，無可厚非，但要適可而止，不要欺負人家老實人。」

秋月聽公主將大笨牛當作老實人，不以爲然，小聲嘟喃道：「才怪！」

公主又道：「還沒有請教這位公子尊姓大名？師承門派？」

大笨牛姓什麼，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，當年母親天魔女秋水寒，慘遭神偷、賭仙、怪道的輪暴而生下他，究竟是何人的種，根本無從查攷。

當下略一沉吟，正容道：「我叫大笨牛，天魔女秋水寒是我娘，老蓋仙洪五爺是我乾哥哥，白吃教的阿郎、多多、皮蛋都是本公子的好朋友，除了身爲天魔教主第二順位的繼承人外，還有很多很多兼差。」

冬雪姑娘疑道：「赫，眞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你還有兼差。」

大笨牛洋洋得意的大吹法螺道：「當然，凡是名人，皆身兼數職，能者多勞嘛，沒有辦法，想推也推不掉。」

春花笑問道：「還兼那些職務？」

大笨牛如數家珍的道：「白吃教的刑堂堂主、少林寺的榮譽長老、天竺波羅門的第十七代掌門人、丐幫的高級顧問，以及開封白吃賭場的總經理，還有很多很多，說也說不完。」

眞是吹牛皮不犯死罪，大笨牛的老毛病還是改不了，後面的那兩個頭銜，純粹是他自己一廂情願，自行强加上去的。

公主等人却不明就裡，眞的以爲遇上了江湖豪客，武林名人，唬得他們一愣一愣的。

春花姑娘道：「好棒啊，原來公子還是一位大人物，失敬得很。」

夏雨姑娘同樣刮目相看：「眞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眞人，公子好會裝傻啊。」

秋月姑娘亦道：「果然有一套，難怪會撞不死。」

冬雪姑娘總結道：「眞正是英雄出少年！」

七嘴八舌的，將大笨牛捧上了天，捧得他暈暈乎乎的，簡直連時辰八字都忘啦，半晌始道：「你們自己也自我介紹一下吧，一次生，兩次熟，以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」

遲疑一下，春花姑娘立將夏雨、秋月、以及她自己一一介紹出來。

卻未介紹那位稱作公主的少女，大笨牛道：「差勁，眞差勁，單單介紹配角，爲何把最重要的主角給漏掉呢？」

秋月笑容滿面的道：「這位是我們公主，芝薇公主。」

大笨牛一怔，擺出一個優美姿勢，柔聲而又紳士的道：「芝薇公主？好，好，小巧玲瓏，香甜可愛，請問芳名是——」

冬雪姑娘代答道：「玉蓮花。」

大笨牛將「玉蓮花」三字唸了好幾遍，津津有味的道：「好名字，好名字，人如其名，名如其人，公主的確像是一朵盛開的蓮花，嬌艷欲滴，冠蓋羣芳！」

忍不住吞了幾口口水，繼又說道：「但不知是那一國或那一個部落的公主？」

芝薇公主玉蓮花略一尋思，含情脈脈的瞄了他一眼，羞答答的道：「赤身露體的，有所不便，這樣吧，等我們穿好衣服，再作長談如何？」

大笨牛馬上回說：「是嘛，我們都是有身份的人，應該嚴肅一些才對，這樣實在不像話，一定會惹人譏笑。」

但，一轉念間，抬頭一看，自己的衣服尚在一道插天絕壁的另一邊，唯一的通路，就是那個洞穴。

偏巧，洞穴內波濤洶湧，瀑布高達

三丈以上，憑他自己的身手，根本無法逆流而上。

於是，哭喪着臉，大呼小叫道：「糟啦，糟啦，我看我是回不去啦。」

問明原委後，春花姑娘道：「小事一樁，別急，讓我們來助公子一臂力。」

「怎麼助？」

「簡單，捉住公子的手脚，往上丟就成啦。」

「不行，碰到腦袋準會蹺辮子。」

「不會，我們會小心行事，萬無一失。」

「千萬大意不得，俺大笨牛還沒有娶媳婦呢。」

「快啦，快啦，公子紅鸞星動，不久就可以當新郎官。」

大家一齊退至水淺的地方，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女捉住大笨牛的手脚，芝蔴公主捉住他的頭，「一、二、三、放！」

好快好準，流星火箭般，越過瀑布，射入洞穴中。

力道也好大，穿越洞穴數丈處，方始力盡而落。

並未落下，猛提一口眞氣，抖臂而起，「大鵬三展翅」，變「蜻蜓三點水」，再一式「宿鳥投林」，落脚處已上了岸。

* * *

找到小和尚空空，衣服洗淨也曬乾了，匆匆忙忙的穿在身上，招招手，道：「快！」朝河堤上面行去。

河堤上面，官道旁，玉羅刹冷霜霜、鬼見愁徐雪梅、雙劍許紅杏早已候在那裡。

「快！」

還是那一個字，再度招招手，捨官道不走，登上小河一側的小山。

冷霜霜道：「公子，我們走錯了吧？」

大笨牛道：「沒有。」

小和尚空空見他神色有異，道：「你沒有毛病吧？」

大笨牛道：「也沒有。」

徐雪梅道：「那爲什麼不走官道要上山去？」

大笨牛道：「我們到山那邊去。」

許紅杏道：「到山邊去幹嘛？可是發現黑旋風了？」

大笨牛道：「不是。」

小和尚道：「那是白巾賊？」

「也不是。」

「媽的，神經病，到底遇見了什麼？看你失魂落魄的樣子，莫非是遇上妖魔鬼怪？」

「是遇上妖魔鬼怪。」

「怪事，既是妖魔鬼怪，躲避猶恐不及，何必去觸霉頭。」

「你不懂啦，是可愛的妖魔鬼怪。」

「小僧是不懂，妖魔鬼怪就是妖魔鬼怪，世上那有可愛的妖魔鬼怪，把話說清楚再走也不遲。」

「孩子沒有娘，說來話頭長，快走，在路上本公子會一五一十的告訴你們。」

沒有辦法，大笨牛急得像火燒屁股似的，大夥縱有一肚子的疑雲，也不得不暫時壓下來，跟着他往山上奔。

在途中，大笨牛這才原原本本的，將自己的艷遇說出來。

聽得空空好不羨慕，半信半疑的道：「眞有這種好事？」

大笨牛道：「騙你是小狗。」

「是吹牛吧？」

「幹嘛要吹牛？」

「美不美？」

「美啊，美得冒泡。」

「你『趴』的是公主？還是女婢？」

「自然是芝蔴公主玉蓮花。」

「當時她有沒有穿衣服？」

「三點式，比基尼。」

「遺憾遺憾！」

「是很遺憾，不然說不定就可以『入港』啦。」

「只要一『入港』，她就嫁定你啦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，」大笨牛異想天開的道：「還很可能買一送四。」

「沒有關係，放長線，釣大魚，這樣更有味道。」

「說的也是，談談戀愛也好，看情形她已經墜入情網。」

「哇，好棒啊，這是一見鍾情。」

「應該說是『一抱生情』更恰當些。」

「不管是『一見鍾情』，或是『一抱生情』，反正有『情』就是啦，將來必定『有情人終成眷屬』。」

「那當然。」

「恭喜！恭喜！」

「客氣，客氣！」

「快！」

「快！」

兩個燒包，燒得滿口胡言，也燒得脚掌發燙，大笨牛眞以爲自己是白馬王子，被愛神的箭射中了，沒命似的向前奔跑，恨不得馬上就見到芝蔴公主玉蓮花。

* * *

愛情賜給他力量，快如脫兔奔馬，不一時，便越過小山，到達山的那一邊。

然而，但見塘水悠悠，空山寂寂，春花、夏雨、秋月、冬雪與芝蔴公主玉蓮花已不知去向。

「公主，公主！玉蓮花，玉蓮花！」

「春花、夏雨、秋月、冬雪！」

連喊數遍，回答的只是風聲和水聲。

一下子從快樂的巔峯，掉進了痛苦的深淵裡，大笨牛又傻又楞的喃喃自語道：「怎麼會這個樣子，怎麼會這個樣子嘛。」

「好可憐啊，幸好小僧這一輩子不必談戀愛。」

空空心裡想，可不敢說出來，道：「大笨牛堂主，依我看，你遇見的可能只是一種幻覺。」

大笨牛很認眞的說：「是眞實的，絕對不是幻覺。」

「不是幻覺，就是鬼怪。」

「也不是鬼怪，是人，我們約好要在此長談。」

「你沒有聽錯？」

「情人的話，怎麼會聽錯。」

「也許是人家在敷衍你，想甩掉你，是你自己在單戀別人？」

（未完・八）

上文提要： 若華從龍在天口中知悉南宮慕白被軟禁之後，便決定親自上南宮家向南宮老太太求請，希望能使南宮慕白恢復自由，為此若華悄然離開了于飛虹等人。于飛虹決定和杜秋寒立即成婚，由一些跡象看，神秘幕後人對于飛虹的美色有欽慕垂青之意，若是于飛虹和杜秋寒成婚，可能會藉此而把神秘幕後人引出……



俠義奇情中篇故事／臥龍生・文
／可飛・圖

金釵令

兩顆人頭作賀禮　西貝新娘慘斷魂

「姑娘，別急……」杜秋寒突然急忙擺手道：「我常聽于飛虹讚美妳是女中諸葛，不但溫柔、善良、忠貞、孝順，而且聰明、勇敢，經過杜某這一個多月來的觀察，証實飛虹的話一點也沒錯。」

「觀察？莫非這一個多月來，他的心思並不完全擺在小姐一人的身上，也曾注意、關心到我譚瑤華？」瑤華有些受寵若驚的自忖着，內心不禁轉憂為喜。

又聽杜秋寒的聲音在耳邊響起：「秋寒還望瑤華姑娘能繼續在旁協助飛虹，我等共渡過難關，秋寒日後定當好好報答姑娘。」

這番話猶如一枝冷箭，直直穿透瑤華才暖的心窩。

報答？多麼生疏、客氣，而淡漠、見外的字眼！

瑤華的心，一下子被撕成片片。

忍住欲奪眶而出的眼淚，瑤華匆忙而澀聲的道：「杜公子，言重了，瑤華失陪！」

說着，她步履匆促而踉蹌的走回自己房裡，留下不知那裡說錯話而怔在原地的杜秋寒。

「砰！」的一聲，房門猛然開了又關，瑤華將自己重重的摔倒在床上，伏被無聲的啜泣起來，她感覺自己好像昏厥過去一般。

自從杜秋寒和于飛虹重聚後，瑤華夜裡常常睡不安穩，或是雙眼瞪着幃帳，想着心事，直到天明。

最近幾天，午夜夢迴，更是淚沾繡枕錦被，輾轉反側。

杜秋寒和于飛虹異地重逢，瑤華當然為他們感到高興；但每當暗戀杜秋寒已久的瑤華，看見他們二人兩情繾綣，含情脈脈模樣，她原本沈穩和體貼的心，突然翻騰起來，不再平靜無波。

于飛虹是瑤華所敬佩和仰慕的主子，瑤華根本不想去嫉妒于飛虹，或與她爭風吃醋；或真是有如此僭越的想法，瑤華又豈是于飛虹的對手？況且于飛虹本性純潔善良，猶如神仙圖畫中的人，我見猶憐，常令瑤華自慚形穢，興起學習與仿效的心意。

為此，瑤華常常自責，她不該愛上杜秋寒的，因為杜秋寒愛于飛虹，她不該介入這對有情人中間，她該忘了他。

偏偏每當她看到斯文、俊秀、內歛、成熟的杜秋寒時，她就忘了好幾次在心中警告自己的話，深深的被他吸引住，深深的陷入了感情的泥沼中，無法自拔。

圓熟而沈穩的瑤華，懂得在人前抑壓自己內心爆發的感情，而私底下，閨房中，她只是個和父、妹相隔千里的孤女。

感情寄托無處，無話不談的若華又在這個時候離開了她，她心中的話無處盡情傾訴，心中的苦、悶、煩、怨越積越多，越壓越厚，在大家面前，又得表現出一副蘭心蕙質、運籌帷幄的女中丈夫氣概，甚至想出了促婚的辦法，眞是難為她了。

接着這十幾天，瑤華瘦得厲害，原本一張圓潤的粉臉，變得只有一個巴掌大，而且氣色很不好看，精神也差多了。

于飛虹自然也有所察覺，她不敢確定瑤華是否在病相思，只好關心的垂詢。



瑤華只推說不小心得了風寒，調養幾天就好，並不承認有心病。

于飛虹半信半疑，立刻重金請來杭州名醫，囑咐用最貴重的藥材，爲瑤華治病，滋補身子。

她自己更是一日五次，親端湯藥，一口一口的餵食。

此等關懷，此種恩情，瑤華自是感動不已，更不敢將心中的苦說出來，煩擾于飛虹了。

瑤華知道，這段期間，是關乎于飛虹生死存亡的重要時刻。

她和若華在出翠園紅樓前，曾答應老主人于天風要好好照顧保護小姐的，現在自己反而要小姐來侍候，豈不是自毀誓言，有虧職守！

如今若華已離開小姐身邊，小姐這時更需要她雙倍的協助，自己豈能如此的頹唐消沈，傷小姐的心呢？

想來這兒，瑤華頓覺汗顏、不安起來，她告訴自己，要勉強打起精神來，幫助小姐渡過難關才對呀！

第二天，瑤華離開病床，神采奕奕的出現在內廳，與于飛虹、杜秋寒共商議籌備婚禮的事。

金百輪像一陣疾出的風，從深宅大院消失了，但是于飛虹等人仍感覺，他仍在監視着他們的一舉一動。

只是他已和神秘幕後人一樣，隱秘在暗處不出現而已。

劉星和茶花仍舊在廳外巡迴防守着，以便一有情況，至少讓于飛虹等人有較充裕的準備應敵。

日子在緊張、平靜、忙碌中，一天天的過去，明天就是杜秋寒和于飛虹的好日子。

這一晚，于飛虹、杜秋寒、瑤華、劉星、茶花三人通宵未睡，每個人各有職分，忙碌不已。

他們當然忙着張羅籌備婚禮中所需物品，更忙的是，抽出餘暇，苦練不歸谷中劍法，以制敵機先。

遠處傳來幾聲雞啼，天已破曉，重要的一天終於到來了。

天井中，杜秋寒在于飛虹耳旁說了一句話，于飛虹立刻頷首。

杜秋寒突然雙手一拍，只見六條人影從四周晃了出來，一字排開，恭立於杜秋寒的面前。

瑤華幾乎被這六人的長相嚇住了，只見這六人皆是一頭棕黃色的頭髮，體格壯碩，肌肉虬結，孔武有力，約有七、八尺高，手上各拿着了箭和長矛。

赤膊着上半身，胸膛上蓄有一撮金毛，下穿一條燈籠褲形狀的褲子，和中土人士的保守穿着打扮，自有天淵之別。

他們聽不懂漢語，却遵照波斯王的指示，聽命於杜秋寒，保護他，不使他受到任何人的傷害，而且不能有半點異心，否則一律處死。

當然，這番話也是他們臨行前，多蕾絲千拜托，萬囑咐的。

瑤華知道，這六個人就是于飛虹向她透露的，波斯六大武士。

就在這時，半空中突然傳出一聲怪吼：「果然是勾結外人，居心叵測！」

于飛虹等人聞聲既驚且怒，正待拔劍護身，二十幾條人影已將他們十一人團團包圍在中間。

那六位武士見狀，知道這些人來意不善，要對杜秋寒不利，立刻取箭拉弓。

「住手！」杜秋寒一邊大叫，一邊對六位武士做了個誇張的制止手勢。

那六名武士一臉不解，却不感違抗，立刻放下弓箭。

「哼！小子，你還算識事務！」為首的那人語含諷刺的道。

「你們是丐帮中人？」于飛虹從這些人的打扮穿着，和所持的武器——打狗棒，瞭然於胸，蹙眉問道。

「金釵令主，好眼力！我就是丐帮長老錢有志！」發語的那人又哼聲道。

「錢長老，你剛才的話，似乎對我等有誤會？」杜秋寒小心的道。

「誤會？哼！」錢有志用力一拄打狗棒，話還沒說出口，臉色就已經漲成紫紅。

「錢長老，蒞臨此地，不知有何指教？」于飛虹突感事情有蹊蹺，不安的追問。

「錢某是向兩位道賀，送禮來的！」錢有志嘴上這說着，臉上却沒有祝福的笑容。

他面孔凝肅，突朝左首一人擺手命道：「將禮物交由金釵令主！」

「是！」

只見那名弟子雙手捧着一個圓圓的紅色大布包，走到于飛虹面前。

「姑娘，我替妳收下！」茶花突然閃身護擋在于飛虹身前，搶先接過了布包。

「請驗收！」錢有志冷聲道。

茶花立刻解開布包，一股血腥味立刻衝鼻而上，布包內原來是兩顆血淋淋的人頭。

于飛虹等人見狀，內心及表面上驚怒自是不在話下。

茶花低喝一聲，手中布包衝空一丈有許，一名弟子一個飛縱，半空中穩穩接住布包，再一個滾翻，穩穩落地。

看來雙方是較量上了，眾位丐帮弟子不約而同的逼進了一步。

「錢長老，今日是我們家小姐和杜公子的大喜日子，我等與你丐帮，並無半點仇隙，你存挑衅之心找上門來，還送了個如此大的『厚禮』，是何道理？丐帮好歹也是江湖上的明門正派，竟然如此的蠻橫無禮，不怕辱沒了丐帮的盛名嗎？」瑤華氣得柳眉倒豎，戟指罵道。

只見錢有志灰頭土臉的怔了一會兒，方才回過神來似的沉聲道：「小丫頭別嘴硬，待會兒老夫會叫妳心服口服！」

「錢長老，飛虹洗耳恭聽，你請說吧！」于飛虹朝瑤華作了個手勢，示意她將怒氣壓抑下來，然後朝錢有志正色道。

「好，金釵令主，妳看，這是什麼？」錢有志手一揚，突然由懷中掏出一支金釵來。

于飛虹內心一震，秀眉深鎖，腦子裏忙碌的轉動着，她漸漸明白了，有一項陰謀正席捲向她。

「昨晚敝帮中的兩位弟子，被人殺死在距此不遠的一處荒野，人頭齊落，屍首旁邊還留下一支金釵，式樣與于姑娘頭上的金釵一模一樣，分明是于姑娘所有……」

杜秋寒截斷道：「錢長老一口咬定貴帮的兩位弟子，是飛虹殺死的？」

「哼，就算不是于姑娘親自下手，也和于姑娘或一帮人脫不了關係！」

于飛虹嘆了口氣，和緩的道：「錢長老，請你仔細想想，這兩個人如果真是飛虹所殺，飛虹真會笨到這種地步，事後留下一支金釵，落人口實，予人把柄？」

「這……」錢長老凝思了一會兒，不可否認，于飛虹的話站得穩陣脚，他心目中火氣頓時澆熄了一大半。

瑤華乘機道：「金釵式樣可以仿造得維肖維妙，這件事分明有人惡意栽贓，破壞我家姑娘的名聲，錢長老，你千萬不要中了他人的奸計。」

錢有志雙眉緊鎖，沉吟着不語，一雙銳利的鷹眼却緊緊盯着于飛虹，似乎想從于飛虹臉上的神情，看出她是否在說謊。

杜秋寒朝錢有志拱拱手道：「在下可為于姑娘作証，昨晚我們五人一直待在這裡，準備張羅婚事，根本沒有離開一步，請錢長老三思。」

「我也可以為姑娘作証！」劉星拍着胸膛，大聲道。

「哼，你們兩個一個是于飛虹未來的丈夫，一個是她的手下，都是自己人，誰知道你們不是互相包庇袒護，做僞証！」幾位丐帮弟子不服氣的嗶聲道。

瑤華粉臉含怒，叱道：「昨晚你們之中有誰親眼看見，這兩個人是死在我家小姐的手下？」

丐帮弟子們面面相覷，「沒有」之回答聲此起彼落。

瑤華冷冷一笑，道：「既然沒有人在場親眼目睹，難道就只憑這支金釵，就可咬定我家姑娘的罪名！」

瑤華此話一出，丐帮諸人皆沉默下來，沒有反駁。

沉吟了一會，錢有志才開口，道：「本長老並不承認這位姑娘的話無理，可是物証俱在，獨缺人証，于姑娘仍不能洗脫罪嫌。」

于飛虹見錢有志的態度仍然强硬，無奈的嘆了口氣，沉聲道：「錢長老，我等費盡唇舌解釋，仍然不能使貴帮信服，但不知錢長老想如何解決？」

錢有志突然口氣軟化的道：「如果妳能確定的告訴我，栽贓的人是誰，我立刻率弟子離開這兒，找那人算賬，從此與姑娘無瓜葛；但姑娘如果無法告知我他們是誰，本長老只好將這筆賬算在姑娘的頭上，向姑娘找回公道了。」

「哼！我如果知道他是誰，早就先你一步找他算賬了！」于飛虹面有難色的冷哼道。

錢有志臉一下子拉得老長，喝問道：「妳是說妳根本不知道兇手是誰？」

「是的，他很神秘，他一直在暗中監視我們，扯我後腿，甚至傷害接近我的朋友，使我防不勝防……」

錢有志突地一揮手，截斷于飛虹接下去的話，低吼道：「于姑娘，我不想插手管妳的閒事，今天這件事，姑娘一定要還

我個公道！」

杜秋寒見于飛虹被錢有志逼得喘不過氣，心中感到萬分之心痛與不忍，他快速的輕拍一下于飛虹纖肩，表示全力的支持她。

于飛虹瞭解杜秋寒體貼的心意，轉臉拋給他一個會意而苦澀的微笑。

「錢長老，」杜秋寒瀟灑的一抱拳道：「你心目中明知于姑娘不是眞正的兇嫌，却一再逼她，這豈是一帮長老磊落的作爲？」

「廢話少說！」錢有志老羞成怒，臉紅脖子粗的叱罵道。

「錢長老，你莫非想動武？」瑤華面罩寒霜的道。

錢有志冷冷一笑，道：「錢某想見識見識金釵令主的武功。于姑娘，能讓本長老一飽眼福嗎？」

他話雖說得客氣，兩隻鷹眼却暴射出冷冷的寒光，殺機陡現。

「好，錢長老，我家姑娘還有要事待辦，我來陪你玩上幾招，免得誤了正事！」瑤華似是忍不住心中的氣，衝口不客氣的道。

「臭丫頭，好大的口氣！」

錢有志一旦動了火氣，風度修養立拋到九霄雲外，打狗棒乍吞疾吐，一時間棒影飛舞，却是亂中有序，分朝瑤華上、中、下盤橫掃過來，快捷如閃電驚雷。

「瑤華，小心了！」杜秋寒急聲警告叫道。

只見那瑤華一臉輕鬆的微笑，等棒影快要沾身時，突然飛身騰空，錢有志的棒子只掃起了一陣呼呼旋風，却落了個空。

瑤華她頭下脚上，俯衝而下，短寶劍乘棍子點空，錢有志來不及撤棍回招的當兒，還向木棍尾梢橫劈過去。

只聽得「鏗」的一聲，錢有志還來不及驚叫，一片薄如蟬翼的木梢，已自棍梢飛飄了下來。

錢有志頓覺持棍右手虎口痳痛，若非暗吸了口眞氣，木棍早已脫手，丟臉丟到家了。

錢有志倒抽口冷氣，面如死灰，一臉喪氣樣。

丐帮弟子個個面露驚訝之色，沒想到一帮長老，還不到一盞熱茶的時間，便敗在一個出道不久的小婢女手上。

「錢長老，如何？」瑤華的短寶劍入鞘，撇嘴問道。

錢有志簡直不敢看于飛虹一眼。

「錢長老，就憑你，還想誣蔑我家小姐！」瑤華冷聲嘲諷道。

「錢長老，貴幫也是受害者，我不想爲難你，你請吧！」于飛虹下逐客令道。

錢有志一張老臉正拉不下來時，突然「咻」的一聲，從半空中飛落一名丐帮的弟子，十萬火急的朝錢有志稟報道：「啓稟長老，總壇失火了，據查有人縱火，請長老回總壇處理善後！」

看這名弟子慌張的神色，不像在說謊，于飛虹不由得和杜秋寒對望了一眼，心想丐帮總壇的這場火，時間上來的未免太巧了些。

錢有志的老臉一下子垮了下來，他靦覥的朝于飛虹道：「在下告辭了，他日再候教！」

說着，朝衆弟子一擺手，霎時間，「咻！咻！」聲此起彼落，二十幾位丐帮弟子全部撤離。

「哼！雖然丐帮目前是屋漏偏逢連夜雨，但錢有志可逮着一個下台階的機會！」杜秋寒道。

瑤華的愁眉深鎖，半晌才道：「沒想他們會用借刀殺人的手法來對付我們，眞是太可怕了！」

「雖然他們夠狠，但是我們總算有驚無險的化解了！」于飛虹鬆了口氣的道。

瑤華道：「小姐，看來他已用强將懶龍、怒獅、閃電豹，逼上窮途末路的伎倆來對付妳？」

于飛虹冷冷一笑，道：「可惜我于飛虹並不是懶龍、怒獅、閃電豹，他的方法未必能奏效！」

于飛虹說着，美目中閃現着自信與聰慧的神采。

看着于飛虹此等氣定神閒，杜秋寒和瑤華彷彿吃下了一顆定心丸。

其實，于飛虹何嘗不害怕、不擔憂、不正視敵人刻意展出在她面前的强大實力？

爲了穩定軍心，于飛虹徹底發揮了她的大慧定力。

* * *

紅楓山莊，是一座白玉砌成的巨大宅院，氣象莊嚴宏偉，佔地約有百畝左右。

這個地方的特色，是宅院四周遍植了數百株楓樹。

一般說來，楓葉到秋天才會變紅，但是唯獨這裡的楓葉四季常紅，蔚成一種奇特的景觀。

紅楓掩映着白屋，給人清麗、典雅、華美的感覺。

行駛的篷車中——

「飛虹，妳爲什麼選定了紅楓山莊，做爲我們結婚的場地？」杜秋寒饒有興味的掉臉問緊挨身邊的于飛虹道。

于飛虹搖搖頭，道：「這是劉星和茶花替我出的主意。」

杜秋寒疑惑的道：「他們兩人的職責是保護你的安全，又不常說話，怎麼會向妳建議這些鎖事？」

「我也覺得奇怪，但是當他二人對我說出三個理由後，我已沒有異議。」

「哦，那三個理由？」

「第一，紅楓山莊的老主人是我爹的生死之交。」

杜秋寒沉吟的道：「既是生死之交，爲何當妳爹面臨壓力和危險時，他仍能安居紅楓山莊？」

「他已經去世多年了！」于飛虹不勝唏噓的道。

「原來如此，那麼另一個理由呢？」

「劉星和茶花跟在我爹身邊已有十多年了，據他們透露，我爹非常希望我的終身大事能在紅楓山莊中完成。」

「妳爹的心思眞讓人匪夷所思！」杜秋寒苦笑道。

于飛虹抿嘴一笑，道：「我也和你一樣，感到納悶，但是我想爹會有此想法，大概是懷念故友吧！」

「最後一個理由？」

于飛虹雙頰突然湧現醉人的紅暈，陶然而幸福的凝望着杜秋寒，吐氣如蘭的低語：「聽說紅楓山莊的特色是常年不變色的紅楓；『紅』代表吉祥、如意、光榮、顯達、喜慶……而不變色的紅楓，正象徵着源源不絕的愛和幸福，永保穩固的婚姻……」

于飛虹還未說完，杜秋寒已心痛的忍不住輕攬她入懷，在心中喟嘆一聲，思忖着：「『紅』不也代表血腥和暴力……」

披掛紅彩絲縧的馬車霍然停止，杜秋寒和于飛虹乍然分開來。

于飛虹傾身由車窗往外看去，氣勢巍峨的紅楓山莊矗立在眼前。

這時，爆竹聲霹靂叭啦響個不停，夾雜着熙攘人語。

「小姐，請入紅楓山莊，杜公子請穿上新郎倌禮服！」篷車前響起了瑤華的聲音。

于飛虹嗯了一聲，掉臉神色凝重的朝杜秋寒道：「密切注意，寶刀不要離身！」

「妳也要小心了！」杜秋寒握了一下于飛虹的手，鄭重囑咐道。

「你放心！」

話還沒說完，于飛虹閃身一晃，杜秋寒身邊已沒有人。

在觀禮的人看來，馬車內一點動靜也沒有。

瑤華朝劉星、茶花、六武士揮手示意，九人朝紅楓山莊走去。

距酉時還差三刻，紅楓山莊前的紅磚大院已聚集了不少賓客。

大門前，貼了不少喜幛、紅聯，這些佈置，顯然是紅楓山莊中的人已佈置好的。

但令瑤華感到奇怪的是，喜車已到達，但紅楓山莊的人竟沒有一個來迎接？

瑤華美目四下逡巡，初步覺得，賓客之中並沒有奇怪、可疑的人物，雖然他們大部份爲武林中人。

縱然如此，她仍然不敢有半點輕忽，暗注眞力於劍身，不惜犧牲性命，保護于飛虹。

一提眞氣，瑤華不覺柳眉緊皺，丹田力阻，胸口凝滯，莫非她的心病已到達膏肓的地步？

「各位，請入大廳，午時一到，準時觀禮開席。」瑤華忍住病痛，擠出一臉的笑容，朝賓客們拱手道。

大廳堂前，一對龍鳳喜燭，燃燒着熊熊喜焰。

席開二十桌，擺滿了珍饈美食，大魚大肉，盤子上還冒着騰騰熱氣。

「剛才廳內明明有人，怎麼這會兒全不見了？這些菜餚，分明是才擺上不久？」瑤華陡覺紅楓山莊，某些地方與無影門有些類似。

瑤華將劉星茶花拉到一邊，將心中的疑慮說出。

但見茶花臉色鎮定如常，聲調平板的岔開道：「酉時就要到了，我們去請姑娘出來拜堂吧！」

不多說一句話，茶花轉身就走。

茶花的神秘與言語上的有意迴避，使瑤華滿腹疑雲，柳眉深鎖。

賓客們的喧嚷聲，打斷了瑤華的沉思。

「他就是新郎倌杜秋寒？」

「好俊的人品，與金釵令主于飛虹倒是絕配！」

「能被金釵令主看上的，當然是千中挑一呀！」

杜秋寒不知何時已出現在瑤華的身後，他頭戴紗帽，身穿新郎倌紅禮服，顧盼自若，豐神絕世，俊逸非凡，但若仔細觀察，可發現他炯炯雙目中含着幾分的戒愼與緊張。

瑤華費了很大的氣力，才將癡迷、幽怨的目光，自杜秋寒的身上移開。

眼尾輕掃過，發現二十桌幾乎都已經坐滿了，賓客們寒暄、談笑，或品茗、磕瓜子，看來和一般婚禮狀況，並無差別。

杜秋寒和瑤華的感覺都是一樣，他眉宇間喜憂參半。

喜的是，如果一切順利，他和于飛虹便可如意結成夫妻。

而憂的是，神秘幕後人如果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，不出面阻止這樁親事，他和于飛虹就算能共效于飛之樂，恐怕于飛虹心中的隱憂未消，仍無法過安樂無憂的逍遙日子。

「各位，新娘子來了！」突然有人興奮的嚷道。

賓客們的喧嘩之聲突然消失了，鴉雀無聲，大家都瞪大了眼睛。

只見鳳冠霞帔，一身鮮艷紅袍，頭垂紅巾的新娘子，蓮步款款的由茶花攙扶着，由堂前左邊的一扇大門走了過來。

瑤華立刻迎了上去，攙着新娘子的左臂，就在這一碰觸間，瑤華的神色突然驚疑乍現，眼珠子滴溜溜的一轉，隨即臉色恢復了平靜。

新娘子粉臉低垂，一直走到杜秋寒的面前才停步。

等兩位新人都站定堂前，一位司儀模樣的人扯着喉嚨喊着：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……

兩位新人行禮如儀。

司儀繼續唸着：夫妻交拜，送入洞房！

「慢着！」話聲稍落，瑤華突然皺眉大聲阻止道。

大家都以不安、疑惑、揣測、怪罪的眼神，注視着瑤華。

杜秋寒的神情更是驚疑與不解，他也盯着瑤華看，想從她臉上獲得一些訊息。

瑤華向杜秋寒眨眼示意，杜秋寒吸了口氣。

「這位姑娘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請不要躭誤新人的寶貴時刻！」司儀怒視着瑤華，沉聲道。

瑤華毫不畏懼大家集中在她身上的異樣眼光，微微一笑，朝大家拱手道：「各位，我是金釵令主的貼身女婢譚瑤華——」

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想必各位不遠千里而來，觀賞這場婚禮，並不全爲了大喝大吃一頓吧？」

說着，以銳利慧黠的眼神逡巡着每一位賓客，幾乎有半數以上的人與瑤華的眼神碰觸後，立刻低下頭來，或是慌亂的移轉視線。

瑤華在心中冷笑一聲。

「各位一定很想藉此機會瞻仰金釵令主的風采仙姿……杜公子，你介意小姐和大家見個面嗎？」瑤華目光注視着杜秋寒問道，她的眉眼間傳達着緊張與渴盼的訊息。

杜秋寒眉頭微微一皺，立刻點頭道：

「既然各位有此盛情，杜某不忍拂逆……」

說着，從茶花手上接過挑巾棒子。

瑤華的眼神，一直沒離開于飛虹的身上。

紅巾慢慢的被揭開了來，于飛虹那張美麗絕倫的臉，含情脈脈的注視着新郎倌杜秋寒，杜秋寒帶着莫名其妙，疑惑怪罪的眼神，掠掃過瑤華一眼。

瑤華一雙柳眉深鎖，于飛虹忽然轉向瑤華，投給她一個感激而嬌媚萬分的微笑。

瑤華臉上的驚疑倏地消失，朝于飛虹微笑道：「小姐，妳可否藉這個機會，向大家說幾句話？」

此話一出，于飛虹的眉頭忽然飛快一蹙，雖然只那麼一下子，細心的瑤華也看得出。

朱唇輕啓，半天不自在的才吐出一句話：「各位——」

聲音不對，瑤華雙耳一動，柳眉倒豎，粉面含怒，叱道：「妳根本不是小姐，你們把小姐怎麼樣了？」

嬌叱聲中，短劍已削向假于飛虹的纖肩。

假于飛虹倒抽一口涼氣，匆忙的一個閃身，險險躲過這淩厲的一擊，但鳳冠已摔在地上。

她探手懷內中抽出一把匕首，斜飛向前，咬牙向瑤華直刺過去。

瑤華面不改色，向右側一閃。

此時，錯愕片刻的杜秋寒、劉星、茶花已然回過神，躍身過來，欲帮助瑤華。

「我沒事，你們小心後面！」瑤華一掌劈退假于飛虹，同時匆促警告道。

杜秋寒、茶花、劉星聞言匆忙向後一望，只見觀禮的賓客個個拔刀抽劍，虎視眈眈，意圖不軌。

他們三人交換了一個驚訝的眼色。

杜秋寒沉聲道：「各位難道也受了他們的利用？」

話還沒說完，只見一個虬髯大漢，怪吼一聲，騰空一縱，刀風霍霍，向杜秋寒上盤狠狠掃來。

那六名波斯武士見杜秋寒遭到了攻擊，怒吼一聲，由大廳門口衝將過來。

這時，其他的賓客面面相覷，怔了一會兒，才在剛才那位「司儀」的鼓噪與監視下，加入了戰圈。

一場熱熱鬧鬧的婚禮，竟變成兵戎相見的場面。

杜秋寒、劉星和茶花，各自施展不歸谷的絕學，從容應付，綽綽有餘。

因爲他們知道這些圍殺的武林人士，也是受人脅迫利用的可憐蟲，因此下手極有分寸，只傷而不殺。

但箭聲颼颼，也有不少的人死傷在波斯武士的箭弦下。

「說！小姐在那裡？」短劍逼點在假于飛虹的喉前，瑤華厲聲喝道。

「姑娘，我佩服妳過人的聰明才智！」假新娘空洞的眼神，無奈而絕望的凝望着瑤華，苦苦一笑道。

想必她是受人利用，情非得已，瑤華內心的惻隱與不忍油然而生，她嘆了口氣，口氣轉爲柔軟的道：「只要妳跟我合作，我便放了妳！」

假新娘淒楚一笑，吃力的搖搖頭，突然臉色慘白悶哼一聲，砰的摔倒在地，嘴角正滲出縷縷鮮血，業已芳魂歸天。

「咬舌自盡！」瑤華驚呼出聲，頓時花容失色。

＊　＊　＊

于飛虹是在一陣低切、和緩、纏綿的瑟聲中悠悠醒轉。

于飛虹是昏迷了，但是當她醒轉時，却感到通體舒暢，神情氣爽，也許是身體下的那張水晶牀的神妙功用吧！

她的心神融入了時而低切，時而清揚的瑟聲中，却忘了去凝思，去懷疑，她怎麼會在這兒？鼓瑟的人是誰？她和杜秋寒的婚禮呢？這是怎麼一回事？

瑟聲嘎然停止，一下子把于飛虹拉回現實，她猛然一個鯉魚打挺，從水晶牀上一躍而起，皺眉凝神往四下一望，想找鼓瑟聲的來處。

只是這是一間設備俱全，豪華寬敞的宅子，于飛虹往半啓的窗子看過去，窗外紅楓繚繞，想必此地與紅楓山莊相隔不遠，甚至它可能是紅楓山莊的一部分。

于飛虹心中驚疑萬分，連連後退了幾步，一個轉身，美目掃處，赫然發現透明的屏風後映現出一個負手而立的頎長身影。

「你……是誰，你一定是鼓瑟的人吧？」于飛虹勉强壓抑衝動、驚疑、迫切的心情，小心的問道。

身影仍然佇立不動，半晌才道：「在下是誰，于姑娘應該可由瑟聲聽出，于姑娘如此健忘，可讓在下哭笑不得了！」

此話一出，于飛虹不由得倒抽口冷氣，聽這人的聲音，他明明是在西湖水榭，和南宮慕白琴瑟和鳴，並請她品評「乘龍圖」的書生趙子平。

「你是趙子平！趙先生！」于飛虹臉上的神情瞬息萬變，沈吟着道。

「哈哈」朗笑聲中，趙子平而由屏風後面緩緩走了出來。

「于姑娘，久違了！」趙子平神態瀟洒的朝于飛虹拱手爲禮道。

「趙先生，好久不見……」于飛虹含笑回禮，道：「飛虹感到奇怪，這兒不是西湖竹榭，怎麼會在這兒遇見你？尤其是在我大喜之日？」

對於于飛虹的單刀直入，趙子平毫不以爲意的哈哈一笑，道：「趙某是慕白賢弟的知交，而慕白賢弟又是于姑娘的閨中密友，于姑娘雖然沒有發帖給在下，但於情於理，趙某聞風理應趕來祝賀，但當趙某一見新郎倌時，便爲姑娘叫屈……」

此話一出，于飛虹立刻有了戒心，她冷冷一笑，語氣故作和緩的道：「趙先生學問深博，想必是思慮也頗周全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

「于姑娘請坐！」趙子平突然是朝水晶牀旁的水晶椅一指，道。

于飛虹沈吟了一會，默默不語，款款坐下。

趙子平氣定神閒的一撩衣襬，也在于飛虹對面一張水晶椅上坐下。

「先生請說。」于飛虹不動聲息，注視着趙子平。

趙子平淺淺一笑，道：「那杜秋寒的長相雖然出衆，子平自忖不及他的一半，但子平對相術有涉獵，依命理來看，他剋於妳，你們若結合，日後必遭不測之禍。」

「哦？何種不測之禍？」于飛虹蛾眉挑得高高的，好笑的問。

「子平無意强迫姑娘相信，但既云爲不測，自是天機不可洩露也！」趙子平一搖手中摺扇，擺頭晃腦，神秘兮兮的吟哦道。

于飛虹嘆了口氣，强迫自己儘量將語調放和緩自然一些，道：「所以你請我到這裡來，爲了阻止我和杜秋寒的婚事？」那個「請」字，還是說得十分鏗鏘有力。

趙子平仍然沈穩的道：「于姑娘請勿動怒，在下只是碰巧，看見姑娘昏倒在地，所以才好心請姑娘到此房中安憩，並爲姑娘彈奏一曲子平的新作，此外並無惡意。」

于飛虹仔細凝聽趙子平的說詞，覺得疑雲滿腹。

她在繡房中換嫁衣時，並無別人在場，趙子平怎說是碰巧看見？

而且她是一時疏忽，被人點倒在地的，在此之前，她的身體並無足以昏倒的不適徵兆。

沈吟了一會，于飛虹抬起眼，正巧與趙子平的烱烱雙眸接觸。

趙子平細白斯文的臉上神色依舊平和，嘴角牽起的微笑依然優雅，一點也看不出有什麼異樣或跡象。

「趙先生，如果我仍想走出這間房子，趕到紅楓山莊補行婚禮呢？」于飛虹微微一笑，却是一臉凝重，觀察趙子平的神情道。

「可惜呀！可惜！」趙子平手中的摺扇突然往腿上重重的一拍，哀嘆了一聲，然後站起身來。

「于姑娘如果堅持不聽子平的苦勸，子平也無可奈何了！不過子平眞爲姑娘的紅顏薄命感到惋惜萬分！」

「事情眞有那麼嚴重嗎？」于飛虹也站了起來，走近趙子平一步，問道。

「姑娘不相信？」

于飛虹微笑的搖搖頭，一字一句的慢聲說道：「聽先生說得如此篤定，莫非這一切都穩穩操在先生的手中，所以先生能夠預卜？」

此話一出，趙子平突然臉色瞬息一變，急忙道：「于姑娘，在下那能有此神能？在下剛才說過，在下只不過是略通神術，信口直斷罷了！」

說着，優雅的背過身去。

白影一晃，于飛虹突然閃身在趙子平的面前，冷聲道：「先生，你到底是神秘幕後人的什麼人？」

趙子平脚底一晃，連連後退了幾步，吃驚的道：「于姑娘，妳在說些什麼？在下實在聽不懂，在下只不過略盡朋友道義而已！」

看看趙子平那副無辜與軟弱的神態，于飛虹不由沖淡了心中的懷疑，奇怪萬分的道：「我和杜秋寒的婚事，是我們兩人之間的私事，道理上，別人不會出手阻止、出面干預，除了神秘幕後人！」

「姑娘，妳千萬不能懷疑在下跟什麼神秘幕後人扯上關係，否則在下眞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！」趙子平懊惱的朝于飛虹拱手道。

于飛虹半信半疑的凝視趙子平一眼，才道：「飛虹在此謝過趙先生的關心，我並不怕日後有什麼橫禍發生，請先生放飛虹出去，好嗎？」

趙子平朗聲道：「姑娘既然有此担當，在下也不願强人所難，姑娘的一切行動悉聽尊便，在下不便有所干預，不過在下近日又譜了首新曲，想請姑娘指教，可否躭誤姑娘一點時間？」

于飛虹看了看窗外的天色，已將近酉時末，心中在想，杜秋寒和瑤華他們找不到她，一定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。

想到這兒，于飛虹正想開口婉拒趙子平的好意，詎料趙子平已隱身在屏風後面，一刹那，悠揚急促的瑟聲如翻江大浪般，一波波的湧向于飛虹的兩耳。

于飛虹不得已凝神締聽，直覺此調和趙子平以往的作品，在節奏、曲調指法上大相逕庭，少低緩清揚，多奔騰洶湧，瑟聲一波强過一波，一波急過一波，迴盪空間，聲達四野。

才不過半盞茶的工夫，于飛虹突然覺得腦內如被重物撞擊一般，嗡嗡作响，目眩神迷……

于飛虹步履踉蹌的往前仆倒在水晶牀上，昏昏欲睡的腦內一個想法如電光如火般急閃而過：「魔音移魂……」

正想提氣護身時，瑟聲突然「錚」然停住，于飛虹嚶嚀一聲，神志已然恢復七、八分。

「是誰打擾我和于姑娘的雅興！」只聽趙子平佛然不脫的道。

于飛虹正想起身質問趙子平時，忽然聽到一聲沙啞低沈的聲音響起：「是老夫！」

于飛虹匆忙躍身而起，心想：「是這個說話的人救了我？」

舉目四下一望，只聞聲音，不見人影。

趙子平倒還沈得住氣，緩緩推開斷了一根弦的瑟，從容自在的站起身來，穩身不動。

于飛虹芙蓉面上驚愕交加，立定於屏風前，冷聲道：「先生那曲『魔音移魂』的火候眞到家，讓飛虹『神魂顚倒』！」

「哈哈哈！」趙子平突然歇斯底里的仰天長笑。

于飛虹陡地厲聲低喝道：「趙子平，如果我猜測的不錯，你就是一路追殺我的神秘幕後人？」

趙子平的笑聲戛然而止。

「無影門二小姐于飛虹，妳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差點上了這老小子的當了！」那聲音又冷冷的道。

于飛虹暗忖：這聲音好熟，好像在那

兒聽過?

「于二小姐，他就是玉書生，是妳的仇人，也是追殺我萬事通全家的仇人!」那聲音又道。

「萬事通?他沒有死?九轉神功已使他枯經復健，可以行動?」一連串的問題，在于飛虹的腦海中相繼閃現，于飛虹還來不及細想，咬牙低喝一聲，一口眞氣運轉於胸腹之間，輕易的飛越五尺多高的屏風，不由分說，一掌劈向趙子平。

趙子平一邊匆忙而笨拙的躲避，一邊否認道：「于姑娘，妳千萬不可聽信他人的讒言，他說的話如果是眞的，爲何不敢現身相見?」

于飛虹聞言，攻勢霍然緩和下來，費解的瞪視着狠狽不堪的趙子平。

「他會是神秘幕後人嗎?」如果是，爲什麼他只沒命的閃躲，而不順勢攻擊?如果不是，他又爲什麼要用『魔音移魂』來對付我，並阻止我和秋寒成親?」

「二小姐，別再猶疑猜疑了，我萬事通是到該現身的時候了!」

話聲甫落，半啓的窗戶突然捲進了力道萬鈞的一道狂風，將屏風掀起了丈多高，然後重摔落地。

趙子平衣褲飄揚，臉上依然平靜。

旋風落定，只見一個只剩半截身體的枯瘦老人，凌虛飄浮於半空，冷冷的注視趙子平。

「果然是萬事通老前輩!」于飛虹走近萬事通幾步，抬首訝異的招呼道。

「二小姐，妳的朋友要見妳!」

萬事通話音剛落，「咻咻咻」!

突然由窗外飛掠十條人影，是杜秋寒、瑤華、劉星、茶花，以及六位波斯大力士。

這時，趙子平的臉色倏變，黑色的眼珠子顏色變得更深。

「你們怎麼找到這兒的?」于飛虹興奮的道。

萬事通答道：「我萬事通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曉，他們跟着我，當然能夠找到了妳。」

杜秋寒、瑤華驚疑的目光，帶着幾分恍然大悟，注視着趙子平。

「這位老人家，在下不認識您，您爲何要寃枉在下呢?」趙子平一副含寃莫白的模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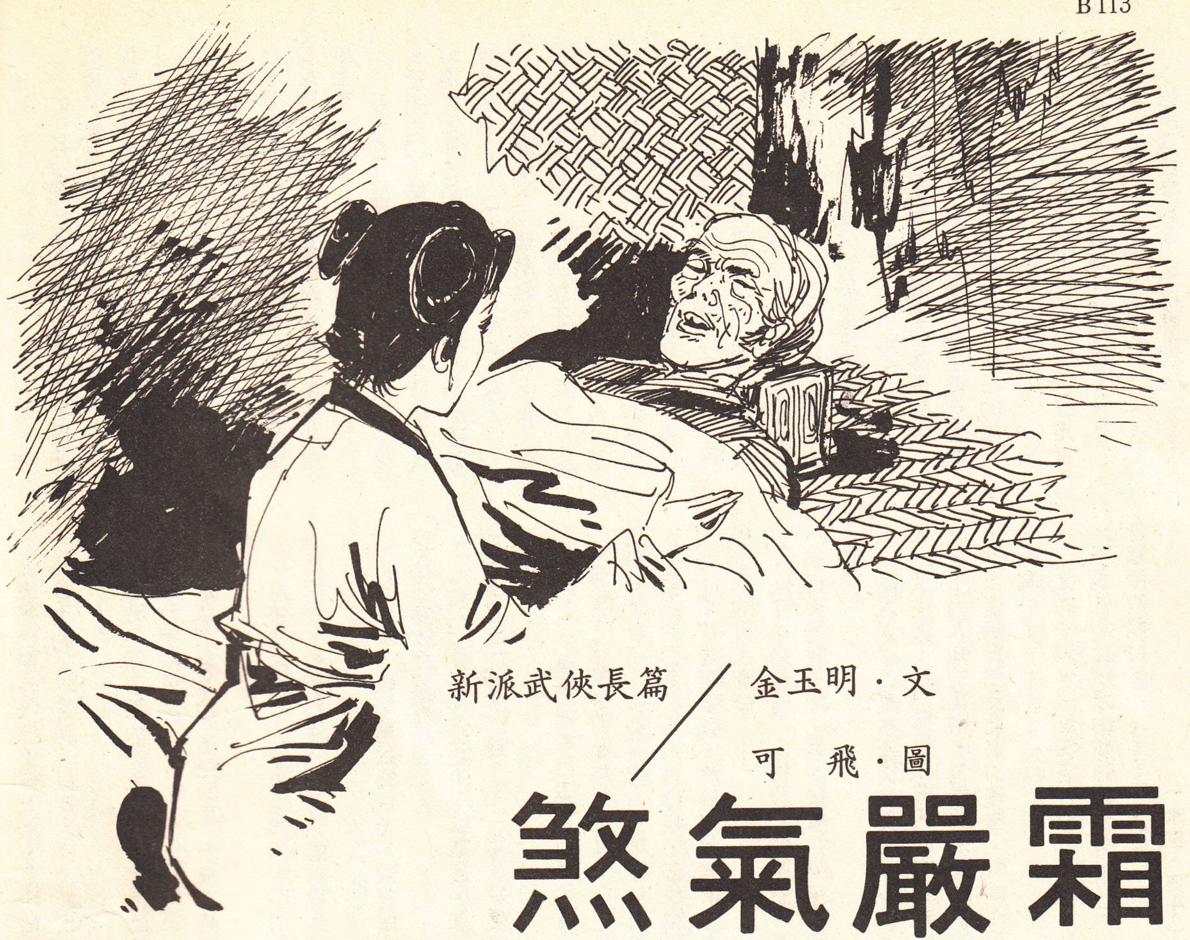
「哼!」萬事通臉色鐵青的怒斥道：「玉書生，我萬事通雖然行年九十有一，但仍耳聰目明，神智清醒，當年你利用黑、白兩道的力量，共同對付我，害我雙腿被殘；幸好老天憐我，終於讓我萬事通查出了你的眞正身份——」

趙子平哼聲道：「我乃一介無名書生，爲何要追殺於你，老前輩莫非眼花看錯人了?」

「哈哈哈!」萬事通突然失聲大笑，半天方歇止道：「因爲我知道關於你玉書生許多不爲人知的秘密，包括其中最重要的，你爲害無影門及杜家的秘密，所以你要殺人滅口!」

此話一出，語驚四座，面對同一仇人，于飛虹和杜秋寒的雙眸都要噴出火來，身軀微微顫抖。

（未完·四十）



新派武俠長篇／金玉明・文

可飛・圖

煞氣嚴霜

身世可憐飄零燕　血海深仇待清算

苦雨淒風，梧桐葉落！

秋愁緊壓着人們的心頭。

一間敗屋，窗紙早已殘破，每個屋角，都叭叭的滴着水珠，水珠由深黑變作深灰，深灰漸漸淺淡。

再由淺淡變作晶瑩時，雨已下了一夜又一天了。

一張板床，擺放在屋子正中。

難怪，整間敗屋裏，祇有這一塊地方不漏。

板床上，鋪的是稻草，薄薄的一層。

稻草上，躺卧着一個人！

頭枕着半塊紅磚，身上蓋着兩張蔴袋，在呻吟着。

床前用碎磚堆叠而成的怪小桌上，有一盞燈，燈焰小得像顆黃豆，射放着紅裏帶黃的微光！

這點微弱燈火，却能映出床上這人的模樣，看一眼，怕煞人，皮包骨，骨扎心，心口半天半天才跳動一下！

雪白蓬亂的頭髮，祇剩下幾小堆，乾枯枯的沒有一絲油亮，乾癟的臉上，橫豎都是久經風霜而留下的皺紋。

兩隻眼，泛着霧般的白茫色，深深的嵌在凸出的眼眶裏，臉上不見一絲血色，雙唇似枯乾了的桃皮！

是活人，鼻子在一搧搧的顫動，但已離死期不遠。

碎紅磚疊成的怪小桌前，板床旁邊，另有一只小而破舊的木箱子，箱子沒有底，側立着，當成了坐位！

箱中空無一物，箱上却坐了一個人！

這人紅紅的臉，紅腫的眼，兩條小辮子垂在雙肩，彎而長秀的眉毛，閃灼間亮如曙星般的眼睛，很夠美。

一身藍布衣，顏色變成了灰白，一雙布鞋，却還挺新，十三四歲的年紀，和床上的老婆婆，形成强烈的對比！

突然，板床發出了吱吱怪叫，老婆婆想要翻個身，但她已然無力，祇能抖得床板吱吱作響，却轉不過身來！

小女孩立刻站起，悲聲而低沉的喊着娘，一滴滴的眼淚，順着腮頰滾流下來，落在襟前。

老婆婆喘了幾口氣，擠出了蚊哼般的聲音，道：「嚴……嚴霜，扶……扶……扶我……我起來。」

小女孩名字叫「嚴霜」，很有性格的兩個字，但却似是象徵着，自生來就要歷盡困厄，今後或有更多的惡難！

嚴霜聲調悲澀，忍泣說道：「娘別起來嘛，女兒幫妳轉轉身子。」

老婆婆掙扎着說道：「不！起……來，我一定……一定……一定要起……起來！」

嚴霜無奈，忍着淚，答應着，用力而小心的，慢慢扶着老婆婆坐起，老婆婆本來堆集在兩腮的空皺臉皮，這時突然都垂到了腮下，更顯得不成人形，令人害怕不已！

嚴霜在扶起老婆婆之後，人却緩緩坐到了老婆婆的背後，使老婆婆那祇剩了骨架的後背，靠在她的軟胸上。

那知老婆婆却用枯乾的雙手，緊抱

着雙膝，道：「不！妳……妳坐過來，我……我要看……看妳，有……有很要……要緊的話，告訴妳聽！」

嚴霜悲聲道：「娘，什麼也沒有妳好好的養病要緊，待妳好了……」

老婆婆這次竟能接上話，道：「不！我要現在說！」

嚴霜沒有辦法，用手扶着老婆婆，挪身轉到老婆婆前面，用腳慢慢地把那空箱子勾近，坐上，手仍然沒有鬆。

老婆婆直瞪着嚴霜，半晌，早已乾枯的淚水，此時竟然煞是作怪，如湧泉般滾滾而下，無法止住！

嚴霜抖着雙手，悲聲哭喊道：「娘，娘別哭，別哭嘛！」

老婆婆竟能抬起手來，用衣袖擦了擦眼淚，那早已無神的眼睛，如今也怪道的閃出了光輝！

枯乾的手，撫摸在嚴霜的臉上，粗糙皺皮，像是把銼刀，但是嚴霜却覺得溫暖和舒適。

老婆婆抽回手去，笑了，儘管難看，却很親切！

老婆婆顫抖的把衣角抽出來，道：「遞給我剪刀！」

聲調雖小，但却連成了句，嚴霜高興的笑了，她娘得病半個月了，一天不如一天，今天竟然好轉，她當然高興。

在窗台上找到剪刀，遞給了老婆婆，她母女身無分文，住的是店，偶然有幾樣零星物件，都放在窗台上面！

老婆婆接過剪刀，費力的剪開了衣角，從裏面取出一張疊成小方塊的紙，顫巍巍的遞給嚴霜道：「妳打開來，唸給我聽！」

嚴霜楞着，心中在想：「多奇怪，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娘，竟不知她老人家在衣角裏藏着東西，難怪這件衣服她永不換，也不洗！」

想着，手却已經接過了那個紙方塊，小心的打開。

是張素箋，上面有字，墨跡早已變成了黃色，紙也破碎不堪，所幸並無缺短，因此還看得清楚！

上面的字，非常簡單，寫的是——

「梅氏一家，今晚皆遭橫死，梅莊已成灰燼，此間，瞬即亦將不保，速攜孤女，越西牆而出，牆外有馬，乘之走竹林內之小徑，則可活命，自此莫言姓氏，遠逃異鄉，余父子捨命留柬，不能久待，切切即行，勿誤勿遲！」

老婆婆聽嚴霜唸完，頷首道：「對！一個字也沒錯，妳收好它！」

嚴霜奇怪的問道：「娘，這是封什麼信，誰寫給誰的？」

老婆婆此時的精神，出奇的煥發，道：「是兩位行俠仗義人間的父子給我的！」

嚴霜一楞道：「咱們不姓梅……」

老婆婆不容嚴霜再問下去，接口道：「別多問，聽我說，這張紙柬萬不能丟，保存好，妳今年十四歲了，到妳十八歲的時候，去替我辦點事情……」

嚴霜道：「是什麼要緊的事，娘不能和女兒一起去？」

老婆婆道：「妳祇須聽話，不許多問，娘沒有很多時間了！」

嚴霜似乎已經預感到有不幸的事發生，但她年紀還小，親眼看到母親突然好了起來，夢想不到會變生不測。

於是有些惘然的點了點頭，表示聽話。

老婆婆一笑道：「妳心裏記好，四川有座峨嵋山，山上有座『清音庵』，是在黑、白二水會集的『雙橋』旁邊！

「庵主『靜音』，存着我一點東西，要憑我現在頭上這支『碧玉釵』去取，如今妳好好收藏這支釵。」說着，老婆婆拔出釵來，遞給嚴霜。

嚴霜想要開口詢問，却又忍住了！接過玉釵，很小心的放入貼身的衣袋中。

老婆婆含着帶淚的微笑，又道：「嚴霜，妳可有忘記，我帶妳天涯奔波是爲了什麼？」

嚴霜道：「女兒沒忘。」

老婆婆道：「是爲什麼？」

嚴霜道：「爲了找天下武技最高最高的高手！」

老婆婆道：「對！找這樣的一位高手，幹什麼？」

嚴霜道：「報血海深仇！」

老婆婆雙眉一陣顫抖，道：「誰說的？」

嚴霜急忙道：「女兒說錯了，是跟着這個人苦學武功！」

老婆婆道：「對，學成了才是去報血海深仇，別忘了！」

嚴霜道：「娘放心，女兒忘不了的，不過……」

老婆婆道：「不過什麼？」

嚴霜道：「娘還沒有告訴過女兒，仇家是誰，怎麼結的仇……」

老婆婆長長的喘了口氣，道：「詳情都在『清風庵』娘所留的東西裏面，那是一隻小鐵匣，匣中有一本小冊子，上面記載得很清楚，十八歲那年，妳就可以知道了！」

嚴霜道：「爲什麼要等到十八歲？」

老婆婆道：「小本子裏面也有，等到那時候妳自己去看吧！」

嚴霜道：「四川很遠吧？」

老婆婆苦笑一聲，道：「不近，此地是蘇州，到四川至少要走上兩個月，妳曾去過，只因當時年紀太小記不得了！」

嚴霜却毫不在意的說道：「這些年來，女兒跟着娘那裏沒去過，遠算得了什麼，祇要娘把病養好了，再遠咱們也能去！」

老婆婆淒涼的一笑道：「傻孩子，妳難道還沒有聽出娘的用意來？」

嚴霜竟然很沉靜的說道：「女兒知道，娘是要囑咐我一個人去！」

老婆婆道：「可知道爲什麼？」

嚴霜道：「娘是怕病好不了！」

老婆婆喟嘆一聲道：「不是怕，而是實在好不了啦！」

嚴霜搖搖頭道：「好得了，妳現在就很好！」

老婆婆也搖搖頭道：「妳還小，不會懂的，這是『迴光反照』，娘沒有很多時間再陪妳了，所以不能多講廢話！」說到

這裏，老婆婆喘了幾口氣，接着又道：「好孩子，背誦一次我叫妳永記別忘的那些名字。」

嚴霜不加思索的，立刻唸道：「梅冬青、韓悠雲……」

老婆婆立刻接口道：「這兩位是咱們的什麼人？」

嚴霜道：「恩人，恩重如山！」

老婆婆欣慰的點點頭，道：「再唸另外幾個人名！」

嚴霜道：「一葦丈人邊渡、紅葉公主杜可卿、窮神寇申、冷君子巴震川、公孫二娘、天弓神箭井射天！」

老婆婆含笑道：「好乖的女兒，一個也沒忘，這是什麼人？」

嚴霜道：「是我們找了十幾年，沒有找到的武林頂尖兒的高手！」

老婆婆道：「找到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之後，要怎麼樣？」

嚴霜道：「願受人間至苦，拜之為師習武！」

老婆婆嗯了一聲，道：「還有兩個人呢？」

嚴霜道：「一位人稱『快活仙婆』，一位叫作『糊塗和尚』，這兩位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奇人。」

老婆婆突然喟吁一聲，道：「但願上天開眼，叫妳遇上其中的一位！」話鋒一頓，接着說道：「娘再囑咐妳一遍，十八歲以前，若能拜得前面六位高手中任何一位為師，仍可苦心習藝。藝成之後，再去『清音庵』取回娘所存的東西，若在已滿十八歲時，仍未習武，嚴霜……」

老婆婆說到這裏，突然有些氣力不繼，被迫停口！

嚴霜霍地站起，心中惶急，雙手却十分輕靈的，慢慢拍着老婆婆的後心，老婆婆喘息片刻，止住嚴霜道：「時間不多了，聽娘說下去，十八歲時，若尚未習武，除非緣至能遇上後面那兩位之外，是無法報仇了！既已無法復仇，則當妳取得娘所存之物後，千萬記住，要明哲保身，但却一定要出嫁，嫁個對妳好的丈夫，也算盡了孝！聽清楚，一定要嫁個對妳好的丈夫，婚後若生二子，次子要姓我們的姓，然後妳帶着他，再去遍訪高人！這樣，遲遲早早，會蒙上天垂憐，像古老傳說中的『愚公移山』一樣，總有一天能報得這血海深仇！」

嚴霜一邊點頭答應着，一邊却道：「那時候，女兒怕不已經很老了？」

老婆婆道：「也許！」

嚴霜道：「仇家們豈不早都死了？」

老婆婆竟然獰笑一聲，道：「不要緊，他們雖然死了，可是還有他們的子孫！」

嚴霜似是聽不懂這句話的含意，道：「他們的子孫？」

老婆婆道：「嗯！他們的子孫。妳應該知道，父債子還，像我們一樣，為什麼不能過一天好日子，娘又為什麼要埋骨異鄉？祇要妳不忘記娘和妳這幾十年來所受的苦，到時候妳就會懂得娘為什麼要妳不管等上多久……」

老婆婆突然不能出聲，張着乾癟的大嘴，一顫一抖的顫抖不停，嚴霜趕緊遞上杯水，老婆婆喝了水才吐出了喉裏的濃痰。

喘息幾下，接着說道：「不管等上多久，等上幾代，祇要子賢孫孝，都必須誓報此仇，而且復仇存不得仁厚之心，必須斬草除根！嚴霜，聽明白，緊緊的記在心裏，要斬草除根，一個不留，老至七老八十，小到尚在懷抱，都不能留！」

嚴霜冷着臉，點着頭，腦海中深深印入了這幾句話！

老婆婆喘着氣，半晌又道：「這家店雖然勢利，總算還沒有趕我們母女出去，但當娘兩眼閉上之後，他們却不會再收留妳的！娘那根粗拐杖，扶手一端，能夠打開，裏面還有不少值錢的東西，娘死之後，妳拿着拐杖就走……」話沒說完，嚴霜三步兩步已把放置在牆角的拐杖抓起來，跑回老婆婆的身前，並正要設法打開杖端。

老婆婆突然厲聲道：「放下！給我放下！」

嚴霜從沒有受過母親的叱斥，不由楞怔怔的呆在一旁，抬頭怯懼的看着老婆婆，沒敢開口！

老婆婆突然流下淚來，道：「我的乖女兒，過來，把拐杖也拿過來！」

嚴霜強壓着要流出來的眼淚，遵命趨前。

老婆婆道：「打開它！」

嚴霜似乎不由自主的，旋開了那粗大的拐杖扶手。

扶手中空，裏面金光閃閃，耀眼生花！

老婆婆道：「倒出來！」

嚴霜把扶手內的東西，傾在老婆婆懷中，那是十幾顆珍珠，一捲赤金葉子，三五個小金錠！

嚴霜壓在心頭的話和悲苦，再也無法克制，開口道：「娘妳真怪，有這麼多值錢的東西，妳不用，病了也不找郎中看，却吃人家的剩飯菜，有一頓沒一頓的……」

老婆婆擺擺手，道：「再放好它！」

嚴霜道：「不，女兒要給妳請郎中去！」

說着，轉身就往外走，步履極快！

老婆婆却再次厲聲道：「回來，妳要是走出這間屋子，娘就一頭碰死！」

嚴霜倏地止步，她傻了，驀地奔跑回來，緊抱着老婆婆，珠淚如斷線的珍珠串落，悲哭着問道：「娘，妳這是為什麼？為什麼？」

老婆婆顫抖着身軀，道：「好孩子，妳靜下來聽娘說。」

嚴霜道：「我不要聽，不要聽，我要去請郎中給娘治病！」

老婆婆淒然一笑，道：「孩子，這些不是娘的東西！」

嚴霜一驚，道：「啊！那……那這是……」

老婆婆道：「先放回去，這東西能召大禍，快！快！」

「大禍」這兩個字，說怕了嚴霜，她果然十分聽話的把東西又放回扶手中，並將拐杖裝好。

老婆婆伸手牽着嚴霜，道：「娘的病，是心疾，血枯已難救治，否則娘怎會捨得丟下妳一個人呢？要能治好，娘早治了！這些錢，都是爲報仇而備的，現在妄動一個子兒，將來就少一分希望，所以娘沒動，現在也要勸妳今後別動。當妳看過我留在『清音庵』的記事本子後，這筆錢要怎麼用都可以隨妳，如今却是一分一厘都不准動它！」

嚴霜沒有接話，老婆婆又道：「娘若死了，店家就算不管，也自會有人埋葬，妳只要立上個碑，他年能把我的屍骨移回家鄉，就是孝女！要緊的是娘死之後，妳一個弱小女孩子，難免受人欺凌，因此妳要學着遇事忍耐，多用腦，少開口！妳很聰明，怎樣去找那幾位武林高人，娘不用多囑咐了，若實在找不到，那是命，不能强求。妳記住，和氣待人能長久，遇上年紀大的，要叫叔叔嬸嬸伯伯姑姑，年紀比妳小的，也要喊的好聽一點！天可憐妳本有多美麗的一個家，如今竟落得孤遺世上，東西飄零，我……我……我怎對得住妳那爹……」

言猶未盡，老婆婆却突然中止了話鋒！

驀地，老婆婆神色慘變，全身顫抖不停，這可嚇壞了嚴霜，一面在老婆婆胸口撫擦着，一面喊叫着：「娘！娘！娘！」

老婆婆突然獰哼出聲，有如厲鬼般吼道：「告訴你們，我們生生世世，也忘不了這血海深仇，老天你沒有眼，你瞎了眼睛，你……」

嚴霜急了，雙手緊握着老婆婆的肩頭，搖着道：「娘！是我，是嚴霜，娘！是我，妳的女兒……」

老婆婆在嚴霜一頓猛搖下，又清醒了過來，淒涼的掀掀乾了的嘴唇，是想笑，但却變成了哭！

她拉着嚴霜的手，低沉而無力的說道：「別恨娘，娘先去了，千萬別忘了娘所囑咐的話，千萬別忘，千萬別忘，娘雖死無恨！」

嚴霜哭喊道：「我不要妳死，不要妳死，我要娘活，娘活嘛！」

這聲音，已衝破了靜空，傳到了街心，巷口！

當然，這家店房中的住客和店家，也全被喊醒！

她母女本來住在前面單間，但在半個多月前，因沒錢付房租，老的又病卧難行，乃被移到了這間柴房。

店家還算不錯，不收錢，但也不供飲食，講得明白，老的病稍好一點，就得搬走，不得停留！

也講過，老的萬一到了不能救治的地步，在還有最後一口氣的時候，也得搬出店去，店裏不能停放死人！

如今更深人靜，後柴房突然傳出悲號哭喊之聲，住客雖被吵醒，但出門在外的人，總能體諒個中的痛苦。

店家却不然了，一聽這個聲音，就知道大事不好了，所幸早幾天就接治妥當，善堂答應了存屍及掩葬。因之店中賬房和四個伙計，很快的就到了柴房。

住店的客人，好熱鬧的不少，也有十幾位披上衣服跟到了後面，要看看這到底是什麼回事。

適時，隱約聽到有人叩打店門，已經三更半夜，怪！竟還有人來住店！

門打開，正是店中亂哄哄的當兒，一個白髮如銀，腋下挾着柄雨傘的灰衣老婆婆，由外面走進來。

白髮老婆婆慈祥得極爲悅人，笑着道：「很對不起，找親戚沒找到，本想省兩個銅錢，在人家大門洞裏權歇一夜，誰知道天太冷了，祇好半夜住店。」

店小二也樂嘻嘻的道：「開得是店，隨時都歡迎來光顧我們。」

白髮老婆婆一笑道：「給我開間小房子，越便宜越好。」

店小二道：「是了，請隨小的來。」

店家安置了白髮老婆婆，端上茶水，白髮老婆婆却道：「貴店有什麼喜事麼？半夜三更還都沒睡？」

店小二一皺眉頭道：「那兒是喜事，是煩心的事，後柴房住着不花錢的母女倆，老的病重，這當口大概是過去了！」

白髮老婆婆哦了一聲，道：「難怪剛才在街上，聽到哭喊娘的聲音。」

店小二沒有接口，祇嘆息一聲，白髮老婆婆却又道：「沒有請郎中看看？」

店小二道：「她們一日三餐都不周全，還那兒有錢請郎中？」

白髮老婆婆道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貴店總不會袖手吧？」

這句話問傻了店小二，他搖搖頭道：「這個，這個……」

白髮老婆婆依然笑着，道：「帶我去看看！」

店小二無奈，點點頭，帶領白髮老婆婆奔往柴房！

那知剛走到院子當中，便見四名店小二，抬着一塊門板，門板上躺着嚴霜的母親，後邊跟着手拿拐杖的嚴霜到來！

那兩個破蔴袋，還蓋在老婆婆的身上。

白髮老婆婆慈眉一皺，道：「停下來讓我看看！」

店小二們停了步，四面圍滿了看奇景似的住店客。

白髮老婆婆伸手一翻病人的眼皮，雙眉一緊，探手摸了摸病者的脈門，搖搖頭，掃了店小二們一眼，道：「那位能當得了貴店的家？」

帶領白髮老婆婆來的店小二，一指一位中年人道：「這位是我們賬房張爺。」

張爺帶着濃重的湖北口音，道：「您家有何吩咐？」

白髮老婆婆道：「這位老妹妹已經沒有救了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惹來了一陣哄笑，白髮老婆婆靜靜的掃了大家一眼，笑聲立刻消失，白髮老婆婆接着又道：「我不敢責怪貴店，可是貴店應以人命爲重，說什麼也該請個大夫替她瞧瞧的，行善自有善報，別祇顧要錢！唉，現在說什麼都已經晚了，就算華佗再世，也救她不活，如今我祇問賬房先生你，你要把她送到何處？」

張賬房道：「您家問的對，敝店早已和善堂接過頭，善堂方面能夠停靈，也可以捨棺掩葬，所以……」

白髮老婆婆冷冷地接口道：「所以在病人還有一口氣之前，就送過去？」

張賬房道：「是的。」

白髮老婆婆陡地面罩寒霜的道：「辦不到！」

張賬房一愣，道：「這事早已經說好，一定能辦得到！」

白髮老婆婆一字一字威嚴地說道：「我說在病人還有半口氣前，想抬她出去辦不到！」

張賬房始悟所以，道：「您老人家住你的店，這件事你家莫管！」

白髮老婆婆冷冷地說道：「聽我的話，把病人抬回去，使她安然瞑目！」

張賬房道：「你老人家也眞是，請替小店想想，死個人在店裏……」

白髮老婆婆接口道：「死個人在店裏，那是常有的事，現在這人可還沒有死，再說病者又有親人在旁邊，張賬房你仔細想想！」

張賬房莫名其妙，道：「你老人家要我什麼？」

白髮老婆婆道：「要是這位姑娘告到官府，我老婆子就是證人，證明病人是經你們抬動，才無法救治而死！」

這一來，賬房傻了，店小二們也楞住了，住客中有年紀大的，懂得事理的，這時也出頭向張賬房道：「俗語說，死要死得安安樂樂，人家都快要斷氣了，你們還抬着胡送一陣子，使其不能安死，這道理不通！」

又有人說得更了當，道：「這位老婆婆說的不錯，你們抬的時候，人可還有一口氣，要是死在外面，這官司就夠你們打的了！」

張賬房極其爲難，不知如何才好，白髮婆婆適時道：「把人抬到我住的房間去，然後立刻去辦置壽衣棺木，錢我給，你們祇須請善堂撥塊地出來就行！」

有人出頭，事情又如此圓滿解決，賬房自無話說，立刻依照白髮老婆婆的吩咐辦理，有錢能使鬼推磨，剎那都已定當。

嚴霜也眞怪，自始至終一言不發，但却並非呆愣！

她母親總算有福，抬到白髮老婆婆房中，壽衣換好的剎那，嚥下了最後的一口氣，帶着無盡的仇恨和怨氣去了！

蓋棺、起靈、入土、埋葬，到奠祀、叩拜等繁節完畢，嚴霜煞是奇怪，她非但一言不發，淚也不流！

不知最後老婆婆在柴房中，又對女兒說了什麼話，竟使嚴霜能不現悲悽，祇抱着那拐杖不放！

大事已畢，嚴霜親自要了塊細石碑柱，請工匠鑿了「慈母之墓」四個字，立於墳前，三叩而起！

白髮婆婆一共花了五兩銀子，却沒換得嚴霜一個謝字，衆人散去，白髮婆婆慈祥的問嚴霜道：「孩子，妳姓什麼？」

嚴霜沒有回答，奇怪的却搖了搖頭！

白髮婆婆曾經問過店家，店家說這母女二人姓何，嚴霜不開口，白髮婆婆只有暗中喟嘆，她似是了解嚴霜的傷悲。

過了片刻，白髮婆婆又道：「妳可有地方去？」

嚴霜這次却點了點頭，白髮婆婆一笑，又道：「願不願意跟我走？」

嚴霜愣了剎那，搖搖頭！

白髮婆婆喟嘆一聲，道：「這也難怪，每個人都有她自己的機緣，好，我走了，妳也去妳要去的地方吧，有緣咱們再見。」

嚴霜又點了點頭，白髮婆婆突然一指嚴霜手中的拐杖道：「我年紀大了，是該用拐杖的時候，送給我可好？」

豈料這普普通通的一句話，聽在嚴霜耳中，竟似遭蛇嚙一般，神色驟變，緊抱着拐杖放腿疾奔而去！

閒人正多，白髮婆婆不能也放腿追她，祇好喊道：「我逗妳玩兒的，快回來！」

嚴霜怎肯回頭，越跑越遠，也越跑越快，已走出了好幾丈！

突然耳邊傳來白髮婆婆的話聲，道：「傻孩子，我怎會要妳的東西，我仍在店裏等妳，快回來，我要和妳好好的談談，別忘了！」

嚴霜本已跑累，但是白髮婆婆的這幾句話，却已嚇得她重新振作，飛快跑去，她認爲白髮婆婆已追到了身後！

不知跑了多久，嚴霜祇記得是過了城門，穿過一度護橋，現在，她累得寸步難移，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了！

便一頭撲倒在地上去，任汗滴流，自顧休息。

涼風吹襲，她不敢睡，雖然是閉目就能睡着，她也不敢疏神，她很懂事，知道要是這樣睡着了，必然會生病！

休歇已久，她坐了起來，一身是土，又濕又冷又髒，一雙小腿生痛，擂了幾下，痛得反而更厲害了，此刻已過了正午，她餓了，咬咬牙站起來就走！

她毫無目的，邊走邊在沉思——

「娘說的對，世上好人太少，那白髮婆婆，出錢出力，我心中正自暗暗感激她的恩德，原來她是來打我拐杖的壞主意！哼！想得好事，娘說過，拐杖裏面藏的珍珠金子，是要供我復仇用的，我也不能動它分毫，妳却想要，哼！我一定要學會武藝，否則豈不任人欺侮，這次碰上的是那無力的老婆子，要是一個惡漢，拐杖早就被搶走了！」

她越想越對，不由對世人都生了嫌惡之心！

她走到一個地方，叫不出名稱來，路旁有個小攤棚兒，有飯有菜，還賣酒賣肉，正有人在吃喝，她摸摸身上那十幾文零錢還在，放了心。

不好意思問價錢，祇要了一碗飯和一小碟花生米，大口大口的吃着，別人都不時望向她，當她是個小乞丐！

她低着頭吃自己的，誰也不理不睬，那根和她幾乎一樣高的拐杖，却像護命符似的，緊抱着！

吃完了，並沒有飽，但她不敢再吃

，怯生生的問道：「多少錢？」

小攤棚的主人，笑着說：「妳有錢給？」

她點點頭，小攤棚的主人又道：「兩文錢，要沒有錢也沒關係，把拐杖留下，我那老母正用得着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嚴霜丟下兩文錢，抱緊拐杖飛步就跑了！

＊　＊　＊

深秋的天氣，傍晚業已覺出寒冷！

初更，嚴霜蹲在一家大戶的深廣大門洞裏，躲風避寒。

身上一陣比一陣冷，心中一刹那比一刹那想睡，她實在太疲倦了，這半個月來，就沒有睡好過！

終於，過份的倦意，戰勝了寒冷，她睡着了！

適時大門霍地洞開，燈籠的光亮，照在嚴霜的臉上。

有人驚咦出聲，是個嬌滴滴的女子口音！

接着，嬌滴滴的聲音呼喚出來，道：「阿虎快過來，快！」

阿虎，是這大戶人家的看門僕，聞聲而前，道：「什麼事，菊姑娘？」

菊姑娘，這戶人家千金小姐的貼身丫頭，現在却因得寵升爲後宅的丫環頭兒了，阿虎不敢得罪她。

菊姑娘奉小姐之命，送客出來，碰巧瞧見了嚴霜。

菊姑娘這時指着蜷縮成一團的嚴霜，道：「你瞧，這兒有個小姑娘！」

阿虎已經看見了，皺了皺眉頭道：「我說菊姑娘，妳可眞少見多怪，從開天劈地那天起，就有花子，從有了大門開始，也就有了花子睡覺的地方。」

菊姑娘把小臉一板，道：「這是你跟我講話的語氣？」

阿虎趕忙陪笑道：「別生氣菊姑娘，我大概又老酒喝多啦！」

菊姑娘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也不睜開眼看看，人家可像個花子？」

阿虎表面上是不敢得罪菊姑娘，話却陰損，道：「俗話說，醉眼不識眞人，大概這是位小姐！」

菊姑娘白了阿虎一眼道：「叫醒了她，帶她進來！」

阿虎一吐舌頭，道：「菊姑娘，妳叫我阿虎幹什麼都成，就是這件事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菊姑娘已接口道：「就是這件事不行，對吧？」

阿虎道：「要是老爺和夫人知道了，我阿虎可担待不起！」

菊姑娘道：「要你擔待什麼？」

阿虎道：「菊姑娘，妳仔細看看，這小丫頭一身打扮，再瞧瞧她抱着的這根打狗棒，就算不是花子也高不了多少！如今這個年頭，可不是從前了，人小鬼大，萬一我和姑娘好心好意放她進去，明天少了什麼，這……」

菊姑娘冷冷地接口道：「有我負責！」

阿虎無奈何了，一笑道：「我說菊姑娘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妳這是何必？」

菊姑娘心裡暗暗打轉，冷冷地說道：「好吧，不過我告訴你，小姐前天就叫我找個小丫環，如今我可是瞧着這個小女孩不錯，是你不讓……」

阿虎這下子可心裏發毛了，道：「好好，菊姑娘，這事依妳，不過我阿虎醜話先說，明兒一早，我可要往上面回！」

菊姑娘本只虛張嚇唬，以遂私心，一聽阿虎抬出了主子來壓人，不由眞的犯了小性子，再加上她深得小姐疼愛，於是說道：「很好，你儘管稟告老爺和夫人！」

阿虎一瞧菊姑娘十分坦然，信了眞，一笑道：「這是那兒的事嘛，小姐要用個丫頭，這是上面的意思，我阿虎算是個什麼的東西，會去惹事，說着玩兒的。」

菊姑娘哼了一聲，道：「說玩兒的呀？很好，回頭我對小姐言明，把你這說玩兒的話照說一遍，保準小姐會賞你點什麼。」

阿虎慌了手脚，連連施禮，道：「得了得了，菊姑娘，妳瞧，外面風多大，讓我喚醒了這個小姑娘，妳快帶她進去便是。」說着，阿虎立刻上前，輕輕推着嚴霜，道：「喂喂喂，醒醒，醒醒！」

嚴霜由夢中醒來，睜開眼，看到了燈光，也看到了三十多歲的阿虎，驀地蹦跳來，撒腿就要跑！

阿虎一把抓住了她的膀臂，道：「跑什麼？又沒有人吃妳！」

嚴霜却掙扎着喊道：「壞人，你是個壞人，放開我，放開我！」

阿虎哈哈一笑道：「我是壞人？怎麼，臉上有個壞人的記號是不是？小丫頭，我告訴妳，妳的造化來了，有人想看看妳！」

嚴霜掙扎得益發厲害，道：「鬆手，我不想再見那個老婆婆，放開我嘛！」

阿虎一愣，道：「什麼老婆婆，小婆婆，是我家小姐想看看妳！」

嚴霜尖叫着道：「我誰都不要見，放我走，放我走！」

菊姑娘這時提着燈走到近前，道：「小妹妹，且先聽我說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嚴霜已經看清楚了她，立刻道：「妳先叫這個壞人鬆手，他握得我好痛唷！」

菊姑娘剛想叫阿虎鬆手，阿虎却一笑對嚴霜道：「你眞刁，我手一鬆，妳就撒腿跑，對不對？」

嚴霜被人說中心事，說不出話來，一賭氣，道：「跑又怎麼樣，你管得着？」

阿虎本就不願多事，這時對菊姑娘說道：「妳看見了吧，菊姑娘，她天生的賤命，人家好心怕她受涼，叫她到裏面去，小姐要是看中她，那更是一輩子不用再愁了，誰知道她却『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！』我可鬆手了，她沒福是她的事，我……」

菊姑娘接口道：「先別鬆手，等我把話說完了。」接着，話鋒一變，溫和的對嚴霜道：「是我送客人出來，看見妳在門洞裏睡着，怕妳會凍壞了，才叫阿虎喊醒妳的，我是好意，妳別多心！正好呢，我們小姐身邊，少個伶俐的小姑娘，

妳要是願意，而我們小姐也看中妳的話，今後妳就不會再受凍餓之苦了！假如妳不願意，或者我們小姐也沒看中妳，今天晚上妳至少可以睡個暖和覺，明兒妳走妳的，怎麼樣？」

嚴霜這次聽清楚了，看看菊姑娘，瓜子臉，細長眉，模樣兒挺俏，不像壞人，說的話也有理而受聽。想一想，便道：「妳沒騙我？」

菊姑娘笑了，沒答嚴霜這句話，却對阿虎道：「我已經跟小妹妹說清楚了，她要是不願意，可以放走她的，現在你鬆手吧，別眞的嚇着她。」

阿虎鬆了手，嚴霜撒腿就跑，跑了丈外停了下來。

阿虎沒有追，菊姑娘却搖搖頭，對阿虎道：「得了，反正我的心意盡了，你關上門吧！」

說着，菊姑娘轉身就往門裏走，嚴霜這時却突然喊道：「菊姑娘慢點走。」

菊姑娘一愣，轉身道：「妳怎麼知道我是菊姑娘？」

嚴霜一指阿虎道：「這個『阿虎』曾經這樣叫過妳。」

菊姑娘笑了，道：「小妹妹眞聰明，妳喊我幹什麼？」

嚴霜道：「妳說的話可是眞的？」

菊姑娘道：「一句不假。」

嚴霜道：「明天一早我若是要走的話，可以嗎？」

菊姑娘點着頭道：「可以，當然可以，我還會親自送妳出來！」

嚴霜一舉那根拐杖道：「我能帶着它進去，再帶着它走嗎？」

菊姑娘嫣然一笑，道：「本來是妳的東西嘛，當然能帶進去，走時自然也應該再帶走啦。」

嚴霜又想了一會兒，下定決心，道：「好，我跟妳進去！」

菊姑娘非常高興的說道：「來，咱們手牽手走着吧！」

嚴霜這次竟然絲毫沒有懼意，但她的雙手，却用足了氣力，抓緊了拐杖，眼睛直瞪着阿虎！

阿虎莫名其妙的心頭一寒，他竟然不敢和嚴霜的眼光相對視，因爲他覺得這小女孩子的雙目中，有逼人的威凌！

嚴霜小心謹愼的抓着拐杖，並非全是爲了拐杖內的財物，而是她已經把這拐杖當成了安慰和依靠！

也許她現在說不出個中的道理，但人們直覺的行動，往往發自心靈深處，慈母已逝，拐杖就是慈母的替身！

菊姑娘想和嚴霜牽手而行，誰知嚴霜却搖搖頭，祇願隨在菊姑娘的身畔，菊姑娘無奈的笑笑，領先進了大門。

阿虎在嚴霜進去之後，方始恢復了正常，目送嚴霜嬌小的影子消失後，不自覺的長吐一口氣，關門加門。

嚴霜隨着菊姑娘，轉過了「影壁牆」，還沒走出幾丈遠，便見迎面來了兩個人，雙方都停了下來。

這兩個人，前面走在方磚正中的一位，五旬上下的年紀，紫面長髯，看上去十分威嚴！

略後老者一步的右後方，是個二十剛剛出頭的少年，華服，素帶，看上去溫文而親切，十分英俊！

菊姑娘這時必恭必敬的，向前請了個安，站在一旁。

嚴霜却無所戒懼的動也不動，自然更沒有施禮。

菊姑娘連連給她施着眼色，她也視若無睹！

紫面長髯的老者，雙眉一皺，道：「她是誰？」

菊姑娘答話之前，先施個禮，道：「是個小姑娘……」

老者沉哼一聲，道：「菊兒，難道我看不出她是個小姑娘來？」

菊姑娘把嚴霜帶進來，祇是動了惻隱之心，說什麼小姐要找個伶俐的小丫頭，那祇是唬阿虎的假話。

菊姑娘沒有想到，會在前進的院子裏面，就碰上老爺和二少爺，因之驟然被查問起來，能說善道的她，一時也應對不上了！

她一遲疑，反而更惹得老者不悅，沉聲道：「她怎麼進來的？姓什麼？進來有什麼事？」

一連三個問題問了下來，菊姑娘不假思索的答道：「是菊兒叫她進來的，她是『霜兒』。」

「霜兒」這兩個字，是巧合，但却使嚴霜心頭一震！

菊兒素有辯才，終於答上了兩個問題，第三個問題沒法答覆，她就索性來個含混大吉，推個馬虎。

那知老者一點空也不留，道：「嗯，那麼她進來有什麼事？」

菊兒到了這個地步，只好一咬牙，乾脆撒謊撒到底！

定定心神，坦而然之的說道：「小姐要一個伶俐的小丫頭……」

老者不待菊兒說完，已沉聲道：「不行，回去告訴小姐，說我吩咐了，不行！」

菊兒涼了半截，但她不能不答話，硬着頭皮道：「是，老爺，不過現在小姐已經睡了，再說菊兒也進來了，能不能叫她住上一宵，明兒一早打發她走？」

老者點點頭，道：「好。」

說着好，人又邁步走向菊兒，也走到了嚴霜的身旁。

眞怪，一向是人問五句，才答一句，並且是絕對沒有笑臉的嚴霜，這時却含着高興的笑意，對老者道：「你很好心，謝謝你。」

老者已將走過她，聞言止步，上下一打量，道：「謝我什麼？」

嚴霜道：「謝你不准我長居這裏，也謝你今夜答應收留我。」

老者一笑道：「妳姓什麼？」

嚴霜道：「何，何嚴霜！」

老者一愣，再次上下打量着嚴霜，然後道：「那裏人氏？」

嚴霜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老者又是一愣，道：「莫非妳沒有親人了？」

嚴霜點點頭：「父親早死，母親今天病故，現在我是一個人。」

老者身後的二公子，搖搖頭接口道

：「可憐！」

嚴霜翻翻眼，道：「我不可憐，我母親才可憐呢！」

老者眉頭緊皺，看了嚴霜手中的拐杖一眼，道：「這拐杖，大概是妳母親的遺物吧？」

嚴霜點點頭，老者似是自言自語的道：「一根柳木拐杖，多說衹值十多文錢，妳却捧抱得這樣緊，隨身不離，似乎看得比自己命還重，難得……」

提到拐杖，嚴霜就自自然然的緊張，沒想到老者善知人意，居然一語就道出了嚴霜緊抱拐杖的原由。

那二公子，又接口說道：「爹，她是孝女！」

老者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是眞孝，古語說，禮失求諸野，前人有前人的學問道德和見地，說實話，這女孩子很難得！」

兩個「難得」，增加了二公子的勇氣，又道：「爹，收下她吧！」

老者沒有表示意見，也沒有開口。

嚴霜非常矛盾，她不願住在別人的家中，但那種風霜露宿的悲苦生活，她自小身受，實在受夠了，也受怕了！

因此當二公子作出收留她的建議要求時，她既怕老者答應，也怕老者搖頭，一顆心左右擺個不定！

二公子見老者沒有開口，接着說道：「咱們家只不過是多一個人吃喝，再說妹妹也會開心的。」

老者哼了一聲，回頭向二公子叱道：「開心？這是開心的事？雪丫頭已經被寵壞了，要什麼就得給什麼，不答應就會賭氣，不孝的東西！」

二公子平白無故的挨了場罵，嚇得一言不敢再發。

那知怪事來了，老者却突然轉對菊兒道：「領她去沐浴更衣，然後帶到後宅老夫人房中見我！」

菊姑娘慌不迭的應聲，二公子暗中高興，嚴霜這次却沒有道謝，祇是仔細看了老者一眼，隨菊兒去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沐浴更衣過後的嚴霜，現出了光采！

菊兒沒帶她先到老爺夫人的房中，却悄悄帶她上了後繡樓，那是本宅的千金小姐雪姑娘的閨閣。

雪姑娘十八歲，在本宅來說，是個頂尖兒的人物。

處事拔尖，美貌第一，詩詞歌賦，甲於他人，女紅更是無人能夠比倫，另外還有一身使她兩個哥哥也害怕的能耐！

是老夫人的掌上明珠，老太爺的活寶貝兒！

她現在還沒睡，但已躺在了象牙床上，挑亮了燈，斜靠在床頭那兩隻「天鵝軟羽」枕上看書！

菊兒帶着嚴霜進來，門也沒敲，雪姑娘似乎也知道是誰，所以連眼皮也沒抬一下，就不高興的開口道：「妳這丫頭，送個客人送了這半天才回來！」

菊兒早已把雪姑娘的叱罵不當回事，笑着道：「小姐妳可抬抬頭睜睜眼嘛！」

雪姑娘睬也不睬她，說道：「我懶得看妳，去給我拿兩塊『棗糕』來吃！」

菊兒尖聲的說道：「人家爲小姐幾乎被老爺嚇破了膽，事辦好了這才向妳報個喜，沒想到妳賞還沒賞，就先支使人家起來了！」

雪姑娘這下子抬起頭來了，首先就瞧見了嚴霜，美目一亮，一個滾身，下了床，綻開櫻唇笑了。

菊兒暗自得意，却有心的說道：「菊兒去拿糕來！」

說着就走，雪姑娘一閃身，像電光似的從嚴霜的身邊掠過，擋住了門口，嚴霜傻了，她就沒看清雪姑娘是怎樣過去的！

菊兒却在雪姑娘擋住門前的剎那，也小腰一擰，嗤的一聲到了窗下，好快，嚴霜也沒能看清楚！

接着，雪姑娘追，菊兒躲，在這丈來寬的閨房中，一閃一晃，祇見影子不見人，把嚴霜看得頭腦發暈！

剎那之後，雪姑娘已經抓住了菊兒笑罵着道：「好呀，妳這個壞丫頭，我傳了『分身迷踪步』，妳却施展出來欺侮我，看我能饒得了妳！」

菊兒不慌不迭的道：「小姐千萬別再點我酸麻穴，難過死了。」

雪姑娘道：「我偏要點，非讓妳難過難過不可！」

菊兒求饒道：「不敢了！眞不敢了！」

雪姑娘道：「每次抓住妳之後，妳就是這句話，今天……」

菊兒使出了殺手鐗，道：「妳點了我的酸麻穴，我怎麼開口告訴妳這件事呀？」

雪姑娘一霎眼，鬆了手道：「算妳這次有正當理由，快說，這個小姑娘是誰？姓什麼？妳把她帶來我房裏面，是怎麼回事？」

菊兒喘了口氣，道：「小姐，妳幾乎一口氣把我彆死！」

雪姑娘揚起玉腕道：「我說話妳會彆氣？討打！」

菊兒道：「妳一打我可就會把事情忘了！」

雪姑娘嬌嗔一聲道：「快說！」

菊兒遂將事情經過詳述一遍，雪姑娘笑了一聲，道：「難怪她還拿着拐杖不鬆手呢！」

說着，轉對嚴霜道：「來來來，把拐杖放下，在我這兒，決沒人敢動它一動，要是少個一星半點，我賠妳個金子打的！」

嚴霜反而把拐杖抓得更緊，道：「我不放下，誰叫我放下也不行，我就要自己這根拐杖，金子打的銀子打的我不稀罕！」

雪姑娘皺皺眉，道：「我不是說過了嗎？放在我這兒絕對沒有人敢動！」

嚴霜很快的接口道：「不放就是不放，要我放下拐杖，我寧願走！」

雪姑娘沒了辦法，望向菊兒。

（未完・一）

上文提要：

由於俞劍峯與蒲山孤連人帶棺一起失踪，邵嬋、錢大鼐等人唯有跟隨俞肇山進入承天三匠精心設計的秘道內搜查，未幾，巧遇少林法明禪師、武當太平道長、崑崙天機和尚等人，再碰上端木愈及五邪叟，得知承天三匠已遇害，突然傳來一陣機括發動的聲响……巴扎湖畔，岑少風與后曉南結伴前行，四個大漢正衝着岑少風而來……

新派俠情連載故事／徐諾・文

可飛・圖

鳳在江湖

不擇手段施暗襲　慘被陷害難辯白

岑少風道：「這且留待以後再談，反正我見雲龍翁後，還要趕返落英塔與一位朋友會面，到時不難證實……」

端木無容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如果你能返回落英塔，自然能夠證實，問題却在於你能否離開此地，你以爲走得了麼？」

岑少風皺眉道：「在下若要走，敢情閣下有意留難？」

端木無容道：「可以這樣說。」言罷，忽然一抬掌，往岑少風胸前直襲而至。

他一出手，一旁的后曉南花容立刻變了色，「嗜酒如命」吳可掬也露出惋惜之容，彷彿端木無容這一掌，立刻置岑少風於死地。

另外兩個人，那「巨靈雙劍」韋氏昆仲的表情十分冷漠，誰死誰活，對他們而言，似乎沒有任何分別。

倒是后杷明依舊笑口吟吟，誰也無法從她嬌靨如花的臉孔上，瞧出心中所想。

只聽得一聲悶哼响起，端木無容一掌擊在岑少風心窩，岑少風身軀晃了兩晃，衆人只道他立刻就要倒了下去，后曉南且已閉目不忍再瞧。

詎料岑少風身軀一陣搖晃後，仍然屹立不倒，端木無容道：「你——還不倒下？」

一掌再度攻出，掌勢沉重有若鐵棍，岑少風不容對方單掌遞出，右手屈指一彈，一縷勁風應勢彈出。

「嘶」一響，端木無容仰首倒退五步，翻天跌倒。

其餘諸人面面相覷，都被這突然的變故驚得呆住了。

巨靈雙劍老大韋中立喃喃道：「彈指神通，內家彈指神通！」

他喃喃說著，那趺坐地上的端木無容頂門汗珠早已滾滾而落，掙扎著立將起來。

后杷明笑道：「趙門之後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

岑少風淡淡道：「趙門出來的人，喝酒不行，打架却還有幾手的。」

后杷明明眸轉動，落到巨靈雙劍身上，韋中立倏地跨前一步，沉聲道：「岑少風，你也太狂了！」

岑少風道：「是麼？如若方才倒下去的不是端木無容而是我，只怕此刻端木無容之趾高氣揚，較之岑某有過之而無不及——」

韋中立道：「你說得不錯，狂總該有狂的本錢，姓岑的，你再接咱們雙劍試試！」

他與乃弟韋平打個招呼，鐵腕一振，「嗆啷」脆聲亮起，漫天劍星，長劍已橫胸而立。

單看這出劍的氣勢，「巨靈雙劍」劍上的造詣便可瞧出一班，岑少風乍覩之下，不禁微凛於心。

岑少風吸了一口氣，徐徐道：「巨靈雙劍名享西北數十載，歷久不衰，岑某能有機會領教，幸何如之。」

韋平冷冷道：「這話只怕言不由衷？」

岑少風笑而不語，韋平怒哼道：「姓岑的，接招。」

左手拇、食二指按住劍尖，微微用力

下壓，長劍成一半弧形，緊接著劍身一閃而出。

岑少風長吸一口眞氣，緩緩封出一掌。

另一邊，韋中立身形閃掠，飄到岑少風右後方，長劍盤空繞了一匝，直挑岑少風右肩。

韋氏兄弟這一雙劍齊出，配合得嚴絲密縫，威力之强，簡直駭人聽聞，岑少風掌上功夫高明則高明，夾處兩劍之中，亦感到壓力重重，難以應付。

這當口，岑少風倏然大喝一聲，道：「且慢——」

喝聲乍起，巨靈雙劍不約而同往左右躍開，敢情他們都感到一股暗勁從岑少風掌上斜擊而至，被迫得不得不抽劍縱退。

一時間，劍上尖銳嘯聲陡歛，帳篷裡突然像死一般沉寂下來。

韋中立沉聲道：「岑少風，你尚有何話說？」

岑少風道：「岑某自問與巨靈雙劍素昧平生，更遑論過節了，賢昆仲何必與死相拚？」

韋中立面色透著幾分不自然的味道，道：「既然動上了手，還問這個作甚？」

岑少風瞥了后杞明一眼，道：「足下想必有難言之隱，其實……」

韋中立道：「廢話少說，你敢是懼怕不敢動手啦？」

岑少風縱聲大笑道：「岑某一生，從不知懼怕爲何物，賢昆仲執意動手，儘管動手便了。」

霎時巨靈雙劍雙雙又圍了上來，「嗡」聲中，劍光暴然伸吐，劍尖上勁風呼呼，圈住岑少風身形。

岑少風雙掌齊揮，見招拆招，他面對這鼎鼎大名的巨靈雙劍，私心可不敢有一分一毫大意，出掌之間，已用上七八成功力，是以在雙劍夾縫中，兀自能保持攻多守少之局。

韋平見久攻不下，心中漸漸沉不住氣，長劍擊刺，已顯得有些急躁。

韋中立覩狀，心知不施展絕學是不行的了，遂高聲喝道：「二弟！施出巨靈劍！」

韋平聞聲躍起，一種奇異尖嘯之聲大作，只見他人隨劍起，宛如天降大雪般滿天飛花地盤旋下來。

那邊韋中平並不閒著，他手上一把劍子，驟然由巨斧般凝重，變得落葉般輕靈，劍尖直指對手要害。

岑少風從來沒有見到劍法能施出如此輕靈的招式來，當眞不愧「巨靈」兩字。

他讚歎之餘，忍不住脫口喝道：「巨靈雙劍，的是不同凡響，岑某今日是大開眼界了。」

突聞后杞明嬌喝道：「岑少風，你還不發出五節刀麼？」

岑少風一怔，一忽裡，腦中念頭打了千百個轉，他猛然醒悟到，這一切都是后杞明有計劃的預謀，苦苦相逼之下，目的不外乎迫他發出「趙門五節刀」……

至於她之所以希望岑少風於此地施出五節刀，乃是一步步暗藏玄機下的結果，用心不問可知。

當然，如果沒有后杞明畫蛇添足這一呼喊，岑少風或許還發現不到這一點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韋氏兄弟巨靈雙劍齊出，岑少風不慌不忙地斜跨半步，兩側門戶大開——

這下便如大開方便之門，給予對方二人大大的良機，在高手過招而言，他臨危居然洞開門戶，簡直不可原諒的致命疏誤。

韋氏昆仲見他門戶洞開，大喜過望。

韋中立喝道：「二弟，立下殺手！」

兄弟雙劍齊出，但聞劍嘯之聲虎虎不絕於耳，寒光閃爍繞體而生，威勢之强，簡直駭人聽聞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巨靈雙劍堪堪以雷霆萬鈞之勢發出，岑少風驀然雙掌模糊一閃，舌綻春雷道：「撤劍！」

只見他雙掌閃動間，陡然像是化成了千百隻手掌，韋中立與韋平猶未瞧清是怎麼回事，手中的兩把長劍，已被岑少風的雙手食、中兩指夾住劍身。

岑少風半斜著身形，兩手分別夾住韋氏昆仲的兩把長劍，那等模樣，便如神話中的巨人一般。

后曉南一直迷惘地望著他，不覺瞧得痴了。

韋中立冷笑道：「劍在人在，劍亡人亡，你要咱們丢下劍子，那是休想！」

咬緊牙關，緊緊握住劍柄，岑少風內力源源透出，「喀喳」一響，韋氏兄弟手上的劍竟然已斷爲兩半！

巨靈雙劍的劍子忽然短了一半，再厲害的招式也化爲烏有，岑少風乘機縱身躍了開去。

一衆高手俱都瞧不出這一切變化是如何發生的，他們對巨靈劍的由勝轉敗，再也尋不出合理的解釋。

韋中立雙目發直，楞楞呆立了好一忽，長歎道：「罷了，韋某從此不再言劍！」

一抖右腕，手上半截劍子宛若一道銀光脫手飛出，射向帳幕左側的地上，斷劍飛到半途，忽然發出「嗚」地一聲，那半截劍子倏地改了個方向，轉而射向岑少風的小腹。

岑少風聽他說到「不再言劍」之語，只道對方已經棄劍認輸，全身神經隨之鬆懈下來。

他萬萬料不到韋中立會卑鄙如斯，臨了還施出這一記殺着，眼看欲避不及，只得盡量抽身向後倒退，以減低斷劍橫射的威力，只聽得一聲悶哼自他口中發出，那半截劍子已射中他的小腹。

岑少風雙目滿是血絲，道：「姓韋的，你……你好……」

右手握住劍把奮力一抽，斷劍竟被他自小腹拔出，鮮血汩汩自傷口湧出，他再也支持不住，「砰」地跌在地上。

韋中立縱聲大笑道：「岑少風你上當了，咱們兄弟一生用劍，好不容易掙出萬兒，豈肯輕易棄劍認降，你斷了咱們的劍子，韋某只有不擇手段把你毀了，嘿嘿！」

岑少風慘笑一聲，閉目不語。后曉南花容不知不覺已變了顏色，靠近岑少風，低聲道：「你——你的傷勢如何？」

口吻甚是柔和關切，岑少風但覺胸頭一熱，猛然想到當日在洛陽白馬寺，他爲

主母蕭斐音所傷時，少主人嘉玲對他說話，用的也正是這種口氣，一時他腦中思路紛雜，由后曉南想到趙嘉玲身上，然後又回到現實，想起自己目下所受致命之傷，不由英雄氣短，一時竟說不出話來。

耳際傳來后杞明的聲音道：「曉南退回來。」

后曉南「嗯」了一聲，脚步却不肯移動。

后杞明微愠道：「曉南，你聽到我的話了吧？」

后曉南吶吶道：「但是——但是此人傷勢須要照料……」

后杞明道：「妹子，妳對敵友的觀念竟如此模糊，令我十分失望……」

言時未盡，突聞一陣「得得」蹄聲依稀自遠處响起，遂中止了話聲。

蹄聲在帳外停住，帳簾一掀，一個勁裝大漢疾步走進，他對一衆高手抱了抱拳，逕朝后杞明走去。

后杞明螓首微抬，道：「你怎地到此刻才來？」

勁裝大漢道：「姑娘，事情有變化了——」

后杞明道：「你遲來便是爲了這個緣故麼？」

勁裝大漢道：「是的，姑娘可知那丐幫——丐幫雲龍翁……」

后杞明道：「說下去——」

勁裝大漢回顧了衆人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后杞明：「怎麼了？你緊張也不是緊張成這個樣子啊。」

勁裝大漢道：「人多混雜，說話恐有不便。」

后杞明道：「不妨，那端木無容，巨靈雙劍，嗜酒如命都是我重金請來的幫手，至於那姓岑的已奄奄一息，話讓他聽了也只能帶到地下去啦。」

勁裝大漢道：「姑娘，你不能長久將雲龍翁留在此處——」

后杞明道：「這却是爲了何故？」

勁裝大漢道：「他是丐幫龍頭，丐幫……」

后杞明道：「丐幫早已冰消瓦解了，你忘了丐幫總舵已被我派人所挑？至於分散各地的窮叫化兒羣龍無首，還能起什麼作用？」

勁裝大漢道：「丐幫餘衆固不足爲患，但姑娘忘了雲龍翁生平還有一個至交好友——」

后杞明淡然道：「你說的是誰？」

勁裝大漢一字一字道：「渭南趙鳳豪！」

后杞明嬌笑道：「趙鳳豪首途到巴什湖來了麼？果然不出我所料。」

勁裝大漢濃眉微皺，道：「姑娘似乎全然不放在心上，雖說趙鳳豪自與七奇之戰後，功力全失，形同廢人，但最近道上傳聞，他又恢復了一身功夫，有人在晉北宗艾鎮，目覩他在五招之內，廢去了宗艾三霸一臂一足——」

后杞明道：「我早知曉啦，你道我動這樣多功夫，完全爲了對付丐幫麼？」

勁裝大漢道：「區區愚鈍，不明姑娘之意。」

后杞明笑道：「告訴你，趙鳳豪來了，正合我意，你快去通知蒙人部落速作準備吧。」

勁裝大漢面露爲難之色，道：「他們只怕不肯服從。」

后杞明道：「死了那麼多人，他們難道還沒有受到教訓？」

勁裝大漢道：「那些蒙人死心眼得很，他們打算連夜將部落整個遷到梧桐窩子去。」

后杞明玉手一揮，道：「去吧，阻止他們遷走，必要時可以再殺幾個人，務必要叫他們聽令不可。」

勁裝大漢轉身便走，這時正陷於半昏迷狀態中的岑少風，隱約聽到他們反反覆覆提及趙老爺的名字，他勉強抬起沉重的眼皮，視線所及，剛好瞥見勁裝大漢轉過去的側面，只覺熟稔異常。

他忍不住脫口呼道：「寇中原，你……」

那勁裝大漢果然便是僉肇山的首徒寇中原，他聞聲霍地回轉頭來，面上早已佈滿了騰騰殺氣。

岑少風呼喊一聲，只覺氣血翻湧，眼前發黑，便人事不省了。

寇中原道：「這廝一身功夫聽說可怕得很，這下被他認出，我須得將他幹掉永絕後患。」

聲音又沉又狠，一掌緩緩舉起，運集功力準備發出。

后曉南情急叫道：「大姊，妳可不能隨意任人將他殺死！」

后杞明笑道：「寇中原，你何必自己動手，多費力氣？」

寇中原怔道：「怎地？」

后杞明道：「他的傷勢，如若尚不夠致命，趙鳳豪來到之後，也不會容他活在世上，你省省事，讓他們師徒倆去自相殘殺吧。」

寇中原嘴角浮起陰森殘忍的笑容，轉身大步而去。

* * *

不知經過多久，岑少風悠然醒來，只見自己倚羅衾枕，躺在一張獸皮之上，身上蓋著一張羊毛錦被。

他揉了揉眼睛，不知是眞是幻，試著運行眞氣，只覺暢通無止，不禁又驚又喜，突聽身後一道蒼勁的聲音說道：「好啦，不礙事了，老弟內功之深，大出老夫意外。」

岑少風睜大眼睛，只見嗜酒如命正站立在他面前，他不暇多想，問道：「吳老先生，是你療好了我的傷勢？」

吳可掬搖搖頭，道：「岑大俠傷勢沉重，若無后姑娘的九陽還魂散及時救治，便是大羅神仙也救不得。」

岑少風方自錯愕，只聽背後一道柔和的聲音道：「岑大哥，你已昏絕五個時辰，總算托天之福，現在不碍事了。」

岑少風遁聲望去，后曉南那姣好而略帶笑容的面龐，一下子躍入他的眼簾，不由怔了一怔。

他期艾道：「后姑娘，是妳救了我？」

后曉南淡淡道：「那也算不了什麼。」停歇一下，復道：「你失血過多，目下不宜走動，須得好生休養，你暫且待在

這裡，我有事必須走了。」

輕移足步，朝帳篷外頭步去。

岑少風滿腹疑惑，道：「后姑娘——」

后曉南彷若未聞，輕自掀簾離帳而去。

岑少風望了吳可掬一眼，道：「吳老先生可知我眼下置身於何處?」

吳可掬道：「這裡是二小姐的住處，與先時你走進去的那座帳篷，僅僅數步之隔，不過你不用躭心，后小姐與端木無容，巨靈雙劍那一干人，都已離開此處……」

岑少風愕道：「哦，他們往那裡去?」

吳可掬道：「他們乍一聽到令主人趙鳳豪已然出關的消息，立刻就動身到黃陵崗攔截，二小姐趁機把你移到此間施救，現在她大約趕去與他們會合了。」

岑少風猛然憶起自己臨昏迷前之所見所聞，不免有些發急，道：「據我所知，趙老爺子功力全失，至於最近道上傳聞，他又恢復了一身功夫，終究不太可靠，我得盡速去接應他，以防有任何閃失——」

「呼」地身立將起來，往帳門直衝而去。

他往前走了數步，忽又回轉過頭，盯住吳可掬道：「吳老先生爲何沒有隨同端木無容一道前往?」

吳可掬笑笑道：「岑大俠仍舊懷疑心太重，方才老朽代你喝下半壺毒酒，后大小姐已不太相信我，老朽隨意找個藉口，他們就將我留下了。」

岑少風道：「岑某處境，不得不處處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，尚望老先生恕宥。」

吳可掬輕咳一聲，道：「你可知曉，后大小姐所以高抬貴手，留下你的性命，是另有用意的。」

岑少風怔道：「此言從何道起?」

吳可掬道：「實在說，后大小姐是接受了二小姐曉南的懇求，才讓你活下來，否則她豈非可以趁你受傷昏迷的時候，殺了你?」

岑少風皺眉道：「當然她可以把我殺死的，她所以未如此做，自是另有原因，這是你想要說的麼?」

吳可掬道：「正是，大小姐準備將她的妹子許配與你——」

岑少風驚訝地險些跳將起來，他瞪大眼睛望著吳可掬，欲從對方的臉上看出他是不是又喝多了酒，說醉話?

然而吳可掬的神態却是一本正經的，並沒有酒後胡言的跡象。

岑少風吶吶道：「你——你說什麼?」

吳可掬微笑道：「老朽首先得向你道喜，岑大俠即將成爲后大小姐的妹婿了。」

岑少風滿心駭訝，道：「吳老先生，你不要是拿在下開玩笑吧?」

吳可掬道：「如此大事，老朽怎好拿這個當玩笑的題目?」

嘴裡一面打著哈哈，一面道：「再說這本來也不是大小姐的意思，而是在來巴什湖的路上，二小姐對你芳心便已暗許，哈哈，以老夫看，岑大俠卓爾不凡，豪放不可方物，二小姐倒眞有識英雄的慧眼……」

岑少風連一個字也聽不進去，只是一個勁兒喃喃說道：「荒唐，這簡直太荒唐了。」

吳可掬面露慍色，道：「有如此美人垂青，岑大俠還要說它荒唐麼?」

岑少風滿頭大汗道：「我並沒有這個意思，祇是——祇是……」

口齒吶吶，再也說不下去，此時他方知道，后曉南適才匆匆退出去，原來是有原因的，吳可掬提及婚事時，她自然不好意思在場。

吳可掬冷冷道：「祇是什麼?事到如今，你不答應也得答應呀。」

岑少風道：「事關在下終身，在下難道沒有考慮的餘地麼?」

吳可掬道：「難不成你眞的不答應?」

岑少風道：「我當然不能這樣輕率決定，而且后姑娘也不見得會喜歡於我。」

吳可掬道：「這不過是你的托詞罷了，別忘了你的性命是二小姐所救，你忍心傷她的心麼?」

岑少風不料他會拿這話來要脅自己，一時竟無從回答。

吳可掬搖首歎道：「老朽只是有些替二小姐惋惜，她對你一往情深，又救了你的命，聽了這話，只怕柔情已要寸斷了吧!」

岑少風道：「在下絕對無意令后姑娘傷心，但……」

吳可掬大聲打斷道：「依此道來，你是首肯啦。」

只聽一人在帳篷外笑著接道：「岑大俠在裡面麼?區區特來拜候。」

岑少風道：「來者是誰?」

那人道：「片刻不見，岑大俠便將區區忘了麼?」

來的竟是適才與嗜酒如命爭喝一壺酒，後來又與岑少風動手，爲岑少風擊傷的西北獨行大俠端木無容。

岑少風拉下臉來，道：「你來做甚麼?」

他對此人殺人越貨的作風，一向深痛惡絕，是以一見面便沒有好臉色給對方看，只道端木無容必然大怒。

詎料端木無容却似毫不在意，仍自陪笑道：「區區此來，非但絕無惡意，而且可說是后大小姐的親善使者，岑大俠對這樣的來客，便應該客氣一點才對，嘿!嘿!」

岑少風道：「剛剛聽吳老先生言及，你與巨靈雙劍等人已隨同后姑娘趕到黃陵崗攔截趙老爺子，看來是他的消息有誤了。」

吳可掬道：「老朽可未存心欺騙於你……」

端木無容笑道：「不錯，區區等本來已備好了快馬，即將啟程，恰於這時接到眼線回報，說是趙鳳豪路過星星峽時，發生了一點小意外，以致行程阻延……」

岑少風心口震一大震，失聲道：「你說什麼?趙老爺子發生了什麼意外?」

端木無容陰笑道：「這個就非區區所能知曉了，據眼線估計，趙鳳豪最快也得在十個時辰後方能經過黃陵崗，趁此空檔，咱們豈非可以多辦點事情，吳老你說是不?」

吳可掬道：「是極，是極，敢情是大小姐差你來此——」

端木無容點點頭，道：「若非后大小姐所差遣，區區怎敢不邀自來，惹岑大俠生氣。」

岑少風冷眼旁觀，見他們一搭一唱的，心中已暗暗對吳可掬生了疑慮，但吳可掬曾代他喝下半壺毒酒，解了一圍，應該是友非敵，他沉吟了良久，只覺事態發展愈來愈是迷惑不清，心思也逐漸混亂起來。

當下道：「足下有話，何不明言？」

端木無容面露神秘的表情，道：「不瞞你說，區區乃受后大小姐之託，來請岑大俠過去完婚的。」

岑少風呆了一呆，脫口道：「完婚？」

端木無容道：「想來吳老已經對你提過，曉南小姐鍾情伊郎，非岑大俠莫嫁，而大小姐也已應允你們兩人於今日完婚，目下萬事俱備，只等岑大俠移駕……哈哈……」

大笑聲中，突聞一道淩亂的蹄聲響起，端木無容神色霍地一變，不覺中止了笑聲，與吳可掬彼此對望了一眼。

吳可掬道：「這時候，還會有誰騎馬到處亂跑？」

端木無容沉聲道：「吳老，你出去瞧瞧——」

馬蹄聲由遠而近，岑少風心中忽然起了一陣莫明所以的衝動，不待對方有所行動，身子一晃，一個箭步衝向帳幕當口。

但見一匹快馬從沙漠的方向迎面奔來，速度之疾，竟有如狂風捲地一般，頃忽已奔到帳幕附近！

那馬上騎士雙腿夾住馬腹，一手拉下背上長弓，一手搭箭，「咬」地一響，一箭向岑少風射了過來。

岑少風倉促之下不及閃避，右腕一舒，將短箭抄在手中。

那騎士再射出第二箭，馬不停蹄，又飛奔而去。這一切都發生在一霎那之間，岑少風竟連對方的面容都沒有瞧清。

帳篷裡，吳可掬和端木無容相繼竄躲出來。

端木無容道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岑少風道：「有人送了一支箭給我當紀念，這裡的人眞是太好客啦。」

端木無容望著絕塵而去的快馬，道：「馬上之人，究竟是誰？」

岑少風道：「不知是我的眼力差，還是他的馬行得快，我對他的身影輪廓，居然沒有一丁點印象……」

端木無容神情霍變，沉聲道：「快追上去——」

與吳可掬打個招呼，兩人拔足朝落塵處追去。

岑少風待得他們行遠，這才凝目細心打量手中的短箭，只見那短箭形狀頗為奇特，烏黑如墨的箭頭上，竟夾穿著一張白紙。

岑少風心念微動，恍然若有所悟，暗忖：「原來那人本意並非要向我偷襲，他僅僅是用弓箭來傳遞訊息，這方法太奇妙了，誰會料得到呢？」

攤開白紙，上面墨漬猶新，密密麻麻寫了幾行字：「嗜酒如命，不可輕信，后家姊妹，避之為妙，欲見雲龍，就在眼前。」

岑少風不及思忖其中含意，遠遠望見兩條人影飛縱而至，連忙將紙條納入懷中，那端木無容與吳可掬從原路回轉。

端木無容乍一行近，便自嘟嚷道：「大漠之上，不乏良駒，但我却沒有見過如此快的奔馬，簡直便和大小姐那匹龍種名駒『赤汗』差不多。」

吳可掬目光如炬，盯住岑少風，道：「在咱們追奔馬去的當兒，此地有無事故發生？」

岑少風淡然道：「若有事故發生，岑某還會安靜地站在此地麼？」

端木無容不愧是老江湖了，立刻聽出吳可掬語中含意，問道：「吳老以為，方才那匹快馬向岑大俠射了一箭，目的僅在引開咱們？」

吳可掬道：「便是千軍萬馬，亂箭齊發，恐怕亦無法擺平岑大俠這樣的高手，何況區區一箭，若想令岑大俠死傷，那就未免太過奢望啦，那馬上之人，豈會慮不及此，可見他發出這一箭，必定別有用意……」

岑少風心中微凜，暗忖：「這嗜酒如命不但行事令人難測，武功深藏不露，而且心思縝密，料事如神，我得對他多加留意了。」

口上冷冷道：「聽老先生說話，倒不像一個經常泡在酒罈子裡的人呢。」

吳可掬哈哈一笑：「岑大俠好說了。」

他情知岑少風已動了疑心，是以用笑聲掩飾過去。

端木無容道：「閣下若有所發現，最好不要隱瞞，免得對你自己不利。」

岑少風道：「這個自然，只可惜岑某所知，或比兩位還要少……」

語至中途，突然頓住，兩道比刀刃還要利的視線，警覺得搜索著前方，端木無容與吳可掬亦不覺循著他的目光望去。

左前方燈光閃動，有人提著燈籠朝這邊走來。

來的竟是刻前為后杞明梳髮的妙齡侍婢，她款款走到切近，朝三人一福，面向岑少風說道：「小姐唯恐他們兩位請不動岑相公，特地命小女子來催駕——」

岑少風雙眉微皺，道：「就只為了此事麼？」

那婢女道：「小姐還要轉告相公一事。」

語聲微歇，凝目打量著岑少風，抿嘴而笑。

岑少風怔了怔，猶未及說話，那端木無容已搶著道：「小姐要妳傳話，自然非常重要，妳快說吧。」

那女婢笑道：「大小姐說，新娘子已等得不耐煩了，新郎為何還不見踪影？」

吳可掬與端木無容相對撫掌大笑，吳可掬道：「新郎不是不肯走，只是有些害臊而已。」

岑少風眉頭又皺了起來，他知道在未明瞭事情本末之前，絕不能脫身一走了之，何況還有丐幫的事情未了，雲龍翁猶未碰見，他更不能抽身袖手。

當下只有硬著頭皮，道：「好吧，我跟妳走。」

那女婢吃吃一笑，轉身便走，岑少風茫然跟在後頭，有燈火開道，走起路來快捷得多，未幾便已到了另一座帳篷。

夜雖已很深，帳篷裡却是明燭高照。

后杞明依然輕紗便裝，斜倚在那張柔軟的獸皮上，后曉南紅著臉，偎坐在她的身側。巨靈雙劍則並排站立內側。

后曉南瞧見岑少風走進來，紅暈更已自雙頰泛到耳邊，側首不敢正視看他。

那女婢走在前面，道：「婢子請到了岑相公。」

后杞明朝岑少風嫣然一笑，道：「你來啦，好，好，酒是剛溫過的，快坐下來喝一杯。」

後頭的吳可掬大聲道：「慢着，慢着，今日之喜，我這媒妁實在應居首功，這酒應該讓我先喝才是。」

后杞明道：「誰不曉得你嘴饞，要喝得自己動手，可不能叫新娘子倒酒給你喝。」

吳可掬走到几前，舉觴暢飲，他一連喝了數杯，面上已有醉意，酒氣熏人，口中低哼著小調：「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……哈哈！我這做媒的一張嘴都快說爛了，酒少不得多喝幾杯。」

他一杯一杯的喝個不停，直到端木無容搶去了他的酒杯，這才意猶未盡的揩了揩唇角酒漬，喃喃哼哈不已。

但誰也聽不清楚，他嘴裡到底在說什麼？

岑少風望著他的醉態，忖道：「此人如此嗜酒，只不知是不是故意裝出來的？」

吳可掬嚷叫道：「老夫已喝夠了，新娘子，妳還不敬酒麼？」

后杞明笑道：「是啊，曉南，妳快敬岑大俠一杯。」

后曉南輕應一聲，倒了滿滿一杯酒，雙手端著遞到岑少風面前，低道：「漢皐解珮，儼如敬酒，你喝下吧。」

燭影下，只見她雙頰暈紅，微微露著不安之色，持著酒杯的纖纖玉手，也自有些顫抖。

她的失常舉態，自然不會逃過岑少風的眼睛。

岑少風心裏下意識所產生的第一個反應，便是酒中會不會有毒？后杞明會不會故技重施，藉敬酒為名，假后曉南之手，再把自己毒倒？

他心念千迴百轉，暗道后杞明果真這樣做，那就太不高明了，因為任何技倆施用過一次，對方已有提防之心，再用便不大容易成功，也有故意為混淆對方心思，不惜重施故技的。

但岑少風情知以后杞明的心性行事，絕不肯這樣做的，以是之故，自己躭心酒中有毒，毋寧多疑。

吳可掬見他久久不喝，大聲道：「新娘子親自倒酒敬酒，你若不飲，便是不敬，還是快乾了杯中酒吧！」

一語方罷，突聞一陣足步聲雷動，夾雜著叱喝之聲，從帳外傳至。

后杞明秀眉微蹙，朝端木無容道：「去瞧瞧誰在外頭喧擾？」

端木無容未及移動足步，只見帳簾一掀，兩個蒙人裝束的漢子，彼此你爭我推的竄了進來。

那兩個蒙裝人目光掃過帳中諸人，最後落到滿几的酒菜上，臉上露出垂涎之色，右首一個蒙人叫道：「都蘭哈利，拜達里克薩拜……」

后杞明道：「他說什麼？」

吳可掬道：「這傢伙說，他們的馬羣自被姑娘沒收後，部落裏缺少牲口，已有幾天沒有吃到肉食了，部落長聽得這裏有喜事，來要求姑娘施捨一點食物。」

后杞明道：「給幾隻公羊，打發他們走吧。」

吳可掬轉首和蒙人交談，塞外異語，岑少風雖然聽不懂，却可從吳可掬口若懸河，滔滔不絕的舉態上，看出他必然深諳蒙語，足見絕非等閑人物，瞧他眼下神采奕奕，那裏還有一絲醉態。

轉念又忖道：「那蒙族漢子說馬羣被后杞明所奪，蒙人向來是以獸肉當主食的，食物當然成了問題，只不知后杞明何故奪走他們的馬羣？」

只聽那兩個蒙人並未就此離去，依舊嘰嘰咕咕和吳可掬說個沒完。

后杞明那宛如芙蓉般的臉上，逐漸露出不耐煩之色，一等蒙人說完，便再向吳可掬道：「他倆為何還不走？」

吳可掬遲疑了一下，道：「這廝剛剛說到，姑娘囚禁在他們部落裏的那個人……」

語至中途頓住，帳中除了岑少風外，其餘人等皆不約而同露出緊張的神態，岑少風覩狀，暗暗納悶。

后杞明沉著嗓子道：「說下去——」

吳可掬道：「那人業已醒轉過來，雖然手足不會動彈，但已使得他們不知所措，不知如何處理，特來請示姑娘。」

后杞明美顏霍變，道：「你所配的硃砂鼎雷火散，不是說常人服下後，在七七四十九個時辰內不會醒轉麼？如今為何出了紕漏？」

吳可掬道：「老夫是這麼向你擔保過，但問題却在那人並不是常人啊，好在他僅只甦醒而已，身子不能動彈，尚無大礙。」

后杞明道：「此事玩忽不得，你該當知曉如何處理……」

吳可掬道：「我過去瞧瞧也好。」

正待舉步，一直悶聲不響的巨靈雙劍忽然齊步上前。

吳可掬道：「賢昆仲莫非有意代勞麼？」

韋老大道：「你留在此處，我們去處理。」

這巨靈昆仲當真惜語如金，絕不肯多說一個字。

吳可掬望向后杞明，顯然欲徵求她的意見。

后杞明頷首道：「讓韋氏兄弟去也好，你留著，我還有用你之處。」

吳可掬道：「如此就偏勞賢昆仲了。」

韋氏兄弟這次一個字也不說，轉身便走。吳可掬却把他們叫到身邊，附耳悄聲說了幾句話。

兩個蒙古人隨後轉身，臨走之際，分別瞪了岑少風一眼。

岑少風晶瞳一轉，不明瞥見那兩個蒙

人瞪他之時，眼中竟然滿佈怨毒之色，但只一忽，又恢復如常。

這時誰都沒有注意到那兩個蒙人的反常神態，只有岑少風在無意中瞥見了，心口不由重重一震。

對這種怨毒的神色，他非但不陌生，反而覺得異常熟悉。

那是他先時碰上的幾個丐幫好漢臉上所發現的，那些丐幫中人對岑少風誤會太深，以爲他斬殺了同門兄弟，是以碰見岑少風時，俱都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似此怨毒惡恨的表情……

一念及此，岑少風腦際忽然轉過一道奇怪的念頭，默默對自己呼道：「莫非——莫非這兩個蒙胞裝束的漢子，壓根兒就不是蒙人，他們兩人莫非也是丐幫的兄弟，只是穿上蒙人的衣服，學著蒙人說話罷了，然則他倆藉故冒險混進這裏，其用意何在？」

想到丐幫，岑少風再忍不住激動之情，暗忖道：「如果這兩人眞是丐幫兄弟改扮的，那麼他們言談中所提及，囚禁在蒙人部落裏的那個人，敢情便是雲龍翁，唉，丐幫龍頭，怎會淪落爲囚，誠然太令人難以置信了……」

他下意識裏用手摸了摸懷中的紙條，那張插在箭頭上的紙條，最後兩句不是寫著：「欲見雲龍，就在眼前」麼？

準此而觀，他的推測，並非全無可能。

等到巨靈雙劍及那兩個蒙人裝束的漢子離開後，后杞明立刻問吳可掬道：「適才你與韋氏兄弟咬耳，說些什麼話？」

吳可掬沉聲道：「姑娘想必已瞧出，那兩個蒙人行動十分可疑……」

后杞明道：「你的看法呢？」

吳可掬道：「他倆的衣着，雖有幾分與蒙人相似，但他們的蒙語荒腔走調，非但語音不準，我簡直沒有聽人說過這樣差的蒙語。」

后杞明撫掌笑道：「果然不愧是酒中之梟，喝酒之後，更是神智清醒，竟能識破那兩名漢子的破綻，此刻你必定已想出他們的身份來了？」

吳可掬迸口吐出兩個字：「丐幫——」

后杞明道：「雲龍翁手下，無疑已有不少人混進這裏，我雖將他囚禁在蒙人部落，仍難以瞞得過這些叫化子的耳目，好在你已授命巨靈雙劍去處理此事，雙劍行事一向乾淨俐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」

吳可掬不再說話，帳篷裏遽然沉寂下來。

后曉南仍然端著一杯酒，站在岑少風面前傾聽他們的談話，此際大家都已不再開口，正要將酒杯放回几上，那后杞明美目一轉，道：「二妹，妳手上的那一杯酒，還未讓岑大俠喝下去麼？」

后曉南無言地擎起酒杯，先自喝了一口。

吳可掬道：「好，好，新娘子酒已沾唇，岑大俠可不能再賴著不喝了！」

端木無容插口道：「正是，他總不能丟我們男人的臉，連一杯酒也喝不起……」

岑少風明知他們硬逼自己喝酒，其中必然有古怪之處，但目下已不容他再推三阻四。

何況后曉南已先嚐了一口酒，足證酒中無毒，因此他不再猶豫，接過酒杯，仰首一飲而盡。

后曉南俟他將酒喝完，眼中忽然閃過一抹異樣的光采，那光采揉和著多種複雜的表情，彷彿帶著幾分欣喜，又彷彿帶著幾分恐懼。

岑少風却未發現到后曉南神情的變化，口中讚道：「好酒！好酒！」

端木無容冷冷道：「自然是上等好酒啦，令夫人難道還會用劣酒敬你不成？」

端木無容可是個言不輕發的人，他這句話說出來，岑少風立刻聳然失色，連手裏的酒杯都掉到了地上。

他失聲道：「你說什麼？誰是誰的夫人？」

吳可掬悠悠笑道：「你還不知道麼？剛剛你在這帳篷裏點的兩支紅燭下，和二小姐共飲了一杯龍鳳花雕，這在關外的風俗來說，便等於成了親，你與二小姐連理既結，此後便如交頸鴛鴦，共偕白頭……」

岑少風吶吶道：「但依咱們中原禮俗，婚嫁大事，首先應選個黃道吉日，由長輩主持其事，此外還有……」

后杞明截口打斷道：「說得固然不錯，祇是此地方是遠離中原數百里的西陲大漠，所謂入境隨俗，婚事既然在此地擧行，就得依此地的風俗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岑少風顧不得后曉南的反應，搖頭道：「無論如何，在下終不能承認……」

端木無容冷笑道：「生米已煮成熟飯，何況還有我及吳老在旁見證，承認與否可由不得你了。」

岑少風一顆心直往下沉，不知何故，少主人嘉玲的倩影彷彿又跳到他的眼前來，一時間只覺心緒紊亂，無以復加。

他轉身對著后曉南道：「后姑娘，妳——妳……」

他本待出口大罵對方的無恥，但却連話都說不出來，只因他瞧見后曉南那一臉的茫然神情，令人猜不出她的感受到底如何。

后曉南嘆了口氣道：「我知道你不喜歡我，我也知道我倆不能勉强結合，相信我，這一切完全是大姐與吳老的主意，她……」

帳篷外，忽然傳來一片馬嘶聲，在寂寞的黑夜裏，格外顯得清晰嘹亮。

后杞明長身立起，道：「馬羣夜嘶，莫非有變？」

端木無容道：「待我出去瞧瞧。」

欲步待出，不想却碰上了匆匆奔回的巨靈雙劍。

端木無容寒聲道：「賢昆仲剛去又回，莫非——」

韋中立鐵青著臉，道：「外面三座帳篷突然起火，馬嘶人喊，情勢大亂，咱們無法控制得住……」

言猶未盡，端木無容已旋風一般衝將出去。

頃刻，他又奔了回來，臉色已變得和韋氏兄弟一樣的鐵青。

后杞明道：「火勢還能收拾麼？」

端木無容道：「火勢雖猛，却已被蒙

人撲滅。」

后杞明道：「馬羣呢？」

端木無容道：「馬羣仍好生生關在馬柵裏，問題並不在此——」

后杞明道：「問題發生在那裏？」

端木無容眼光望向巨靈雙劍，道：「這就要雙劍昆仲解釋了。」

韋中立沉着嗓子道：「咱們兄弟跟隨那兩個冒充蒙人的叫化兒，發現姑娘所囚禁的雲龍翁早已不在蒙人部落裏，無疑已被丐幫漢子救出，咱方待對那兩個叫化兒下手，雲龍翁突然出現了，咱一見他面，腦袋就痛。」

吳可掬道：「賢昆仲與丐幫夙怨未解，先後雖曾三次敗在雲龍翁手下，只得流亡塞外，但他自服下后姑娘所配的硃砂鼎雷火散後，功力已暫不能施展，你見了他，爲何還會頭痛？」

韋平道：「他若功力不能施展，他若是個廢人，咱們兄弟豈會頭痛，據咱所知，他不但功力俱在，而且老而彌堅……」

端木無容失色道：「怎麼？你倆已經與他動過手？」

韋平道：「正是，韋某兄弟雙劍齊出，用盡全力才能安然退走——」

吳可掬皺眉道：「火勢又是如何引起的？」

韋平道：「這場大火無疑乃丐幫漢子所放，咱們挑了丐幫山東大寨，丐幫兄弟却放火燒了咱們帳篷，兩人算是扯平了。」

后杞明冷冷道：「還沒有扯平呢，看來丐幫餘衆全都到了這裏，此番他們可一個也跑不掉了。」

她說話不疾不徐，而且不帶絲毫火氣，錯非親眼目覩，誰也想不到從她美麗的小嘴裏，所吐出來的竟都是殺人的言語。

岑少風聽了半晌，委實忍不住胸中的激動，扭首從韋氏昆仲夾縫中穿過，再一擰身，便衝出了帳篷。

端木無容朝站離帳門最近的韋氏兄弟吼道：「快追啊——」

后杞明擺擺手道：「讓他去吧，自會有人將他截回來。」

端木無容不再說話，伸手將几上二支紅燭捻熄，帳篷裏登時成了一片漆黑，只有諸人的眸子，在黑暗中閃盪著淡弱的青光。

后杞明料得不錯，岑少風衝出帳篷，疾行如飛跑了一段路，前頭人影閃動，已有多人將他圍住。

那當前一人滿頭白髮，雙目之中神光奕奕，身上鳩衣百結，岑少風入眼識得，正是當今丐幫幫主雲龍翁！

在他身旁不遠處，分別佇立六個身穿破衣的乞丐，方才那兩個冒充蒙人的的漢子也在其中。

岑少風喜形於色，衝著雲龍翁長身一揖，道：「前輩來得正好，小可正要去警告你……」

語至中途突然頓住，緣因他發現身周幾個丐幫漢子，個個都虎視眈眈的瞪視著他，顯然沒有一人懷有善意。

右手一名漢子冷然道：「姓岑的，你想溜之乎也麼？」

岑少風道：「我說過，現下正要去找貴幫幫主……」

雲龍翁向前跨了一步，只見他那龍鍾的身軀在一跨步之間，已飄近了尋丈有餘，他目光如隼，冷冷地注視著岑少風。

艮久，始開口道：「趙家傭人，你找我準備殺我麼？」

岑少風道：「老幫主誤會了，小可豈有此意。」

雲龍翁低哼一聲，道：「老夫第一次質問你，十八傑是不是爲你所殺·你說的也是這一句，其後山東大寨被挑，分舵兄弟相繼慘死五節刀掌力下，這也是老夫誤會了麼？」

停歇一下，復道：「怪只怪老夫當日不該相信你們主僕兩人，致有今日之刦，告訴我，這可是趙鳳豪授意你下的手？」

霎時之間，岑少風只感體內熱血洶湧，默默對自己狂呼道：「他竟連趙老爺子都懷疑上，岑少風啊岑少風，趙門已被你玷汚，你眞是罪孽深重了！」

雲龍翁炯目如炬，似欲窺穿岑少風肺腑，憤怒咆哮道：「姓岑的，你說呀！」

他身後佇立六個身穿破衣的丐幫徒衆，這時已採取包圍之勢，將岑少風團團圍在核心。

其中一個冒充蒙人的漢子却一旁插嘴道：「啓稟幫主，這姓岑的小子，適才已與那姓后的妖孽完婚，更足證明他們……」

岑少風霍地舌綻春雷的暴喝道：「你住口！」

當前的局勢，實在使他百口難辯，跳到黃河也洗不清所招致的不白之寃，不由激憤道：「雲老前輩，這實在是一場誤會呀，岑某人追隨我家趙主人半世，赤誠相照，何敢有半點齷齪行爲，今晚與該女完婚，也是有名無實，非本人所願，而是那大小姐一意孤行，詭譎安排……」

雲龍翁爲毁幫喪衆之仇，打擊得已喪失了原有的胸襟，此時對岑少風這片由衷解釋，那能聽得入耳？頓時激動的敞口一陣呵呵冷笑，道：「你想用一片胡言，就瞞過老夫麼！」

他面帶寒霜，聲色俱厲，右臂一揮，一道狂飈，暗蓄雷霆萬鈞之勢，向岑少風猛襲過去，竟欲一記雪湔前仇，而後再找那趙鳳豪算帳。

岑少風身形驟閃，始堪躲過雲幫主的一擊，但圍在一旁的另一丐幫漢子，見岑少風身形閃至，毫不容情，掄掌便劈，岑少風再想躲讓，已經不及，逼得他不得不出手。

「你們苦苦相逼，眞以爲我岑某人所爲麼？」

話聲中出手一架，擋住那人下劈之掌勢。

那人神色微變，挫着掄腿，身如車輪，掌腿齊施，霎時遞出十四五式，岑少風在那人苦苦相逼之下，心裏暗想，若把眼前這人斃了，誤會豈不愈結愈深？是爾，他在那人緊拳密腿的籠罩之下，一味閃讓，而未施出一掌半式。

圍在一旁的另外四名丐幫徒衆，覩其夥伴一時難以將岑少風擋住，情不由己的一躍而前，恨不能一招將岑少風斃於掌下。

岑少風獨戰五名丐幫高手，不敢稍有怠慢，眞是苦不堪言。因爲他既不敢出手太重，傷了對方，更不敢硬承任何一招，以致使他處在一個極不利的局勢之中。

那雲龍翁更是憤氣難平，因爲他生平基業，均毀於五節刀掌力之下，他幾乎忘了身爲一長之尊，意欲欺身而上，以報毀業之仇。

好漢難敵四手，縱若岑少風身負鑽天入地之能，要想在五名高手夾攻之下而雙方毫無損傷，簡直無法辦到。

就在他一記「八方風雨」尚未施展之際，那冒充蒙人的漢人驀地一式「兩龍探珠」，駢指截到，同時左右兩人，亦各拍出一掌，另外兩人，也飛起雙腿，朝着岑少風「會陰」「志堂」兩穴踏來。

五個人都施的是要命招式，祇要其中一人得手，岑少風不一命嗚呼，也須負手待擒，任人宰割矣。

岑少風心頭暗叫何苦來哉？剛欲竄身躍出圈外。

突然，一陣銀鈴似的嬌笑，由冷澈的半空傳來。

在場之人，心神均爲一怔。

就在這一剎那——場中情景大變。

剛才圍在岑少風四周的五名丐幫徒衆，俱皆仆伏於地，再一仔細瞧，五人無一不是命喪五節刀掌力之下。

岑少風心中一顫，一個奇怪的念頭突然襲上心頭。

「莫非嘉玲師妹暗隱身側，助我脫困麽？」

他循着笑聲望過去，濛濛的夜色中，奔來四五條人影，那爲首的一人，正是那閑逸超羣，身着白衫的后姓女子，白衫隨着夜風飄盪，使人看來，有着乘風飄來之感，緊接着尾隨在她身後的是后曉南，再其後是端木無容、韋中立、吳可掬等人。

岑少風將這一批人打量一遍，却未發現趙嘉玲的倩影，不由暗暗吃驚，忖道：「五節刀掌，乃趙家獨創武林的一種功夫，除了趙家門人之外，有誰會這種武功呢？」

雲龍翁立在一旁看得眞切，現在丐幫僅存的數名傳人，時下又喪命在五節刀掌力之下，此仇不報，更待何時？

「姓岑的，你還有什麽話講？」

話聲中身如行雲流水，飄身欺至岑少風身前，不由分說，運起全身功力，揮掌向岑少風推來。

岑少風思潮未定，雲龍翁的巨掌夾着排山倒海的潛力已然衝至，他忙不迭正欲閃身外躲，但已嫌遲。

祇聽「蓬」然一聲——

岑少風祇覺五臟俱裂，身如敗葉，隨着一股巨大無儔的狂飈在空中飛舞。

幸虧他在百忙中運起一股罡氣，定住百脈，才使他在粉身碎骨的功力下，拾回一條命來，可是也已被那股大力震得傷勢不輕。

后曉南睹狀，不由花容失色，不待后杷明吩咐，皓腕一揚，那站在三丈外的丐幫幫主雲龍翁，身形一個踉蹌，連吭都未曾吭得一聲，便鐵塔般的栽倒於地。

事出突兀，不由令后杷明一愕。

后曉南正欲飛身探視飛落一旁的岑少風的傷勢，后杷明冷聲道：「曉南，敢情妳眞動了眞情，愛上這姓岑的人了？」

后曉南心裏一涼，神智頓清。她知道她若是把后杷明的問話承認下來，將無疑問的會使岑少風早上西天極樂世界。否認呢？自己出手殺了雲龍翁，這又如何自圓其說？

「妳該知道，我們苦苦地扮演了這麽多的戲，就是要激怒雲龍翁，與那趙鳳豪結下不共戴天之仇，日後我們亦可坐收漁翁之利，現在妳在一念之差之下，可知種下了多大愚昧的禍根？」

后曉南一言不發，可是心眼裏却不住的暗算着心思。

后杷明銜着身後的端木無容等一示眼色，便靜靜無聲息的沿着來路撤去。

后曉南沉思一陣，不再聽后杷明的指責，其以爲怪，轉身一看，四野蕩蕩，清風習習，那還有后杷明等人的踪影。

「她們甚麽時候走的？」她暗自問着自己。

誰能回答她這一問題呢？她自我解嘲的淡淡一笑，道：「管她的！」

隨即身形一晃，宛如陽春彩蝶，翩翩落在岑少風跌身之處，立即伸手一探鼻息，吸氣均勻，知無大礙，芳心始安，不由深吁一口氣。

但是，另一疑難馬上又困擾住她。她想：「他甚麽時候才能清醒？傷到何種程度？難不成我就一直這樣陪伴着他嗎？」

后曉南低首沉思一陣，恰是剪不斷，理還亂，愈想愈覺得她與岑少風之間，幾乎到了非君莫屬的地步，尤其經過今夜這種戲劇性似的做作，她以爲那種做作，正是她所盼望的人生終點，她把他視爲——今後他是她生命的依歸，她不能再沒有他。

所以，一切的演變都隨着她滋生在內心中的意念發生了。

她現在該怎麽救護他呢？

她想不出適當的辦法，於是，她猶豫起來。

正當她左右爲難之際，突然一陣銀鈴之聲，打破了晨曦的寂寞，也打斷了她的思路。

她順着銀鈴之聲望去，微曦中只見一匹銀駒，撥風般向她這邊馳來，可是瞧不見馬上是何許人物。

須臾，那匹銀駒驟然近切，同時她已辨清馬上人的模樣，不由使她大喜過望，頓適才的顧慮忘得淨光。

她一個箭步迎向來騎，同時驚呼道：「嘉玲姐，原來是妳！」

來人策騎馳至后曉南近切，一勒韁繩，未待坐騎止步，她已側身躍下馬鞍，抱着后曉南嬌巧的身軀，道：「曉南妹，辛苦妳了，那岑少風呢？」

后曉南與趙嘉玲此時此地相逢，眞是說不盡的驚喜，因爲她們一別，晃眼將近一年，在這一年中，當然有說不盡的相思之苦，照理，兩人一見面，該敍敍思念之情，或者一道別來情景，孰不料，她們一見面，她一句別的話也不說，便問起岑少風，難道岑少風在她心目中是這麽重要麽？后曉南思念至此，不由興起一股難以形容的醋意和憂慮。**（未完·四十二）**